

哈利·波特

与教授的游戏

Eliezer Yudkowsky



英文原作地址：<http://hpmor.com/>

作者：Eliezer Yudkowsky (a.k.a. Less Wrong)

译文连载地址：<http://hpmor.lofter.com/>

翻译 / 校对（按章节顺序）：王婆的一千零一夜，猩猩，浮世戏言，潜水艇君，游灵，Bobby Liu，Fiammanda，你说，三丁包，雪糕喵，Arcturus，Dr. Ø，老火鸭汤，pkuworm，林海雪原，大大糖，La Nieve，Ravens，Lily Lu，哈密瓜

电子书制作：潜水艇君，Lily Lu

电子书封面：Lily Lu

总编辑：潜水艇君

版权声明

本书为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又名 Less Wrong）所著《Harry Potter and the Method of Rationality》的电子书 1.0 版，一切权益归于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和 Harry Potter 系列原作者 J.K.Rowling。

在尊重作者和翻译组劳动的前提下，我们邀请大家无偿分享这本电子书，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本有趣的小说。

同时，翻译组严厉禁止对这本书任何形式的剽窃、商用和盈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未标明出处和版权声明的转载 / 转帖 / 复制 / 发表
- 出版物的出版，以及对此出版物的贩售和盈利
- 在未经翻译组同意的前提下，将译文制作为 TXT/PDF/EPUB/DOC/DOCX/RTF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网络文档另行发布
- 以论坛币下载，VIP 付费阅读等方式获取利益。

如发现任何错别字 / 标点 / 排版错误，请务必通知 hpmor.lofter.com，我们将在下一版电子书修正。

“哈利·波特归 J·K·罗琳所有，而理性的思考方式不专属于任何人。”

——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

祝大家阅读愉快！

目录

第二十二章：科学方法	7
第二十三章：对信仰的信仰	33
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	55
第二十五章：推迟提出建议	71
第二十六章：注意困惑	90
第二十七章：共情	111
第二十八章：还原主义	143
第二十九章：自我中心归因误差	169
第三十章：集体行动	189
第三十一章：集体行动，第二部分	213
第三十二章：插曲：个人财务管理	217
第三十三章：协调问题，第一部分	221
第三十四章：协调问题，第二部分	253
第三十五章：协调问题，第三部分	267

第三十六章：地位差距	281
第三十七章：插曲，跨越界限	295
题外话	299

第二十二章 科学方法

策略的关键不是选择一条通向 J·K·罗琳的道路，而是做出选择，让所有的道路都通向 J·K·罗琳。¹

一个小小的自习室，离拉文克劳的宿舍很近，但是不在宿舍里面，是霍格沃茨里很多很多废弃不用的房间之一。灰色的石头地板，红色的砖墙，染成深色的木制天花板，四只发光的玻璃球分别嵌在房间的四面墙上。有一张圆桌，看上去像是整块的黑色大理石板嵌在四根粗大的黑色大理石圆柱桌腿上，但是实际上却很轻（重量和质量都是如此），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轻易地搬动。有两张舒适的柔软的椅子，初看似乎固定在不太方便的地方，但是两人最后发现，它们会在你身体前倾，作势要坐下时滑到你站着的地方来。

看起来房间里还飞舞着一些蝙蝠。

就在这里，将来的历史学家有一天会记录下来——如果整个项目最终确实取得了什么成果的话——对魔法的科学研究开始了，由两个一年级的霍格沃茨学生。

哈利·詹姆·波特 - 伊万斯 - 维瑞斯，理论科学家。

以及赫敏·简·格兰杰，实验科学家和实验对象。

哈利的功课现在进步了，至少在他认为有趣的课程方面是这样。他读了更多的书，并且不是那种写给十一岁孩子看的书。他把每天多出来的时间当中的一小时用于反复练习变形术，另外的一小时用于学习大脑封闭术。他认真地对待那些值得学习的功课，不是每天把作业交上去就算了，而是在课余时间学习额外的内容，阅读课本以外的书，努力掌握这些科目，而不只是记住几个考

¹ 语出科幻小说《Vorkosigan Saga》（http://en.wikipedia.org/wiki/Vorkosigan_Saga），原文是“策略的关键不是选择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而是做出选择，让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个胜利。”

试题目的答案，由此出类拔萃。除了拉文克劳学院的学生以外，你很少看见谁会这么做。如今即使在拉文克劳内，他的对手也只剩下帕德玛·佩蒂尔（她的父母来自于一个非英语国家，因此教给了她真正的工作精神），安东尼·戈德斯坦（来自于一个拿走了25%的诺贝尔奖的小小的种族²），当然了，还有遥遥领先，像泰坦巨人散步于一群小狗中间般的，赫敏·格兰杰。

为了进行这个实验，实验对象必须在没有人帮忙或者纠正的情况下，独立地学会十六种新的魔咒。这就意味着实验对象必须是赫敏。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的蝙蝠**没有**发光。

哈利很难接受接受这个事实背后代表的意义。

“乌盖利，布盖利！”赫敏再次说道。

又一次，在赫敏的魔棒顶端，忽然地，毫无过渡地出现了一只蝙蝠。前一刻。只有空气。下一刻，蝙蝠。它的翅膀在出现的那一刻似乎就已经在扑动了。

而它**还是没有**发光。

“我可以停下来了吗？”赫敏问道。

“你确定吗，”哈利的声音好像被喉咙里的什么东西堵住了，“你即使再多练习几遍，也不可能让它发光？”他正在违反他自己之前写下来的实验规则，这是有罪的，而且违反的原因是他不喜欢实验的结果，这就是**不可饶恕**的重罪了，足够把你打到科学的地狱里去，可是这些似乎都无所谓了。

“你这次又改了什么？”赫敏问道，声音里有一丝疲倦。

“是乌，唉，衣这三个元音的长度。应该是3比2比2，而不是3比1比1。”

“乌盖利，布盖利！”赫敏说道。

出现的蝙蝠只有一只翅膀，可怜巴巴地在地上打转，在灰色的石头地板

² 这里应该是指帕德玛的父母从印度来，而安东尼是犹太人。

上扑翅转着圈圈。

“到底是什么？”赫敏问道。

“3比2比1。”

“乌盖利，布盖利！”

这一次的蝙蝠一只翅膀都没有，像一只死老鼠一样咻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3比1比2。”

哇，蝙蝠出现了，马上飞向了屋顶，健康完好，发出了明亮的绿光。

赫敏满意地点点头。“好了，下面做什么？”

长长的停顿。

“当真？你真的一定要**说乌盖利，布盖利，让乌，唉，衣**这三个元音的长度比是3比1比2，不然蝙蝠就不发光？**为什么？为什么？**看在所有神圣事物的份上，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不？”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砰。砰。砰。

哈利在对魔法的原理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基于如下前提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巫师们对于魔法的所有认识几乎都是错的。

你不可能**真的**必须以完全正确的方式说出“羽加迪姆，勒维奥萨”，才能让目标飘浮起来，因为，拜托，“羽加迪姆，勒维奥萨”？这个宇宙会检查你有没有以完全正确的方式说出“羽加迪姆，勒维奥萨”，不然就不让羽毛笔飘起来？

不会。显然不可能，你认真想想就知道了。有一个人，很可能真是学前

班的孩子，无论如何是一个说英语的魔法用户，认为“羽加迪姆，勒维奥萨”的感觉很飞，很飘，于是就在第一次施展这个魔咒的时候说了这句话。然后告诉所有其他人必须这么说。

但是（哈利推断道）这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这不是宇宙固有的一部分，而是你自身固有的一部分。

科学家当中代代相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一个前车之鉴，布朗洛和 N 射线的故事。³

在 X 射线被发现以后不久，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普洛斯佩尔·瑞内·布朗洛——第一个测量了无线电波的传播速度，证明它和光速相同的科学家——宣布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新现象，N 射线，可以令一种屏幕稍微变亮一些。你要很努力才能看见，但它确实是存在的。N 射线有很多有趣的特性。它可以被铝折射，被铝棱镜聚焦，打在处理过的硫化镉丝线上面，令它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光芒……

很快，有几十个科学家证实了布朗洛的实验结果，尤其是在法国。

但是在英国和德国，仍然有一些其他的科学家，说他们不是很确定自己看到了那个微弱的光芒。

布朗洛说，他们的实验装置可能没有调校好。

有一天，布朗洛做了一次 N 射线的实验演示。灯关上了，布朗洛摆弄着他的实验装置，他的助手在光芒变亮或者变暗的时候大声说出观测的结果。

那是一次普通的演示，所有的结果都和预期相符。

即使有一位名叫罗伯特·伍德的美国科学家悄悄地偷走了布朗洛的实验装置中心的铝棱镜。

N 射线就这样完结了。

³ 布朗洛和 N 射线：N 射线本是由法国物理学家布朗洛提出的辐射类型，起初受众人认同，但后来证实是幻象。事件受后世科学家引为实验者偏见之实例。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89011.htm>

真实，菲利普·K·迪克⁴曾经说过，就是在你不再相信以后，仍然不会消失的东西。

回想起来，布朗洛的罪是很明显的。他不该告诉助手他在做什么。布朗洛原本应该保证在询问助手屏幕亮度的时候，助手不知道实验的内容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在实验什么。原本这么简单就行了。

在今天，这种方法名叫“单盲/双盲试验”⁵，是现代的科学家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方法。如果你要做一个心理学实验，研究人们在被红色的警棍打中头部的时候，会不会被绿色的警棍打中头部更生气的话，你不可以自己观察实验对象，来决定他们有多“生气”。你要在他们被警棍打中头部以后拍下他们的照片，把照片送给一个评审小组，请评审小组从1到10，为每个人生气的程度评分，而且评审小组显然不能知道打中实验对象的警棍是什么颜色。实际上，根本不用告诉评审小组这个实验在测试的是什么。你肯定不能告诉实验对象，你认为他们在被红色的警棍打到的时候会更生气。你只是给他们每个人二十英镑，把他们带到实验室里，用警棍打他们一下，警棍的颜色当然必须是随机的，然后拍下照片。实际上，用警棍打人和拍照片的事应该由一个助手来完成，而这个助手也不能知道你的假说，这样他就不会抱有期待，打重一点，或者选择合适的时机拍下照片。

布朗洛的名声就这样被这种错误毁掉了，这样的错误在大学一年级的实验设计课都会导致不及格的分，可能还要被助教耻笑一番……在1991年。

但是那是在更早以前，在1904年，所以在几个月以后，才有罗伯特·伍德想到这种明显的其他可能，并且找到了测试的办法。几十个其他科学家都上了当。

科学的历史在那时已经有两百年了。在那么近代的科学史上，这个错误都没有很明显。

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这个小小的魔法世界，没什么人知道科学的地方，

4 菲利普·K·迪克：科幻大师。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68395.htm>

5 单盲/双盲试验：防止人为因素干扰实验结果。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103700.htm>

还没有人尝试过这件首要的，最简单，最明显的事，任何现代的科学家都会想到要首先检查的事。

书里全是复杂的说明，描述在施展一个魔咒的时候，必须**严格地做对**的所有事情。哈利的假说是，遵守这些指令，检查自己正确地执行了所有的步骤，可能**确实**有些作用。它会**强迫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魔咒上**。随便挥挥魔杖许个愿的效果恐怕会**差一些**。而你一旦相信这个魔咒应该怎么做以后，当你按这种方法练习过以后，也许你就不再能够说服自己还存在**其它的方法**……

……如果你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然后自己尝试其它的可能的话。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最初的咒语呢？

如果你从霍格沃茨的图书馆里找一本无聊的恶作剧魔咒书，从中选出一些赫敏还没学过的魔咒，有的魔咒给她正确的书上原来的说明，有的改掉一个动作，有的改掉咒语里的一个词，会怎么样呢？如果你不改说明，但是告诉她某个魔咒应该得到一条红色的虫子，而不是书上说的蓝色的虫子，会怎么样呢？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

……哈利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实验结果……

……如果你让赫敏说“乌盖利，布盖利”，但是把元音长度的比例改成 3 比 1 比 1，而不是正确的 3 比 1 比 2 的话，你仍然可以得到蝙蝠，但是它就不会发光了。

这并不是说，你对于法术的理解是**无所谓**的。起作用的**不只是**咒语和魔杖的动作。

如果你在告诉赫敏的时候把法术的作用完全说错了，法术就会失灵。

如果你不告诉她这个法术是用来做什么的，法术也会失灵。

如果她大体上知道一个法术的作用，或者只是搞错了一部分，那么法术还是会成功，但是效果会和书上描述的相同，而不是像她以为的那样。

自己被杀人狂跟踪了的那种感觉，只是还要更糟。

“说吧。”哈利说道。

“我原本不想说的，”赫敏·格兰杰好心的声音说道，“那样不好。”

“说出来就完事了。”哈利说道。

“好吧！是你教育了我了半天，说做基本的科学研究有多难，说我们也许会需要花三十五年来研究一个问题，然后你又预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第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做出魔法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你不止是抱有希望，你是真的预期会有这种事发生。你在发傻。”

“谢谢你。现在——”

“我读了你给我的所有的书，还是不知道应该把这个称为什么。过度自信？计划谬误？超级特级乌比冈湖效应⁶？他们必须以你的名字来命名才行。哈利偏差。”

“行了！”

“但是很可爱。特别男孩子气的行为。”

“去死。”

“噢，你说话总是那么浪漫。”

砰。砰。砰。

“那下面做什么？”赫敏问。

哈利把头靠在砖墙上。他的前额撞到墙的地方开始发痛了。“没了。我需要重新设计一些不同的实验。”

6 乌比冈湖效应：也称沃博良湖效应，意思是高估自己的实际水平。社会心理学借用这一词，指人的一种总觉得什么都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倾向，即给自己的许多方面打分高过实际水平。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906220.htm>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哈利小心地设计了一整套实验，一直可以做到十二月份。

要不是第一个实验就证伪了他的最基本的假设，那原本会是一套很棒的实验。

哈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这么蠢。

“让我更正一下，”哈利说道，“我需要设计一个新的实验。等我想好了就告诉你，我们做这个实验，然后我再设计下一个。听起来怎么样？”

“听起来有人白花了很多功夫。”

砰。噉。他不小心撞得太重了。

“所以。”赫敏说道。她背靠着椅子，得意洋洋的表情又回到了脸上。“我们今天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哈利咬牙切齿地说，“在关于如何在你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对真正令人迷惑的问题做最基本的研究方面，我的那些科学方法的书连屎都不如——”

“注意你的用词，波特先生！这里还有纯洁的小女孩呢！”

“好吧。但是如果我的那些书能值一条鲫鱼⁷的话，鲫鱼是一种鱼所以没什么不能说的，它们就应该给我以下这个重要的建议：当你面对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而你才刚刚开始研究，而你有一个可以证伪的假说的时候，要马上测试。找一些简单，容易的基本的测试，马上去做。不要费心去设计一整套复杂精妙的实验，那种写在经费申请书里会让提供资金的机构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在投入大量的精力之前，尽快检查你的想法是不是错的。把这个作为教训可以吗？”

“嗯……好吧，”赫敏说道，“可是我原本还希望听到一些别的，比如‘赫

7 鲫鱼：crap（大便）和 carp（鲫鱼）在英文中的拼写很相近，所以哈利在赫敏抗议之后改用了鲫鱼这个词。

敏的书不是毫无价值的。它们是聪明的年长的巫师写的，对魔法的了解比我多得多。我应当重视赫敏的书里的内容。’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教训吗？”

哈利的牙关咬得太紧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所以他只是点了点头。

“太好了！”赫敏说道，“我喜欢这个实验。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只花了我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斯莱特林的地窖。

阴森的绿光照亮了一个废弃不用的教室，这一次明亮多了。光是从一个被暂时施了魔法的小小的水晶球里发出来的，不过仍然是阴森的绿光，在尘封的课桌间投下奇形怪状的影子。

两个穿着有兜帽的灰色斗篷（没有面具）的男孩的身影静静走进房间，在同一张桌子的两张椅子上面对面地坐下来。

这是贝叶斯阴谋会的第二次会议。

德拉科·马尔福不知道他该不该期待这次会面。

哈利·波特，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对应该抱有什么心情毫不怀疑。

哈利·波特看起来想杀人。

“赫敏·格兰杰，”哈利·波特在德拉科张开嘴巴的时候答道，“别问了。”

难不成他不会又约会去了？德拉科想道，可这完全不合情理。

“哈利，”德拉科问，“很抱歉，但是我还是必须问一下，你真的订了一个昂贵的莫克袋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那个泥巴种女孩吗？”

“是的，我订了。你当然已经想到是为什么了。”

德拉科挫败地抬手捋了捋头发，兜帽拂过了他的手背。他**其实**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可是他现在不能说了。斯莱特林的人都知道他在向哈利·波特示好，他在防御术课上表现得够明显了。“哈利，”德拉科说道，“大家都知道我是你的朋友，当然他们不知道阴谋会的事，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是朋友，你做这样的事会让我很难堪。”

哈利·波特的脸绷紧了。“如果一个斯莱特林不懂什么是对你实际上不喜欢的人假装善意的话，就应该被碾成肉酱去喂宠物蛇。”

“很多斯莱特林都不懂，”德拉科严肃地说道，“大多数人都很蠢，但是你还是必须在他们面前保持良好的形象。”哈利·波特**必须**明白这一点，不然一辈子都会一事无成。

“你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怎么想呢？难道你真的要过这样的生活，向斯莱特林最愚蠢的白痴解释你做的每一件事，好让他们来评判你？对不起，德拉科，但是我不会把我的机智的计谋降到连最笨的斯莱特林都能看懂的程度，就是为了不让你难堪。连你的友情也不值得这个代价。那样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请你告诉我，在有些斯莱特林蠢到不配呼吸的时候，难道你就从没想过迎合他们有伤一个马尔福的尊严。”

德拉科真的从未想过，迎合白痴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完全不用思考。

“哈利，”德拉科终于说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去想别人会怎么看你，是不明智的。黑魔王也在意他的形象！大家怕他，恨他，而他**精确地**知道他想造成什么样的恐惧和憎恨。**每个人**都必须顾及别人的想法。”

戴着兜帽的人耸了耸肩。“也许吧。记得提醒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说阿希从众实验⁸，你也许会觉得有趣的。目前我只说这么多好了：凭着**直觉**担心别人的看法是危险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你是**真的**在意，而没有进行冷血的计

8 阿希从众实验：证明人很可能放弃独立判断而屈从于他人的看法。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62213.htm>

算。你要记得，我曾经被高年级的斯莱特林欺负殴打了十五分钟，然后我站起来大度地原谅了他们。就像仁慈善良的大难不死的男孩该做的那样。但是德拉科，我的冷血的计算告诉我，斯莱特林最蠢的白痴对我没有用处，因为我没有宠物蛇。所以我没有理由在意他们对我和赫敏·格兰杰如何决斗有什么看法。”

德拉科没有挫败地捏紧拳头。“她不过是个泥巴种而已，”德拉科说道，让声音平静下来，不要大喊大叫，“你如果不喜欢她，就把她推下楼梯好了。”

“拉文克劳的人会知道——”

“那就让潘西·帕金森推她下楼梯！你都不用巧妙地操纵她，给她个银西可，她就会去做！”

“我会知道！赫敏在读书比赛中超过了我，她的成绩比我好，我必须用我的头脑打败她，不然是不算的！”

“她不过是个泥巴种而已！你为什么那么尊重她？”

“她在拉文克劳是强大的力量！你为什么在意斯莱特林里某些无能的蠢货怎么想？”

“这叫政治！如果你不会玩政治，你就无法得到力量！”

“在月亮上行走是力量！成为一个伟大的巫师是力量！有些力量用不着我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讨好弱智！”

两个人同时停下来，以一种几乎完美的同步节奏，开始深呼吸，试图平静下来。

“对不起，”哈利·波特过了一会儿以后说道，擦去了前额的汗珠，“对不起，德拉科。你有强大的政治力量，用心保持它是合理的。你应该计算斯莱特林会怎么想。这是重要的游戏，我不该侮辱它。但是你不能要求我降低我在拉文克劳的游戏的级别，就为了让你不会因为和我扯上关系而脸上不好看。告诉斯莱特林你在假装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暗中咬牙切齿。”

德拉科正是这么告诉其他斯莱特林的，他仍然不确定这是真话还是撒谎。

“无论如何，”德拉科说道，“说到你的形象，恐怕我有些不好的消息。丽塔·斯基特听说了一些你的故事，她开始四处打听了。”

哈利·波特抬起眉毛。“谁？”

“《预言家日报》的记者。”德拉科说道，试图掩饰声音里的担忧。《预言家日报》是父亲的主要手段之一，他用起来就像巫师的魔杖一样顺手。“那是大家真正关注的报纸。丽塔·斯基特撰写关于名人的文章，按她自己的话来说，是用她的羽毛笔刺破这些人过分膨胀的名声。如果她找不到关于你的谣言，她会自己编的。”

“我明白了。”哈利·波特说道。他被绿光映照的脸在兜帽下面露出深思的表情。

德拉科在说出下一句话之前犹豫了一下。到现在肯定已经有人向父亲报告过了，他正在向哈利·波特示好，而父亲也知道，德拉科写信回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提，并且父亲也了解，德拉科不会以为他真能在这件事上保密，所以这是一个明确的信息，德拉科正在练习自己玩游戏，但是仍然站在父亲一边；因为如果德拉科已经被诱惑走了的话，他送回去的就会是假报告了。

因此父亲可能已经猜到了德拉科下面会说什么。

真正和父亲玩游戏还蛮吓人的。即使他们是同一边的。从一方面来说，这非常令人兴奋，但是德拉科也知道，最终玩得更好的一定是父亲。不可能有其他的结局。

“哈利，”德拉科终于说道，“这不是一个建议。不是我的忠告。只是一个事实。我父亲几乎肯定可以撤销这个报道。但是你需要付出代价。”

至于父亲已经料想到了德拉科会对哈利·波特这么说这件事，德拉科没有提。哈利·波特也许能自己想出来，也许不能。

但是哈利·波特只是摇摇头，在兜帽下面笑了起来。“我没有让丽塔·

斯基特撤销报道的打算。”

德拉科都没有试图掩饰声音里的难以置信。“你**不会**跟我说，连**报纸**上说你什么你都无所谓吧！”

“我没有你认为的那么在意，”哈利·波特说道，“不过，对付斯基特这种人我有自己的办法。我不需要卢修斯帮忙。”

德拉科情不自禁地露出担心的神色。无论哈利·波特准备怎么做，都是父亲意料之外的，德拉科对于事态会如何发展感到非常紧张。

德拉科同时注意到，他的头发在兜帽下面都汗湿了。他其实没穿过这种衣服，没有意识到食死徒的斗篷可能加持了冷却咒之类的魔咒。

哈利·波特再次擦了擦前额上的汗，做了个鬼脸，拿出魔杖，指向上方，深呼吸了一下，说道：“**冰寒霜冻！**”

片刻之后，德拉科感到了冷风。

“冰寒霜冻！冰寒霜冻！冰寒霜冻！冰寒霜冻！冰寒霜冻！”

然后哈利·波特垂下魔杖，用看起来有点发颤的手把它放回到袍子里去了。

整个房间明显凉快多了。德拉科也能做到，不过，还是挺厉害的。

“对了，”德拉科说道，“科学。你要告诉我关于血统的事。”

“我们要弄清楚血统是怎么回事，”哈利·波特说道，“通过做实验。”

“好吧，”德拉科说道，“什么实验？”

哈利·波特在兜帽下面邪恶地一笑，说道，“由你来说。”

德拉科听说过苏格拉底问答法，就是通过提问来教学（这种教学法是以一位古代的哲学家命名的，他太聪明了，不可能是真正的傻瓜，所以一定是一

位伪装成麻瓜的纯正血统的巫师)。他的一个私人老师很喜欢使用苏格拉底问答法。挺讨厌的，但是很有效。

然后就有了疯狂的波特教学法。

为了公平起见，德拉科必须承认，哈利·波特最初确实尝试了苏格拉底问答法，可是不太成功。

哈利·波特问道，德拉科会怎样**证伪**纯正血统论的假说，即巫师们无法做到八个世纪以前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因为和麻瓜出身的巫师以及哑炮混血。

德拉科说，他不明白哈利·波特怎么能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声称这不是一个陷阱。

哈利·波特仍然以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回答道，如果这是个陷阱，那也太拙劣，太明显了，**他**应该为此被碾成肉酱，喂给宠物蛇吃，然而这**不是**陷阱，这只是科学家工作时的一个原则，你必须努力证伪自己的学说，如果你诚实地尝试过而失败了，那就是胜利。

德拉科为了指出这种说法是多么愚不可及，评论道，在决斗中胜利的关键是对自己的脚丫施展阿瓦达索命，然后打偏了。

哈利·波特点了点头。

德拉科摇了摇头。

然后哈利·波特抛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就是科学家要观察不同的假说互相争斗，来决定哪些是赢家，而**没有对手是无法争斗的**，所以德拉科必须找到能和纯正血统论争斗的对手，这样纯正血统论才能胜利。德拉科觉得这个还有点可以理解，虽然哈利·波特说的时候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就像，如果纯血统论是世界的真相的话，那么天空显然必须是蓝的；而如果其它某个理论正确的话，天空就必须是绿的；还没有人见过天空；然后你到外面去看了看，发现纯血统论的支持者赢了；这样的事接连发生六次以后，大家就会注意到其中的规律。

哈利·波特接着又宣称，德拉科为纯正血统论发明的所有对手都太弱了，纯正血统论没办法通过打败它们得分，因为这些争斗不够精彩。这个德拉科也可以理解。他也觉得巫师变弱是因为家养小精灵偷走了我们的魔法这个理论听起来不怎么样。

（不过哈利·波特又说道，至少这个理论是可以测试的，他们可以试着检测家养小精灵是不是在逐渐变强，甚至可以画一张家养小精灵的魔力增长图，再画一张巫师的魔力衰退图，如果这两张图的曲线相符的话，就可以作为家养小精灵偷走魔法的线索，说得那么严肃认真，以至于德拉科在放弃这个假说之前，一度产生了给多比服用吐真剂，然后问它几个尖锐的问题的冲动。）

哈利·波特最终说道，德拉科**不能**捏造一场争斗，科学家们不傻，如果你捏造一场争斗的话会**很明显**，那必须是一场**真正的争斗**，在两个不同的，**确实**都有可能为真的理论之间进行，然后设计一个实验，让只有**为真的**假设能赢，一个在不同的假说为真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的实验**，还要由有经验的科学家来观察，来确定实验的真正结果。哈利·波特宣称，他也想知道**血统的真正原理**，因此他必须看到**纯正血统论真正胜利**，德拉科不能用些造出来就是为了被灭掉的理论来糊弄**他**。

即使理解了这一点，德拉科还是想不出任何哈利·波特所谓的“貌似合理的其它可能”，除了巫师变弱是因为和麻瓜混血以外。这个真相实在太明显了。

哈利·波特在这时相当挫败地说，他无法想象德拉科**真的**如此不善于思考不同的观点，**一定有**食死徒曾经伪装成纯正血统论的敌人，提出过比德拉科的这些假说听起来合理得多的观点。如果德拉科伪装成邓布利多那边的人，然后提出这个家养小精灵的假说的话，他骗不了任何人一秒钟。

德拉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

于是就有了波特教学法。

“求求你，马尔福博士，”哈利·波特抱怨道，“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论文？”

哈利·波特不得不把“假装你在假装是一个科学家”这个短语重复了三遍，德拉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在那一刻，德拉科终于意识到哈利·波特的大脑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任何对它施展摄神取念法术的人恐怕都再也回不来了。

接下来，哈利·波特又给出了更多更详细的细节：德拉科要假装是一个食死徒，正在假扮一个科学期刊的编辑，马尔福博士，想要驳回他的敌人波特博士的论文“论魔法能力的遗传”。如果这个食死徒的举止看起来不象真正的科学家的话，他的食死徒身份就会被发现，因而被处死，同时，马尔福博士的竞争对手也在盯着他，所以他必须以看上去中立的科学的原因驳回波特博士的论文，不然就会失去期刊编辑的工作。

分院帽没有沦落到在圣芒戈医院疯狂地胡言乱语的地步，真是一个奇迹。

而且从来没有人要求德拉科假扮这么复杂的角色，所以他不可能拒绝这个挑战。

按哈利·波特的话来说，目前他们正在进入状态。

“波特博士，恐怕你写论文的时候把墨水的颜色搞错了，”德拉科说道，“下一个！”

波特博士的脸因为失望皱起来了，他表演得非常出色，德拉科在一刹那间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了马尔福博士的快乐，即使这个食死徒只不过在假扮马尔福博士而已。

这个部分很好玩。他可以玩一整天也不会厌倦。

波特博士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垂头丧气地走掉了，变成了哈利·波特，对德拉科翘了翘大拇指，然后又变成了波特博士，带着期待的微笑走过来。

波特博士坐下来，递给马尔福博士一张羊皮纸，上面写道：

论魔法能力的遗传

H·J·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博士，足够高端的科学学院

我观测到的现象：

今天的巫师做不到八百年前的巫师能做到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了。

我的结论：

巫师的种族因为和麻瓜家庭出生的巫师以及哑炮混血变弱了。

“马尔福博士，”波特博士满怀希望地说，“我想知道《不可复制的结果》期刊能否考虑刊登我的论文‘论魔法能力的遗传’。”

德拉科看了一眼羊皮纸，一边微笑一边考虑各种可能的驳回理由。如果他是一个教授的话，他会以这篇论文太短为理由拒绝，所以——

“它太长了，波特博士。”马尔福博士说道。

有一会儿，波特博士的脸上出现了真正难以置信的表情。

“啊……”波特博士说道，“要不我把观测和结论那两行去掉，用**此可证**来代替——”

“那就太短了。下一个！”

波特博士垂头丧气地走了。

“好吧，”哈利·波特说道，“你在这方面变得太在行了。再练习两遍，第三次就要来真的了，中间没有间断，我会直接来找你，那一次你必须根据具体的内容来驳回这篇论文，记住，你的科学家对手都在看着你呢。”

波特博士的下一篇论文在各方面都很完美，是论文当中的典范，但是很遗憾，必须要驳回，因为马尔福博士的期刊里不允许字母E的存在。波特博士提出把论文改写一下，把违反规则的单词去掉，但是马尔福博士解释说，实际上是所有的元音字母的问题。

下一篇论文被驳回的理由是因为那天是星期二。

事实上，那天是星期六。

波特博士试图指出这一点，但是得到的回复是“下一个！”

（德拉科开始理解，为什么斯内普会不惜使用左右邓布利多的力量，用来换取一个可以虐待学生的位置）。

然后——

波特博士带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坏笑走过来了。

“这是我最新的论文，《论魔法能力的遗传》，”波特博士自信地说道，推出一张羊皮纸，“我决定允许你的期刊刊登这篇论文，而且完全按你的指导方针准备好了，好让你能够尽快刊登。”

食死徒决心在任务完成以后找到波特博士并把他杀掉。马尔福博士在脸上保持着礼貌的笑容，因为他的对手都在看着，然后说道……

（停顿延长了，波特博士不耐烦地看着他。）

……“请让我看一看。”

马尔福博士拿起羊皮纸，小心地浏览了一遍。

食死徒开始紧张了，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德拉科在努力回想怎样像哈利·波特那样说话。

“你，啊，需要考虑其它可能的解释，对于你观察到的，嗯，现象，而不是只提出这一种——”

“真的吗？”波特博士打断道，“比如什么呢？家养小精灵偷走了我们的魔法？我的数据只支持一种可能的结论，马尔福博士。不存在其他合理的假说。”

德拉科拼命地命令他的大脑思考，如果他伪装成邓布利多那一边的人会说些什么，他们是怎样解释魔法衰落的原因的，德拉科实际上从来没有费心问过

这个问题……

“如果你想不出别的办法解释我的数据，你就必须刊登我的论文，马尔福博士。”

是波特博士脸上的冷笑起了作用。

“噢，是吗？”德拉科博士抢白道，“你怎么知道不是魔法本身在消失呢？”

时间停止了。

德拉科和哈利·波特神色仓皇地面面相觑。

然后哈利·波特骂了一句话，如果你是由麻瓜养大的话，恐怕是极为糟糕的脏话。“**我没想到这个！**”哈利·波特说道，“我本该想到的。魔法在逐渐消失。**该死，该死，该死！**”

哈利·波特声音里的惊慌是传染性的。德拉科不假思索地把手伸到袍子里，抓住了他的魔杖。他曾经以为马尔福家族是安全的，如果你只和魔法血统能够追溯到四代以上的家庭联姻的话，你就应该是安全的，他从来没想到也许魔法的结束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哈利，我们怎么办？”德拉科的声音因为恐惧升高了，“**我们怎么办？**”

“让我想一想！”

过了一会儿，哈利从附近的一张桌子上拿过羽毛笔和羊皮纸，就是他之前用来写假论文的纸笔，开始在上面涂写。

“我们会找到答案的，”哈利声音发紧地说道，“如果魔法正从这个世界消失的话，我们必须知道消失的速度，以及我们还剩多少时间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我们会弄明白它为什么在消失，然后想办法阻止它。德拉科，巫师的力量是在以恒定的速率变弱吗，还是有过急剧的下降？”

“我……我不知道……”

“你告诉过我，没有人能和霍格沃茨的四位创始人匹敌。所以这个问题至少已经存在了八个世纪了，是吗？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在五个世纪前忽然出现，或者类似的事？”

德拉科疯狂地回想。“我一直都听说，没人能比得上梅林，而在梅林之后没人能比得上霍格沃茨的四位创始人。”

“好吧，”哈利说道，继续在纸上涂涂写写，“三个世纪以前，麻瓜开始不再相信魔法，所以我以为这两件事可能有关。另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麻瓜们开始使用一种科技，这种科技在魔法面前会失去效用，所以我想过会不会反之也成立。”

德拉科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是麻瓜——”

“**该死！**”哈利怒吼道，“你连自己的话都不注意听吗？这个问题至少已经存在了八个世纪了，麻瓜在当时根本没做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必须找到真相！**麻瓜也许和这件事有关，但是万一不关他们的事，而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他们头上，就会让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有一天你就会在早上醒过来，发现你的魔杖不过是一根木棒！”

德拉科的呼吸在喉咙里停止了。父亲在演讲的时候经常说“我们的魔杖会在我们的手中碎裂”这句话，可是德拉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句话的**涵义**，反正这种事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而现在它忽然变得非常真实。不过是一根木棒。德拉科可以想象，如果他拿出魔杖，试着施展一个法术，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会是什么感受……

这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再也没有巫师，再也没有魔法，永远没有了。只剩下麻瓜，他们当中流传着一些传奇故事，描绘着他们的祖先曾经能够做到的事。有些麻瓜的姓会是马尔福，而这就是这个姓氏所能留下的一切了。

生平第一次，德拉科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食死徒存在。

他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成为食死徒就是你长大了以后该做的事。如今德拉科懂了，他理解了为什么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会发誓死也不能让这样的噩梦成真，有些事你绝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是如果这一切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话，如果所有的牺牲，因为邓布利多而失去的所有的朋友们，失去的亲人，如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话……

“魔法不能消失。”德拉科说道。他的声音哽咽了。“那不公平。”

哈利停下涂写的动作，抬起头。他的表情很愤怒。“你父亲从来没跟你说过，生活是不公平的吗？”

每一次德拉科使用这个词的时候，父亲都会这么说。“但是，但是，相信这种事也太可怕了——”

“德拉科，请让我向你介绍一段话，我把它称为塔斯基的连祷⁹。它在你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改变形式。这一次是这样的：如果魔法正从世界上消失，我就要相信魔法正从世界上消失。如果魔法没有从世界上消失，我就不要相信魔法正从世界上消失。让我别对我可能会不要的信念依依不舍。如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魔法正在消失，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相信的事实**，我们必须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才能阻止它，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准备好利用剩下的时间做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不相信这件事不会阻止它的发生。所以我们要问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魔法是否**确实**在消失，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想要相信的。根德林的连祷¹⁰：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了，承认它不会令它变得更糟。你懂了吗，德拉科？以后我会让你背下来。每次你在犹豫要不要相信一些实际上不是事实的信念的时候，你就对自己重复这句话。实际上，我想让你现在就**说一遍。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了，承认它不会令它变得更糟。说吧。**”

“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了，”德拉科重复道，他的声音在发抖，“承认它

9 塔斯基：波兰裔犹太逻辑学家、数学家，语言哲学家，后居美国。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559511.htm>；塔斯基的连祷详见：http://wiki.lesswrong.com/wiki/Litany_of_Tarski

10 根德林：美国哲学家兼精神治疗师。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Eugene_Gendlin；根德林的连祷：http://wiki.lesswrong.com/wiki/Litany_of_Gendlin

不会令它变得更糟。”

“如果魔法正在消失，我就要相信魔法正在消失。如果魔法不在消失，我就不要相信魔法正在消失。说吧。”

德拉科把这些话重复了一遍，感到一阵反胃。

“很好，”哈利说道，“记住，魔法也许并没有消失，那样的话你也不必相信了。首先我们只想知道实际发生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哈利回到他的工作，继续涂写了一番，然后把羊皮纸转了过来，好让德拉科看到。德拉科倾身靠在桌子上，哈利把发出绿光的灯移近了。

现象：

现在的巫术没有霍格沃茨创立的时候那么强大了。

假说：

1. 魔法本身正在消亡。
2. 巫师与麻瓜和哑炮的混血。
3. 施展强大法术的知识正在被遗忘。
4. 巫师在小的时候吃了不相宜的食物，或者由于其他非血统的问题，使他们在成人的时候变得比以前弱了。
5. 麻瓜的科技干扰了魔法（从八百年前就开始了吗？）
6. 强大的巫师子女比较少。（德拉科=独子？查一下三个强大的巫师，奇洛/邓布利多/黑魔王，有没有有后代。）

测试：

“好了，”哈利说道，呼吸略微平静了一些，“当你在研究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而你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明智的做法是找一些真正简单的测试，让你马上就能够看到结果。我们需要一些迅速的测试，把这些假说区分开来。在不同的假说成立的前提下，至少会在其中的一种产生与其它假说不

同的结果的现象。”

德拉科吃惊地瞪着这张单子。他猛然意识到，他认识的很多纯血统的孩子都是独子。他自己，文森特，格雷戈里，几乎每个人。大家公认的两个最强大的巫师是邓布利多和黑魔王，就像哈利猜测的一样，他们都没有孩子……

“区分 2 和 6 会非常困难，”哈利说道，“两种都是基于血统的假说，你必须记录魔法衰落的曲线，把它和各种巫师的子女数目对比，还要衡量麻瓜出身的巫师和纯正血统的巫师的魔力，进行比较……”哈利的手指紧张地敲打着桌面。“我们暂时把 2 和 6 合并起来，把它们统称为血统论假说。4 不太可能，因为巫师在开始食用这种新的食物的时候，大家都会注意到魔力忽然下降的情况，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会持续地变化八百年。5 同样不太可能，没有忽然的下降，麻瓜在八百年前也没做什么。再说了，4 看上去很像 2，而 5 看上去很像 1。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努力把 1，2 和 3 区分开来。”哈利把羊皮纸转向自己，在这三个数字上画了一个圈，又转了回去。“魔法正在消亡，血统正在变弱，知识正在消失。有什么测试在不同的假说成立的前提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看到的什么现象可以证伪这些假说中的其中一种？”

“我不知道！”德拉科冲口而出，“你为什么问我？科学家是你啊！”

“德拉科，”哈利说道，带着不顾一切的恳求的语气，“我只知道麻瓜科学家知道的事！你是在魔法世界长大的，而我不是！你知道的魔法比我多，你对魔法的了解比我多，这个理论本来就是你想到的，所以开始像一个科学家那样思考，解决这个问题吧！”

德拉科用力咽了口口水，瞪着那张纸。

魔法正在消亡……巫师正和麻瓜混血……知识正在失传……

“如果魔法正在消失的话，这个世界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哈利·波特问道，“你对魔法的了解比较多，应该由你来猜，而不是我！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故事里面会发生什么？”

德拉科想象了一下。“从前的魔咒如今不灵了。”巫师们醒过来，发现

他们的魔杖是一根木棒……

“如果巫师的血统正在变弱的话，这个世界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人们做不到他们的祖先能做到的事。”

“如果知识失传了，这个世界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人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施展一些魔咒……”德拉科说道。他停下来，被自己吓了一跳。“这是一个测试，对不对？”

哈利果断地点点头。“这算一个。”他在羊皮纸上的测试那一行下面写道：

A. 有没有我们知道的但是无法施展的魔咒（1 或者 2），或者，有没有失传了的魔咒（3）？

“这个测试可以把 1，2 分到一边，3 分到另外一边，”哈利说，“现在我们需要想办法把 1 和 2 区分开来。魔法在消失，血统在变弱，我们怎样才能看出区别？”

“霍格沃茨以前的学生在一年级会学习什么魔咒？”德拉科说道，“如果他们曾经能够施展更强大的魔咒的话，就意味着当时的血统更强——”

哈利·波特摇摇头。“也可能是魔法本身更强。我们必须设法找到**不同**。”哈利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开始在教室里神经质地踱步，“不，等一下，或许那还是有用的。假定不同的法术需要消耗不同的魔法能量，那么如果环境里的魔法变弱了的话，最强大的法术就会最先消失，但是大家在一年级学习的内容仍然会相同……”哈利的紧张的踱步速度加快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更多是在区分是强大的魔法在消失还是所有的魔法都在消失，一个人的血统如果太弱的话，也许学不会强大的法术，但是还是可能学会一些简单的魔咒……德拉科，你知不知道在**同一个**时代里的强大的巫师，比如本世纪的强大巫师，在童年的时候是不是比其它的孩子有更强的法力？如果黑魔王在十一岁的时候施展冷却术的话，他会把整个房间冻起来吗？”

德拉科皱起了脸，努力地回想。“我不记得听说过黑魔王小时候的事，不过我记得邓布利多在五年级变形学普通巫师考试等级测验的时候曾经有过惊人的表现……其它强大的巫师在霍格沃茨的时候成绩也很好……”

哈利皱起眉，继续踱步。“他们也许只是比较努力而已。无论如何，如果一年级的学生一直都在学习同样的魔法，效果也和现在差不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在 1 和 2 当中倾向于 1 的**不充分证据**……等等，暂停一下。”哈利站住了，“我还有一个测试，可以把 1 和 2 区分开来。解释需要花一些时间，它会用到科学家知道的关于血统和遗传的知识，不过要问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把你的测试和我的测试**综合**起来，而两个测试的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话，那么这就是最终答案的明显线索了。”哈利几乎是跑回了桌前，拿过羊皮纸，写道：

B. 古代的一年级学生是否学习同样的魔咒，效果是否也和现在差不多？
(在 1 和 2 当中倾向于 1 的不充分证据，不过血统也有可能只是在强大的巫术方面变弱了。)

C. 另一个测试，用关于血统的科学知识区分 1 和 2，稍后再解释。

“好了，”哈利说道，“我们至少可以试着把 1，2，和 3 区分开来，所以我们马上就开始吧。等这些实验做完了，我们再设计**更多**的实验。嗯，如果德拉科·马尔福和哈利·波特一起到处问问题的话，看起来会有点怪怪的，所以我有个想法。你在霍格沃茨转一转，专找古老的画像，问他们在一年级的時候学习的是什么魔法。他们只是画像，所以看到德拉科·马尔福做这种事也不会觉得稀奇。我去问问近代的画像和活人，有哪些法术是我们知道但是无法施展的。如果哈利·波特问奇怪的问题，谁也不会觉得反常。还有我需要**对失传了的魔咒做复杂的调查**，所以我想请你为我自己的科学问题收集必要的**数据**。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你去问问画像就应该能够得到答案。你可能会需要记下来，准备好了吗？”

德拉科坐下来，从书包里翻出一张纸和一支羽毛笔。他把纸笔铺在桌上，神色坚定地抬起头来。“开始吧。”

“找那些认识哑炮夫妇的画像——别做鬼脸了，德拉科，这是很重要的信息。问问近代的格兰芬多的画像之类的就行。挑那些和哑炮夫妇很熟悉，记得他们所有孩子的名字的画像。记下每个孩子的名字，以及那个孩子是巫师，哑炮，还是麻瓜。如果他们记不得那个孩子是哑炮还是麻瓜，就写‘不是巫师’。把每对夫妇的所有孩子都记下来，一个也不要漏掉。如果画像只记得巫师孩子的名字，但是不记得所有孩子的名字的话，就不要记下那对夫妇的任何数据。这很重要，你给我的数据必须来自记得哑炮夫妇的所有孩子的人，熟悉到能够说出所有孩子的名字的程度。如果可能的话，至少收集四十个名字，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越多越好。你记下了吗？”

“重复一遍。”德拉科在写完以后说道，哈利重复了一遍。

“我记下了，”德拉科说道，“但是为什么——”

“这和科学家发现的一个关于血统的秘密有关。等你回来我就解释给你听。现在我们分头行事，一个小时以后在这里会面，也就是傍晚 6:22 分。我们准备好了吗？”

德拉科坚决地点点头。这一切都很匆忙，可是他早就接受过如何在匆忙的情况下行事的训练。

“那就开始！”哈利·波特说道，扯下兜帽斗篷塞进莫克袋，莫克袋还在把它吃下去的时候，他已经转过身，快步走向教室的大门，在匆忙中撞到了一张桌子，险些摔倒。

等德拉科脱下自己的斗篷，放回书包里的时候，哈利·波特已经不见了。

德拉科几乎是跑出门的。

第二十三章 对信仰的信仰

每个人都想要将绳子系在石头上绕住 J·K·罗琳。¹

“然后，珍妮特是一个哑炮。”一名矮个子的带着镶金边的帽子的年轻女子的画像道。

德拉科把它记下来。虽然只有二十八个，但已经到了回去找哈利的时间了。

英语改变了很多，所以他得请其他的画像帮忙翻译。但最古老的画像所描述的一年级咒语，听起来和他们现在所学的那些非常像。德拉科认出了其中的大概一半，而另一半听起来并没有更强大。

每一个答案都让他越来越反胃，直到他再也受不了了。他离开之后向其他的画像打听起了哈利·波特那个关于哑炮婚姻的奇怪问题。前五个画像不认识任何哑炮，最后他不得不请求那些画像，去问问**他们**认识的人是不是认识什么人，终于找到了一些愿意承认自己与哑炮是朋友的。

（这名一年级的斯莱特林解释道，他正在与一名拉文克劳研究一项重要的课题，而那名拉文克劳告诉他们需要这些信息，然后没有说为什么就跑掉了。这引来了很多同情的眼神。）

德拉科的脚步沉重地走在霍格沃兹的走廊上。他应该跑起来的，但好像失去了力量。他一直在想，他不想知道这些，他也不想跟这个扯上关系，他不想承担这责任，就让哈利·波特做这个吧，如果魔法正在衰退，那就让哈利·波特去处理这个吧……

但德拉科知道那是不对的。

寒冷的斯莱特林地窖，灰色的石墙，德拉科平时很喜欢这气氛，但现在

¹ 《我们要石头》歌词。原歌词：谁都想要一块可以绕上绳子的石头。

它看起来太像是在衰退了。

他抓住门把手，哈利·波特已经穿着他的连帽斗篷在里面等着了。

“古时候的一年级魔咒，”哈利·波特道，“你发现了什么？”

“它们并不比我们现在使用的魔咒更强大。”

哈利·波特的拳头用力砸了一下桌子。“该死。好吧。我自己的实验是失败的，德拉科。有个东西叫梅林禁令——”

德拉科意识到这一点，不禁捶了一下额头。

“——它禁止任何人从书上获得关于强大的魔咒的知识。即使你找到了强大的巫师的笔记，读起来也会像天书一般，这些知识必须从一个活着的思想传给另一个。我找不到任何我们有说明、但无法施用的强大的魔咒。但是，既然写在书里也没人能看懂，那么对于无法施放的咒语，自然也没有人会费力把它口耳相传地流传下来的。你收集到哑炮夫妻的数据了吗？”

德拉科正要把将羊皮纸递过去的时候——

哈利·波特举起了一只手。“科学的法则，德拉科。首先，我告诉你理论和预测。然后，你再把数据给我。这样，你就知道我并没有为了符合数据而编造一个理论；你就知道是那理论提前预测了数据。既然我要向你说明我的理论，我就必须在你给我看数据之前作出说明。这是规则。所以，穿上你的斗篷，坐下来谈吧。”

哈利·波特坐到一张桌子边，桌面上放着撕开的纸片。德拉科从书包里拿出斗篷穿上，并在哈利对面坐了下来，疑惑地看着这堆纸片。纸片被放置成两行，每行大约有二十张。

“血统的秘密，”哈利·波特道，脸上显现出紧张的神色，“是一种叫做脱氧核糖核酸的东西。你不能对科学家以外的人的提起这个名字。脱氧核糖核酸是告诉你的身体如何成长的配方，两条腿，两只胳膊，身高矮小或是高大，瞳色是棕色还是绿色。这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如果你有显微镜的话就可以看

到它——显微镜就像望远镜，只是它看的是非常小的东西，而不是非常远的。这个配方总是一式两份，这样即使其中之一损坏了也没有问题。想象成这长长的两行纸。在每列中都有两张纸，当你生孩子的时候，你的身体随机地从每列中选择一张纸，母亲的身体也是一样，所有东西都有两份，一份来自母亲，一份来自父亲，这样孩子就得到了每个位置上的两张纸。而当生孩子的时候，他们会从在每个位置上得到父母的随机一份。”

哈利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配好对的纸片，说“来自你的母亲”的时候指向了一对里的一张，说“来自你的父亲”的时候指向了另一张。当哈利讲到随机挑选一张纸的时候，他的手从他的袍子里边拿出了一张纳特，抛了一下；哈利看着硬币，然后选了靠上的一张。他一边做这些，一边毫无停顿的解说。。

“那么，像是在决定高矮的时候，配方中有很多的地方会造成很小的差异。所以，如果一个高大的父亲娶了一个矮小的母亲，孩子就会得到一些写着‘高’的纸片和一些写着‘矮’的纸片，通常孩子会长成中等体型的。但并非总是如此。运气好的话，孩子可能会得到许多写着‘高’的纸片和少数写着‘矮’的纸片，长大以后就会相当高。可能一个高大的父亲有五张写着‘高’的纸片，一个高大的母亲也有五张写着‘高’的纸片，靠着惊人的运气，孩子得到所有十张说‘高’的纸片，最终比他们两个人都高。你明白了吗？血统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流体，它不能完美地混合。脱氧核糖核酸是由许多小碎片组成的，像一玻璃杯的鹅卵石，而不是一杯水。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并不总是精确地在父母的中间。”

德拉科听着的时候大张着嘴。梅林啊，麻瓜们是怎么发现了这一切的呢？他们能看到配方？

“现在，”哈利·波特说，“假设和身高一样，在配方里有很多的小地方上面分别写着‘魔法’或是‘没有魔法’。如果你拥有足够的写着‘魔法’的纸片就会成为一名巫师，如果拥有很多的纸片就会成为一名强大的巫师，如果纸片数量过少就会变成麻瓜，在两者之间就是哑炮。那么，当两个哑炮结婚，大部分时候孩子们也应该是哑炮，但偶尔孩子会比较幸运地得到大部分父亲的

魔法纸片和大部分母亲的魔法纸片，强大到了足以成为巫师的程度。但可能不会是很强大的巫师。如果一开始有很多很强大的巫师，并且他们总是内部通婚，那么这种强大就可以保留下来。但是，如果他们开始和勉强有魔法的麻瓜出身的巫师结婚，甚至和哑炮结婚……你明白了吗？血统不会完美地混合，就好像一杯鹅卵石，而不是一杯水，因为血统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偶然得到了很多魔法纸片，那么仍然会产生强大的巫师，但他们还是比不上古代最强大的那些。”

德拉科缓缓地点了点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解释方法。它有着一种令人惊讶的美，因为它极为精确地符合一切。

“但是，”哈利道，“那只是一个假设。假设，相反地，配方中只有一个地方决定你是否是巫师。只有一个位置，只有一张纸上可以有‘魔法’或‘没有魔法’。而所有的纸都有两个副本，和之前一样。这样的话，只有三种可能性。两个副本上都是‘魔法’。一个写了‘魔法’，另一个写了‘没有魔法’，或两个副本都写了‘没有魔法’。巫师，哑炮，和麻瓜。有两份‘魔法’，你可以施魔咒，有一份，你仍然可以使用魔药或魔法器具，而一份都没有意味着你可能连眼皮底下的魔法都会视而不见。麻瓜出身的巫师不会真的是被麻瓜生出来的，他们是被两个哑炮生出来的，生长在麻瓜世界的父母双方各有一个魔法副本。现在想象一名女巫嫁给了一名哑炮。无论如何，每个孩子都会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张写着‘魔法’的纸，随机选出的是哪张并不重要，因为两张上都写了‘魔法’。但是和掷硬币一样，孩子有一半的可能性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一张写着‘魔法’的纸，有一半的可能性会从父亲那里得到‘没有魔法’的纸。女巫嫁给哑炮的时候，并不会生出一堆有魔法但很弱的孩子。一半的孩子将是和他们的母亲一样强大的巫师和女巫，另一半的孩子将是哑炮。因为如果在配方中只有一个位置决定你是否是巫师，那么魔法就不像一个玻璃杯中的鹅卵石那样可以混合。它就像一个神奇的鹅卵石，一个魔法石。”

哈利将三对纸片并排而放。在一对上，他写了“魔法”和“魔法”。在另一对他仅仅在顶部的纸片写上了“魔法”。而第三对他则留下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哈利说，“要么你有两块石头，要么你没有。或者你是一个巫师，或者不是。强大的巫师通过努力学习和更多的练习而强大。如

果巫师们本身就越来越弱，不是因为咒语没能流传下来而是因为人们无法施展它们……那么也许他们吃了错误的食物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但如果它在八百年间持续地变得糟糕，那么这可能意味着魔法本身在淡出世界。”

哈利将另两对纸片并排而放，拿出一支羽毛笔。很快，每对都有一张纸上写着“魔法”而另一张纸空白。

“接下来就是我的预测：”哈利说，“当两个哑炮结婚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硬币抛两次。它的结果可以是正面和正面，正面和反面，反面和正面，或是反面和反面。因此，四分之一的时候你会得到两个正面，四分之一的时候你会得到两个反面，有一半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正面和一个反面。两个哑炮结婚的时候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四分之一的孩子会拥有魔法和魔法，成为巫师。四分之一会得到没有魔法和没有魔法，成为傻瓜。另一半会是哑炮。这是一个很老很经典的模式。它是由格雷戈尔·孟德尔²发现的——他永远不会被人类遗忘，这是有史以来关于配方如何工作人们得到的第一条线索。任何对血统科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在瞬间认出这种模式。数据不一定很精确：就好像你连续掷两次硬币，重复四十次，不可能总是正好掷出十次双正面。但如果四十个孩子中有七名或是十三名巫师，那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这就是我让你做的实验。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数据。”

在德拉科可以思考之前，哈利·波特已经将羊皮纸从德拉科的手中拽出来了。

德拉科的喉咙很干。

二十八个孩子。

他不太确定确切的数字，但他敢肯定大概其中四分之一是巫师。

“二十八个孩子中六名巫师，”过了片刻，哈利·波特道，“嗯，那么，就是这样了。而一年级学生发出的魔咒和八个世纪前的同样强大。你的测试和

² 格雷戈尔·孟德尔：<http://baike.baidu.com/view/15752.htm>，简化版孟德尔定律：<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941/10049005.htm>。本章节中，哈利用纸片做出的各种演示实际上是在解释减数分裂和孟德尔定律。本章节翻译猩猩认为每张纸片影射一对基因中的一个，一对纸片即为一对等位基因。在生育的时候，每对等位基因中随机的一个被传给儿女。

我的测试都指出同样的结果。”

教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呢？”德拉科低声道。

他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这不是绝对确定的，”哈利·波特道，“还记得吗？我的实验失败了。我需要你来设计另一个实验，德拉科。”

“我，我……”德拉科道。他的声音破碎。“我做不到，哈利，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哈利的样子十分严厉。“是的，你可以，因为你必须这样做。我在发现了梅林禁令之后也想过这个问题。德拉科，有什么办法能直接观测魔法的力量？某种与巫师的血统或者我们学习的魔咒都无关的方法？”

德拉科的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

“任何影响魔法的东西都会影响巫师，”哈利道，“但我们无法判断是巫师的因素还是魔法本身的因素。有什么魔法影响到而不是巫师的东西吗？”

“神奇生物，很明显。”德拉科想都没想地道。

哈利·波特慢慢地笑了。“德拉科，这真棒。”

这是那种只有你被麻瓜养大才会问的愚蠢的问题。

然后在德拉科的胃里的感觉更糟糕了，他意识到如果神奇生物确实越来越弱了意味着什么。他们会确定知道魔法正在消亡，而德拉科的一部分已经确定这正是他们会发现的事情。他不想看到这个，他也不想知道……

哈利·波特已经在通往门口的半途中了。“来吧，德拉科！这里不远就有幅画像，我们就请他们去找些更古老的，然后马上找出答案吧！我们穿着斗篷，如果有人看到了我们，我们跑掉就是了！咱们出发吧！”

这之后没用多长时间。

这是一幅很宽的画像，但三个人还是看起来有点挤。其中有一名来自十二世纪的中年男子，他穿着黑色长条裹布。他把话说给了一名来自十四世纪的忧伤少女听，她的头发一直蓬松着，好像是有一个静电魔咒给她充电一样。她把话说给了一名来自十七世纪，看起来很有威严的干瘪老头听，他戴着纯金色的蝴蝶领结。而他的话他们能听懂。

他们询问了关于摄魂怪的情况。

他们询问了关于凤凰的情况。

他们询问了关于龙、巨怪和家养小精灵的情况。

哈利皱起了眉头，指出需要最多魔法的生物可能已经完全灭绝了，并询问起了已知的最强大的神奇生物。

在名单上没有什么不熟悉的名字，除了一种叫做夺心魔³的黑暗生物，翻译者指出那最终被哈洛德·谢拒绝了，而那听起来还没有摄魂怪一半可怕。

看起来神奇生物们和过去同样强大。

德拉科胃里的恶心感得到了缓解，而现在他只觉得困惑。

“哈利，”德拉科在老者翻译着眼魔⁴的全部十一种力量的单子的中间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哈利举起一根手指，等老人完成单子。

哈利感谢了所有的画像的帮助——德拉科几乎是下意识地也这样做了，并且更加优雅——之后，他们回到了教室。

3 夺心魔 (mind flayer) 是《龙与地下城》的一种版权怪物，特征形象是章鱼一样的头部。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031761.htm>

4 眼魔 (beholder's eyes) 是《龙与地下城》里面的一种版权怪物，主体是一只巨大的眼睛，周围有若干小眼，可以放出不同效果的射线，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31473.htm>

哈利拿出原来写着假说的羊皮纸，开始涂写。

现象：

巫术没有霍格沃茨的成立的时候强大了。

假说：

1. 魔法本身在消亡。
2. 巫师与麻瓜和哑炮的混血。
3. 施放强大的魔咒的知识正在被遗忘。
4. 巫师在小的时候吃了不相宜的食物，或者由于其他非血统的问题，使他们在成人的时候变得比以前弱了。
5. 麻瓜科技干扰了魔法。（从八百年前就开始了吗？）
6. 强大的巫师子女比较少。（德拉科=独生子女？查一下三名强大的巫师，奇洛/邓布利多/黑魔王，有无任何子女。）

测试：

- A. 有没有我们知道的但是无法施展的魔咒（1或者2），或者，有没有失传了的魔咒（3）？结果：由于梅林禁令而没有结论。没有已知的无法施放的魔咒，但可能那些魔咒根本没有被传下来。
- B. 古代的一年级学生是否学习同样的魔咒，效果是否也和现在差不多？（在1和2当中倾向于1的不充分证据，不过血统也有可能只是在强大的巫术方面变弱了。）结果：第一年的魔咒当时和现在处于同一级别。
- C. 另一个测试，用关于血统的科学知识区分1和2，稍后再解释。结果：在配方中只有一个位置决定你是不是是一名巫师，或者你有两张纸说“魔法”，或者你没有。
- D. 神奇生物们正在失去他们的力量吗？区分1和（2或3）。结果：神奇

生物似乎是和从前同样强大。

“A失败了，”哈利·波特说，“B是1好于2的不充分的证据。C否定了2。D否定了1。4不太可能，而4也与B不相符。5不太可能，而D也不支持它。6和2一起被否定了。这就剩下了3。无论与否梅林禁令，我没有真的发现任何已知却无法释放的魔咒。所以，当你把这一切叠加起来后，看起来像是知识正在被遗忘。”

陷阱啪地一下合上了。

恐慌一消失，在德拉科理解魔法并没有消亡之后，他只花了五秒钟就意识到了。

德拉科猛地推开桌子站起来。他的椅子蹭过地板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噪声，然后翻倒在了地上。

“这么说，这一切只是一个愚蠢的骗局。”

哈利·波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仍然坐着。当他说话时，他的声音很平静。“这是一个公平的测试，德拉科。如果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我会接受它。我永远不会在这上面作弊，永远不会。我做出预测的时候还没有看你的数据。我直接告诉你梅林禁令让第一个实验变得无效——”

“哦，”德拉科说，愤怒开始在他的声音中显露出来，“你不知道整个事情的结果？”

“我不知道任何你不知道的事情，”哈利说，依然平静，“我承认我曾经疑心过。赫敏·格兰杰太强大了，她应该只是勉强可以施展魔法，而她不是。一个麻瓜出身的女巫怎么会是霍格沃茨最好的施法者呢？而她的论文也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一个女孩既在魔法上最强又在学术上最强实在是太过巧合了，除非这两者有相同的原因。赫敏·格兰杰的存在指出让你成为一名巫师的只有一件事：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而力量的差异源于我们知道多少，练习多少。而且他们并没有为纯血统和麻瓜种安排不同的课程，等等。如果你是对的，世界上就会有太多的事情不该是看起来这样。但德拉科，我没有看到任何你不能看

到的东西。我没有进行过任何没有告诉你的测试。我没有作弊，德拉科。我希望我们一起找到答案。而且在你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魔法可能会淡出世界。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可怕的想法。”

“不管结果如何。”德拉科说。他非常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开始对哈利尖叫。“你说过你不会跑出去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人。”

“不会不咨询你就告诉别人的。”哈利说。他恳求般地摊开了手。“德拉科，我尽我可能地对你好，但实际上世界不是那么回事。”

“好吧。那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了。我要一走了之，忘掉这发生过的一切。”

德拉科转过身，感受着喉咙里的烧灼感，那种被背叛的感觉。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曾经很喜欢哈利·波特，但他没有因此放慢脚步，仍然大步流星地走向教室门口。

哈利·波特的声音又传来，而且更加响亮，还带着忧心：

“德拉科……你忘不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你的牺牲。”

德拉科停下迈开的脚步，转过身来。“你在说什么？”

但一阵冰冷的寒意已经爬上了德拉科的脊椎。

他在哈利·波特开口说出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成为一名科学家所需要的牺牲。你质疑了你的一个信念，不只是一个小的信念，而是对你有重大意义的信念。你做了实验，收集了数据，结果证明那信念是错误的。你看到了结果并理解了它们的意义。”哈利·波特的声音颤抖了起来，“记住，德拉科，一个正确的信仰是不可能这样被牺牲掉的，因为实验将会证实它，而不是推翻它。你成为一名科学家的牺牲是你错误的信仰，关于血统混合会导致巫师变弱的信仰。”

“不是这样的！”德拉科道，“我没有牺牲那信仰。我仍然相信它！”

他的声音越来越响，而身上的寒意越来越严重。

哈利·波特摇了摇头。他的声音很低。“德拉科……对不起，德拉科，你不相信它了，你再也不相信它了。”哈利的声音再次升高。“我会证明给你看。想象一下，有人告诉你他们在房子里边养了龙。你说你想看看它。他们说，这是一条隐形的龙。你说好吧，你会听它移动的声音。他们说，这是一条无声的龙。你说你会扔一些面粉到空气中，去看龙的轮廓。他们说，面粉是会穿透龙的身体的。问题在于，他们预先就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必须给什么样的实验结果做出解释。他们知道一切实验结果都会和没有龙是一样的。他们事先知道自己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借口。因此，也许他们说有一条龙。也许他们相信他们相信有一条龙，也就是所谓的对信仰的信仰。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相信。⁵人是会搞错自己到底信仰什么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信仰和觉得自己应该信仰之间存在着区别。”哈利·波特现在已经从桌前站起来了，并且朝着德拉科走了几步，“德拉科，你不再相信纯血主义了，我会证明你不再相信了。如果纯血主义是真的，那么赫敏·格兰杰就不合理，所以该怎么解释她？也许她和我一样是被麻瓜养大的一个巫师的孤儿？我可以去找格兰杰，要求看她父母的照片，看看她和他们长得像不像。你期望她会长得不像吗？我们要不要去做这个实验？”

“她会被交给亲戚抚养，”德拉科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们看起来仍然会很像。”

“你看。你已经知道了你必须得解释的实验结果。如果你仍然相信纯血主义，你会说，当然，让我们去看看，我打赌她不会像她的父母，她太强大了，不会是一名真正的麻瓜出身的女巫——”

“她会被交给亲戚抚养！”

“科学家们有一种测试可以确定某人是否是父亲的亲生子女。如果我付她的家人足够的钱，格兰杰可能会同意这样做的。她不会害怕结果。所以，你

5 哈利对于隐形的龙的说法基本引自卡尔·萨根分析批判伪科学的科普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The Demon-Haunted World）》：<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9%AC%BC%E5%87%BA%E6%B2%A1%E7%9A%84%E4%B8%96%E7%95%8C>

预测那实验结果会显示什么？你只要开口，我们会做这个实验。但你已经知道了检测的结果会说什么。你永远知道。你永远不会忘记。你可能希望你相信纯血主义，但你所**预想到的**仍然是：如果只有一个因素决定你是不是巫师的话，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你成为一名科学家的牺牲。”

德拉科的呼吸有些紊乱。“你意识到**你做了什么吗**？”德拉科冲向前，抓住哈利的衣领。他的声音已经变成尖叫，在封闭、安静的教室听起来响得人难受。“你意识到**你做了什么吗**？”

哈利的声音颤抖着。“你有一个信仰。那信仰是错的。我帮你意识到了这点。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了，承认它不会令它变得更糟——”

德拉科的右手攥成了一个拳头，垂下，然后势不可挡地向上猛击，狠狠击中了哈利·波特的下巴，让他摔向桌子，然后倒在了地板上。

“白痴！”德拉科尖叫，“白痴！白痴！”

“德拉科，”哈利从地板上轻声道，“德拉科，我很抱歉，我以为这件事还要过几个月才会发生，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快觉醒成为一名科学家，我以为我会有更长的时间让你做好准备，告诉你一些技巧，让你承认错误的时候没那么痛苦——”

“那我父亲怎么办？”德拉科道。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不稳。“你是要为他做好准备，还是你只是根本不在乎在这之后会怎样？”

“不能告诉他！”哈利说，他有些惊恐地提高了声音，“他不是一名科学家！你保证过的，德拉科！”

有那么一会儿，父亲不知道的想法对他是一个安慰。

然后真正的怒气开始上升。

“所以说，你打算让我骗他，告诉他我仍然相信，”德拉科声音颤抖地说，“我必须永远骗下去。现在我长大之后当不了食死徒了，可我甚至不能告诉他

为什么。”

“如果你父亲真的爱你，”哈利低声从地板上道，“即使你不想成为一名食死徒，他仍然会爱你，听起来你父亲确实是真的爱你，德拉科——”

“你的继父是一名科学家。”德拉科说。话说出来的时候，字字钻心。“如果你不成为一名科学家，他依然会爱你。但你对他来说就没那么特别了。”

哈利像被打了一下。他张开嘴，好像要说“对不起”，但好像又改变了主意，把嘴闭了起来，不知道是机灵了一下还是碰巧蒙对了。因为德拉科可能真的会杀死他的。

“你应该警告我的。”德拉科道。他的声调升高了，“**你应该警告我的！**”

“我……我警告过你了……每次我告诉你力量，都告诉过你它的代价了。我说过，你必须承认你错了。我说过，这将是你最艰难的路途。这是任何人要成为一名科学家而不得不付出的牺牲。我说过，如果的结论和你家人和朋友告诉你的不一致——”

“你把那个叫做警告？”德拉科现在开始尖叫了，“**你把那个叫做警告？我们举行的仪式要求了永久的献祭！**”

“我……我……”躺在地板上的男孩咽了一口唾液，“我想我说的可能不够清楚。对不起。但是，可以被真相毁灭的东西都应该被真相毁灭。”

看来光揍他不够。

“你弄错了一件事，”德拉科说，他的声音充满杀意，“格兰杰不是霍格沃茨最强大的学生。她只是在课堂上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你马上就会发现区别所在。”

哈利突然露出了震惊的表情，想要迅速站起身——

但为时已晚。

“除你武器！”

哈利的魔杖飞到了房间的另一边。

“高姆刺⁶！”

一股墨色的黑暗击中了哈利的左手。

“这是一种酷刑咒，”德拉科道，“用来拷问信息的。我会把这个咒语一直留在你身上，临走的时候锁好门。也许我会让锁门咒在几个小时后失效。也许直到你死在这里，咒语都不会失效。好好享受吧。”

德拉科稳稳地向后走去，魔杖还指着哈利。他用手向下探起书包，魔杖的瞄准一点也没有动摇。

哈利波特开口的时候，他的脸上已经显示出了疼痛。“我猜，马尔福家的人不受未成年人使用魔法条例的约束？你很强并不是因为血统，而是因为你练习过了。一开始你和我们同样弱小。我的预测错了么？”

德拉科握魔杖的手已经发白了，但他的瞄准仍然稳定。

“顺便告诉你，”哈利咬着牙说，“如果你说我错了，我会听。如果你向我证明我错了的话，我永远不会对你施刑。总有一天，你会证明我错了。现在你已经觉醒为一名科学家了，即使你再也不去学习如何使用这种力量，你也永远会，”哈利气喘吁吁地说，“寻找，办法，测试，你的，信仰——”

德拉科后退的动作现在不那么流畅了。他加快了一点速度，而且在用手摸向身后开门的时候，他费了些力气才把魔杖对准哈利。然后他退出了教室。

然后德拉科再次关上了门。

他使用了他所知道的最强大的锁门咒。

德拉科等到听见哈利的第一声尖叫之后，才使用了**无声无息**。

6 高姆刺 (Gom jabbar)：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中的一种毒针。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Gom_jabbar

然后他走开了。

“啊啊啊啊啊！咒立停！啊啊啊啊！”

哈利的左手好像被按进了沸腾的油锅，而且拿不出来。他已经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了咒立停上，但还是没有用。

有些恶咒必须使用特定的解咒才能解开，也可能只是德拉科实在特别强。

“啊啊啊啊啊啊！”

哈利的手实在疼的不行了，而且这对他创造性思考的努力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不过惨叫了几声之后，哈利还是想到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幸的是，他的莫克袋在他的身体的另一边，他扭了好几次之后才把手伸了进去，特别是他的另一条手臂还在因为条件反射而不停地想要甩掉痛苦之源。当他最终拿到袋子的时候，那只手臂已经又一次把他的魔杖扔掉了。

“治疗啊啊啊啊包！治疗包！”

在地板上，绿灯的光太暗了，让人难以看清。

哈利无法站立。无法爬行。他只好向着自己觉得魔杖所在的方向滚了过去，但它不在那里。他努力用单手把自己撑起来一点，才看到他的魔杖，他又滚向那里，拿到了魔杖，滚回打开的治疗包旁边。整个过程中伴随着好一阵尖叫，他还吐了出来。

哈利失败了八次，才成功地施放了**荧光闪烁**。

然后，好吧，那包装并不是被设计成用一只手就能打开的，因为所有的巫师是白痴，这就是原因。哈利不得不用上了他的牙齿，过了好一会儿才哈利终于把麻醉布覆盖在了他的左手上。

在他左手的感觉终于完全消失之后，哈利让他的头脑放松，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哭了一会儿。

嗯，当哈利的大脑恢复到了能够用语言思考的程度之后，它默默地对自己说，这值得吗？

慢慢地，哈利能动的那只手抓住了一张桌子。

哈利撑着站了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呼气。

微笑。

没有太明显的笑容，但仍然是一个微笑。

谢谢，奇洛教授，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就没办法认输。

他还没有拯救德拉科，还差得远。与德拉科自己现在可能相信的相反，他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食死徒的孩子，还是一名成长过程中一直觉得“强奸”是酷酷的大孩子才做的事的男孩。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哈利不能声称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一切都是随机应变的结果。按计划，这件事要在十二月左右，等哈利教会了德拉科看到证据时不去否认的技术之后才会发生。

但他看到了德拉科脸上恐惧的表情，意识到德拉科已经开始认真对待备择假设⁷了，并且抓住了机会。真正的好奇心在理性主义中与真爱在电影中拥有着同样的救赎的力量。

现在回想起来，哈利曾经给自己规划了几个小时来做出魔法史上最重要的发现，却给了自己几个月的时间来打破一名十一岁的男孩的未经开发的头脑

⁷ 备择假设：备择假设亦称研究假设，统计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假设检验中需要证实的有关总体分布的假设，它包含关于总体分布的一切使原假设不成立的命题。见：<http://www.baike.com/wiki/%E5%A4%87%E6%8B%A9%E5%81%87%E8%AE%BE>

上的障碍。这可能表明，哈利在估计任务的完成时间上有某种重大的认知缺陷。

哈利会为他的所作所为掉入科学地狱么？他不知道。他设法让德拉科的注意力集中在魔法正在消亡的可能性上，确保了德拉科会进行似乎一开始在指向这个方向的实验。他一直等到解释了遗传学之后，才诱导德拉科去考虑神奇生物（虽然哈利想到的是分院帽这种任何人都无法复制，但仍然在发挥作用的古代魔法宝物）。但哈利并没有夸大任何证据，没有扭曲任何结果的意义。当梅林禁令让应该是决定性的测试失效的时候，他直接告诉了德拉科。

至于这之后嘛……

但他确实没有骗德拉科。德拉科相信了，所以它就是真的。

而最后的结局，必须承认，真是相当糟糕。

哈利转过身来，摇摇晃晃走向门口。

到了测试德拉科的锁门咒语的时间了。

第一步是直接去转门把手。德拉科可能是虚张声势。

德拉科没有虚张声势。

“咒立停。”哈利的声音十分沙哑，而他能感觉到咒语没有成功。

所以哈利又试了一次，这次感觉上成功了。但再转一次门把手的结果表明它没有成功。没什么可奇怪的。

该是出大招的时候了。哈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他已经学会的最强大的魔咒之一。

“阿拉霍洞开！”

哈利说完后有点踉跄。

但教室的门依然没有打开。

哈利震惊了。当然，他并不打算接近邓布利多下了禁令的那条走廊。但用来打开魔法锁的魔咒看起来总能派上用场，所以哈利还是学了。那条走廊的安保措施连德拉科都不如。难道邓布利多打算用那条走廊去吸引一些连这点都看不出来的蠢货么？

恐惧爬回了哈利的身体。医疗包里的小牌子上写着，麻醉布只能安全地生效三十分钟。之后它会自动地掉下来，24小时之内无法重新生效。现在是下午6时51分。他大概是五分钟前把麻醉布贴上去的。

因此，哈利退了一步，打量着那扇门。它是由一整块黑色橡木制成的，上面只有黄铜的门把手。

哈利不知道任何爆炸、切割或是粉碎效果的咒语，变形出炸药会违反不能把变形出的东西烧掉的规则。酸是液体，会放出烟雾……

但是，这对一名**创造性思考者**不构成任何障碍。

哈利将他的魔杖对着门的一个黄铜铰链，专注于脱离了任何实在的棉花的作为纯粹的抽象的棉花的形式，以及纯粹的实在而非形式的黄铜铰链，然后将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将形状强加于物质上。这一个月里每天一小时的变形术练习已经让哈利进步到了可以在不到一分钟内变形五立方厘米的物体的程度。

两分钟后，铰链一点儿也没有改变。

设计德拉科的锁门咒语的人一定也想到了这一点。或者，门是霍格沃茨的一部分，而城堡是免疫变形术的。

看一眼就知道墙壁是坚实的石头。地板也是。天花板也是。你不能单独变形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所以哈利就得变形整面墙，就算他能做到，也得连着努力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要是这墙和整个城堡的其他部分算作一体的话……

哈利的**时间转换器**直到晚上九点才能打开。那之后，他可以回到门被反锁之前的下午六点。

折磨咒会持续多长时间？

哈利重重地咽了一口唾液。泪水又进入了他的眼睛。

哈利出色的创造性思维刚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建议：他可以用莫克袋中工具箱里的钢锯。显然会很疼，但和德拉科的折磨咒比可能会好很多，毕竟神经都没有了，而且治疗包里也有止血带。

而显然这也是个会让哈利之后后悔一辈子的蠢到家的想法。

但哈利不知道他能不能在折磨中撑过两个小时。

他想离开这个教室，他想现在离开这个教室，他不想在可以使用时间转换器之前在这里尖叫着等上两个小时，他需要离开，找人来移除他的手上的折磨咒……

思考！哈利对自己的大脑尖叫着。**思考！思考！**

斯莱特林的宿舍几乎是空的。大家都在吃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德拉科觉得自己不是很饿。

德拉科关上自己的私人房间的门，上了锁，施了锁门咒，用了静音咒，在床上坐下，开始哭了起来。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

这是第一次德拉科真正输掉，父亲曾警告他，第一次真正输掉会非常痛苦，但他失去了那么多，这不公平，这对他不公平，他第一次输就输掉了一切。

在地窖的某处，一个德拉科真的很喜欢的男孩正在疼痛中尖叫。德拉科以前没有伤害过任何他喜欢的人。惩罚活该的人应该很有趣，但是这次只让他心里感到很难受。父亲从没警告过他这件事。而德拉科想知道，到底是所有人

成长过程中都必须学习这么沉重的一课，还是说德拉科自己太软弱了。

德拉科希望尖叫的是潘西。那样感觉就会好多了。

而最糟糕的是，他知道伤害哈利·波特可能是一个错误。

现在德拉科还有谁可以投奔？邓布利多？在他做了那件事之后？德拉科宁可被活活烧死。

德拉科不得不回去找哈利·波特，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如果哈利·波特说他不要他，那德拉科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是一个可悲的小男孩，永远不能成为一名食死徒，永远不能加入邓布利多的一派，也永远不能学习科学。

这个陷阱的设置是完美的，执行也是完美的。父亲曾一遍又一遍地警告德拉科，你为黑魔法仪式所做的献祭是恢复不了的。但父亲还不知道该死的麻瓜们发明了不需要魔杖的仪式，可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进去参与的仪式。而这仅仅是哈利·波特所带来的，科学家所知道的恐怖秘密中的一个。

然后德拉科哭得更凶了。

他不想这样，他**不想这样**，但没有回头路可走。太迟了。他已经是一名科学家了。

德拉科知道他应该回去把哈利·波特放出来向他道歉。这才是聪明的做法。

但德拉科只是躺在床上抽泣着。

他已经伤害了哈利·波特。这可能是德拉科唯一一次有机会伤害他，而他在接下来的一生里都不会忘记这段记忆。

让他继续尖叫吧。

哈利将钢锯的碎片扔到了地上。黄铜铰链已经被证明无法锯开，上边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而且哈利开始怀疑，即使他孤注一掷地变形出了酸液或是爆炸物也没办法打开这扇门。好消息是这次尝试把钢锯搞坏了。

根据他的手表，现在是下午7点2分，还剩不到十五分钟。哈利试着回忆起他的袋子里是否有其他尖锐的物品需要被销毁，同时泪水又涌了上来。要是他等时间转换器打开之后可以回去**预防**这件事就好了——

然后哈利意识到自己正在**犯傻**。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锁在房间里。

麦格教授告诉过他正确的做法。

……她也告诉过他不要用时间转换器做这种事情。

麦格教授会觉得这次**确实**应当允许他破例么？还是，她会彻底没收时间转换器？

哈利把所有东西——所有的证据——收进莫克袋里。地板上的呕吐物被**清理一新**处理掉了，但那个咒语对浸透长袍的汗水没有效果。他没有管翻倒的课桌，它不够重要，还不值得他用一只手扶。

这些都处理完毕之后，哈利扫了一眼自己的手表。下午7点4分。

然后哈利等待着。几秒钟过去了，感觉像是过了几年。

下午7点7分，门开了。

弗立维教授鼓鼓的胡子脸看上去颇为担忧。“你没事吧，哈利？”拉文克劳的学院院长用尖利的声音说道，“我收到了一个便条，说你会被锁在这里——”

第二十四章 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¹

J·K·罗琳盘卷着悄然出击；虎鲸在水中打转，坚韧而又矫健。²

第三幕：

德拉科在大厅附近的某个小窗户边等待着，整个胃都在翻滚。

他肯定会付出代价，代价还不小。德拉科早就发现这一点了。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敢去大厅吃早餐，因为他可能会在那里碰见哈利·波特，而德拉科不知道在碰见哈利·波特之后会发生什么。

有脚步声接近。

“这边。”是文森特的声音。“咱老大今儿心情不好，你丫最好悠着点。”

德拉科要生剥活刚了这个白痴，然后把剥了皮的身体送回去，换一个更聪明的仆人过来，比如一只死沙土鼠。

一串脚步声走远了，而另一串脚步声接近了。

德拉科的胃翻腾得更厉害了。

哈利·波特走进了他的视野。他的表情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平静，但他蓝色镶边的袍子看上去歪得很奇怪，就好像没穿对——

“你的手。”德拉科脱口而出。

1 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即政治智商。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achiavellian_intelligence

2 开头捏自一个系列小说的架空大陆，原句被J·K·罗琳替换的是Yendi，架空大陆中的一个种族，与HP世界里的蛇院非常相似：<http://dragaera.wikia.com/wiki/Cycle>

哈利举起左手臂，好像要自己检查看看。

手软绵绵地垂在手臂上，就像死了一样。

“庞弗雷女士说不是永久性的。”哈利轻声道。“她说在明天上课前基本就应该恢复了。”

有一瞬间，这个消息让人松了一口气。

随后德拉科意识到。

“你去了庞弗雷女士那里。”德拉科喃喃道。

“那当然。”哈利·波特说，就好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我的手没法动了。”

德拉科开始逐渐发现自己是个多么货真价实的蠢货，比他骂的那些年长的斯莱特林要蠢得多。

他刚刚还习惯性地以为，不会有人在一个马尔福对他们做了什么以后跑去当局告状。从来不会有人想被卢修斯·马尔福盯上。

但是哈利·波特不是一个被吓坏了、只想置身事外的小赫奇帕奇。他已经参与进了这个游戏，而父亲已经盯上他了。

“你还和庞弗雷女士说了什么？”德拉科说，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弗立维教授说，施展在我手上的咒语是黑魔法拷问诅咒，这是极其严重的事，拒绝交代罪魁祸首是绝不被接受的。”

一阵长长的停顿。

“然后呢？”德拉科用颤抖的声音说。

哈利·波特微微笑了笑。“我表示了深深的歉意，这让弗立维教授变得非常严厉，然后我告诉弗立维教授，这整件事确实是极其严肃，秘密，微妙的事，而且我已经通知校长整个计划了。”

德拉科倒吸一口凉气。“不！弗立维不可能就这么接受！他会和邓布利多确认的！”

“确实。”哈利·波特说。“我被立刻拽到了校长办公室。”

德拉科开始发抖了。如果邓布利多把哈利·波特带到威森加摩前——无论哈利是自愿还是其他怎样——然后让大难不死的男孩在吐真剂的效力下作证德拉科曾经折磨过他……有太多人喜爱哈利·波顿了，父亲会输掉投票……

父亲也许可以说服邓布利多不要这么做，但这会付出代价。巨大的代价。如今的游戏是有规则的，你无法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威胁某个人。但是德拉科是自己走到邓布利多的手心里的。德拉科是非常宝贵的人质。

然而如今德拉科已经无法成为食死徒了，他已经不是父亲想的那么宝贵了。

这个念头像切割咒一样撕裂了他的心。

“然后呢？”德拉科喃喃道。

“邓布利多马上推断出是你干的。他知道我们在合作。”

这是最坏的情况。如果邓布利多猜不到是谁干的，他可能不会冒险用摄神取念咒来追查……但要是邓布利多知道了……

“然后呢？”德拉科强迫自己吐出一个词。

“我们聊了一小会儿。”

“然后？”

哈利·波特龇牙一笑。“然后我和他解释了为什么他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德拉科的意识撞在一堵墙上，摔得粉碎。他像个白痴似的大张着嘴，瞪着哈利。

然后德拉科想起来了。

哈利知道邓布利多神秘的秘密，就是斯内普用来挟制邓布利多的那个。

德拉科都能想象出来。邓布利多面色严峻，一边隐藏着心中的热切，一边向哈利解释这是多么严重的事。

然后哈利礼貌地告诉邓布利多，为了他自己着想，他最好还是闭嘴。

父亲警告过德拉科要防备这种人，他们明明可以毁了你，却依然表现得那么可爱，让人恨不起来。

“然后，”哈利说，“校长告诉弗立维教授，这确实是一件秘密又微妙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而他觉得现在追究这件事对我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帮助。弗立维教授开始说些诸如校长这次工于心计得太过火之类的话，然后我不得不插嘴解释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不是校长在强迫我，所以弗立维教授转过来开始教训**我**，然后校长打断**他**，说我作为大难不死的男孩注定要被古怪又危险的冒险缠身，所以我故意去冒险总比等着这些冒险意外发生要安全些，这时候弗立维教授猛地一甩他的小短手，开始对着**我们俩**尖声大叫，说他不在乎我们俩在合计些什么，但在我还呆在拉文克劳的期间里，这件事不会再发生第二次，否则他就把我从拉文克劳丢出去，我可以去格兰芬多，那里才是这种**邓布利多式**行为该发生的地方——”

哈利让德拉科**很难**恨得起他。

“无论如何，”哈利说，“我不想被丢出拉文克劳，所以我向弗立维教授许诺这种事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要是发生了，我会直接告诉他是谁干的。”

哈利的眼神本来应该很冷酷。但他的眼神完全不冷酷。他的声音本来应该听上去像是致命的威胁。但听上去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然后德拉科发现了本应该很明显的问题，这个问题瞬间毁掉了所有气氛。

“你……为什么不**说**呢？”

哈利走到窗边，沐浴在墙角的一小束阳光下，然后朝霍格沃茨的绿草坪

伸出脑袋。光照耀在他的身上，袍子上，以及脸上。

“为什么我不说？”哈利说。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猜是因为我只是没法生你的气。我知道是我先伤害你的。我甚至不会说我们扯平了，因为我对你所做的事要比你对我所做的更加恶劣。”

这就好像撞上了另一堵墙。在德拉科听来，哈利刚刚说的都是天书。

德拉科的意识在搜索可能的解释，但一无所获。刚刚那番话里的让步对哈利而言并不是最有利的。在如今哈利完全能够掌控他的情况下，如果哈利想让德拉科变成他忠实的仆人，话也不应该这样说。他应该强调他有多仁慈，而不是他伤德拉科伤得有多深。

“即使如此，”哈利说，他现在放低了声音，几乎是在喃喃自语，“请别再这么做了，德拉科。很痛，而且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原谅你第二次。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能力让自己想要原谅你。”

德拉科不明白。

哈利是在试着和他做朋友吗？

哈利不可能蠢到相信，在他做了这些事之后，他们还有可能当朋友。

你可以成为某个人的朋友和同盟，就像德拉科试着对哈利做的，或者你可以毁掉他们的人生，让他们别无选择。但不可能两样都做。

但这样的话，德拉科就无法理解哈利·波特**还能有**其它什么目的了。

德拉科的脑中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是哈利昨天一直在说的。

这个念头是：测试一下。

你现在已经觉醒成科学家了，哈利说过，而就算你没有学过如何使用你的力量，你还是会一直，寻找，方法，去测试，你的信仰……那些不祥的字句，那些在痛苦的喘息中所说出的话，一直在德拉科的脑海里回荡。

如果哈利之前真的只是在假扮一个因为不小心伤害到什么人而后悔不已的朋友……

“你是计划好了的！”德拉科设法用怪罪的口吻说。“你不是因为生气才做出这种事的，你做出这种事是因为你想这么干！”

傻瓜，哈利·波特会说，我当然是计划好了的，现在你是我的了——

哈利转过身面向德拉科。“昨天发生的事不是原本的计划。”哈利说，他的声音似乎卡在了喉咙里。“原本的计划是我会教你为什么知道真相总是比不知道来得好，然后我们会一起探索血统的真相，无论答案是什么，我们都会接受。昨天，我……过于仓促了。”

“知道真相总是比不知道来得好。”德拉科冷冷地说。“就像你是在帮我似的。”

哈利点点头——这让德拉科整个人都震惊了——然后说，“要是卢修斯有了像我一样的念头，觉得问题是出在强大的巫师的后代都很少上，会发生什么事？他可能会开始计划付钱给最强大的纯血巫师，让他们留下更多的孩子。实际上，如果纯血主义真的是对的，那卢修斯就应该这么做——要是能从他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他可以立刻动手。现在，德拉科，你是卢修斯的朋友中唯一一个会试着阻止他浪费精力的人，因为你是唯一一个知道真正的真相，并能够预言出真正结果的人。”

德拉科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哈利·波特的成长环境实在是太奇怪，以至于比起巫师，他现在更应该被划分为魔法生物。德拉科就是没法猜到哈利接下来要说或要做什么。

“为什么？”德拉科说。让自己的声音充满痛苦和被背叛的感觉一点都不困难。“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原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好吧，”哈利说，“你是卢修斯的继承人，然后，无论你信不信，邓布利多觉得我是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长大后继续他们的战斗。或者我们可

以做点别的。”

缓缓地，德拉科的大脑理解了。“你想激化并结束他们之间的战斗，然后在他们俩都筋疲力尽时乘虚而入。”冰冷的恐惧上升德拉科的心头。他必须试着阻止这件事，无论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但是哈利摇了摇头。“星辰在上，不是！”

“不是……？”

“你不会跟着他们的计划走，我也不会。”哈利说。“这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想毁掉它。但是想象一下，比如说，卢修斯觉得这个阴谋会是你的工具，你是站在他那边的，而邓布利多觉得阴谋会是我的工具，我是站在他那边的；邓布利多觉得阴谋会是属于我的，我在把你拉过来，而卢修斯觉得阴谋会是属于你的，你在把我拉过去，所以他们俩都会帮我们，但只会以不引起其他人注意的方式帮忙。”

这次德拉科连装都不用装了。他彻底无语了。

父以前带他去看过一个戏剧，叫《月的悲剧》³，讲的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斯莱特林，名字叫月，他想用一枚古老的戒指来净化世界上的邪恶，这枚戒指可以杀死任何他知道脸和名字的人，而另一位与他对立的，同样也是绝顶聪明的斯莱特林，是一名叫 Lawliet 的反派，他一直戴着伪装以掩盖他真实的脸；德拉科为所有的精彩段落尖叫喝彩，尤其是演到中间的时候；随后戏剧以悲剧收尾，德拉科非常失望，而父亲温和地指了指标题里“悲剧”这两个字。

之后，父亲问德拉科他有没有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来看这场戏。

德拉科说这场戏教会他等他长大后要像月和 Lawliet 一样聪明。

父亲说德拉科简直错得不能再错了，然后指出，即使 Lawliet 聪明地藏起了他的脸，他也不应该告诉月他的名字。父亲接下来几乎推翻了戏剧里所有的部分，听得德拉科眼睛越瞪越大。然后父亲总结道，像这样的戏剧总是不现实

3 月的悲剧：梗自《死亡笔记》。

的，因为要是写剧本的人知道真的像月那么聪明的人到底会做什么，写剧本的人自己就会去试着征服世界了，而不是把这些事写出来。

然后父亲告诉了德拉科三之法则：任何一个计划，如果需要三件以上的事发生才能起作用的话，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父亲进一步解释道，基于只有傻子才会尝试尽可能复杂的计划，真正的限制是两件。

德拉科已经找不出词来形容哈利的宏大计划是多么不切实际了。

但如果你缺少导师，自以为很聪明，又通过看戏剧学习如何制定计划的话，你就会犯这种错。

“所以，”哈利说，“你对这个计划的看法是？”

“挺机灵的……”德拉科缓缓地说。大叫“太机智了！”然后敬畏地倒抽气看起来太可疑了。“哈利，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哈利说。

“你为什么要给格兰杰买一个昂贵的口袋？”

“表示不伤感情。”哈利即答。“虽然我也希望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拒绝我任何小小的请求时，都会觉得尴尬。”

于是这时德拉科发现了，哈利确实想和他当朋友。

哈利对抗格兰杰的行动很聪明，也许甚至可以说是绝妙的。打消敌人的疑心，让他们以友好的方式欠下你的人情，这样一来，只消开口请求，你就能轻易调遣他们。德拉科没法这么做，他的目的太招人怀疑了，但大难不死的男孩可以。所以哈利计划的第一步是给他的敌人一份昂贵的礼物，德拉科没想过这点，但这确实可能成功……

如果你是哈利的敌人，一开始你很难看出他的计划，计划甚至可能很蠢，

但他的理由都是**有意义的**，一旦你明白了，你就能理解他是在企图伤害你。

而哈利现在对待德拉科的方式**毫无道理**。

因为，如果你是哈利的朋友，那他就会以一种陌生的、无法让人理解的方式和你交友，就像把他养大的麻瓜所做的那样，哪怕这意味着摧毁你的整个人生。

沉默在延展。

“我知道我严重滥用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最终，哈利开口道。“但你要知道，德拉科，到头来，我只是想让我们俩一起寻找真相而已。这是你可以原谅的那种事吗？”

两条路的交叉口，但只有一条路是德拉科可以在改变主意时轻易回头的……

“我猜我明白你在试图做什么了，”德拉科撒谎道，“所以是的。”

哈利的眼睛亮了起来。“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德拉科。”他温柔地说。

两个学生站在墙角，哈利依然沐浴在光柱之下，而德拉科站在阴影里。

然后德拉科惊恐而绝望地发现，虽然当哈利的朋友确实很悲惨，但哈利现在有那么多种可以威胁德拉科的方法，这种情况下，当他的敌人甚至会**更糟**。

有可能。

也许。

好吧，他总是可以在晚些时候转换成敌人的……

他完蛋了。

“所以，”德拉科说，“现在要怎样？”

“我们下周六再来学习？”

“最好不要像上次一样——”

“别担心，不会的。”哈利说。“再多过几个像上次那种周六，你就会比我还厉害了。”

哈利笑了。德拉科没笑。

“哦，还有，在你走之前，”哈利说，笑得有点腼腆，“我知道这不是个好时机，但我实际上想咨询你点事。”

“行。”德拉科说，心思还有点飘在刚刚那句話上。

哈利的眼神变得热切。“给格兰杰买那个口袋花掉了大部分我从古灵阁金库里偷出来的金币——”

什么。

“——金库钥匙在麦格手上，也许现在在邓布利多手上了。我现在要启动的计划需要花点钱，所以我想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去——”

“我借你。”德拉科的嘴完全出于条件反射地说。

哈利看上去很震惊，但是是惊喜的那种。“德拉科，你不用——”

“多少？”

哈利说出了一个数字，而德拉科没有克制住自己脸上震惊的表情。这几乎是父亲给德拉科的一整年的零花钱了，德拉科只会剩几个加隆——

然后德拉科在心里踢了自己一脚。他只需要给父亲写一封信，解释说他没钱的原因是因为他想办法把钱借给了哈利·波特，父亲就会寄给他一张用金色墨水写的祝贺信笺，一只可以吃上两个星期的巧克力蛙，以及是他索要数量十倍的加隆，以防哈利·波特还要再借钱。

“太多了，是不是，”哈利说，“对不起，我不该问——”

“拜托，你要知道我可是马尔福。”德拉科说。“我只是在吃惊你怎么

会想要那么多。”

“别担心。”哈利高兴地说。“不会威胁到你家族的利益，只是我要干点坏事。”

德拉科点点头，“那就没问题了。你现在就要吗？”

“好啊。”哈利说。

当他们离开墙角，开始向地窖的方向走时，德拉科不由自主地问，“那么你能告诉我你是在算计什么吗？”

“丽塔·斯基特。”

德拉科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但现在拒绝已经太晚了。

当他们到达地窖时，德拉科开始再次整理思绪。

他确实很难恨哈利·波特。哈利确实试着想表现得友好，他只是疯了而已。

而这阻止不了——甚至无法拖延——德拉科的复仇。

“所以。”德拉科在环视四周，确认附近没人后说。当然，他们的声音已经用法术遮掩过了，但多加小心总没坏处。“我一直在想。我们带新成员加入阴谋会时，他们必须觉得我们是平等的。否则只要有一个人向父亲告密，这个计划就告吹了。你已经想到这件事了，对吧？”

“当然。”哈利说。

“我们会是平等的吗？”

“我恐怕不会。”哈利说。很明显，他正试着让自己听起来温和些，同样明显的是，他也正试着压制自己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且不太成功。“我很抱歉，德拉科，但你甚至还不知道贝叶斯这个词在贝叶斯阴谋会里的含义。在

我们带其他人加入前，你必须得学习好几个月，这样你才能撑撑场面。”

“因为我还不够了解科学。”德拉科说，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声音保持温和。

哈利摇了摇头。“问题不在于你不知道类似于脱氧核糖核酸之类的特定的科学。这不会阻止你和我之间的平等地位。问题是，你没有训练过理性的思考方法，这是隐藏在知识背后更深层次的秘密，是一开始如何发现这些知识的方法。我会试着教你，但那些东西学起来更难。想想我们昨天做的事，德拉科。没错，你是做了些工作。但我才是控制的那个人。你回答了一些问题。问题都是我问的。你帮忙推进了进展。是我自己在掌舵。而没有理性思考的方法，德拉科，你不可能引导阴谋会走向它需要去的方向。”

“我明白了。”德拉科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失望。

哈利试着再把声音放温和些。“德拉科，我会试着尊重你的专业领域，比如人际什么的。但你也需要尊重我的专业领域，而在引导阴谋会时，你我根本没可能平等。你才当了一天科学家，你只知道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秘密，而你根本没有训练过任何理性思考的方法。”

“我懂了。”德拉科说。

他确实懂了。

人际什么的，哈利是这么说的。取得阴谋会的控制权甚至不会有多难。然后，在那之后，他会杀了哈利·波特，以防——

德拉科回想起昨晚，当他知道哈利在尖叫时，五脏六腑有多么地难受。

德拉科想了些更难听的字眼。

好吧。他不会杀了哈利。哈利是被麻瓜养大的，疯成这样不是他的错。

相对的，哈利会继续生活，这样德拉科就可以告诉他这都是为了哈利自己好，他应当感激——

伴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惊喜，德拉科发现这确实是为了哈利自己好。要是哈利试着施行他的计划，把邓布利多和父亲当白痴耍的话，他**死定了**。

这样就完美了。

德拉科会夺走哈利所有的梦想，就像哈利对他做的一样。

德拉科会告诉哈利这是为他自己好，这也确实是真的。

德拉科会手持着阴谋会和科学的力量净化整个巫师界，父亲会就像他成为了食死徒一样骄傲。

哈利·波特的邪恶计划会失败，正义的力量会战胜一切。

完美的复仇。

除非……

你就假装自己假装在当科学家，哈利曾这么对他说过。

德拉科找不出词准确形容哈利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德拉科从没听说过一个术语，叫做‘递归深度’⁴）

——但他猜得到这暗示了哈利的计谋是哪一种。

……除非哈利**就是**想让德拉科这么干，这是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个更大的计划里，试着毁掉刚才那个计划的德拉科**正是**哈利所希望的，哈利甚至可能已经**知道**他的计划不会起作用，这个计划的**唯一用途**就是引诱德拉科去阻挠——

不。这样下去会**发疯的**。**一定有极限**。黑魔王本人都没那么扭曲。这种事不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只会发生在父亲愚蠢的睡前故事里，每次那群白痴丑角试着阻止主角时，最后总会以进一步推进了主角的计划而告终。

⁴ 递归以及递归深度：递归又译为递回，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中指向函数的定义中使用函数自身的方法。如果一组代码使用的递归次数过多（即递归过深），就会面临“爆栈”，通俗地说就是死机。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92%E5%BD%92>

而在德拉科身边，哈利顺着路向前走，脸上带着微笑，思考着人类智慧进化的起源⁵。

一开始，在人们彻底理解进化是如何起作用前，他们只是随便想了些疯狂的念头，比如人类智慧的进化是为了制造更好的工具。

这个念头之所以疯狂，是因为部落里只有一个人发明了工具，然后所有人都会开始使用，然后会扩散到别的部落，而他们百年后的子孙也会一直用这个工具。从科学进程的角度来看这样很好，但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发明东西的人并没有得到自然选择上的**优势**，不会比其他人有**多得多的**小孩。只有自然选择上的**相对优势**可以提升基因在人群中所占的相对比例，让这条基因被广泛传播，从一个孤独的突变体变成人人都有的基因。而伟大的发明太稀少了，不能提供提升突变基因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所需要的那种持续的自然选择压力。这个猜测很正常，如果你看看人类的枪和坦克和核武器，再把人类和黑猩猩相比，就会觉得智慧就是为了创造技术而生。一个合理的猜测，但是错了。

在人们彻底理解进化是如何起作用前，他们只是随便想了些疯狂的念头，比如因为气候变化，部落需要迁移，人们必须变得更聪明，来解决所有这些新问题。

但人类的大脑大小是黑猩猩的四倍。人类 20% 的新陈代谢能量都喂给了大脑。人类比其它物种聪明**太多太多了**。这种事不会因为环境提高了一点问题难度就发生的。否则人类的有机组织只要变得更聪明一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最后会变出一个特大号大脑一定是因为某种**压倒性**的进化过程，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无限地推动。

而今天，科学家对这个压倒性的进化过程给出了一个不错的猜测。

⁵ 关于人类智慧进化起源有一大堆理论和猜想，与人类大脑进化和语言起源息息相关。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Evolution_of_human_intelligence

哈利曾看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黑猩猩的政治》⁶。书中描述了一只名为鲁伊特的成年黑猩猩，在刚刚成年不久、名为尼克的年轻黑猩猩的帮助下，如何与上了年纪的猴王叶鲁恩对抗的故事。尼克没有直接插手鲁伊特和叶鲁恩之间的斗争，而是阻挠叶鲁恩在部落里的其它支持者对叶鲁恩的援助，每当鲁伊特和叶鲁恩之间发生争斗时，他都会事先将这些支持者的注意力引开。而当鲁伊特获胜，成为新的猴王后，尼克就成了二把手……

……然而没过多久，尼克就和被打倒的叶鲁恩组成了联盟，推翻鲁伊特，然后变成了新的猴王。

你真的会很欣慰，在这几百万年来，人科的动物之间彼此都一直在勾心斗角——没有尽头的进化军备竞赛——如此一来，智力得到了提升。

因为，你要知道，人类完全能够预料到这件事的发生。

而在哈利身边，德拉科顺着路向前走，压下自己在想到复仇时露出的微笑。

总有一天，也许得过上好多年，但总有一天，哈利·波特会学到小看马尔福会有什么下场。

德拉科在一天之内就觉醒成了科学家。哈利说过这在几个月之内都不应该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是马尔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会变成比所有不是马尔福的人更强的科学家。

所以德拉科会学到哈利·波特所有理性的思考方式，然后等时机一成熟

6 黑猩猩的政治：由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里斯·德·瓦尔所著。书中详尽叙述了黑猩猩群体之中围绕着权力和性行为所展开的竞争和联盟，并得出了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本能，而是智慧的惊人结论。详见：<http://www.amazon.cn/%E5%9B%BE%E4%B9%A6/dp/B00HH5N7CY>

第二十五章 推迟提出建议¹

去寻找新的生命，以及 J·K·罗琳！²

小贴士：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故事里的科学都是正确的，所以我要提醒一下，在 22-25 章里哈利忽略了很多其它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性是：虽然魔法基因有很多，但它们全都集中在一条染色体上（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自然发生，但染色体可能被人调整为）。这种情况下，遗传规律会和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相符，但通过染色体互换的方式，魔法染色体依然可以被非魔法的同系染色体降解³。（哈利在科学历史书上读到过孟德尔和染色体，但他对真正的遗传学了解得还不够多，不知道染色体互换的事。嘿，他才十一岁。）然而，虽然现代科学杂志会挑出**很多**别的细节上的毛病，但哈利呈现的所有证据确实都是有力证据——其它情况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幕：

（施过法术的天空天花板发出明亮的阳光，投射到大厅里，落在学生们身上，就像他们正坐在露天下，盘子和碗在闪闪发光；在一夜好眠、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之后，他们狼吞虎咽下他们的早餐，为周日的计划做好准备。）

1 推迟提出建议：如后文所述，是一种理性做决定的方式。其要点在于：一旦你对最终答案有了猜想，这个想法将很难改变，无论是对是错。详见：http://lesswrong.com/lw/ka/hold_off_on_proposing_solutions/

2 开头出自星际迷航，原句为“To seek out new life, and new civilizations”：http://en.wikipedia.org/wiki/Where_no_man_has_gone_before

3 染色体互换：指两条染色体在减数分裂第一前期进行配对时，部分的 DNA 发生交换。互换通常是某一染色体的一部分断裂，并接到另一条染色体上。此过程所造成的结果，称为遗传重组。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93%E8%89%B2%E9%AB%94%E4%BA%92%E6%8F%9B>

所以。只有一样东西会让你成为巫师。

如果仔细想想，这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DNA 的主要功能是告诉核糖体如何将氨基酸结合起来，成为蛋白质。常规物理看起来完全有能力描述氨基酸，而无论你把多少氨基酸绑到一块儿，常规物理都会告诉你，你绝不可能从里面获得魔法。

然而，魔法看上去是随着 DNA 遗传的。

那么也许，并不是因为 DNA 把没有魔法的氨基酸结合起来，形成具有魔法的蛋白质。

并不是关键的基因排列本身让你拥有了魔法。

魔法是从其它地方来的。

（在拉文克劳的长桌上，有一个男孩正对着空气发呆，他的右手正自动把摆在面前的一些不重要的食物塞进嘴巴里，完全不管自己塞的是什么东西。也许你就是把他面前的食物换成一大坨泥巴，他也不会有所察觉。）

不知为何，魔法的源头关注的是某个特定 DNA 的携带者，而拥有这种 DNA 的个体从其它任何方面来看都是普普通通、由猿人进化而来的人类。

（实际上，有很多男孩和女孩都正对着空气发呆。毕竟，这可是拉文克劳的长桌。）

从其它方向的逻辑上来推演，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在有性生殖物种里，族内的复杂结构一直都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基因 B 依赖于基因 A，那 A 本身必须很有用，并因此独立地在基因群里取得几乎普遍存在的地位，这样才能让 B 变得足够有用，争取到自然选择方面的优势。随后，当人人都有了 B 时，变体 A* 会依赖于 B，然后 C 又依赖于 A* 和 B，然后 B* 又依赖于 C，直到整个结构变得浑然一体，少了哪一块都不行。但整个过程是逐步进行的——进化绝不可能超前，进化绝不会预先提高 B 的比例，然后等着基因 A 普遍化。进化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真相：哪个生物体拥有最多的小孩，他们的基因就会比

其它基因来得常见。所以复杂结构里的每一部分都一定曾被广泛传播过，这样结构里的其它部分才能依靠它们的存在。

如此**错综复杂，互相依赖**的结构——强大而缜密、驱动生命的蛋白质机器——在一个有性生殖种族内部总是**相同的**——除了少数几个在任意时刻被选中的**互不相关的变体**，为了慢慢给进一步的复杂化做铺垫。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类都有相同的基础大脑设计，相同的感情，与感情——对应的相同的面部表情；这些适应体非常复杂，所以它们**必须是相同的**。

如果魔法是这种错综复杂的适应体，由许多基因组成的话，那么巫师和麻瓜结合所诞下的孩子只会获得这些基因的一半，而只有一半的结构不会起到太大作用。所以也不可能有麻瓜出生的巫师。就算所有这些基因都各自进入了麻瓜的基因群，它们也绝不可能重新整合到一个人身上，让这个人变成巫师。

不存在一群孤立地生存在什么山谷里，在基因上独立的人类，走上了一条特别的进化道路，在大脑里进化出了具有魔法的部分。因为这种复杂的基因结构在巫师和麻瓜混血后，绝不会在麻瓜出身的孩子身上重新组合起来。

所以，无论你的基因是如何把你变成巫师的，都跟任何复杂结构的蓝图**无关**。

这就是哈利猜到巫师的遗传会符合孟德尔规律的另一个原因。如果魔法基因不是这种复杂结构的话，还有必要出现不止一个吗？

然而魔法本身似乎还是非常复杂的。锁门咒会防止门被打开，**也会防止你变形铰链，还可以抵抗咒立停和阿拉霍洞开**。所有这些要素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你可以把它叫做目标导向，或者用更简单的话说，目的性。

带有目的复杂性，现在已知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两个。自然选择——会制造诸如蝴蝶之类的事物。以及智能工程——会制造诸如汽车之类的事物。

魔法看起来不像是某种通过自我复制性得到的存在。咒语是带有目的性

的复杂，但不像蝴蝶，咒语的复杂不是为了复制它们自身。咒语的复杂是为了服侍它们的使用者，就像汽车一样。

那么，是一些具有智慧的工程师，创造了魔法的源头，然后让它专注于某个特定的 DNA 携带者。

很明显，下一个想法就是这和“亚特兰蒂斯”⁴有关。

哈利之前问过赫敏——在到霍格沃茨的火车上，听德拉科提过后——据她所知，这个词除了它本身以外，剩下的人们都一无所知。

这可能只是单纯的传奇而已。但还有一种看起来颇为可信的说法：某个魔法使用者的文明，尤其是在梅林禁令之前的某个文明，曾经在这块大陆上自我毁灭了。

推论如下：亚特兰蒂斯曾经是个孤立的文明，以某种方式引进了魔法之源，并让它只为拥有亚特兰蒂斯人的基因携带者——也就是身上流淌着亚特兰蒂斯之血的人——服务。

同理可得：巫师所说的词句，魔杖挥舞的动作，这些东西都没有复杂到可以凭空生出咒语的效果——不像人类的三十亿对基本 DNA，那确实复杂到了可以生出人类身体的程度；也不像是可以建立数以千计字节数据的电脑程序。

所以词句和魔杖的动作只是开关，是启动某个隐藏起来、更加复杂的机器的摇杆。是按钮，不是蓝图。

就像电脑程序在拼写错误的情况下会编译失败一样，只要你说错了一个词，魔法之源就不会回应你，你施展咒语的方法必须完全正确。

这一连串推论无懈可击。

然后不可避免地指向唯一一个最终结论。

⁴ 亚特兰蒂斯：一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老大陆、国家或城邦之名，最早的描述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里，据称其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被史前大洪水所毁灭。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7%89%B9%E5%85%B0%E8%92%82%E6%96%AF>

几千年前，巫师的祖先曾告诉过魔法之源，要让东西飘起来，你只能说

“羽加迪姆·勒维奥萨。”

哈利向早餐桌倒去，右手疲惫地撑着头。

从前有一个故事，来自人工智能的破晓之日——那个时候他们才刚刚开始研究，还没人发现问题有多难——一个教授派遣了他手下的一个研究生去解决计算机视觉⁵的问题。

哈利开始理解当时那个研究生的心情了。

这得花点时间。

如果只是像按按钮一样简单，为什么施展阿拉霍洞开会比其它的魔咒需要更多魔力呢？

到底是谁傻缺到创造像**阿瓦达索命**这种只能通过仇恨来施展的咒语？

为什么无声变形术需要你在心理层面完全区分开物质和材料的概念？

哈利可能到从霍格沃茨毕业时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可能在三十岁时还在研究这些问题。赫敏是对的，哈利之前在内心深处**没有**察觉到问题难度。他只是发表了一通鼓舞人心的演讲以表决心。

哈利的脑子简单地思考了一下要不要遵循本能地想他可能根本没法解决这些问题，随后决定这样就太过头了。

再说了，只要在头几十年里找到让自己永生不朽的方法，他就不会有事。

黑魔王用的是**什么方法**？仔细一想，与黑魔王曾试图统治整个英国魔法界相比，他曾经以某种方法从他第一具死去的尸体中幸存下来这个事实要**无限重要得多**……

5 计算机视觉：用摄影机和计算机代替人眼对目标进行识别、跟踪和测量等机器视觉，并进一步做图像处理，用计算机处理成为更适合人眼观察或传递给仪器检测的图像。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E8%A7%86%E8%A7%89>

“打搅一下，”背后出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声音，以他意料之外的腔调说，“如果你方便的话，马尔福先生想与你交谈一下。”

哈利没有被他早餐的麦片粥呛到。他转过身，稀奇地看向克拉布。

“打搅一下。”哈利说。“你的意思难道不是‘咱老大想和你丫说话？’”

克拉布看起来不太高兴。“马尔福先生指示我说话规范点。”

“我听不见。”哈利说。“你说的可不规范。”他转回去面对他那碗蓝色水晶小雪花，又故意吃了一匙。

“咱老大想和你丫说话。”他身后传来威胁的声音。“丫最好赶快去见他，为你丫自己着想。”

这才对嘛。现在所有的事都会按计划发生。

第一幕：

“理由？”老巫师说。他压下脸上的愤怒。他面前的男孩是受害者，一定不能再让他受更多的惊吓了。“没有借口可以——”

“我对他做的更糟糕。”

老巫师被吓呆了。“哈利，你做了什么？”

“我耍了点花招，让德拉科相信我骗他参加了某个让他牺牲自己纯血主义信仰的仪式。这意味着他长大以后不可能再当食死徒了。他已经失去一切了，校长。”

办公室里是一段长长的沉寂，打破沉寂的只有一些小玩意儿发出的冒烟和口哨的声音，响过一段时间后听起来就像沉默。

“我的天，”老巫师说，“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我还在期待你也许

会试着通过，比如说，**展现真正的友谊与善意的方式**，来救赎马尔福的继承人。”

“哈！是啊，说得好像那会管用似的。”

老巫师叹了口气。这实在是做过头了。“告诉我，哈利。你到底有没有**想过**，用谎言和诡计去救赎某个人这件事有哪里**不太合适**吗？”

“我没有直接撒谎，而且基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德拉科·马尔福，我觉得你想说的话应该是**非常合适**。”男孩看起来相当得意了。

老巫师绝望地摇了摇头。“而**这就是主角**。我们都死定了。”

第五幕：

这是一条悠长狭窄的地道，由粗糙不平的石头铺成，地道里唯一的光源是一个孩子的魔杖；地道似乎延伸了好几英里。

理由很简单：地道**确实**延伸到了好几英里远。

时间是凌晨三点，弗雷德和乔治正走在长长的密道上，密道从霍格沃茨的独眼女巫雕像开始，一直通往霍格莫德村蜂蜜公爵糖果店的地下室。

“那玩意儿怎么样？”弗雷德低声道。

（不是说周围有人偷听，但当你正在穿过密道时，用正常音量说话总觉得哪里有点奇怪。）

“还是坏的。”乔治说。

“两个都是，还是——”

“时好时坏的那个自己又好了。另外一个还是老样子。”

这张地图是一件强大非凡的造物，只要知道名字，它就可以追踪到学校

里任何具有意识的东西的实时位置。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张地图是在霍格沃茨的建立期间制成的。突然开始出错可**不是什么好事**。这玩意儿要是坏了，除了邓布利多，恐怕没人可能修得好。

韦斯莱家的双胞胎可不会把地图交给邓布利多。这是对掠夺者们不可原谅的亵渎——这四位不知名的掠夺者设法偷到了一部分霍格沃茨的**安防系统**，某种可能是由萨拉查·斯莱特林本人亲自制造的东西，然后将其扭曲成了**学生恶作剧的工具**。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是不敬。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是犯罪。

韦斯莱家的双胞胎非常肯定，如果戈德里克·格兰芬多能看到这张地图的话，他会点头表示认可。

兄弟俩走啊走，走啊走，大部分时候都没人说话。韦斯莱家的双胞胎只有在他们想到新的恶作剧，或者其中一个得知了另一个不知道的事的时候，才会开口和对方说话。否则对话没什么意义。如果他们已经得知了相同的信息，他们倾向于拥有同样的想法，做出相同的决定。⁶

（在过去有一种风俗，每当魔法同卵双胞胎出生时，其中一个会在出生后被杀掉。）

弗雷德和乔治同时艰难地爬进了地窖，地窖里散落着桶和架子，架子上尽是些稀奇古怪的材料。

弗雷德和乔治等待着。这个时候还做其他事会显得不礼貌。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黑色睡衣的削瘦老人从通往地窖的台阶上走了下来，打了个哈欠。“你好呀，小伙子们，”安布罗修·弗鲁姆说，“没想到你们今晚来。已经把库存用光啦？”

⁶ 根据作者笔记，韦斯莱双胞胎隐喻的是奥曼协议定理（Aumann's agreement theorem），两个按照理性行动的人在了解彼此的信息时不可能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详见：https://wiki.lesswrong.com/wiki/Aumann's_agreement_theorem

弗雷德和乔治决定弗雷德会开口说话。

“不是，鲁姆先生，”弗雷德说，“我们希望你能帮我们做些……更有趣的事。”

“现在，小伙子们，”鲁姆说，声音听起来很严肃，“我希望你们把我叫起来不只是为了让我向你们再次重申，我不会卖那种真的会让你们陷入麻烦的货给你们的。至少在你们十六岁之前——”

乔治从袍子里拿出一样东西，无言地递给鲁姆。“你看过这个了吗？”弗雷德说。

鲁姆看着昨天出的《预言家日报》，皱着眉点点头。报纸上的头条是**下一个黑魔王？**，上面显示的是某个学生设法抓拍到的一个小男孩，表情冰冷又可怕，和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符。

“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个马尔福。”鲁姆骂道。“在这孩子才十一岁时就咬着他不放！他真应该被碾碎了拿去做巧克力！”

弗雷德和乔治同时眨了眨眼。瑞塔·斯基特的背后是**马尔福？**哈利波特可没警告过他们这件事……这意味着哈利肯定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绝不会把他们卷进来……

弗雷德和乔治交换了一下眼色。好吧，在工作搞定前，哈利**不需要**知道这件事。

“鲁姆先生，”弗雷德轻声说，“大难不死的男孩需要你的帮助。”

鲁姆盯着他们两个。

然后他叹了口气。

“好吧，”鲁姆说，“你们想要什么？”

第六幕：

当瑞塔·斯基特专注于她肥美的猎物时，她不会怎么留意那些构成宇宙其余部分的跑来跑去的蚂蚁，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差点一头撞上这个半路窜出来的头发稀薄的男人。

“斯基特小姐，”这个男人说，与尚显年轻的脸相比，他的声音显得有些过于冷酷和严厉了，“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

“别挡道，小子！”瑞塔骂道，想从旁边绕过去。

这个男人再次堵住她，他的动作太完美了，就好像他俩都完全站在原地没动，移动的是周围的街道。

瑞塔眯起眼睛。“你以为你是谁？”

“真是愚昧，”男人不冷不热地说，“好歹学聪明一点，记住这张脸，因为这张脸的主人是一个隐藏食死徒，正在把哈利·波特训练成下一个黑魔王。毕竟，”他露出一丝微笑，“这听起来确实像是你不想在大街上碰见的人，尤其是你刚刚在报纸上把他诋毁完以后。”

瑞塔花了一点时间消化这句话。这就是奎里纳斯·奇洛？他看起来同时显得太老和太年轻；他的脸，如果不那么严厉和高高在上，看起来应该是在三十几岁左右。而且他已经开始脱发了？他请不起治疗师吗？

不，这不重要，她现在需要变成甲虫，呆在某个地方。她刚刚才收到一条匿名消息，博恩斯女士正在和她的小助理幽会。如果她可以设法确认的话，这会是条大鱼：博恩斯的排位在她的名单上一直很靠前。这位匿名人士说，博恩斯和她的小助手会在玛丽居餐厅的包房里共进午餐；玛丽居餐厅的包房非常受抱有某种目的的人欢迎——据她所知，这个房间可以防备所有监听设备，但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房间能防住一只偷偷从门缝里溜进去的漂亮蓝甲虫……

“滚开！”瑞塔说，试着把奇洛推开。奇洛的手臂微微一碰，方向一歪，

瑞塔手推空了，摔得一个趔趄。

奇洛教授拉开他左手边的袖袍，露出左手手臂。“看，”奇洛教授说，“没有黑暗标记。我希望你的报纸能澄清一下。”

瑞塔爆出一阵难以置信的大笑。这个人当然不是真的食死徒。如果他是的话，报纸根本不会登载。“忘了这桩吧，老兄。现在滚一边儿去。”

奇洛瞪了她一会儿。

然后他笑了。

“斯基特女士，”奇洛说，“我本来想找些手段来说服你的。然而我发现，对我来说，还是直接碾碎你比较愉悦。”

“那你试试看啊。现在从我的道上滚开，小子，否则我就叫做罗来，让他们以妨碍媒体的名义逮捕你。”

奇洛向她微微一鞠躬，随后绕了过去。“再会，瑞塔·斯基特。”声音从她背后传来。

当瑞塔开始向前冲时，她下意识地注意到那个男人离开时在哼小曲儿。

就像这唬得住她似的。

第四幕：

“抱歉，我退出。”李·乔丹说。“我还是偏巨蜘蛛的类型。”

大难不死的男孩说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交给混沌联盟，一项严肃而秘密的工作，和他们平常的恶作剧相比更有意义，也更困难。

随后哈利发表了一通鼓舞人心的演讲，但内容很含糊。演讲说，弗雷德和乔治和李有巨大的潜能，只要他们能学着变得更古怪一点。要让人们觉得他

们活在**超现实**，而不仅仅是在门上支一桶水，吓他们一跳。（弗雷德和乔治交换了一个饶有兴趣的眼神，他们还没想过这招。）哈利·波特援引了他们对纳威的那场恶作剧——提起的时候哈利有点愧疚，分院帽还因此骂了他一顿——但那场恶作剧一定让纳威开始**怀疑起他自己的理智**了。就像其他所有人在看见斯内普道歉时的感受一样。这就是恶作剧真正的力量。

要参加吗？哈利·波特大喊，然后李·乔丹拒绝了。

“算我们两个。”弗雷德——或者可能是乔治——说。因为，毫无疑问，戈德里克·格兰芬多肯定会答应的。

李·乔丹抱歉地笑了笑，然后起身，离开了这条被遗弃和静音了的走廊。这是混沌联盟的四名成员见面，然后坐下来策划阴谋的地方。

混沌联盟剩下的三名成员开始直奔主题。

（这也没有**那么**悲伤。弗雷德和乔治会接着和李一起搞些巨蜘蛛型的恶作剧，就像从前一样。他们建立混沌联盟只是为了把哈利·波特拉进来，在罗恩告诉他们哈利·波特又古怪又邪恶之后，弗雷德和乔治决定向哈利展示真正的友情与善意，把他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幸好哈利看起来已经不需要被拯救了——虽然他们还不是很肯定……）

“所以，”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个说，“是什么事？”

“瑞塔·斯基特。”哈利说，“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弗雷德和乔治点点头，眉头紧锁。

“她在到处打听关于我的事。”

这不是个好消息。

“你们能猜猜看我想让你们做什么吗？”

弗雷德和乔治面面相觑，有些困惑。“你想让我们一不小心给她塞上些

更有趣的糖果？”

“不，”哈利说，“不，不，不！这还是巨蜘蛛型的思维！拜托，要是你们听说瑞塔·斯基特想造你们的谣，你们会做什么？”

这就明显多了。

弗雷德和乔治的嘴缓缓咧开。

“我们自己抢先开始造谣。”他们回答说。

“没错。”哈利说，笑得更灿烂了。“但不能是随便什么谣言。我想叫人们再也不要相信报纸上说的关于哈利·波特的任何事，就像麻瓜不会相信报纸上登的关于猫王的任何事一样⁷。一开始，我只是想用谣言把瑞塔·斯基特给淹没，自己先造一大堆谣出来，让她搞不清楚哪条是真的，但之后她只会把看起来最可信、也最耸人听闻的那些给挑出来。所以我想让你们伪造一个关于我的故事，然后想点法子，让瑞塔·斯基特相信这个故事。但必须是那种，在事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纯属虚构的那种故事。我们得骗过瑞塔·斯基特和她的编辑，然后在事后证明，所有的证据都是假的。当然——在这些限定条件下——故事必须尽可能的荒唐，尽管如此，它还是会被登载出来。你们明白我想让你们做的事了吗？”

“不太清楚……”弗雷德或是乔治缓缓地说。“你想让我们给你编个故事出来？”

“我想让你们做全套。”哈利·波特说。“我最近有点忙，再加上，我希望能够诚实地作证说，我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给我个惊喜。”

过了一会儿，弗雷德和乔治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十分邪恶的笑容。

随后他们正色。“但是哈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种——”

“那就想出来。”哈利说。“我对你俩有信心。不是完全有信心，但要

7 世界上死后谣言传得最多的人 top10，猫王排第八。详见：<http://listverse.com/2009/04/02/top-10-people-rumored-to-be-alive-after-death/>

是你们**做不到**，那就告诉我，我会去试试其他人，或者自己上。如果你们想到了非常棒的主意——那就放手去干。但别做得平庸了。要是你们想不出什么**真正漂亮**的点子，跟我说就是了。”

弗雷德和乔治交换了一个担忧的眼神。

“我想不出来。”乔治说。

“我也是。”弗雷德说。“抱歉。”

哈利瞪着他们。

随后哈利开始解释，你应该怎样思考一件事。

你得思考两秒钟以上，哈利说。

你**决不能**把任何问题当成是不可能解决的，哈利说，除非你拿着一只钟，数着分针，然后好好想了五分钟。不是心理上的五分钟，而是物理时间上的五分钟。

此外，哈利强调道，右手狠狠锤到地板上，你**不能**立刻开始寻找解决方案。

随后哈利开始解释一个名叫诺曼·迈尔⁸的人做的实验，这个人是什么组织管理心理学家，他的实验就是让两组不同的队伍来解决同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哈利说，需要三名员工同时做三样工作。低级员工只想做最简单的工作。高级员工想换着做，免得无聊。一名效率专家推荐让低级员工做最简单的工作，让高级员工做最困难的工作，这样生产力会提高 20%。

其中一组队伍被指示道：“在把问题彻底讨论过一遍之前，不要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另一组队伍没有指示。面对问题，那些人自然开始提出解决方案。然后那些人开始固执己见，互相争吵，然后开始争论自由和效率哪个比较重要，等等。

8 诺曼·迈尔：http://en.wikipedia.org/wiki/Norman_Maier

第一组被指示“先讨论，再解决”的队伍找到正解的概率要高得多：让低级员工一直做最简单的工作，然后让另外两个人轮流换着做他们俩的工作，从专家的数据来看，这样效率会提高 19%。

先找解决方法完全把解决问题的顺序搞颠倒了。就像正餐从甜点开始吃起一样，只是更糟。

（哈利还引用了一个叫罗宾·道威斯⁹的人的话，问题越难，人们就越倾向于试着马上开始解决。）

所以哈利会把问题留给弗雷德和乔治，他们会把这个问题讨论个彻底，列出所有他们能想到的哪怕只有一丁点关联的东西。然后，在讨论完之前，他们不应该去想真正的解决办法，当然，除非他们正好想到了什么特别漂亮的点子，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先把这个主意写下来，然后继续思考。在至少一周内，他不想听他们所谓的什么都没想出来。有些人会花上好几十年去想一些事。

“还有什么问题吗？”哈利说。

弗雷德和乔治面面相觑。

“我想不出什么问题了。”

“我也是。”

哈利轻轻咳了两声。“你们还没问我要预算。”

预算？他们想。

“我可以直接把数量告诉你们，”哈利说，“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激励人心。”

哈利把手伸进袍子，然后拿出来——

虽然他们本来就是坐着的，但弗雷德和乔治还是差点吓得跌坐在地。

9 罗宾·道威斯：心理学家。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yn_Dawes

“不要为花而花。”哈利说。在他们面前的石头地板上闪闪发亮的是一堆多得匪夷所思的钱。“只为那些绝妙的主意而花；而当那些绝妙的主意需要花钱时，不要犹豫。如果还有剩，还给我就是了，我相信你们。哦，然后你们还可以拿百分之十，无论你们最后花了多少——”

“我们**不能拿**！”双胞胎们大叫。“我们不能收钱做这种事！”

（双胞胎绝不会收钱办违法的事。安布罗休·弗鲁姆并不知道，他的商品他们都是以零利润卖出去的。弗雷德和乔治想让自己可以证明——如果需要的话，在吐真剂的效力下——他们不是投机倒把的犯罪者，他们只是在提供公共服务。）

哈利对他们皱了皱眉。“但我是想让你们做些真正的工作。成年人干这种活的时候是会收钱的，同时**也**可以算是朋友给你们的礼物。你可雇不到人做这种事。”

弗雷德和乔治摇摇头。

“好吧，”哈利说，“那我就给你们买个非常昂贵的圣诞礼物，要是你们还想退给我，我就直接把礼物烧了。现在你们甚至**不知道**我会给你们花多少钱，除了一点，肯定会比你们直接拿这些钱要多。而且我**无论如何**都会给你们买那些礼物，所以在你们告诉我你们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前，先想想**这件事**。”

哈利站起身，面带微笑，趁着弗雷德和乔治还在目瞪口呆时转身离开。他大步流星地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身。

“哦，还有一件事。”哈利说，“不要把奇洛教授卷进来。他不喜欢公众关注。我知道让人们相信发生在防御术教授身上的怪事要容易得多，我很抱歉像这样阻碍你们思路，但是拜托，不要把奇洛教授卷进来。”

然后哈利转过去，又向前走了几步——

他最后一次回头，轻声说，“谢谢。”

然后离开了。

他离开之后有很长一段停顿。

“所以。”其中一个双胞胎说。

“所以。”另一个说。

“防御术教授不喜欢公众关注，对吧。”

“哈利不太了解我们啊，对吧。”

“没错。”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钱花到这上面。”

“当然不能，这样不好。我们会单独搞防御术教授的部分。”

“我们会找几个格兰芬多给斯基特写信，然后说……”

“……他的袖子有一次在防御术课堂上卷起来了，他们看见了黑暗标记……”

“……他可能在教哈利·波特各种各样可怕的东西……”

“……他还是所有人记忆中霍格沃茨最糟糕的防御术教授，他不只是不称职，他把所有东西都搞错了，完全和正确的方向相反……”

“……比如他说，只要有爱，你就可以施展死咒，这让死咒变得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我喜欢这个。”

“谢谢。”

“我敢打赌，防御术教授也会喜欢这个。”

“他确实有点幽默感。他没有幽默感的话就不会那样叫我们了。”

“但我们真的能搞定哈利的任务吗？”

“哈利说在解决之前先讨论，那我们就来讨论吧。”

韦斯莱家的双胞胎决定让乔治扮演乐观的那个，然后让弗雷德来质疑。

“这听起来完全是自相矛盾。”弗雷德说。“他想使这个故事荒唐得让所有人都嘲笑斯基特，因为他们都知道整个故事肯定是虚构的，然后他又想让斯基特相信这个故事。我们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两点。”

“我们必须伪造些证据来说服斯基特。”乔治说。

“这不是解决方案吗？”弗雷德说。

他们思考了一下。

“也许吧，”乔治说，“但我觉得我们用不着那么严格地遵守规定，对吧？”

双胞胎们无奈地耸了耸肩。

“所以伪造的证据必须要完美得足以说服斯基特。”弗雷德说。“光靠我们自己真的做得到吗？”

“我们用不着自己干。”乔治说，然后指了指那堆钱。“我们可以雇人帮我们。”

双胞胎们一脸沉思。

“那哈利的预算可能很快就会用完。”弗雷德说。“对我们来说很多，但对像弗鲁姆那种人来说，这不算很大一笔钱。”

“也许人们会看在哈利·波特的份上打折。”乔治说。“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的，必须是**不可能做到的**。”

弗雷德眨了眨眼。“什么意思，**不可能做到的**？”

“要不可能到不会让我们陷入麻烦，因为没人相信我们做得到。要不可能到连哈利都开始好奇我们是怎么办到的。必须是超现实，必须让所有人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智，必须……**比哈利做得更好**。”

弗雷德震惊地瞪大眼睛。这种事不会经常在他们之间发生。“但是为什么呢？”

“他所做的是恶作剧。他所作的一切全都是恶作剧。派的那件事是恶作剧。记忆球那件事是恶作剧。凯文·安特惠斯特尔的猫那件事是恶作剧。斯内普的那件事也是恶作剧。我们才是霍格沃茨最棒的捣蛋鬼，我们难道要让到一边，不战而降吗？”

“他是大难不死的男孩。”弗雷德说。

“而我们是韦斯莱家的双胞胎！他在挑战我们。他说我们可以做到他得到的。但我敢打赌，他一定以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他一样厉害。”

“他是对的。”弗雷德说，觉得更焦躁了。有的时候，即使获得的是同样的信息，韦斯莱家的双胞胎还是会出现分歧，但每当这种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很不自在，就好像他们中肯定至少有一个搞错了。“我们谈论的可是哈利·波特。他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我们不行。”

“我们可以的。”乔治说，“而且我们必须比他更加不可能。”

“可是——”弗雷德说。

“这是戈德里克·格兰芬多会做的事。”乔治说。

事就这么定下来了，然后双胞胎们切回了……他们之间的那种正常状态。

“好吧，那么——”

“——让我们好好想想。”

第二十六章 注意困惑¹

亚卡付波莫格。瓜格铺巴吾嘍金克嘎佐尔克。昌煲斯普滋。J·K·罗琳。²

奇洛教授的办公室咨询时间是星期四上午 11:40 到 11:55。这是他所有年级所有学生的咨询时间。敲门只需要花一点奇洛点，但要是他认为你在浪费他的时间，你会再丢五十分。

哈利敲了敲门。

一阵停顿。随后响起了一个尖锐的声音，“我想你还是进来吧，波特先生。”

在哈利碰到门把前，门砰地一声打开了，撞在墙上，发出一声巨响，听起来就好像木头里——或是石头里——或是两个里面的什么东西一齐撞坏了。

奇洛教授靠在椅子上，正在读一本看起来很可疑的旧书，书皮是深蓝色的皮革，书脊上画着银色的符文。³ 他的眼睛没有离开书页。“我心情不好，波特先生。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呆在我身边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为了你自己着想，快说快回。”

一阵刺骨的冷意从房间中蔓延出来，就好像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像灯泡散播光一样散播黑暗——灯泡至少还罩了罩子。

哈利有点被吓到了。这种状态用心情不好来形容恐怕不太贴切。什么事可以让奇洛教授烦躁成这样……？

好吧，朋友心情低落的时候你可不能就这么走开。哈利小心翼翼地进入

1 注意困惑：理性思考的诀窍之一。作者的科普站上有更详细的介绍和训练方法：http://lesswrong.com/lw/jpu/a_selfexperiment_in_training_noticing_confusion/

2 开头出自漫画《Calvin and Hobbes》，被罗琳替换的部分是“我爱漏洞”（I love loopholes）：http://tropes.wikia.com/wiki/Ain%27t_No_Rule

3 这本书是《龙枪》系列里的《费斯坦但提勒斯魔咒》。

房间。“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

“没有。”奇洛教授说，还是没有从书里抬起头。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刚刚一直在和白痴打交道，想找个别心智健全的人说说话……”

一阵长长的停顿，长得有点让人吃惊。

奇洛教授啪地一声关上书，书伴随着一阵轻微的沙沙声消失了。随后他抬起头，哈利畏缩了一下。

“我想这时候和聪明人交流交流对我而言会比较愉快。”奇洛教授的语气还是和请哈利进来时一样尖锐。“对你来说恐怕不会那么愉快，我先警告你。”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我保证我不会介意你吼我的。发生什么事了？”

房间里的寒意加深了。“一名六年级格兰芬多对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施展了诅咒，一名斯莱特林。”

哈利咽了口唾沫。“是……哪种诅咒？”

奇洛教授的脸上再也压不住狂怒。“问这种无关紧要的问题做什么，波特先生？我们的六年级格兰芬多朋友觉得这不重要！”

“你认真的吗？”哈利脱口而出。

“不，我今天心情无缘无故地就糟透了。我当然是认真的，你这个傻瓜！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我在傲罗用吐真剂确认前都完全不相信。他在霍格沃茨都第六年了，然后施展了他完全不知道会起什么作用的高阶黑魔法。”

“你的意思不是，”哈利说，“他把咒语的效果弄混了，他看的咒语简介是错的——”

“他只知道这是对敌人施展的魔法。他知道他只知道这一点。”

而这就足以让他施展咒语了。“我真不明白有什么东西带着这么小的脑子居然还能保持直立行走。”

“确实，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

房间里停顿了一下。奇洛教授向前倾了倾，拿起桌子上的一个银色墨水瓶，捏在手里转动，他盯着墨水瓶的眼神就好像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一个墨水瓶折磨致死。

“那个六年级斯莱特林是不是受了重伤？”哈利问。

“是的。”

“那个六年级格兰芬多是不是被麻瓜养大的？”

“是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可怜的男孩不知道他施展的是什么咒语，所以邓布利多拒绝开除他？”

奇洛教授捏住了墨水瓶，指节发白。“你是想表达什么，波特先生，还是说你只是在列举些很明显的事？”

“奇洛教授，”哈利严肃地说，“霍格沃茨里所有被麻瓜养大的学生都需要上一堂安全课，得有人告诉他们那些巫师出生的人觉得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以至于根本没人提醒的事。如果你不知道诅咒会起什么作用，不要施展；如果你发现了什么危险的东西，不要公开；没有权威人士监督，不要在厕所里酿高等魔药；为什么会有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魔法的法令；所有这些基础。”

“为什么？”奇洛教授说。“让那些白痴在留下后代前自己死干净吧。”

“如果你不介意让一些六年级斯莱特林跟着陪葬的话。”

奇洛教授手里的墨水瓶烧了起来，烧得非常缓慢，丑陋的暗红色火焰撕裂进金属，看起来像是在一点一点地吃掉它，银块在融化时扭曲了，就像它试着逃跑，但是没跑掉。墨水瓶发出一阵细微尖锐的声音，就好像那些金属在尖叫。

“你是对的。”奇洛教授说，露出一个妥协似的微笑。“我会设计一节课，以保证其他那些蠢得没法活下去的麻瓜出身的巫师不要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带走任何其他有价值的人。”

奇洛教授手里的墨水瓶接着尖叫、燃烧，一小滴一小滴融化的金属一边燃烧，一边滴到了桌面上，就好像墨水瓶正在哭泣。

“你没有逃跑。”奇洛教授观察后道。

哈利张开嘴——

“如果你要说你不怕我，”奇洛教授说，“别说。”

“你是我认识的最可怕的人，”哈利说，“而其中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你的自制力。我只是没法想象自己听说你无意间伤害了某个人。”

奇洛教授手上的火熄灭了，他小心地将被毁掉的墨水瓶摆回桌子上。“你真是太会说话了，波特先生。你上过如何奉承的课吗？也许是马尔福先生教你的？”

哈利让自己的脸保持一片空白，然后在下一秒发现这就和一张签了字的供认书差不多，但已经太迟了。奇洛教授不在乎你脸上是什么样表情的表情，他在乎的是什么样的想法可能让你露出这种表情。

“我懂了。”奇洛教授说，“马尔福先生是个很有用的朋友，波特先生，他可以教你很多事，但我希望你不要犯错，太过相信他。”

“他不知道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任何事。”哈利说。

“做的不错。”奇洛教授带着淡淡的微笑说。“所以你本来是来做什么的？”

“我已经完成了大脑封闭术的预备练习。我准备好上课了。”

奇洛教授点点头。“我这周日就带你去古灵阁。”他顿了一下，看向哈利，然后笑了。“然后我们也许还能再溜达一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刚刚有了一个愉快的想法。”

哈利点点头，也露出微笑。

哈利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听见奇洛教授在哼小曲。

哈利很高兴自己能让奇洛教授开心起来。

这周日，在走廊上窃窃私语的人好像多了很多，至少在哈利·波特经过他们的时候是这样的。

很多人对他指指点点。

很多女生在咯咯直笑。

从早餐时间开始，每当有人问哈利他有没有听说新闻时，哈利都会很快地打断他，然后说如果是瑞塔·斯科特写的新闻，那他不想听说，他想自己看报纸。

然后事情发展到霍格沃茨里都没多少学生有《预言家日报》了，那几份没被买断的报纸被以一种十分复杂的顺序传来传去，没人知道报纸这时候在谁手上……

于是哈利利用了一个无声无息咒，然后接着吃他的早餐，寄希望于坐在他旁边的人会赶走那些多得要死的询问者，并尽量忽略那些不可置信的神色，大笑的表情，恭喜似的微笑，同情的眼神，充满畏惧的一瞥，以及刚刚下来吃早饭的人听到消息时摔碎的盘子。

哈利更好奇了，但他真的不能听二手消息，这是在糟蹋艺术。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在告诉室友找到报纸原件记得通知他之后，他在行李箱里的安全地带里写完了作业。

哈利在上午十点的时候依然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跟着奇洛教授乘马车离开了霍格沃茨，奇洛教授坐在右前方，以僵尸模式缩在座位上。哈利坐在对角线上的左后方，在马车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离奇洛教授。即使如此，

在马车穿过非禁林的一小段路程里，哈利还是一直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这让他有点看不进去书了，尤其是在教材还比较难的情况下，哈利突然希望他看的是他小时候看的科幻书，而不是——

“我们出限制区了，波特先生。”奇洛教授的声音从前面传来。“该走了。”

奇洛教授小心翼翼地下了马车，触地后直了直身子。哈利从自己那面跳了下来。

哈利还在好奇他们到底是要怎么去古灵阁，奇洛教授说了声“抓住！”然后扔了个铜纳特给他，哈利想都没想就抓住了。

哈利的肚脐被一个无形的巨大钩子勾了一下，把他狠狠甩了起来，但是没有任何加速的感觉，然后下一秒哈利发现自己站在对角巷的街中间。

（等一下，什么？他的大脑说。）

（我们刚刚被传送了，哈利解释道。）

（我们进化的时候可没经历过这种事，哈利的大脑抱怨道，然后开始把他搅得头晕转向。）

哈利踉跄了几步，他的脚刚刚才从他们走过的森林小道的泥土上离开，正在适应砖块铺成的街道。他站直了身子，还是有些晕眩：他周围熙熙攘攘的男巫女巫看起来有些摇晃，商铺店主的叫卖声听起来就像他们在不停地移动，而他的大脑还在试着定位方向。

过了一会儿，哈利身后几步远的地方传来啾的一声，哈利转过头，看见了奇洛教授。

“你介不介意——”哈利说，同时奇洛教授说，“恐怕我——”

哈利停下了，奇洛教授没有。

“——需要离开一下，去启动某个计划，波特先生。鉴于我之前被详尽地告知我要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负责，我会把你放在——”

“报摊。”哈利说。

“什么？”

“或者任何我可以买到《预言家日报》的地方。把我扔在那里就好。”

过了一小会儿，哈利被送到了一家书店，伴随着几个轻声说出的含糊威胁。由书店老板畏缩的样子和他持续打量哈利与出口的样子来看，他收到的威胁要不那么含糊一点。

就是书店烧起来了，哈利也得一直待在火中央，等到奇洛教授回来为止。

期间——

哈利快速扫了一眼周围。

书店看起来又小又阴暗，肉眼可见的只有四行架子的那种书架，而哈利瞄到的最近的书架上似乎在处理一些装订得很廉价的小书册，上面印着像是《十五世纪在阿尔巴尼亚的大屠杀》之类的严肃标题。

先做重要的事。哈利走到柜台前。

“打搅一下，”哈利说，“请给我一份《预言家日报》。”

“五个银西可，”店主说，“抱歉，孩子，我只剩三份了。”

五个银西可被丢在了柜台上。哈利觉得自己能讲上两三条理由，好好杀一杀价，但这个时候他真的不太在乎这个问题了。

店主睁大了眼睛，看上去好像他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哈利。

“是你！”

“是我！”

“是真的吗？你真的——”

“闭嘴！抱歉，但我等了整整一天，就是为了直接从报纸上看原版，而

不是从别人那里听二手消息，所以请把报纸拿过来就好，行吗？”

店主瞪了一会儿哈利，随后默默地从柜台里拿出一份叠好的《预言家日报》。

上面的头版头条是：

哈利·波特 与金妮·韦斯莱 的秘密婚契

哈利瞪着标题。

他把报纸拿了起来，动作既轻柔又恭敬，就像他拿的是埃歇尔的原版插画，然后他开始翻阅……

……那些说服了瑞塔·斯基特的证据。

……以及一些有趣的细节。

……然后是更多的证据。

弗雷德和乔治肯定从一开始就和他们家的小妹说清楚了，是吧？没错，肯定说清楚了。上面有一张金妮·韦斯莱的照片，正在对着什么东西长吁短叹，哈利凑近了看，发现那是他自己的照片。这肯定是演出来的。

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哈利坐在廉价的折叠椅上，重读第四遍报纸时，门发出一声轻响，奇洛教授走进了店铺。

“我很抱歉——看在梅林的份上，你到底在看什么？”

“看起来，”哈利的声音充满敬畏，“有一位亚瑟·韦斯莱先生被食死徒用夺魂咒控制了，我的父亲杀掉了那个食死徒，这样他就欠下了波特家族的人情，然后我的父亲要求让最近出生的金妮·韦斯莱嫁到波特家，以此来偿还

这个人情。这里的人真的会做出这种事吗？”

“斯基特女士怎么可能蠢到相信——”

奇洛教授的声音戛然而止。

哈利看报纸的时候是竖着拿的，没有叠，这意味着从奇洛教授站的地方可以看见标题下面的文字。

奇洛教授脸上震惊的表情几乎就和报纸本身一样，像是一件艺术品。

“别担心，”哈利欢快地说，“都是假的。”

在书店的另一边，他听见店主倒吸了一口气。店里传来一摞书掉在地上的声音。

“波特先生……”奇洛教授缓缓地说，“你确定吗？”

“相当确定。我们可以走了吗？”

奇洛教授点点头，看起来有些走神，哈利把报纸叠了起来，跟着他出了门。

不知为何，哈利现在完全听不见街道上的声音了。

他们在寂静中走了三十几秒，然后奇洛教授开口道：“斯基特女士看到了威森加摩保密部门的正式文件。”

“没错。”

“威森加摩的正式文件。”

“没错。”

“连我都很难做到。”

“真的吗？”哈利说。“因为如果我的怀疑是正确的话，这是一群霍格沃茨的学生干的。”

“这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奇洛教授断然道。“波特先生……我很遗憾，我得说这位年轻的女士恐怕要嫁给你了。”

“但那只是不太可能的事。”哈利说。“用道格拉斯·亚当斯⁴的话来说，‘不可能的事’经常有一种仅仅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缺乏的完整性⁵。”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奇洛教授缓缓地说。“但是……不，波特先生。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想象如何改动威森加摩的正式文件。我不能想象的是古灵阁的守卫经理在伪造的婚契上盖了官章，而斯基特女士个人核对了这个章。”

“没错，”哈利说，“这么大金额的易手当然会有古灵阁守卫经理的参与。看来韦斯莱先生有一大笔债务缠身，所以要求再加付一万金加隆——”

“为了一个韦斯莱付一万金加隆？你都可以买一个贵族的女儿了！”

“打断一下，”哈利说，“但这个点上我真的得问了，这里的人真的会做这种事——”

“很少，”奇洛教授皱着眉头说，“而且我怀疑，在黑魔王离开后，这种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从报纸上看，你父亲就这么付了这笔钱？”

“他别无选择。”哈利说，“如果他还想让预言实现的话。”

“把报纸给我。”奇洛教授说，报纸从哈利手里划走的速度太快，哈利的手都被报纸边缘划伤了。

哈利被吓了一跳，本能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吮吸，正想向奇洛教授抗议

奇洛教授突然停在了大街中间，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报纸悬在他面前，他

4 道格拉斯·亚当斯：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代表作《银河漫游指南》。详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KbugcXo6PrlwclnLcOZeR_IEAfMcTCBZDu4gTMELfUr41yNymZjT8PXqyJYXZr

5 “‘不可能的事’经常有一种仅仅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缺乏的完整性”（the impossible often has a kind of integrity which the merely improbable lacks.）：出自《The Long Dark Tea-Time of the Soul》，意思应该是指“不太可能的事还会让人去想怎么解释这件事为什么不太可能，但不可能的事情根本无从下口”。原文见：<http://www.goodreads.com/quotes/593495-the-impossible-often-has-a-kind-of-integrity-to-it>

的视线快速地上下移动着。

哈利敬畏地倒抽一口气，看着报纸自动翻到了第二页和第三页。没过多久，翻到了第四和第五页。就好像这个男人终于抛弃了凡人的面具。

一小段令人担忧的时间过后，报纸把自己再次整齐地叠了起来。奇洛教授从半空中一把抓住报纸，扔给了哈利，哈利条件反射地接住了；随后奇洛教授再次开始走动，哈利自动跟在后面。

“不，”奇洛教授说，“那个预言在我听来也不太对。”

哈利点点头，还是有些目瞪口呆。

“半人马可能被**夺魂咒**控制了，”奇洛教授皱着眉头说，“那似乎还属于可理解的范围。魔法可以做到的事，也都可以用魔法作弊，真正难以想象的是古灵阁的大印竟然可以被他人之手扭曲。你可以用复方汤剂伪装成缄默人，同理也可以伪装成巴伐利亚的预言家。如果花了**足够多**的功夫的话，也许真的有可能改动威森加摩的正式文件。你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我连一个合理的假设都做不出来。”哈利说，“我知道的是，这一切的预算一共只有四十金加隆。”

奇洛教授突然停了下来，猛地转向哈利。他现在的表情是完完全全的难以置信。“四十金加隆可以雇一个称职的开锁匠帮你打开你想打劫的那户人家的家门！**四万金加隆可能**可以雇到一伙世界上最尖端的职业犯罪家去改动威森加摩的正式文件！”

哈利无奈地耸耸肩。“下次我想省个三万九千九百六十金加隆的时候，我会记得找到正确的承包人的。”

“我不是经常这么说，”奇洛教授说，“我很惊叹。”

“我也是。”哈利说。

“这个不可思议的霍格沃茨学生是谁呢？”

“恐怕我不能说。”

让哈利有些吃惊的是，奇洛教授并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一边朝古灵阁的方向走，一边沉思，因为他们俩都不是那种会在思考至少五分钟之前放弃问题的人。

“我有种感觉，”哈利终于开口道，“我们的思考方向错了。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一群学生去上物理课，老师给他们展示了一个靠在火边的金属盘子。她要求学生感受一下金属盘，他们感觉到金属盘靠火的那一面比较凉，而远离火的那一面比较暖。然后老师说，把你们猜测的原因写下来。所以有些学生写了‘因为金属的导热性’，还有一些学生写了‘因为空气流动’，但没有一个人写‘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而正确答案是在学生们进教室之前，老师把盘子翻了个面。”

“有意思。”奇洛教授说。“听起来很相似。有什么寓意吗？”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的强项就是，比起现实，你更容易对虚构的事感到困惑。”哈利说，“如果说，无论结果是什么，你都可以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那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些学生觉得他们可以用诸如‘因为导热’之类的字眼去解释任何东西，甚至是‘金属盘靠火近的那一面比较凉’这种事。所以他们发现不了他们有多困惑，这就意味着他们面对假象时，不会比面对真相更奇怪。就算你告诉我半人马是被本魂咒控制了，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我发现我在听过你的解释后还是很困惑。”

“唔。”奇洛教授说。

他们又走了一段路。

“我能不能假设，”哈利说，“把人们换到平行宇宙里是真的有可能的？就像是，这不是我们的瑞塔·斯基特，或者他们临时把她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如果那有可能的话，”奇洛教授的声音更冷漠了，“我还会呆在这里吗？”

而当他们就快到达古灵阁建筑巨大的白色前门时，奇洛教授说：

“啊。当然。我知道了。让我猜猜，韦斯莱家的双胞胎？”

“什么？”哈利的声音高了八度。“怎么做到的？”

“恐怕我不能说。”

“……这不公平。”

“我认为这相当公平。”奇洛教授说，然后他们走进了青铜门。

时间是刚好午前，哈利和奇洛教授位于一间豪华的预订包厢内，分别坐在一张又宽又长的长桌两头；包厢的墙边围了一圈装着软垫的沙发和椅子，包厢里到处都挂着柔软的窗帘。

他们会在玛丽居餐厅吃午饭，据奇洛教授说，这是他知道的对角巷最好的餐厅之一，尤其是在——他的声音意味深长地低了下来——某种目的意义上。

这是哈利去过的最好的餐厅，而奇洛教授正在请自己吃饭这件事正在切切实实地困扰着哈利。

任务的第一部分，找一个大脑封闭术讲师，已经圆满完成。奇洛教授一脸坏笑地告诉拉环，推荐一个他所知道的最好的讲师，用不着担心费用问题，反正都是邓布利多在付；然后拉环也以坏笑回应。哈利自己可能也露出了同样的笑容。

计划的第二部分彻底失败了。

如果没有邓布利多校长或其他学校官方人员的陪同，哈利不能从金库里拿钱，而奇洛教授没有金库钥匙。哈利的麻瓜父母没有授权，因为他们是麻瓜，而麻瓜在法律上的地位和小孩子小猫差不多：他们挺可爱，所以你要是在公共场合折磨他们，你会被逮捕，但他们不算人。有些看起来十分牵强的条款，会

在有限的范围内将麻瓜出生巫师的父母算成人，但哈利的养父母不能算进这一类。

看来哈利在巫师界的眼中其实是个孤儿。因此，霍格沃茨的校长，或者他在学校系统内的指派者，在他毕业以前都会是他的监护人。哈利可以在没有邓布利多首肯的情况下呼吸，但那也只在邓布利多还没有命令禁止之前。

哈利随后问，他能不能就只是告诉拉环如何多元化⁶他的投资，而不是就这么让他的金币呆在金库里。

拉环一脸茫然地盯着他，然后问“多元化”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银行似乎不投资。银行把你的金币存进金库，每年收保管费。

巫师界没有资本的概念。也没有普通股。也没有公司。生意是那些家庭用他们自己金库里的钱运转的。

借款的是有钱人，不是银行。虽然古灵阁可以见证契约——需要付费，然后强制还款——需要付多得多的费。

善良的有钱人会借钱给他们的朋友，随便什么时候还。邪恶的有钱人会收利息。

没有二级市场借款⁷。

邪恶的有钱人至少收你 20% 的年息。

哈利站了起来，转过身，然后把头靠到墙上。

哈利问他在建立银行之前是不是也需要校长的允许。

奇洛教授这个时候插嘴说午饭时间到了，然后迅速把气得直冒烟的哈利

6 多元化投资：俗称“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313876.htm?fr=aladdin>

7 二级市场：也称证券流通市场、证券交易市场、次级市场，是指对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买卖，转让和流通的市场。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1876.htm?fr=aladdin>

带出古灵阁的青铜门，穿过对角巷，领到一个叫玛丽居⁸的高级餐馆，他们在那里订了房间。店主在看到奇洛教授带着哈利·波特时看起来非常震惊，但他什么也没说，直接把他们领到了房间。

然后奇洛教授非常故意地宣布他会结账，看上去从哈利脸上的表情里得到了相当大的乐趣。

“不，”奇洛教授对待者说，“我们不需要菜单。我会要今天的特别推荐，加一瓶基安蒂葡萄酒⁹，而波特先生会先来一碗球遁鸟汤¹⁰作为前菜，然后是茹泊肉丸¹¹，最后是甜布丁作为甜点。”

侍者身上的袍子比一般的袍子短很多，看上去还是严谨又正式，她尊敬地鞠了一躬，然后离开，关上了她身后的门。

奇洛教授对着门的方向挥挥手，门栓锁上了。“注意里面的门栓。这个房间，波特先生，被称作玛丽的房间。它恰巧可以抵御所有监听，我是指**所有**；就连邓布利多都无法探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有两种人会使用玛丽的房间。第一种人是在从事一些无关紧要的违法行为。而第二种人会让生活变得有趣起来。”

“真的吗？”哈利说。

奇洛教授点点头。

哈利期待地张开嘴。“那只是坐在这里吃午饭，而不做点什么特别的事的话，就太浪费了。”

奇洛教授咧嘴笑了笑，随后拿出魔杖，朝门的方向挥了挥。“当然，”他说，“那些让生活变得有趣的人所做的防备工作要比那些无关紧要的犯罪者**细致**得多。我刚刚把门封起来了。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入这个房间——比如，从

8 玛丽居：出自思维实验“玛丽的房间”（Mary's room），又称知识论证，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D%98%E8%AB%96%E8%AD%89>

9 基安蒂葡萄酒是黑魔王必备饮料。详见：<http://tvtropes.org/pmwiki/pmwiki.php/Main/AGlassOfChianti>

10 球遁鸟：出自《神奇生物在哪里》，源自渡渡鸟，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775138.htm>

11 茹泊肉丸（Roobo balls）：《巴比伦计划5》里的一种食物，类似于瑞士肉丸。详见：http://babylon5.wikia.com/wiki/Roobo_balls#Food_and_Drink

门缝里溜进来。然后……”

奇洛教授随后念了不下四种不同的咒语，哈利一个都不认识。

“即使这样都还是不够。”奇洛教授说。“如果我们要做真正重要的事情，除了这些，还要再执行另外二十三项检查。比如，就是打个比方，瑞塔·斯基特知道或者猜到我们会到这里来，她可能会穿着真正的隐形衣躲在这个房间里。或者她的阿尼马格斯形态可能是某种细小的动物。有测试可以排除这些罕见的情况，但全部履行的话就太费精力了。不过，我在想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做一下，以防你养成坏习惯？”奇洛教授的手指点了点脸，看起来有些走神。

“没事，”哈利说，“我明白了，我会记住的。”虽然在知道他们不会做真正重要的事后，他还是有点失望。

“很好。”奇洛教授说。他靠回了椅子，笑得十分灿烂。“你今天做得很好，波特先生。我很确定这件事的框架肯定是你提出来的，就算你找借口推脱也没用。我认为这件事之后我们不会再听到瑞塔·斯基特的多少消息了。卢修斯·马尔福不会满意于她的失败的。如果她够聪明的话，在她发现自己被耍了之后，她会立刻逃离这个国家。”

哈利的心一沉。“瑞塔·斯基特的背后是卢修斯……？”

“哦，你没发现吗？”奇洛教授说。

哈利完全没有想过这次之后瑞塔·斯基特身上会发生什么。

完全没有。

一丁点都没有。

但她肯定会被解雇，她当然会被解雇，她在霍格沃茨可能还有哈利认识的孩子在上学，而现在的情况更糟，糟得多——

“卢修斯会杀了她吗？”哈利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说。在他脑子里，分院帽正在某个地方冲着他尖叫。

奇洛教授冷漠地笑了。“如果你之前还没和记者打过交道，听我一句话，每多死一个记者，世界就会变得更光明一点。”

哈利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必须找到瑞塔·斯基特，在一切都太迟之前警告她——

“坐下。”奇洛教授尖锐地说。“不，卢修斯不会杀了她。但卢修斯会让那些差劲仆人的生活极其不愉快。斯基特女士会逃走，用一个新的名字开始新生活。坐下，波特先生；你这个时候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你还有东西要学。”

哈利缓缓地坐下了。与刚刚的话相比，真正制止他的是奇洛教授脸上失望、烦躁的表情。

“有些时候，”奇洛教授的声音很尖刻，“我很担心你天才般的斯莱特林心智就这么被浪费了。跟我念。瑞塔·斯基特是一个卑鄙、可憎的女人。”

“瑞塔·斯基特是一个卑鄙、可憎的女人。”哈利说。他说的时候觉得不太舒服，但似乎也别无选择。

“瑞塔·斯基特企图毁掉我的名誉，但我完成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计划，抢先毁掉了她的名誉。”

“瑞塔·斯科特对我发出挑战。这场游戏她输了，而我赢了。”

“瑞塔·斯科特是我未来计划的阻碍。如果我希望那些计划成功的话，我必须先处理掉她。”

“瑞塔·斯科特是我的敌人。”

“如果我不愿打败敌人，我这一生不可能做成任何事。”

“我今天打败了我的一个敌人。”

“我是好孩子。”

“我应该得到特别奖励。”

“啊，”奇洛教授在念最后几句话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看来我成功抓住你的注意力了。”

这句话是对的。而同时哈利觉得自己好像被诱导了——不，不只是感觉，他刚刚就是被诱导了——他不能否认，说出那些话，然后看见奇洛教授的笑容，确实让他觉得好受了些。

奇洛教授把手伸进袍子，动作很慢，而且故意做得很明显，然后拿出了……

……一本书。

这本书和哈利见过的其它任何书都不一样，他能看见边边角角都变形了；粗制是他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就像这本书是从书矿里开采出来的一样。

“这是什么？”哈利屏息道。

“一本日记。”奇洛教授说。

“是谁的？”

“某个名人。”奇洛教授笑得十分灿烂。

“好吧……”

奇洛教授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波特先生，成为一个强大巫师的条件之一就是非凡的记忆力。谜题的关键常常就在你二十年前阅读的某个古老卷轴，或者你只见过一次面的某个人手上戴的奇异戒指上。我提这个原因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设法记住了这件东西，以及上面的标签，在遇到你很久之后还能回忆得起来。你看，波特先生，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很多私人收藏品，而其中一些收藏品，它们的主人可能不配拥有——”

“这是你偷的？”哈利难以置信地说。

“没错。”奇洛教授说。“实际上，就是最近。我认为与那些拿着这本书只为了向跟他同样讨厌的朋友们炫耀这本书有多么珍贵的小讨厌相比，你要

更能欣赏它一些。”

哈利现在只剩目瞪口呆的份了。

“但要是你觉得我的行为是错误的，波特先生，我觉得你不需要接受你的特别礼物。不过我当然也不会自找麻烦，偷偷把它放回去。所以你要怎么办？”

奇洛教授把书从一只手丢到另一只手，惹得哈利不由自主地伸出手，一脸受到了惊吓的表情。

“哦，”奇洛教授说，“不用担心稍稍粗暴一点的对待。你就是把这本日记丢进壁炉，它也能毫发无伤地出来。无论如何，我等着你的决定。”

奇洛教授随意地把书丢向空中，然后接住，咧嘴笑了笑。

不要，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说。

要，拉文克劳说。‘书’这个字的哪一部分你们俩没听懂？

偷的那部分，赫奇帕奇说。

哦，拜托，拉文克劳说，你不能真的让我们拒绝，然后把我们的余生都花在好奇那到底是什么书上。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听上去总的来说还是正确的，斯莱特林说。把它想成是某种经济交易，你可以从交易中获益，只不过没有交易的那部分。再说了，书又不是**我们**偷的，而且让奇洛教授留着书对谁都没好处。

他在企图把你拖向黑暗！格兰芬多尖声大叫，赫奇帕奇坚定地地点头。

别像个单纯的小男孩似的，斯莱特林说，他在试着教你斯莱特林。

就是。拉文克劳说，这本书的原主可能是食死徒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它现在是属于我们的了。

哈利张开嘴，然后停在半路，一脸纠结。

奇洛教授看起来玩得很开心。他用一根手指顶着书的一角维持平衡，把书竖起来，还一直在哼小曲。

有人敲了敲门。

书消失在奇洛教授的袍子里，然后奇洛教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走向门——

——然后踉跄了几步，突然撑向墙壁。

“没事。”奇洛教授的声音听起来突然比平常虚弱很多。“坐下，波特先生，只是晕眩咒而已。坐下。”

哈利的手捏在椅子边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哈利甚至没办法太靠近奇洛教授，除非他想顶着那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随后奇洛教授站直了身子，他的呼吸似乎有些沉重，然后他打开了门。

侍者进来了，带着一盘食物；在她放碟子的时候，奇洛教授缓缓地走向了餐桌。

但在侍者鞠躬离开时，奇洛教授已经坐直了身子，脸上再次挂起微笑。

不过，这一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短剧依然让哈利下定了决心。他不能拒绝，尤其是在奇洛教授已经花了那么多功夫之后。

“我要。”哈利说。

奇洛教授竖起一根手指，示意他小心，随后再次拿出魔杖，锁上门，又重复了一遍之前的三个咒语。

然后奇洛教授从袍子里拿出书，扔给了哈利，哈利差点把书掉进汤里。

哈利给奇洛教授甩的眼神带上了无奈的愤慨。你就不应该这么对待书，无论书有没有魔法保护。

哈利打开书，他小心翼翼的动作已经根深蒂固到本能了。书页很厚，手

感既不像麻瓜报纸，也不像巫师的羊皮纸。而上面的内容是……

……空白的？

“我看见的应该是——”

“看靠近开头那里。”奇洛教授说，而哈利（还是带着无可救药到本能的小心）翻过空白的页面。

字很明显是手写的，很难阅读，但哈利觉得应该是拉丁语。

“这到底是什么？”哈利说。

“这，”奇洛教授说，“是一个从未去过霍格沃茨，出身于麻瓜的巫师，对魔法的研究记录。他拒绝了他的录取信，然后展开了自己小小的调查，但没有魔杖，他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从标签上的介绍来看，我觉得他的名字对你来说要我更有意义。这个东西，哈利·波特，是罗吉尔·培根¹²的日记。”

哈利几乎要晕过去了。

在奇洛刚刚撑过的地方，有一只美丽的蓝色甲虫的残骸正紧紧地贴在墙壁上，闪闪发光。

12 罗吉尔·培根：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启蒙时代的重要先驱。详见：<http://www.baik.com/wiki/%E7%BD%97%E5%90%89%E5%B0%94%C2%B7%E5%9F%B9%E6%A0%B9>

第二十七章 共情¹

J·K·罗琳有 87% 的概率相信你会爆成火焰。²

罗杰·培根生活在十三世纪，他被认为是科学方法最早的倡议者之一。将他的实验记录交给一名科学家就像将笔交给一名作者，不是莎士比亚的笔，而是那种参与发明写作本身的人的笔。

不是每一天都能看到哈利·波特哀求别人的。

“求——你们了。”哈利·波特哀求道。

弗雷德和乔治还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哈利·波特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但我告诉了你们凯文·恩特维斯的猫那档子事情我是怎么搞出来的，还有赫敏和消失的汽水，我不能告诉你们关于分院帽或者记忆球或者斯内普教授……”

弗雷德和乔治耸了耸肩，转身离开。

“如果你真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韦斯莱双胞胎说道，“别忘了告诉我们。”

“你们是坏人！你们两个都是坏人！”

弗雷德和乔治坚定地关上了背后空教室的门，把脸上的坏笑维持了一段

1 共情 (empathy): 也称为神入、同理心，共情又译作同感、同理心、投情等，是心理学方面的术语，指理解他人的能力，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588.htm>

2 “我有 87% 的概率相信你会爆成火焰” 来源于网络漫画《Dresden Codak》中的《论述与地下城 (Dungeons & Discourse)》，标题恶搞《龙与地下城》，内容将哲学术语嵌入跑团之中。这句话是里边热爱科学的主人公君子·罗斯 (Kimiko Ross) 扮演的贝叶斯经验主义法师使用的招术。原著见：<http://dresdencodak.com/2009/01/27/advanced-dungeons-and-discourse/>

时间，以防哈利·波特有能够看穿门的透视能力。

一过拐角，他们的脸就耷拉下来了。

“哈利的猜想大概没有——”

“——给你什么提示？”他们同时对彼此说道，然后，他们的肩膀耷拉得更低了。

他们最后和这件事有关的记忆是弗鲁姆拒绝帮助，尽管他们想不起来自己请他帮忙做什么了……

……但他们一定去了其他什么地方，去找了其他什么人，帮他们做了什么不合法的事情，要不然，他们不会同意事后被一忘皆空。

他们怎么可能用区区四十加隆就做到了那一切？

一开始，他们还担心自己可能把证据伪造得太好了，让哈利真的跟金妮结了婚……但看起来他们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威森加摩的会议记录被再次改回原样，伪造的订婚合同从原来被龙保卫着的古灵阁拱顶下消失了，如此等等。实际上，这很可怕。现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预言家日报》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生造出了整个故事，而《唱唱反调》第二天的头条就像是在伤口上撒盐，《哈利·波特与卢娜·洛夫古德的秘密婚契》。

他们绝望地盼望着，无论自己雇的是谁，这个人都能在限制条件结束之后说明一切。现在他们感觉很糟糕：自己完成了至今最伟大的恶作剧，甚至可能是恶作剧史上最伟大的恶作剧，却不记得是怎么做到的了。这太疯狂了，既然他们一开始能想出办法，那在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之后，又怎么会想不到了呢？

他们唯一的安慰是，哈利·波特不知道他们不知道。

虽然这件事看上去就和韦斯莱脱不了干系，但就连妈妈都没问过他们。不管是谁做了什么，都明显超出了霍格沃兹学生的能力……可能除了某个人以

外。如果某些传言是真的话，这个某人可能打了个响指就做到了一切。毕竟根据哈利的说法，在吐真剂下接受审问的是他……有邓布利多在场用可怕的眼神盯着，傲罗们只问了几个问题，确认哈利本人没亲自动手，也没让任何人失踪，就滚出了霍格沃茨。

弗雷德和乔治曾经思考过是否要为哈利·波特因为他们的恶作剧而被傲罗审问而感到侮辱，但哈利脸上的表情，也许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让一切都值了。

不出所料，丽塔·斯基特和《预言家日报》的编辑都消失了，大概现在正在别的哪个国家。他们希望至少能把这部分跟家人说说。爸爸会祝贺他们的，不过在那之前妈妈就会杀掉他们，而金妮会把尸体烧成灰。

不过没关系，他们总有一天会告诉爸爸的。至于现在……

……至于现在，当邓布利多与他们在走廊里边擦肩而过的时候，恰巧打了个喷嚏，一个小包裹恰巧从他的口袋里边掉了出来，在包裹里有一对质量惊人的反监测单片眼镜。韦斯莱双胞胎在“被禁止的”三楼走廊里实验了新的单片眼镜，快速往返了一趟放魔镜的地方。他们没能清楚地看见所有的监测网，但单片眼镜显示出的比他们第一次看到的多得多。

当然，他们会特别小心，不要被人发现单片眼镜在他们手里，要不然他们就会在校长办公室里挨一顿臭骂，甚至可能会被威胁开除。

并不是每个被分进格兰芬多的人长大后都变成了麦格教授，知道这点真好。

哈利在一间没有窗子、没有特点的白房间里，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对着一名穿着全黑的正装袍子的面无表情的男人。

这间屋子已经屏蔽了监测，男人施放了整整二十七个魔咒，才说出了开场白“你好，波特先生”。

考虑到黑袍男人马上就要尝试读取哈利的思想，这气氛反而很合适。

“做好准备。”他用毫无起伏的音调说。

人类的思想里，哈利的大脑封闭术书上写，能被摄神取念师看到的只有一些表层。如果你没保护好自己的表层，摄神取念师就能穿过去，到达他们的思想所能够理解的任何部分……

……那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类的思想除了最浅层次以外似乎都难以被人类所理解。哈利曾经想过对认知科学的熟知是否会让他成为一名超级强大的摄神取念师，但反复的经历终于给他上了一课：他在估计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能太兴奋了。毕竟认知科学家对人类的了解程度也不够他们造一个新的出来。

为了学习摄神取念的反咒——大脑封闭术，第一步是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尽可能地完善伪装，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另一个人格里。不需要每次都做这一步，但在开始的时候，这会让你了解自己的整个表层。摄神取念师会试图阅读你，如果注意力够集中的话就会有所察觉——会感觉到他们试图进入。而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们只能接触到想象出的人格，而不是真实的那个。

当你对这一步足够熟练之后，就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假装自己是一块石头，然后养成习惯，把这一伪装留在所有的表层上。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大脑封闭术屏障。假装自己是一块石头很难学，但学会之后就不难做到。此时大脑被暴露出来的思想层面就比其内涵要浅得多，所以经过足够的练习之后，你就能不自觉地保持这个状态了。

如果你是一名完美的大脑封闭术师，就能比任何试探都要快，立刻回应所有问题。这样，当摄神取念师穿过你的表层的时候，他们只会看到你想要伪装的那个人。

即使是最好的摄神取念师也会被这种方法骗到。即使一名完美的大脑封闭术师声称自己撤去了大脑封闭术屏障，也没有办法验证他们有没有撒谎。更糟的是，你可能连对方是不是完美的大脑封闭术师都不知道。他们很少见，但是存在。所以对任何人施展的摄神取念都是不能一味相信的。

你能够用假装自己是别人的方法骗过最好的摄神取念者。这悲哀地说明了人类对于彼此的了解有多么浅薄，巫师对于思想表层之下的理解有多么稀少。

但人类原本就要依靠伪装的方式理解彼此。我们并不会通过模拟大脑中的百万亿的神经元触突预测别人的行为。就算是地球上最擅长左右人心的人，对于建立人工智能也会一筹莫展。我们是通过命令自己的大脑模仿对方大脑的思考来预测的，也就是**换位思考**。如果你想知道一个愤怒的人会做什么，就该激活自己大脑中的愤怒回路，回路输出的就是你的预测。愤怒的神经回路从里面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谁知道呢。地球上最擅长左右人心的人都不一定知道**神经元是什么**。最好的摄神取念者可能也不知道。

大脑封闭术可以**伪装**摄神取念者能够理解的任何东西。这用到的也是一种技巧——也许是用同一套神经回路来处理的，都是把自己的大脑改装成别人的思维。

所以读心战的胜利者注定是防御方。要不然，整个魔法世界——也许是整个地球，都会完全不同了……

哈利深吸了一口气，集中注意。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只有一次，就这一次，哈利在神秘能力方面没有被克扣。

经过了几乎一个月的努力，哈利心血来潮而不是灵机一动地决定让自己冷酷地愤怒起来，然后重新做了一遍书上的大脑封闭术练习。当时他已经几乎要放弃了，但试一下也不会费多少功夫——

他在两个小时之内解决了书上所有最难的练习，第二天，他去告诉奇洛教授他准备好了。

事实证明，他的黑暗面对于伪装成他人非常，非常在行。

哈利想到了让他第一次完全进入自己的黑暗面的标准触发记忆……

西弗勒斯顿了一下，看上去相当洋洋自得。“这要扣……五分吗？不，

还是为你顶嘴扣拉克劳十分好了。”

哈利的微笑变得冷酷了一些，他注视着那名自以为将要阅读哈利思想的黑袍男子。

然后哈利整个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看上去适合这一场合的人。

……他在一间没有窗子、没有特色的白房间里，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对着一名穿着全黑的正装袍子的面无表情的男人。

金柏·吉尼森注视着自以为将要阅读一名银河巡逻队第二阶段的透镜人思想的黑袍男子³。

即使是保守地说，金柏·吉尼森对于结果也很有信心。他受训于这个宇宙甚至任何宇宙中头脑最强大的存在，阿利西亚的明答⁴。坐在他对面的仅仅是一名巫师，灰透镜人想让他看见什么就让他看见什么……

……他目前伪装成的思想，是一名叫做哈利·波特的天真的孩子。

“我准备好了。”金柏·吉尼森用对于一名十一岁的男孩来说恰到好处的紧张语调说道。

“摄神取念。”黑袍巫师说道。

然后停顿了一下。

黑袍巫师眨了眨眼睛，就好像他看见的东西能把他的眼皮都惊得不由自主之一动。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的音调里有了起伏：“大难不死的男孩有神秘的黑暗面？”

哈利的双颊开始慢慢发热。

3 金柏·吉尼森 (Kimball Kinnison) 是《透镜人 (Lensman)》中的银河巡逻队成员，为第二阶段的透镜人，或是说一名对于心灵控制有着很高造诣的人。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xLmWocms-7if1WJ6pTruDokN2DRgbwnAYGC4XXj8Y65jYkocY0VhEXqu14BOsfmL4WkUTM67Zm4E2tF93Rwxq>

4 阿利西亚的明答 (Mentor of Arisia) 是《透镜人 (Lensman)》中的透镜人们的指导者。也是授与金柏·吉尼森透镜的恩师。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962389.htm>

“嗯，”那男人说道。他的脸现在变回了完美的平静，“对不起。波特先生，知道自己的长处很好，但这和过分自负是不一样的。你可能真的能在十一岁就学会大脑封闭术。我很吃惊。我以为邓布利多先生又在装疯卖傻了。你的解离性天赋⁵真的很强大，所以我很意外居然没找到你在儿童时期被虐待过的迹象。你最终可能会成为一名完美的大脑封闭术师。但预计自己第一次就可以成功建立大脑封闭术屏障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根本是在开玩笑。当我阅读你的思想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了吗？”

哈利摇头，他的脸红透了。

“那下次再专心一点。目标不是在你上课的第一天就构造出完美的假象。目标是学到你的表层都在哪里。做好准备。”

哈利试图再次假装自己是金柏·吉尼森，试图更加专心，但他的思绪有一些散乱，而且突然想到了那些不该想的事情……

喔，这简直是糟糕透顶。

哈利咬牙切齿。至少教师事后会被一忘皆空。

“摄神取念。”

停顿了一下——

……他在一间没有窗子，没有特色的白房间里，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对着一名穿着全黑正装袍子的面无表情的男人。

这是他们的第四天课了，时间是周日晚上。付了这么多钱之后，就可以想什么时候上课就什么时候上课，管他周末不周末。

“你好，波特先生。”在施展了全套隐私咒之后，摄神取念师毫无起伏地说道。

5 解离性天赋 (dissociative talent)：这里指的应该是一种叫做解离性障碍的精神疾病，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7%A6%BB%E6%80%A7%E9%9A%9C%E7%A2%8D>

“你好，贝斯特先生，”哈利疲惫地说，“你别每次开始的时候都一惊一乍了，好么？”

“你让我惊讶到了？”那名男人说道，他听起来好像提起了一点兴趣。“好吧。”他举起他的魔杖看向哈利的眼睛。“摄神取念。”

停顿了一下，然后那名黑袍巫师就像被赶牛刺捅了似地猛地抬起头。

“黑魔王还活着？”他呛住了，睁大了眼睛。“邓布利多隐身以后偷偷溜进女生宿舍？”

哈利叹了口气，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表。大约三秒之后……

“所以，”那人说，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毫无起伏的声音，“你真的相信自己会发现魔法的秘密规则，然后变得无所不能。”

“没错。”哈利平静地说，仍然在看他的手表。“我就是那么自负。”

“我很怀疑。看上去分院帽认为你会成为下一任黑魔王。”

“而你知道我正在极力不要走上这条路，而且你可以通过摄神取念看见，我们曾经就你是否愿意教我大脑封闭术有过长长的探讨，最后你决定教，所以我们可以结束这场讨论了吗？”

“好吧。”整整六秒后，他说，与上次完全相同。“做好准备。”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怅惘地说，“我真希望我能记得那个关于黄金和白银的花招。”

哈利发现，自己为当你把人放回相同的初始条件并向他们施加同样的刺激之后，人类思想的可重复性之好感到非常心烦意乱。一个好的还原论⁶者原本就不应该期待会有其它结果。

下一个周一的上午，哈利跺着脚从草药学课堂出来的时候心情很糟糕。

6 还原论是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复杂的系统、事务、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还原论>

赫敏在他身边，同样怒气腾腾。

其他的孩子们还在里边，东西收拾得有点儿慢，因为他们正在互相叽叽喳喳，兴奋地讨论着拉文克劳在学年第二次魁地奇比赛中的胜利。

看来在昨晚晚饭之后，有一名女孩骑了三十分钟扫帚，然后捉到了某种巨大的蚊子。至于那场比赛中发生的其他事似乎都不重要。

哈利错过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因为他要上大脑封闭术课，而且他的生活很充实。

他之后也避开了拉文克劳宿舍里的全部聊天，静音咒和魔法箱子真是太有用了。他早餐是在格兰芬多长桌上吃的。

但哈利避开不开草药课，而拉文克劳们在课前谈，课后谈，连上课期间都在谈，直到哈利从给福克特婴儿⁷换尿布的工作中抬头，大声宣布还有人想学习植物，而金色飞贼又不是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所以**求求**大家别谈论魁地奇了。在场的其他人都一脸震惊地看着他，赫敏是个例外，她看起来想要鼓掌，还有斯普劳特教授，她奖励了他一个拉文克劳学院分。

拉文克劳加一分。

一分。

七个骑在愚蠢的扫帚上玩弱智的游戏的白痴为拉文克劳赢得了一百九十分。

看来魁地奇的分数是直接加到学院总分上的。

换句话说，捉住一只金色的蚊子值 150 学院分。

哈利甚至无法**想象**他要做什么才能赚得 150 学院分。

好吧，或许可以救一百五十个赫奇帕奇，或者想出十五个可以跟“给时

⁷ 福克特 (furcot) 是科幻小说《中世界 (Midworld)》中的一种动物，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idworld>

间机器加上保护壳” 媲美的主意，或者发明一千五百种创造性的杀人方式，或者是当一整年的赫敏·格兰杰。

“我们应该杀了他们。” 哈利对赫敏说。赫敏走在他身边，和他一样气恼。

“谁？” 赫敏问，“魁地奇球队吗？”

“我想的是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地点参与魁地奇的任何人，但没错，从拉文克劳球队开始。”

赫敏不以为然地撅起嘴。“你真的知道杀人是不对吗，哈利？”

“是的。” 哈利回答。

“好吧，只是确认一下，” 赫敏说，“让我们先向找球手下手。我读过一些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你知道我们如何才能让她上火车吗⁸？”

“两名学生正在密谋谋杀，” 一个干巴巴的声音传来，“多么令人震惊。”

附近的一个角落后边走出一名身穿带着少许斑点的长袍的男人，他的头发油腻而又蓬乱，垂在肩膀附近。他的身上似乎正散发出致命的危险，让整个走廊都充斥着配制魔药失败，意外跌倒，以及会被傲罗判定为发生在床上的自然死亡的气场。

哈利想都没想就站到了赫敏身前。

他的身后出现了吸气声，过了一会儿，赫敏越过他，站在了他的面前。“快跑，哈利！” 她道，“不应该一定是男生陷入危险。”

西弗勒斯·斯内普阴郁地笑了。“有趣。我想占用一会儿你的时间，波特，希望你能从你与格兰杰小姐的调情中抽身。”

赫敏的表情突然变得十分担忧。她转向哈利，张开嘴，然后停顿了一下，看上去很不安。

8 暗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3229/5065380.htm>

“哦，不用担心，格兰杰小姐，”西弗勒斯柔滑的声音道，“我保证会将你的情人完整地还回来。”他的笑容消失了。“现在波特和我将离开进行一场私人谈话，只有我们两个。我希望我已经说清楚了，你没有被邀请，但为了以防万一，请你把它当成一名霍格沃茨教授的命令。我敢肯定，一名像你这样乖的小姑娘是不会违背教授的命令的。”

西弗勒斯转身走向角落。“来吗，波特？”他的声音传来。

“呃，”哈利对赫敏说，“我可不可以只是跟着他离开，然后让你想出我应该说什么，才不会让你非常担心和生气？”

“不。”赫敏说，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西弗勒斯的笑声在拐角处回荡。

哈利低下头。“对不起，”他低声说，“真的。”他跟着魔药学教授离开了。

“所以。”哈利说。除了一长一短的两双腿穿过不知道哪条石头走廊的脚步声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声响。魔药学教授大步流星，但没有快到让哈利跟不上，以哈利波特对霍格沃茨内部的方向性这个概念的理解，他们正在逐渐远离人来人往的地方。“什么事？”

“我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西弗勒斯干巴巴地说，“为什么你们两个密谋谋杀秋·张？”

“我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哈利干巴巴地说，“以你作为霍格沃茨学校系统的一名高级职员的身份，为什么捉到一只金色的蚊子被视为一种值一百五十个学院分的学术成就？”

西弗勒斯的唇边划过一丝微笑。“哎呀，我还以为你应该挺敏锐的。你是真的理解不了你的同学么，波特？还是你讨厌他们讨厌到了连试都不愿意试一下？如果魁地奇的分数不能算进学院杯的话，那就没有人会在意学院分了。学院杯会变成一项小众比赛，只为你和格兰杰小姐这样的学生举办。”

这个答案好得令人吃惊。

这个答案惊得哈利的头脑完全清醒了。

回想起来，这不应该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西弗勒斯了解他的学生们，非常了解。

他一直在阅读他们的头脑。

而且……

……书上说，成功的摄神取念师是极为罕见的，比完美的大脑封闭术师更为罕见，因为几乎没有人有足够的精神自制力。

精神自制力？

哈利曾经收集过一名男人经常在课堂上情绪失控，对年幼的孩子大发雷霆的故事。

但是……同样也是这名男人，当哈利说黑魔王还活着的时候，立即完美地做出了回应——和一名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的反应完全一样。

这名男子在霍格沃茨内高视阔步，带着刺客的气质，辐射着危险的气息……

……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刺客应该做的。真正的刺客在杀了你之前，看起来都应该像是懦弱的小会计。

他是斯莱特林的院长，一个充满骄傲和贵族气派的学院，却穿着被斑斑点点的魔药和魔药材料污染的长袍，明明两分钟的魔法也许就可以去除那些污渍。

哈利注意到他很困惑。

他对斯莱特林院长的威胁度评估上升到了天文数字。

邓布利多似乎认为西弗勒斯是他的人，自己对此并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

证据；魔药课教授至今一直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吓人，但不会虐待”。所以，哈利此前推断，这和魔戒同盟⁹一样。如果西弗勒斯真的计划要伤害他，他肯定不会当着赫敏——目击者——的面来找哈利，他完全可以等到哈利独自一人的时候……

哈利静静咬住嘴唇。

“我曾经认识一个真的很崇拜魁地奇的男孩，”西弗勒斯·斯内普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就像你我两人所预期的那样。”

“到底什么事？”哈利慢慢地说。

“别急，波特。”

西弗勒斯转过头，以刺客的仪态悄悄走进了附近走廊墙壁上的一个开口，这里通向一个更小、更窄的走廊。

哈利跟着他，不知道就这么跑开会不会更加明智。

他们转过了一个又一个弯，来到一条死胡同，胡同的尽头是一面简单空白的墙壁。如果霍格沃茨真是被建成的，而不是被用魔法变出的，或召唤出的，或生出来的，或别的什么的，哈利会就付钱让人建出一些不通向任何地方的走廊这件事跟设计师好好理论理论。

“无声无息。”西弗勒斯说，以及一些别的什么魔咒。

哈利身体靠后，双手环抱于胸，注视着西弗勒斯的脸。

“波特，敢直接看着我的眼睛了？”西弗勒斯·斯内普道，“你的大脑封闭术课程不可能进步到让你挡住摄神取念。但是也许课程已经进展到了让你能够发现摄神取念入侵的程度。既然我不能确定不是这样，就不会冒险尝试。”他淡淡一笑，“我想邓布利多也是一样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进行这场小谈话。”

⁹ “魔戒同盟 (Fellowship)” 指的是《魔戒三部曲》的第一部《魔戒同盟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845/4954078.htm?fromtitle=%E3%80%8A%E6%8C%87%E7%8E%AF%E7%8E%8B%E3%80%8B&fromid=1414308&type=syn>

哈利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

“首先，”西弗勒斯道，双眼闪闪发光，“我希望你答应不要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任何人。对于学校来说，我们正在讨论你的魔药课作业。至于他们不信，这不重要。对邓布利多和麦格而言，我是在辜负德拉科·马尔福对我的信任，而我们两个都认为不应该就此讨论更多细节。”

哈利的大脑试图计算整件事后果和影响，结果缓存空间不足了。

“如何？”魔药课教师问道。

“好吧。”哈利慢慢地说。很难想象，谈了话但无法告诉任何人会比不谈话所受到的约束更多。毕竟，在后一种情况下，你也不能将谈话内容告诉任何人。“我保证。”

西弗勒斯目不转睛地看着哈利。“你在校长办公室曾经说过，你不会容忍欺凌或虐待。所以我想要知道，哈利·波特。你到底和你的父亲有多少相似之处？”

“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迈克尔·维瑞斯-伊万斯的话，”哈利说，“我只能告诉你，我对詹姆·波特所知甚少。”

西弗勒斯似乎是在对自己点头。“有一名五年级的斯莱特林。一名叫做莱萨斯·莱斯特兰奇的男生。他被格兰芬多欺负了。我……受到一些限制，不便出面处理这样的情况。也许你可以帮助他，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不是请你帮忙，也不会因此欠你一个人情。这只不过是一个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机会。”

哈利盯着西弗勒斯，开始思考。

“想知道这是不是个陷阱？”西弗勒斯道，他的唇边闪过一丝淡淡的微笑。“这不是。这是一个测试。把它当成我的好奇心好了。但莱萨斯的麻烦是真的，我自己没法干预这方面的事也是真的。”

这就是让其他人知道你是好人的麻烦。即使你知道他们知道，你还是不能坐视不管。

而且如果他的父亲也曾经保护过学生们免受欺凌……无论哈利知不知道西弗勒斯告诉他的原因，这都不重要。他的心既温暖，又自豪，而且让他无法就这么走开。

“好吧，”哈利说，“告诉我莱萨斯的情况。他为什么被人欺负？”

西弗勒斯脸上淡薄的笑容消失了。“你觉得有理由么，波特？”

“也许没有，”哈利平静地说，“但刚才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也许曾经将哪个不重要的泥巴种女孩推下楼过。”

“莱萨斯·莱斯特兰奇的母亲，”西弗勒斯道，他的声音变得冰冷，“是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黑魔王最狂热、最邪恶的仆人。莱萨斯是拉巴斯坦·莱斯特兰奇所承认的私生子。黑魔王死后不久，贝拉特里克斯、拉巴斯坦以及拉巴斯坦的哥哥鲁道夫斯都因为折磨爱丽丝和弗兰克·隆巴顿而被捕。这三人被终身监禁在阿兹卡班。隆巴顿夫妇被一次又一次的钻心剜骨折磨到丧失理智，一直在圣芒戈的长期病房。这算是欺负他的理由吗，波特？”

“这些都不是理由，”哈利道，声音依然平静，“据你所知莱萨斯本人有没有做任何坏事？”

淡淡的微笑再次越过西弗勒斯的嘴唇。“他和别人一样不是圣人。但他并没有推过泥巴种的女孩下楼，至少我没有听说过。”

“也没有在他脑海里看到。”哈利道。

西弗勒斯的表情森然。“我没有侵犯他的隐私，波特。相反，我看的是格兰芬多们的脑子。对这群人来说，他仅仅是一个方便的消遣对象罢了。”

冰冷的愤怒冲下了哈利的脊椎，他不得不提醒自己，西弗勒斯也许并不是可靠的信息来源。

“而你认为，”哈利道，“来自哈利·波特，大难不死的男孩的干预，可能会起作用。”

“的确如此，”西弗勒斯·斯内普道，然后告诉了哈利格兰芬多策划在

何时何地进行他们的下一场小游戏。

横穿霍格沃茨三楼的南北轴有一条主走廊，在靠近这条走廊的中心处，有一个通往一条短走廊的开口，沿着短走廊前进十几步后会有一个向右的L形转弯，然后再走十几步就会到尽头，那里一扇明亮、宽大的窗户，从窗户看出去，就是三层楼以下，下着小雨的霍格沃茨东草坪。站在窗边的时候听不到主走廊上的任何声音，而主走廊里也没人能听到窗边发生了什么。如果你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你在霍格沃茨呆的时间还不够长。

四名穿着红色镶边长袍的男孩在大笑，一名穿着绿色镶边长袍的男孩在尖叫，并疯狂地试图用手抓住打开的窗口的边沿，那四名男孩就像要推他出去似的。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玩笑；而且，从这样的高度坠下也杀不死一个巫师。就是寻开心而已。如果你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们在做什么？”走廊里响起了第六名男孩的声音。

四名穿着红色镶边长袍的男孩突然转身，穿着绿色镶边长袍的男孩疯狂地把自己推离窗口，然后跌倒在地，他的脸上沾满了泪水。

“哦，”那个最英俊的穿着红色镶边长袍的男生道，声音听上去像是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你。嘿，莱茜，你知道这是谁吗？”

在地板上的男孩没有回答，他正在试图控制住他的啜泣，穿红色镶边长袍的男孩正准备抬腿踢下去——

“住手！”第六名男孩叫道。

穿红色镶边长袍的男孩停住脚，稍微有点摇晃。“嗯，”他说，“你知道这是谁吗？”

第六名男孩的呼吸听起来很奇怪。“莱萨斯·莱斯特兰奇，”他喘得很急，“而他并没有对我的父母做任何事情，他那个时候才五岁。”

纳威·隆巴顿盯着他面前那四名高大的五年级恶霸，拼命控制自己的颤抖。

他应该直接告诉哈利·波特他做不到。

“你为什么保护他？”英俊的那个缓慢地说道，声音听起来很困惑，开始有点不爽了。“他可是**斯莱特林**。而且还姓**莱斯特兰奇**。”

“他只是一名失去了父母的男孩，”纳威说，“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不知道这话是从哪里来的。这话听起来太酷了，就像哈利·波特会说的话。

可他还是在发抖。

“你以为是**谁**？”那个英俊的男生说，听起来开始生气了。

我是纳威，古老而高贵的隆巴顿家族的最后继承人——

纳威说不出来。

“我觉得他是一个**叛徒**。”另外一个格兰芬多说，纳威的胃突然一沉。

他知道，他早就知道。哈利·波特到底是错的。恶霸们不会就因为纳威·隆巴顿叫他们停手就停手的。

英俊的男生向前迈了一步，其他三人紧随其后。

“所以你是这么想的，”纳威的声音很稳，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对你而言，无论是**莱萨斯·莱斯特兰奇**还是纳威·隆巴顿都无关紧要。”

躺在地板上的**莱萨斯·莱斯特兰奇**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邪恶就是邪恶，”之前开口的男孩厉声说道，“如果你与邪恶为友，那你也是邪恶的。”

四人又向前迈进一步。

莱萨斯摇摇晃晃站起身。他的脸色发灰，向前走了几步，靠在墙上，什

么都没有说。他的眼睛盯着走廊的转弯，那条离开的路。

“为友。”纳威说。现在他的声调有点高了。“是的，我有那么些朋友。其中一个是大难不死的男孩。”

有几个格兰芬多好像突然担心了起来。英俊的那个没有退缩。“哈利·波特不在这里，”他强硬地说，“即使他在，我也不认为他希望看到一个隆巴顿保护一个莱斯特兰奇。”

格兰芬多们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在他们身后，莱萨斯悄悄地沿着墙壁移动，等待机会。

纳威咽了一口口水，举起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按在一起。

他闭上了眼睛，因为哈利·波特让他保证不偷看的。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他永远不会再信任任何人。

就实际情况而言，他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出奇地清晰。

“哈利·詹姆·波特 – 伊万斯 – 维瑞斯。哈利·詹姆·波特 – 伊万斯 – 维瑞斯。哈利·詹姆·波特 – 伊万斯 – 维瑞斯。以你欠我的债与你的真实姓名的力量为名，我召唤你，我为你打开了道路，我呼唤你，请在我面前现出真迹。”

纳威打了个响指。

然后纳威睁开眼。

莱萨斯·莱斯特兰奇瞪着他。

那四名格兰芬多瞪着他。

英俊的那个开始轻笑，让其他三个也跟着笑了起来。

“哈利·波特是会从拐角处出来之类的么？”英俊的男生说，“噢。看起来你被放鸽子了。”

他气势汹汹地向纳威迈了一步。

另外的三个步调一致地跟着。

“咳咳。”哈利·波特的声音从他们的身后传来。他靠在窗边的墙上，身处走廊的尽头，没人可以溜进去而不被发现。

如果看人尖叫的感觉总是这么好，纳威就有点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成为恶霸了。

哈利·波特昂首阔步地走上前，插进莱萨斯·莱斯特兰奇和其他人之间。他用冰冷的视线扫过身穿红色镶边长袍的男生们，然后视线停在了这个小团体头目，那个英俊的男孩身上。“卡尔·斯洛泼先生，”哈利·波特道，“我相信我已经完全理解当前的情况了。即使莱萨斯·莱斯特兰奇本人曾经犯下了任何一桩罪，而不仅仅是生错了家庭，你也不知道他犯过什么错。如果我在这点上错了，斯洛泼先生，我建议你立刻告诉我。”

纳威看到了其他的男孩们脸上的恐惧和敬畏。他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哈利曾声称一切都只是一个把戏，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但他可是莱斯特兰奇。”小团体头目道。

“他只是一个失去了父母的男孩。”哈利·波特道，他的声音越来越冷。

这一次，其他三个格兰芬多全都退缩了。

“所以，”哈利·波特道，“你看到了纳威不希望你打着隆巴顿的旗号折磨一个无辜的男孩。这无法打动你。如果我告诉你，大难不死的男孩也认为你是错的，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个可怕的错误，这能不能让事情有所不同？”

小头目向哈利迈出了一步。

其他人没有跟着他。

“卡尔，”其中一人咽了一口唾沫道，“我们还是走吧。”

“有人说你会成为下一个黑魔王。”小头目盯着哈利。

哈利咧嘴笑了笑。“有人还说我和金妮·韦斯莱的秘密婚契，而且还有一个关于我们会征服法国的预言呢。”笑容消失了，“既然你决定纠缠这一问题，卡尔·斯洛泼先生，让我把事情说清楚。别找莱萨斯的麻烦。如果你不听的话，我会知道的。”

“所以是莱茜在向你胡说八道。”小头目冷冷地说道。

“当然，”哈利·波特不冷不热地说，“他还告诉我，你今天离开魔咒课之后做了什么，在一个隐蔽的，没有人能看到你的地方，和某个头上带着白色丝带的赫奇帕奇女孩——”

小头目惊得下巴都掉了下来。

“噢噢。”一名另外的格兰芬多尖声大叫，转过脚跟，跑过了拐角。他嗒嗒的脚步声迅速消失在了远处。

现在还剩下六个。¹⁰

“啊，”哈利·波特道，“还有一个稍微聪明点的年轻人嘛。你们中剩下的可以就这么站着，吸取伯特伦·希区柯克这个例子的教训，在你们陷入——我们可以说——麻烦之前。”

“你在威胁敲诈我们？”那个英俊的格兰芬多道，他的声音试图表现得愤怒，但实际上却在发颤，“牙尖舌利的人会倒霉的。”

另外两名格兰芬多开始慢慢地向后退。

哈利·波特开始大笑。“哦，你不是吧？你真的在试着恐吓我？我？现在，说实话，你觉得自己比佩利格里·德里克，西弗勒斯·斯内普，或就此而言，神秘人，更可怕？”

听见这番话，就连小头目都畏缩了一下。

¹⁰ “还剩下n个”用的都是鹅妈妈童谣中的《十个小黑人》，最后全部死光光的故事：<http://baike.baidu.com/view/270214.htm>

哈利·波特举起手，手指摆好了姿势，所有三个格兰芬多都向后跳了一步，其中一人脱口而出，“不——！”

“你看，”哈利·波特道，“只要我打个响指，你就会成为某个欢乐故事的一部分，成为晚餐时的谈资，人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还会发出紧张的笑声。但事实是，我信任的人都一直在告诫我别那么做。麦格教授告诉我，我总是以讨巧的方法应付一切，而奇洛教授说我需要学习如何认输。所以，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我让自己被一些年长的斯莱特林痛殴的那个？我们可以那么做。你可以欺负我一会儿，我可以让你那么做。只是你记得最后那部分吗？就是我告诉我在这所学校内很多、很多的朋友不要为此采取什么行动的那部分吗？这一次，我们省略这部分。所以来吧。欺负我。”

哈利·波特向前踏出一步，他的手臂邀请似地张开。

那三名格兰芬多转身就跑，而纳威不得不快速侧步，避免被撞倒踩过。

在他们的脚步声渐渐消失时，一片安静，之后又是更多的沉默。

现在剩下三个人了。

哈利·波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呼出。“哇，”他说，“你还好吗，纳威？”

纳威声音高亢。“好吧，你刚刚酷毙了。”

哈利·波特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你也挺酷的，你知道。”

纳威知道哈利·波特只是说说而已，试图让他感觉好一些，但这仍然在他的胸膛里点亮了一团温暖的光。

哈利转向莱萨斯·莱斯特兰奇——

“你没事吧，莱斯特兰奇？”纳威在哈利张嘴之前说道。

这可是一句你从未想过自己会说出的话。

莱萨斯·莱斯特兰奇慢慢转过身，盯着纳威，他紧绷着脸，没有在哭了，正在变干的泪痕在他的脸上闪烁。

“你以为你知道是什么感觉？”莱萨斯道，他尖利的声音颤抖着，“你以为你知道？我的父母在阿兹卡班，我尽量不去想这个念头，但他们却一直在提醒我，他们觉得这样好极了，母亲在寒冷和黑暗之中，摄魂怪正吸去她的生命，我希望我像哈利·波特，至少他的父母不再痛苦，而我的父母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忍受痛苦，我甚至希望我像你，至少你有时可以看到你的父母，至少你知道他们爱你，即使母亲曾经爱过我，现在摄魂怪也已经吃掉了这种想法——”

纳威震惊地睁大眼睛。这出乎了他的预料。

莱萨斯转向哈利·波特，哈利的眼睛中充满了震惊。

莱萨斯猛地趴在哈利·波特面前的地板上，他的额头触地，低声道，“帮帮我吧，主人。”

可怕的沉默。纳威也想不出什么该说的东西了，从哈利脸上直白的震惊来看，他也想不出能说什么了。

“他们说你什么都能做到，请你，请我的主人啊，将我的父母带离阿兹卡班，我会是你永远忠实的仆人，我的生命将是你的，我的死亡也是，只请——”

“莱萨斯，”哈利说，他的声音破碎，“莱萨斯，我做不到，我并不是真的能做到这样的事情，这一切都只是愚蠢的把戏。”

“这不是！”莱萨斯道，他的声音高亢而又绝望，“我看见了，故事都是真的，你可以！”

哈利哽咽了。“莱萨斯，我和纳威设了个套，我们提前策划了这一切，问他！”

他们策划过，但哈利没有说出他打算如何实现其中的任何部分……

当莱萨斯从地上抬头的时候，他的脸色很可怕，而他发出的声音之尖利狠狠伤害了纳威的耳朵。“你这个泥巴种养的！你能让她出来，你就是不愿意！我屈下了我的膝盖，乞求你，而你还是不愿意帮忙！我早该知道，你是大难不死的男孩，你认为她属于那里！”

“我不能！”哈利道，他的声音与莱萨斯的同样绝望。“这不是我想要什么问题，我没有那种力量！”

莱萨斯站了起来，向哈利面前的地板上吐口水，然后转身走开。当他过了拐角之后，他的脚步声加快，在脚步声渐渐消失的时候，纳威觉得他听到了一声抽泣。

然后剩下了两个人。

纳威看着哈利。

哈利看着纳威。

“哇，”纳威平静地说，“他似乎对获救并不是很领情。”

“他以为我能帮助他，”哈利说，他的声音嘶哑，“他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希望。”

纳威吞咽了一下，说了出来。“对不起。”

“什——？”哈利道，听起来完全糊涂了。

“我并不领情，当你帮助了我——”

“你之前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全正确的。”大难不死的男孩道。

“不，”纳威说，“不是这样的。”

他们同时向对方露出了短暂而又悲伤的笑容，他们俩都承认了对方的话。

“我知道这不是真的，”纳威说，“我知道，如果你没在这里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但谢谢你让我假装我能做到。”

“别逗了。”哈利说。

哈利从纳威那里转过身来，盯着窗外阴郁的云朵。

一个完全荒谬的想法出现在了纳威脑中。“你是在因为不能将莱萨斯的父母弄出阿兹卡班而感到内疚？”

“不。”哈利道。

几秒钟之后。

“是的。”哈利道。

“你在冒傻气。”纳威说。

“我知道这一点。”哈利说。

“你真的必须要字面意义上地做到任何人求你的**任何事**吗？”

大难不死的男孩回头再次看着纳威。“**做？**不。为不做而感到内疚？是的。”

纳威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黑魔王死了之后，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是字面上的整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人，那还是她去阿兹卡班**之前**。她把我的母亲和父亲折磨到精神错乱，因为她想知道黑魔王怎么了——”

“我知道，”哈利平静地道，“我知道，但是——”

“不！你**不知道**！她这还是有**理由**的，我的父母还都是傲罗！和她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比起来**这什么都不是**！”纳威的声音颤抖。

“即便如此，”大难不死的男孩道，他的目光飘忽，因为他正盯着别的地方，一个纳威无法想象的其他什么地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聪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方案，可以拯救所有人，让他们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如果我够聪明的话，我现在就会想到了——”

“你有问题，”纳威说，“你觉得你应该是莱萨斯·莱斯特兰奇认为你是的那种人。”

“是啊，”大难不死的男孩道，“差不多就是那样。每当有人向我求告，而我却无法回应时，我就会为自己不是神而感到内疚。”

纳威不太理解，但……“这听起来可不好。”

哈利叹了口气。“我知道我有问题，而且我知道怎么解决，好吗？我正在努力。”

哈利看着纳威离开。

当然，哈利没有说出解决的方案是什么了。

解决的办法，很明显，是快点成为神。

纳威的脚步离开，很快就听不到了。

然后剩下了一个。

“咳咳。”西弗勒斯·斯内普的声音从他的背后传来。

哈利发出一声小小的尖叫，然后瞬间开始憎恨自己的反应。

慢慢地，哈利转身。

一个高大、油腻、穿着带斑点长袍的男子靠在墙上，那是哈利曾经占据的位置。

“不错的隐身衣，波特。”魔药大师懒洋洋地道。“解释了很多事情。”

哦，天杀的。

“也许我在邓布利多的身边时间太长，”西弗勒斯道，“但我忍不住想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那件隐身衣。”

哈利立刻变成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隐身衣的人，一个完全和西弗勒斯所认为的哈利同样聪明的人。

“哦，可能是，”哈利道，“我相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它是的话？”

西弗勒斯的声音居高临下。“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吗，波特？这话套的有够笨拙的。”

（奇洛教授曾在他们的午餐过程中评论道，当有人讨论危险话题的时候，哈利真的需要用比摆出一张空白的脸更好的方法来隐藏他的头脑状态，并解释了一级欺骗，二级欺骗，等等。因此，要么西弗勒斯确实认为哈利是一名一级玩家，西弗勒斯自己就会认为自己是二级的，这样一来哈利的三级行动就已成功；要么西弗勒斯是四级玩家，并希望哈利认为自己的欺骗已经成功。哈利，面带微笑，问奇洛教授他是哪个级别，而奇洛教授，也面带微笑，作出了答复，比你高一级。）

“所以你旁观了整个过程，”哈利道，“幻身咒，我想是这个名字。”

一个浅浅的微笑。“对我来说，让你承受任何被伤害的风险都是愚蠢的。”

“你想亲眼看到你的测试结果，”哈利说，“所以，我像我的父亲吗？”

一个奇怪的悲哀的表情出现在那名男人的脸上，一个在他的脸上看起来很陌生的表情。“我宁可说，哈利·波特，你像的是——”

西弗勒斯戛然而止。

他盯着哈利。

“莱斯特兰奇叫你泥巴种养的。”西弗勒斯慢慢地道。“你似乎不在意。”

哈利皱起了眉毛。“在那种情况下不会。”

“你刚刚帮助了他。”西弗勒斯道。他的眼睛紧盯着哈利。“而他不知好歹。自然，这不是你会轻易原谅的一件事？”

“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相当痛苦的折磨，”哈利道，“我也不认为被几个一年级学生搭救有助于他的自尊心。”

“我想要原谅这一次还是比较容易的，”西弗勒斯说，他的声音很奇怪，“因为莱斯特兰奇对你而言不算什么。仅仅是一个陌生的斯莱特林。如果是一个朋友，也许你会被他所说的话伤得更深。”

“如果他是朋友的话，”哈利说，“那就更有理由原谅他了。”

长时间的沉默。虽然说不出为什么或是来自哪里，但哈利觉得，一种可怕的压力正在充满空气，就像水在上涨，上涨，上涨。

然后西弗勒斯笑了，看起来又突然放松了下来，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了。

“你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西弗勒斯道，仍然微笑着。“我想你的继父，迈克尔·维瑞斯 - 伊万斯，是教给你这些的人。”

“不如说是爸爸的科幻小说和玄幻小说的收藏，”哈利说，“差不多是我的第五个父母吧，真的。我经历了我书中所有人物的生活，他们伟大的智慧一直都在启示我，让我醍醐灌顶。我觉得在某处有一个像莱萨斯一样的人，虽然我说不出是谁。和他换位思考不难。我的书也告诉过我应该怎么处理这种事。好人就是要原谅他人。”

西弗勒斯微微一笑，好像被逗乐了。“恐怕我不是很了解好人会做什么。”

哈利看着他。实际上，这实在是有点悲哀。“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借给你一些有好人出场的小说。”

“我想就某事请教你一下，”西弗勒斯道，他的声音很随意，“我认识另一个被格兰芬多欺负的五年级斯莱特林。他正在追求一名美丽的麻瓜出身的女孩，她碰到他被人欺负，并试图营救他。他却叫她泥巴种，他们的关系就此终结。他道歉了，道歉了很多次，但她从未原谅过他。你认为他能够说或做什么事情，才能从她那里获得你给予莱斯特兰奇的那种宽恕呢？”

“呃，”哈利道，“只是基于这些信息的话，我不确定他是问题最大的那个。我会告诉他不要跟无法原谅别人的人约会。假设他们结了婚，你能想象他们这家人的生活吗？”

一阵沉默。

“哦，但她可以原谅别人的，”西弗勒斯的声音里带着好笑，“啊，后来，她跑去当了恶霸的女友。告诉我，为什么她会原谅那个欺负人的人，而不是那个被欺负的人？”

哈利耸了耸肩。“我就随口一说啊，因为恶霸严重伤害的是别人，而被欺负的人，尽管只是一点点，伤害的是她，对她来说，不知为何，这就是要更不可饶恕一点。或者，不客气地说，那个恶霸英俊吗？或者就此而言，富有吗？”

又是一阵停顿。

“两者皆是。”西弗勒斯道。

“那就是了，”哈利道，“虽然我自己没有经历过高中，但我的书让我理解，有些十来岁的少女被随便冒犯一下就会发火，如果冒犯她的男孩相貌平平或是贫穷的话，但是在她的心却不知为何能找到空间去原谅一个富有而英俊的恶霸。换句话说，她肤浅。告诉那个人，她配不上他，他需要走出来，继续前进，并确保下一次约的女孩有点内涵，而不只是光有一张脸。”

西弗勒斯沉默地盯着哈利，他的眼中亮光闪烁。笑容消失了，尽管西弗勒斯的脸又抽搐了一下，但微笑没能回来。

哈利开始感到有点紧张。“呃，很明显，我自在那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但我认为我书中明智的导师会这么说。”

更多的沉默和眼中亮光闪烁。

这可能是一个转换话题的好时机。

“所以，”哈利道，“我有没有通过测试，不管这个测试在测验什么？”

“我认为，”西弗勒斯说道，“我们之间再也不必多谈了，波特，如果你足够明智的话，这一次的谈话也不要和别人提起。”

哈利眨了眨眼睛。“你可以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冒犯了我，”西弗勒斯道，“我不会再信任你的眼光了。”

哈利盯着西弗勒斯，他被吓到了。

“但是，你给了我善意的建议，”西弗勒斯·斯内普道，“所以我会给你真正的建议作为回报。”他的声音几乎完全平稳。就像有一根绳索，尽管绳子中间挂着极大的重量，但是百万吨的张力在绳子的两端拉动，所以绳子依然被拉伸到近乎完美的水平。“你今天差点就死了，波特。以后，除非你真的知道你们在谈论什么，不要与任何人分享你的智慧。”

哈利的大脑终于联系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

当差点就死了的那部分被充分领悟的时候，哈利的嘴突然闭上了，在为时已晚的两秒之后。

“是的，”西弗勒斯道，“就是我。”

可怕的压力涌回了房间，就像海洋底部的水压一样。

哈利无法呼吸。

认输。马上。

“我不知道，”哈利小声道，“对不——”

“不。”西弗勒斯道。他只说了这一个字。

哈利默默地站在原地，他的脑子里疯狂地寻找着补救措施。西弗勒斯站在他和窗口之间，真可惜，因为从这个高度坠落杀不了巫师。

“你的书背叛了你，波特，”西弗勒斯说，他的声音仍然被百万吨的张力拉紧着，“它们没有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你无法从故事中了解失去你所爱的人是怎样的感觉。那是你没有自己经历过，就永远不会理解的东西。”

“我的父亲，”哈利小声说。这是他最好的猜测，这是唯一一件可能拯

救他的事情，“我的父亲曾经试图从恶霸们手中保护你。”

一个难看的笑容在西弗勒斯的脸上拉开，他走向哈利。

走过了他。

“再见了，波特，”西弗勒斯道，在离开的时候没有回头，“从今天开始我们对彼此都没什么话好说了。”

而在拐角处，他停了下来，头也不回，最后一次开口。

“你的父亲是那个恶霸，”西弗勒斯·斯内普道，“而你的母亲到底看中了他的什么地方，我一直没有理解，直到今天。”

他离开了。

哈利转身走向窗口。他颤抖的手扶着窗台。

除非你真的知道你们在谈论什么，不要与任何人分享你的智慧。记住了。

哈利凝视了一会儿外边的云朵和小雨。从窗口望出去是东草坪，现在是下午，所以即使太阳穿过云层，哈利也看不见。

哈利的手已经停止了颤抖，但胸前一阵紧绷，像是被压成了一团的金属条。

所以他的父亲曾经是个恶霸。

而他的母亲曾经很肤浅。

也许他们之后都成熟起来了。像麦格教授这样的好人对他们的评价似乎相当高，但那可能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英勇的烈士。

当然，在你十一岁，即将变成少年，想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少年的时候，这几乎算不得什么安慰。

如此可怕。

如此悲哀。

哈利过着多么糟糕的生活啊。

得知他的亲生父母并非完人，所以，他应该花一段时间闷闷不乐，自哀自怜。

也许他可以向莱萨斯·莱斯特兰奇抱怨。

哈利已经读过关于摄魂怪的事情了。他们被寒冷和黑暗所包围着，还有恐惧，他们会吸走你所有快乐的想法，而在快乐的想法都消失后，你所有最糟糕的记忆都会浮至表面。

他能想象自己处在莱萨斯的那种情况，知道自己的父母被终生监禁在阿兹卡班，那个从未有人逃离过的地方。

而莱萨斯会想象自己在他母亲所在的地方，在寒冷和黑暗之中，与恐惧、孤独和她所有最可怕的记忆为伴，甚至在她的梦中也是，每一天，每一秒。

瞬间哈利开始想象自己的妈妈和爸爸在阿兹卡班，摄魂怪吮吸着他们的生命，他们耗尽了对他的爱和快乐的回忆。只是瞬间，他的想象就烧断了保险丝，呼唤紧急停机，并告诫他再也不要想象那个了。

对一个人做这种事是正确的吗，即使是世界上第二邪恶的人？

不，哈利的书中智慧道，如果有其他方式就不行，任何其他方式。

除非巫师的司法系统和他们的监狱同样完美——据他所知，那听起来相当不可思议——在阿兹卡班的某处一定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

哈利的喉咙中有一种灼烧感，雾气在他的眼睛里聚集，他想将所有阿兹卡班的囚犯瞬间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召唤从天而降的烈焰，把那可怕的地方炸成基岩。但他做不到，因为他不是神。

哈利想起了奇洛教授在星光之下说过的话：“有时候，当这满是缺陷的世界看起来无比可憎的时候，我会想，也许有另外一个地方，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本应该生在那里的……但星星又是那么，那么的遥远……而我想知道，如果我睡上很久，很久，我会做怎样的梦……”

眼下这个有缺陷的世界显得无比可憎。

哈利不理解奇洛教授的话，说出这番话的可能是外星人，或者是人工智能，总之是某种和哈利的脑回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哈利才无法强制他的大脑在该模式下运行。

当你的母星还有像阿兹卡班这种地方存在时，你就不能离开。

你必须留下来战斗。

第二十八章 还原主义

凡是可能罗琳的都会罗琳。¹

虽然应该是不言而喻，但还是重申一次，西弗勒斯·斯内普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作者的观点。

“好了，”哈利咽了一口吐沫，说，“好了，赫敏，够了，你可以停下来了。”

即使赫敏的专注程度是哈利见所未见的，但她面前白色糖片的颜色和形状都一点也没有改变。她双眼紧闭，额头上汗珠点点，手颤抖着，紧紧抓住魔杖——

“赫敏，停下！没用的，赫敏，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造出还不存在的东西！”

慢慢地，赫敏紧握魔杖的手放松了。

“我觉得我感受到了，”她的声音微不可闻，“我觉得我感受到它开始变形了，就在刚才。”

哈利如鲠在喉。“可能只是你在想象。你的愿望太强烈了。”

“可能真是这样。”她说。她看上去想哭。

慢慢地，哈利拿起自动铅笔，伸手取过一张纸，上面记录的所有项目都被打了个叉。然后他在“阿兹海默老年痴呆症疗法”这一项上划了一条线。

他们不能将变形成的药片喂给别人。但是变形术，至少他们能做的那种，不能使目标变得有魔力——不能把一把普通的扫帚变成飞天扫帚。因此如果赫敏真的能够变出一片药，它一定会是一片没有魔力的药，药效完全来自于普通

¹ “凡是可能罗琳的都会罗琳”：恶搞墨菲定律“凡是可能出错的都会出错”。

的成份。他们可以偷偷为麻瓜科学实验室制造药片，让他们研究那些药片，并试着在变形术失效之前用反向工程²分析出制造的方法……两个世界中的人都不需要知道有魔法介入，这只会是又一项科学突破……

这也不是巫师会想到的那种事情。他们没有那么尊重区区原子晶格，他们不觉得没有魔法的物质本身是力量的载体。如果没有魔力，那就没什么重要性。

更早一点的时候，哈利非常秘密地——他甚至没有告诉赫敏——试图变形出一个埃里克·德克斯勒式³的纳米科技机器。（他试图造出一个桌面纳米工厂来，当然，不是小号的能自我复制的自组装者，哈利没发疯。）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他就一步封神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对吧？”赫敏说。她窝在椅子上，头靠着椅背，一脸疲惫。这对赫敏来说可不寻常。她喜欢假装自己有无穷的精力，至少哈利在场时如此。

“还有一个，”哈利小心地说，“这是个小玩意儿，而且真的可能会成功。我把这一项放在最后，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够以积极的气氛结束。它和相位枪⁴不同，是真实存在的；和阿兹海默症的特效药不同，是实验室里已经制造过的；和你试图变形出来的失传书籍抄本不同，是一类物质。我做了一张分子结构图给你看。我们仅仅想要让它比从前造出来的那些都要长，让所有的管子都平行，端点嵌入钻石。”哈利拿出了一张图纸。

赫敏坐直了，把图纸拿过来研究，皱眉。“这些全都是碳原子？哈利，名字是什么？如果我不知道它叫什么的话，就变形不出来。”

哈利做了一个被恶心到了的表情。他仍然难以接受这种事。如果你知道了它是什么的话，叫什么应该无关紧要。“它叫做巴基管，或者碳纳米管，是

2 反向工程：又称逆向工程。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的有关技术信息。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311909.htm>

3 埃里克·德克斯勒(Eric Drexler)是美国推广分子纳米技术的先驱，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K._Eric_Drexler

4 相位枪(Phaser)是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武器，见：<http://baike.baidu.com/view/732043.htm?romtitle=%E7%9B%B8%E4%BD%8D%E7%82%AE&fromid=9389084&type=syn>

今年刚刚发现的一种富勒烯⁵。它的强度大概是钢的一百倍，而重量只有六分之一。”

赫敏惊诧地从图纸上抬起头来。“是真的吗？”

“是，”哈利说，“只是难以用麻瓜的方法制造罢了。如果我们能搞到足够多的这玩意儿，就能用它造出一个直通地球同步轨道或是更高的地方的空间电梯，以 ΔV ⁶衡量的话这已经是到太阳系尽头的一半了。而且我们发射太阳能卫星就会和撒纸屑一样简单了。”

赫敏再次皱眉。“这东西安全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安全的，”哈利说，“本质上说，巴基管仅仅是弯成管状的一层薄石墨，而石墨和铅笔里用到的材料是一样的——”

“我知道什么是石墨，哈利。”赫敏说。她心不在焉地整了整头发。在盯着那张纸的时候皱起了眉。

哈利把手伸进袍口袋，掏出一条在两端各系着一个灰色塑料环的白线。他在线接触圆环的地方点了万能胶，让它变成一个整体，以便能够整体变形。如果哈利记得没错，氰基丙烯酸酯是共价键相连的。在一个说到底是微小原子组成的世界里，这是与“整体的物体”最相似的了。“你准备好之后，”哈利说，“试着把这个变形成嵌入到两个固体钻石环里的一套平行巴基管纤维。”

“好吧……”赫敏慢慢地说，“哈利，我觉得我好像忘了什么。”

哈利无助地耸了耸肩。也许你只是累了。但是他知道自己最好不要把这话说出来。

赫敏将魔杖放在塑料环上，盯了它一会儿。

两个闪烁的小钻石环躺在桌子上，由一根黑色的长线相连。

5 富勒烯：富勒烯是一种碳的同素异形体，碳原子以五元环和六元环的形式形成球体、椭圆柱体或是管状结构，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7999.htm>

6 ΔV 是衡量改变轨道所需推力的一个值，其定义是推进力除以质量的积分，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elta-v>

“它变化了。”赫敏说。她听上去像是想要为此次欣鼓舞，但却精力不足。
“现在又如何？”

因为研究伙伴缺乏激情，哈利感到有些泄气，但他尽可能地不要显露出来；也许自己能反过来让赫敏高兴一点。“现在我会测试一下，看看它的承重能力如何。”

早些时候，哈利曾经为一个用到钻石棒的实验装配了一个 A 形框架——用变形术变出固体钻石很简单，只是无法维持罢了。早先实验测试的是在将一根长的钻石棒变短的时候，能否把它底端挂着重物提起来，换言之，变形术能否无视张力变形。结果证明是可以的。

哈利小心地将一个闪光的钻石环套在框架顶端的粗金属钩上，再将一个粗金属架吊在底端的环上，然后开始往挂钩上加重物。

（哈利之前请韦斯莱双胞胎帮忙变形出整套装置，韦斯莱双胞胎难以置信地甩了他一眼，好像他们想不出来用这玩意儿有可能搞出什么恶作剧，但还是什么都没问。根据双胞胎的说法，他们的变形术能够保持三个小时左右，所以哈利和赫敏还有一段时间。）

“一百公斤，”哈利在一分钟之后说，“我不认为这么细的铁丝能够承重这么大的重量。它能够承受的重量应该还要多得多，但这是我全部的重物了。”

又是一阵安静。

哈利直起身来，回到桌边，坐在椅子上，然后郑重其事地在“巴基管”旁边打了个勾。“看，”哈利说，“这个成功了。”

“但没什么用处，哈利，不是吗？”赫敏用手托着头坐着说，“我是说，即使我们把它交给科学家，他们也不能通过研究我们变形出来的巴基管，而学会如何量产巴基管。”

“他们说说不定能学到些什么，”哈利说，“赫敏，看看它，这么细的线承受着全部重量，我们刚刚造出了任何一个麻瓜实验室都造不出来的东西

——”

“但任何一名女巫都能造出它来。”赫敏说，她的声音开始变得疲惫。“哈利，我觉得我们不可能。”

“你是说我们的浪漫关系？”哈利说，“太好了！我们分手吧。”

这让她微微一笑。“我是说我们的研究。”

“哦，赫敏，你怎么能这样？”

“你刻薄的时候也很可爱，”她说，“但哈利，这是在发疯，我十二岁，你十一岁，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前所未有的东西是愚蠢的想法。”

“你真的在说，我们应该在尝试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就放弃揭露魔法的秘密吗？”哈利说，试图在声音中加上挑战的意味。说实话，他也开始感受到了与赫敏相同的疲惫。那些好主意没有一个行得通的。他只有一个发现是值得一提的，孟德尔遗传律，但要是打破他对德拉科的承诺的话，他就无法告诉赫敏。

“不。”赫敏说。她年轻的脸看起来非常严肃，像是成年人一样。“我是在说，现在我们应该学习巫师们已经知道的魔法，这样等我们从霍格沃茨毕业了之后，就可以再来研究了。”

“嗯……”哈利说，“赫敏，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想象一下，我们决定暂停研究，然后在我们毕业之后，实验的第一件事就是变形出阿兹海默症的治疗药片，然后我们成功了。我们会感到……我不认为愚蠢这个词能够恰当描述我们的感受。如果有什么其它类似的事情能成功怎么办？”

“这不公平，哈利！”赫敏说。她的声音颤抖得就好像要哭了。“你不能把它强加于人！做这种事不是我们的正职，我们是孩子！”

有一瞬间，哈利想知道，如果有人告诉赫敏说她不得不与一个永生的黑魔王战斗的话会发生什么，她是否会变成哈利在书中见到就读不下去的那种爱

抱怨又自哀自怜的主人公。

“无论如何。”赫敏颤抖地说。“我不想继续干下去了。我不相信孩子们能够做到大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来，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故事里。”

教室里一片安静。

赫敏看起来开始有些害怕，哈利知道他自己的表情开始变得冷酷了。

如果哈利没有过同样的想法，这句话可能还不会这么伤他的心——虽然三十岁对于科学革命来说也许有点儿老了，二十岁也许正好，有人十七岁得到博士学位，而十四岁的继承人曾经成为伟大的国王或是将军，但真的没有什么人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做出过标榜史册的事情来。

“好吧，”哈利说，“想出如何做到成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这是你提出的挑战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赫敏用被吓坏了的声音低语道。

哈利努力把目光从赫敏身上移开。“我不是对你生气。”哈利说。尽管他已经尽力了，他的声音依旧冰冷。“我生气是因为——我不知道——每一件事。但我不想认输，赫敏。认输并不总是正确的做法。我会找出办法，做到一件成年巫师无法做到的事，然后我会答复你。如何？”

更多的沉默。

“好吧。”赫敏说，她的声音有些动摇。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他们一直在工作的那间废弃教室的门。她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我们仍然是朋友，对吧？如果你什么都没想出来——”

她的声音顿住了。

“那么我们会一起学习的。”哈利说。他的声音现在更冷了。

“嗯，那么，先这样吧。”赫敏说，她快速离开了房间，关上身后的门。

有时，即使哈利正身处黑暗面之中，他仍然憎恨自己拥有黑暗面。

而他与赫敏有着同样想法的那部分，即“不，孩子们无法做到成人做不到的事情”，正在说那些赫敏被吓得不敢说出来的事情，比如说，“你刚刚给自己弄了个困难得要死的挑战”，以及“少年，你这次可要挂上满脸臭鸡蛋了”，和“至少这样你会知道自己失败了”。

而他不喜欢失败的那部分用一种非常冰冷的声音回复道，好，你可以闭嘴看着。

几乎是午餐时间了，但哈利一点儿也不在意。他甚至没有费心从自己的莫克袋里边拿出一块麦片糕。他的胃可以先饿一会儿。

巫师的世界非常小，他们不用科学家的方式思考，他们不了解科学，他们不对自己成长起来的世界表示质疑，他们没有给时间机器加上保护壳，他们玩魁地奇，整个不列颠魔法界比一个麻瓜小城还小，最伟大的巫师学校只教到十七岁，在十一岁的时候进行挑战不是愚蠢，愚蠢的是以为巫师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而且已经摘光了一名科学领域的博学家能够见到的全部唾手可得的果实。

第一步，是列出哈利能够记起的全部魔法限制，所有被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第二步，记下那些从科学角度来说最不合理的限制。

第三步，优先考虑那些不懂科学的巫师最不可能提出质疑的限制。

第四步，想出打破这些限制的方式。

赫敏坐到拉文克劳长桌旁曼迪身边的时候仍然有些发抖。赫敏的午餐有两样水果（切片西红柿和剥好的橘子），三种蔬菜（胡萝卜、胡萝卜和更多的胡萝卜），一种肉（炸球遁鸟腿，她会小心地去除外边的那层不健康的皮），和一小块她吃了其他部分就可以奖励自己的巧克力蛋糕。

这次并不像魔药课那次那样糟糕：她至今还会做关于那件事的噩梦。但这次是她把它唤出来的，而且感觉自己成了它的目标。只是一小会儿而已，然后那份冷酷的黑暗转过头说那不是在对她生气，因为它不想吓到她。

她仍然觉得她之前似乎忘记了什么事情，忘记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但他们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变形术法则……是不是？他们并没有变出任何液体，或是气体，他们没有接受防御术教授的命令……

药片！药片是可以被吃掉的东西！

……嗯，不，没有人会随便吃下一片随处乱扔的药的，而且变形术也没有起作用。如果它起作用了，他们咒立停就可以了。但她还是要告诉哈利这件事，并且确保他们不要在麦格教授的面前提起，以免他们再也不被允许学习变形术……

赫敏觉得她的胃真的开始犯恶心了。她把盘子推回桌上，她不能就这样吃午饭。

她闭上眼睛，开始默背变形术法则。

“我永远不会把任何东西变形成液体或气体。”

“我永远不会变形出任何看起来像食物或其他任何可以进入人体的东西。”

不，他们实在不应该试图变形药片，或者他们至少应该意识到……她被哈利的高明想法鼓动得太过了，她没想到……

恶心的感觉在赫敏的胃里越演越烈。她的脑内有一种感觉，在意识的边缘有什么东西正在徘徊，一种即将显露的预感，一名年轻女子即将变成一名老妪，一个花瓶即将变成两张脸⁷……

7 喻指两张关于视觉错觉的著名图片，第一个指的是1888年德国出版的一张明信片上的图片，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y_Wife_and_My_Mother-in-Law；第二个指的是鲁宾的花瓶，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ubin_vase

她继续回想变形术法则。

当哈利停止尝试将他魔杖前边的空气变成曲别针时，他紧握魔杖的指关节都发白了。当然啦，将曲别针变形成气体是不安全的，但哈利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反过来也不安全。只是大家都认为这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空气和其他东西一样都是真实的物质……

好吧，也许这种限制的**确**是有道理的。空气杂乱无章，所有分子都在不断改变相互关系。或许物质只有保持静止得足够久，你才能完全掌握，从而赋予其新的形式，可是固体里的原子也在不停震动……

哈利越失败，就感到越冰冷，而一切似乎都变得更清晰了。

好。单子里的下一个。

只能对整个对象施变形术。你不能将**半根**火柴变形成针，而是必须变形**整个**东西。当哈利被德拉科困在教室里的時候，那就是哈利无法将一个薄圆柱截面的墙壁变成海绵，并打出一块大到足够让他通过的石头洞的原因。仅仅为了改变那一个小横截面，他不得不对整面墙甚至是霍格沃茨的整个一翼强加一种新的形式。

这太**荒谬**了。

物质由原子构成。许多非常小的点。**不存在连续性，不存在实体**，有的只是将那些小点连在一起的电磁力……

曼迪·布罗克赫斯特的叉子停在通往自己嘴巴的途中。“呃，”她对对面的苏·李说，现在她身旁的位置是空的了，“赫敏怎么啦？”

哈利想要杀了他的橡皮擦。

他试图将那个粉红色的长方体的一个单点变成钢铁，而其他的部分仍然是橡胶，可那橡皮擦毫不合作。

这一定是概念上的限制，而不是真实的限制。一定是。

物质由原子组成，每个原子是一个很小的独立的東西。在共价键的情况下，结合原子的是量子化的共用电子云；在离子键或范德华力的情况下，结合原子的只是近距离的电磁力。

真要这么说的话，原子核内的质子和中子是微小独立的東西。质子和中子内的夸克也是微小独立的東西！在真实的世界里，在现实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对应人类对于固体的这一概念的幻觉。一切只是小点。

而在自由变形术中，一切起源于思想，不是吗？没有言语，没有手势。自由变形咒靠的只是单纯的概念，一种对物质构成方式的设想，它将对物质结构的观念与物质本身完全分离，又反过来强迫物质的结构随之改变。只靠这个和魔杖，以及某种让你成为巫师的东西。

巫师无法变形物体的一部分，只能变形他们的头脑中被认为是整体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从骨子里知道**，说白了，一切都只是原子。

哈利尽全力聚焦在知识上，**真正的事实**是，橡皮擦只是原子的一个集合，一切都只是原子的集合，而他正试图变形的那一小块中的原子是与别的他能想到的集合同样是集合。

而哈利仍然没有能够改变橡皮擦的那一部分，变形术没有任何效果。

这。太。荒谬了。

哈利的指关节又捏魔杖捏得发白了。**不合理的实验结果**已经看得他想吐了。

也许他心中**某些部分**还在想着物体，这让变形术无法成功。他想着作为

一个橡皮擦的原子的结合。他还想着一小块集合。

到再向上进军一个层次的时候了。

哈利更加用力地用魔杖压着橡皮擦上的那一小块，并试图打破非科学家认为是现实的幻觉，即那个包括着课桌、椅子、空气、橡皮擦和人类的世界。

当你穿过一个公园的时候，你周身所处，身临其境的世界，仅仅是存在于你的大脑里面的一种神经元放电的模式。被感受到的明亮的蓝色天空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所在，而是存在于你的大脑后部的视觉皮层中的事物。对明亮的世界的所有感觉，其实都发生在那块你叫做头骨的安静的骨头洞穴里，那个你所居住的，永远永远无法离开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想与人打个招呼，实际的人，你就不会去握他们的手，你会轻轻地敲敲他们的脑壳，说：“你在里面过得好吗？”那才是人类的本质，那才是他们真正的所在。而你以为你穿过公园的图像，是你的大脑在处理从你的眼睛和视网膜传来的信号的时候生成的形象。

这一切并不像佛教徒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片虚妄，也不是摩耶⁸面纱背后的什么可怕、神秘而又无法预知的东西，在公园的幻觉的后边只是真实的公园，但它仍然完全是幻觉。

哈利并没有坐在教室内。

他没有在看着橡皮擦。

哈利在哈利的头骨里。

他正在感受一张他的大脑从视网膜传来的信号进行解码之后处理所得的图片。

真正的橡皮擦在别的什么地方，并不是这张图片。

真正的橡皮擦与哈利大脑中的图像毫不相似。认为橡皮擦是坚固整体的想法仅仅存在于他自己的大脑中，在他用以处理的形状和空间感的顶叶皮层之

8 摩耶 (Maya)：源自梵文，主要指幻影。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8%80%B6_%E2%8D%B0%E5%BA%A6%E5%93%B2%E5%AD%A6%29

内。真正的橡皮擦是由电磁力和共享的共价电子结合在一起的原子集合。与此同时，附近的空气分子彼此碰撞，同时也撞在橡皮擦分子上，而后弹开。

真正的橡皮擦很遥远，而在他的头骨里的哈利永远无法真正地触碰到它，只能想象出它的概念。但他的**魔杖有能力**，它能够**真实地**改变外界的物体，仅仅是哈利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识在**限制**它。在某处，在摩耶的面纱之后，在现实中，在哈利概念中的“我的魔杖”的**真正**触碰着哈利的脑海中认为是“橡皮擦上的一小块”的那些原子的集合。如果这魔杖可以改变哈利印象中的“整个橡皮擦”的原子的集合，绝对没有什么理由使得它无法改变其它集合……

变形术仍然没有成功。

哈利紧咬牙关，他又前进了一个层次。

哈利脑子里的橡皮擦是一个单独对象，这个概念是**显而易见的胡话**。

那是一张从未也**无法**与实际地形相匹配的地图。

人类运用分层组织的方式对世界建模，他们对国家如何运行，人们如何行事，器官如何工作，细胞如何运作，分子如何工作，或是夸克如何表现，有着**各种独立的想法**。

当哈利的大脑需要考虑橡皮擦的时候，它会想象橡皮擦的规则，比如“橡皮擦可以擦除铅笔的笔迹”。只有当哈利的大脑需要预测在较低的化学水平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哈利的大脑才会开始思考关于橡胶分子的事情——就好像它是不同的事实似的。

但是，这一切都在**头脑**中。

哈利的头脑中对于橡皮擦的规则也许有着不同的**想法**，但不存在**专属于橡皮擦的独立物理定律**。

哈利的脑海以分层组织的方式对现实建模，对每一层次都有着不同的想法。但是，这一切都仅仅存在于**地图**上，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现实**本身仅仅

存在单一层次，夸克，一个统一的、低层次的、服从简单数学定律的过程。

或者，至少哈利在发现魔法存在之前是这样坚信的，但橡皮擦并非魔法物品。

即使橡皮擦确实是有魔力的，真的存在一个坚实的橡皮擦整体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像橡皮擦这样的物体不可能是现实的基本元素。它们太大，而且过于复杂，所以不可能成为原子。它们只可能由更小的零件构建而成。不可能存在拆分到底仍然很复杂的事物。在哈利的大脑中所隐藏的，认为橡皮擦是作为一个单独对象存在的信念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混淆了地图和实际地形。橡皮擦仅仅在哈利对世界的多层次建模中以一个独立概念存在，而不是多层次现实的一个单独元素。

……变形术仍然没有成功。

哈利喘着粗气，失败的变形术与成功的变形术几乎一样让人疲惫，但如果他现在放弃才见鬼了呢。

好吧，让这十九世纪的垃圾去死吧。

现实情况并不是原子，并不是一套碰来碰去的小小的台球⁹。那仅仅是另一个谎言。原子作为小点的概念只是另一个人坚持的便利幻觉，因为他们不想直面那非人类、怪异可怕的更底层的现实。难怪他在此基础上尝试的变形术没有成功。如果他想要得到力量，他就不得不放弃他的人性，并迫使他的想法与真正的量子力学方程式相符。

不存在小颗粒，存在的只有在多粒子组态空间¹⁰中的概率振幅云。而他的大脑天真想象中橡皮擦的存在，仅仅是波函数中一个恰巧能够被分解出来的巨大因子，说它独立存在就好像是说数字6里面存在一个实体的因子3。既然他的魔杖可以改变波函数中近似分解出来的一个因式，就没有道理不能改变一个

9 用台球指代原子来源于道尔顿的实心球原子结构模型，见：<http://baike.baidu.com/view/874818.htm>

10 组态空间又译为位形空间，是一个物理系统可能处于的所有可能状态的空间，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8D%E5%BD%A2%E7%A9%BA%E9%97%B4>

更小的因式，只是后者碰巧被他的脑子理解成橡皮擦上面的一小片而已——

赫敏在走廊里狂奔，鞋子重重地踏在石头上，大口喘着气，肾上腺素仍然在她的血液中横冲直撞。

好似一名年轻女子变成一个老太婆的图片，又好像一个花瓶变成了两副面孔。

他们在干什么啊？

他们在干什么啊？

她来到教室门口，她的手出了太多汗，在门把手上打了一下滑，她更加用力地抓住门把手，打开了门——

——她一眼就看见了哈利在盯着他面前桌子上的一个粉红色小长方形——

——几步远处，从这个距离几乎不可见的细细的黑线，正承受着所有的重量——

“哈利，离开教室！”

哈利脸上写满了震惊，他起身太快，几乎摔倒。他顿了顿，只是为了一把抓起桌上粉红色的小长方形，然后立刻狂奔出门。此时，她已经退到了一边，手里握住了魔杖，指向细线——

“咒立停！”

赫敏又砰的一声把门摔上，从屋内传出了一百公斤金属落地的巨大碰撞声。

她气喘吁吁，艰难地吸着空气，她不停脚地一路狂奔到这里，大汗淋漓，而且小腿和大腿像被火焰烧灼一般疼痛。即使现在回答哈利的问题能够得到世

界上所有的加隆，她也做不到。

赫敏眨眨眼，意识到她已经开始往地上滑了，哈利扶住了她，帮她轻轻地坐到地板上。

“……舒服……”她好不容易才悄声道。

“什么？”她从来没见过哈利的脸那么苍白。

“……你，感觉，舒服，么……”

哈利理解问题后，他看上去更加惊恐了。“我，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症状——”

赫敏暂时闭上了眼睛。“好，”她低声说，“喘口气。”

过了好一会儿。哈利仍然看上去被吓坏了。这也很好，也许会给他一个教训。

赫敏把手伸进了哈利为她买的袋子，用她的焦渴的喉咙低声说“水”，拿出瓶子，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又过了好一会儿功夫，她才能再次开口说话。

“我们违反了规则，哈利，”她用嘶哑的声音说，“我们违反了规则。”

“我……”哈利咽了一口吐沫，“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我一直在思考，但是——”

“我问，变形是安全的吗，而你回答了我！”

一阵沉默。

“就这样？”哈利问道。

她本该尖叫的。

“哈利，你不明白吗？”她说，“它是由细小的纤维构成的，如果它散开了，

谁知道会出什么问题，我们没问麦格教授！你没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吗？我们正在做变形术实验。我们正在实验变形术！”

又是一阵停顿。

“是的……”哈利慢慢地说，“这可能是那种他们甚至懒得告诉你不要做的事情，因为太明显了。不要在咨询任何教授之前，在一个无人使用的教室里，实验自己在变形术上的聪明的新想法。”

“你可能会杀死我们，哈利！”赫敏知道这不公平，她也犯了错，但她还是生他的气，他听上去总是那么信心十足，让她不假思索地沿着他指出的道路前进。“我们可能会破坏麦格教授的完美记录！”

“是的，”哈利说，“我们不要告诉她这件事，好吗？”

“我们必须停下来，”赫敏说，“我们必须停下来，否则我们会受伤。我们太年轻了，哈利，我们还做不到，现在不行。”

淡淡的笑容闪过哈利的脸。“嗯，这一点上你有点儿错了。”

他举起那个粉红色的小长方形，橡皮擦上有一小片明亮的金属。

赫敏不解地盯着它。

“量子力学是不够的，”哈利说，“我不得不一路探究到了无时间物理学¹¹才成功。将魔杖看作是强行建立分隔过去和未来的现实之间关系的**力量**，而不是在时间上**改变**任何事情——但是我做到了，赫敏，我看穿了物质的幻象，我敢打赌，世界上没有一个别的巫师能够做到。即使一些麻瓜出身的巫师知道无时间量子力学方程，对他们来说，那也仅仅会是一个关于奇怪而遥远的量子事物的想法，他们不会认识到这是**现实**，也不会承认他们所熟知的世界仅仅是

11 无时间物理学 (timeless physics) 是一种物理学假说，由于量子引力理论中不存在时间这一变量，故而时间是一种幻象。比如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朱利安·巴伯 (Julian Barbour) 在 1999 年出版的《The End of Time (时间的终结)》中提出：宇宙其实是一大批静止的“现在”，就像宇宙影片胶卷上的画格。要解释宇宙的运作，在任何时刻都不需要考虑时间，时间的流动感来自我们的心智处理这些画格，但时间本身并不存在。关于这个的中文科普文章可以参见：<http://pansci.tw/archives/54163>；关于朱利安·巴伯和他的理论可以参见他的个人网页：<http://www.platonica.com/index.html>；另外，本文原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关于这个也有着他的介绍：http://lesswrong.com/lw/qp/timeless_physics/

一个幻觉。我将橡皮擦的一部分变形了，而没有变形整个物体。”

赫敏再次举起魔杖，指向了橡皮擦。

一时之间，哈利的脸上闪现出了怒火，但他没有做出任何阻止她的举动。

“咒立停，”赫敏说，“再次尝试之前，先咨询麦格教授。”

哈利点点头，虽然脸还是有点儿绷紧。

“我们还是必须停下来。”赫敏说。

“为什么？”哈利说，“你难道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赫敏？巫师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他们的人数太少，懂哪怕一点科学的人数更少，他们还没有摘光低挂的果实——”

“这不安全，”赫敏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新东西，那更不安全！我们太小了！我们已经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下一次，我们可能就会死掉！”

然后赫敏畏缩了。

哈利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并开始缓慢地深呼吸。

“请不要想着一个人做，哈利，”赫敏说，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求你了。”

请不要让我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把这件事告诉弗立维教授。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

“所以，你希望我们学习。”哈利说。她能够看出，他试图不要让声音带上愤怒。“仅仅是学习。”

赫敏不知道她是否应该说点儿什么，但是……“就像你学习，嗯，无时间的物理学那样，对不对？”

哈利回望着她。

“你能做到这件事，”赫敏用试探般的声音说，“不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对不对？你能够做到是因为你读了很多的书。”

哈利张张嘴，然后又闭上了。他一脸挫败。

“好吧，”哈利说，“这怎么样：我们先学习，如果我想到了什么看起来真的值得一试的东西，我们会在问过教授之后再尝试。”

“好吧。”赫敏说。她没有因为放松而摔倒，但只是因为她已经坐着了。

“我们要不要去吃午饭？”哈利小心翼翼地问道。

赫敏点了点头。是的。午餐听起来不错。这一次是真的。

她小心地开始将自己从石质地板上撑起来，但她的身体正在对她尖叫，她皱起眉头——

哈利用魔杖指向她说：“羽加迪姆，勒维奥萨。”

赫敏眨了眨眼，她双腿上的巨大重量减少到了可以忍受的程度。

哈利的脸上掠过了一个笑容。“即使不能完全浮起一样东西，也能托它一把，”他说，“记得那个实验吗？”

赫敏无奈地微笑回应，虽然她认为自己应该还在生气。

她开始向大厅走回去，感觉自己的脚轻松多了，而哈利小心地将魔杖对准她。

他的咒语只坚持了五分钟，但重要的是心意。

米勒娃看着邓布利多。

邓布利多询问地回望她。“你能听懂任何一句么？”校长用听起来很困惑的声音问道。

那是米勒娃记忆中所听过的最纯粹、最彻底、最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请校长来听这些话有点尴尬，但她被明确指示过要这么做。

“恐怕不能。”麦格教授一本正经地说。

“所以，”邓布利多说。银色的胡须转离了她，老巫师闪烁的目光再次看向别处，“你也许可以做成一件其他巫师做不到，并且认为不可能的事。”

他们三个站在校长的私人变形工作室里。她的守护神到他那里之后不久，邓布利多明亮的凤凰守护神就告诉她把哈利带到这里。从天窗投射下来的光线照亮了圆形房间中心绘制着的大七角炼金阵。房间有点落尘了，这让米勒娃感到难过。研究变形术是邓布利多的一大爱好，她已经知道他近来时间紧张，但她不知道时间如此紧张。

现在哈利·波特将要浪费校长更多的时间。但她当然不能责怪哈利。他来告诉她说，他有一个想法，能够做到一些目前在变形术上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正确的。而她严格执行了自己收到的指示：她下令哈利不要声张，直到她咨询校长并到达一个安全地点之前，别与她讨论任何事情。

如果哈利一开始就说了他认为自己具体能做到什么的话，她就不会费这么多事了。

“你看，我知道这很难解释，”哈利听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简而言之，就是你们与科学家们的信仰有差异，而我确实认为，在这件事上，科学家比巫师知道得更多。”

如果邓布利多看起来不是如此重视整件事，米勒娃会大声地叹出声来。

哈利的想法只是出于无知，仅此而已。如果你将半个金属球变成玻璃，**整个球**就有了不同的形式。改变部分**即是**改变整体，这意味着改变整个形式，并以不同的形式替换。只变形一半金属球到底是什么意思？该金属球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和以前一样的形式，但其中的**半个**现在有了不同的形式？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你想要做的东西不仅仅是不可能，更是

不合逻辑。如果改变某样东西的一部分，你就改变了整体。”

“的确，”邓布利多说，“但是哈利是主角，所以他也许能够做到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米勒娃没有在很早以前就麻木了的话，她会翻白眼的。

“假如这确实是可能的，”邓布利多说，“你能想到任何可能会导致结果和普通变形术不一致的因素么？”

米勒娃皱起了眉头。这个概念根本无法想象，所以她觉得问题有些难度，但她试图按表面含意去理解。一个只在一半的金属球上施加的变形术……

“在界面上会发生奇怪的现象？”米勒娃说，“但是，这应该与将整个物体变形成为有两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变形术没有什么区别……”

邓布利多点了点头。“我自己的想法也是如此。哈利，如果你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意味着你想要做的与其他的变形术完全相同，但仅仅是施加于对象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其它都完全没有变化？”

“是的，”哈利坚定地说，“这正是关键。”

邓布利多又看了她一次。“米勒娃，你能想出这么做很危险的理由吗？”

“不能。”米勒娃在所有记忆中搜索了一圈之后，回答道。

“我也不能，”校长说，“好吧，那么，因为在各个方面，这与普通变形术都完全相似，而且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说明这很危险，我认为第二级别的警戒就足够了。”

米勒娃很惊讶，但并没有反对。邓布利多在变形术上比她资深很多，他曾字面意义上地实验过成千上万的新变形术，从来没有选择过不足的警戒级别。他曾在战斗中使用过变形术，而且他还活着。如果校长认为第二级别的警戒足够的话，那就足够了。

当然，哈利肯定是要失败的，但这一事实并不会影响到警戒级别的选择。

他们两个开始设立保护和检测网。最重要的一层网确保了没有任何被变形的材料会进入空气。以防万一，哈利会被封闭在一个拥有单独空气来源的壳内，被允许离开保护网的只有他的魔杖，而界面是密封的。他们在霍格沃茨内部，所以无法在任何材料显示出自燃状况的时候用自动的幻影移形移开，但他们可以用几乎同样的速度将之推出天窗。正因为如此，所有的窗户才都是向外开的。一旦出现麻烦的迹象，哈利本人会从另一个天窗离开。

哈利看着他们的工作，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点被吓着了。

“别担心，”麦格教授解释这些的时候说，“这几乎肯定不会用到，波特先生。如果我们预料到什么差错，就根本不会允许你尝试。这只是对尚无先例的变形术的常规防范措施罢了。”

哈利咽了一口吐沫，点点头。

几分钟后，哈利被绑在了安全椅上，他的魔杖对着一个金属球，根据他目前的考试成绩，在三十分钟之内，他无法变形这么大的球。

在那之后，过了几分钟，米勒娃靠在墙上，感觉要晕倒了。

在刚才哈利的魔杖指着的那部分的球上，有一小块玻璃。

哈利没有说“早告诉你了”，但他布满汗水的脸上得意洋洋的表情替他说了。

邓布利多球上施放着分析魔咒，看上去越来越着迷了。他的脸好像年轻了三十岁。

“有意思，”邓布利多说，“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他仅仅变形了对象的一部分，而没有变形整体。哈利，你说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概念上的限制？”

“是的，”哈利说，“但是是一个深层次的限制，仅仅知道它一定是概念上的限制是不够的。我不得不压制我头脑中导致错误的部分，想着科学家们发现的底层现实。”

“真有意思，”邓布利多说，“我想，即使任何其他巫师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也需要几个月的研究吧？我可以请你部分变形一些其他的東西嗎？”

“也許是的，當然可以。”哈利說。

半小時後，米勒娃仍然感到困惑，但對於安全問題放心多了。

確實和普通變形術是一樣的，姑且不論邏輯上的不可能。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校長，”米勒娃最後說，“我懷疑局部變形術比普通的變形術更累。”

“熟能生巧，”疲憊而又蒼白的男孩用不穩定的聲音說，“但沒錯，你說對了。”

將哈利從保護網中弄出來的過程又花了一分鐘，然後米勒娃引他坐在一把更舒服的椅子上，而鄧布利多拿出了雪頂汽水。

“恭喜你，波特先生！”麥格教授真心實意地說。她會用幾乎任何東西來打賭變形術不會成功。

“的確恭喜，”鄧布利多說，“即使是我，也沒有在十四歲之前做出任何變形術上的原創性發現。朵洛緹婭·森吉克¹²之後，就沒有任何天才這麼早綻放了。”

“謝謝。”哈利用有點意外的聲音說。

“儘管如此，”鄧布利多若有所思地說，“我認為把這一喜事保密會是明智的，至少現在如此。哈利，在你與麥格教授談話之前，你與任何人討論過你的想法嗎？”

一片沉默。

“呃……”哈利說，“我不想把任何人推上被告席，但我確實告訴過另

12 朵洛緹婭·森吉克 (Dorothea Senjak) 是《黑色傭兵團 (The Black Company)》系列中的“夫人 (Lady)”的原名，關於這一系列的科幻小說見：http://baike.baidu.com/link?url=ywFVe3SfAK_64KokZMjetULjCcnZ8aZ4XKaQcXIXDfIFlqMkENzP99p4cCUfas4Kh9uaYgmjDS4nK1n-YtKEq

外一名学生——”

麦格教授的嘴唇里几乎是爆出了这些词句。“什么？你在向一个公认的权威咨询之前，与一名学生讨论了一种全新的变形术？你知道这种行为有多不负责任吗？”

“对不起，”哈利说，“我没意识到。”

男孩看上去被恰到好处地吓坏了，米勒娃感觉到心里放松了。至少哈利知道了他之前多么愚蠢。

“你必须让格兰杰小姐发誓保密，”邓布利多严肃地说，“除非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而且对方也发誓保密，否则不要告诉任何人。”

“啊……为什么？”哈利问道。

米勒娃在想同样的问题。校长的思路又一次过分超前了，她跟不上。

“因为你可以做出一件没有人会相信你能做到的事情，”邓布利多说，“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可能事实会证明它是你的关键优势，哈利，我们必须保守这一秘密。请在这一点上相信我。”

麦格教授点点头，她内心的困惑一点都没在她坚定的脸上流露出来。“请你照做，波特先生。”她说。

“好吧……”哈利慢慢地说。

“等我们检查完你的材料之后，”邓布利多说，“你就可以开始练习部分变形术，但仅限于玻璃和钢材之间，格兰杰小姐将成为你的监督人。当然，如果你们有人怀疑出现了任何变形疾病的任何症状，马上通知教授。”

就在哈利离开实验室之前，手已经放在门把手上的时候，他转身说，“既然我们已经在这里了，你们有人注意到斯内普教授有什么不同了吗？”

“不同？”校长说。

米勒娃没有让苦笑出现在她的脸上。当然，这个男孩对于‘邪恶的魔药学教授’有所怀疑，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西弗勒斯值得信赖的原因。如果对哈利解释说西弗勒斯仍然爱着他的母亲，那至少也称得上“奇怪”二字。

“我的意思是，他的行为最近有什么改变吗？”哈利说。

“至少我没有发现……”校长缓缓地说。“你为什么这么问？”

哈利摇摇头。“我不希望自己的说法影响到你们的观察。稍微留个心眼，行吗？”

这比任何对西弗勒斯的直接指控更让米勒娃战栗。

哈利恭敬地对两人鞠躬，离开了。

“阿不思，”米勒娃在那男孩离开后道，“你是怎么知道要认真对待哈利的？我会以为他的主意是完全不可能的！”

年长巫师的表情变得凝重。“与它必须被保密的原因一样，米勒娃。这就和我告诉你，一旦哈利说了这种话就来找我的理由一样。因为，这是一种伏地魔不知道的力量。”

米勒娃用了几秒才理解了这些词句。

然后，和她每次想起来的时候一样样，一阵寒战爬上了她的脊柱。

一开始，只是一场寻常的工作面试，西比尔·特里劳妮在申请占卜学教授的职位。

**拥有消灭黑魔王力量之人即将到来，
出生于曾三次抵御他之父母，
出生于第七个月份消失之时，
黑魔王将他标记为己之同等，
然他将拥有黑魔王所未知的力量，**

两者之一必毁灭于另一人之手，除却其中一小片残迹，
因这两种不同的灵魂无法同存于世。¹³

那些可怕的词语，那种可怖的低沉声音所说出的话语，与部分变形术似乎不是很相符。

“那么，也许不是，”米勒娃试图解释之后，邓布利多说，“我承认我曾经盼望着那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伏地魔的魂器的什么东西，无论他藏在哪儿。但……”老巫师耸耸肩，“预言是棘手的東西，米勒娃，最好不要冒险。如果预料不到的话，再小的事情可能都会被证明是关键。”

“而你觉得他关于西弗勒斯的话是什么意思？”米勒娃问道。

“那个我一点头绪都没有，”邓布利多叹道，“除非哈利正在对付西弗勒斯，并且认为开放式的问题可能会被严肃对待，而直接指控可能会被弃之不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也同样正确地推理出我是不会相信他这么做了的。我们就按照他说的那样，不带偏见地观察好了。”

余波 1:

“呃，赫敏？”哈利非常小声地说，“我想我欠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道歉。”

余波 2:

阿丽莎·科恩福特的双眼凝望着正严肃地给她的班级讲课的魔药学教授，微微有些呆滞，他正举着一个小小的青铜色豆子，说着关于尖叫着的一滩人肉

¹³ 特里劳妮教授的预言：经过翻译组讨论，采用了措辞比较接近英文的台版翻译，本文的预言相对于原著来说略有改动。

之类的内容。打这个学年初开始，她就很难专心听魔药课。她一直盯着他们可怕、刻薄、油腻腻的教授，同时幻想着特别的课后留堂。也许她真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她似乎无法停止这种臆想——

“啊！”阿丽莎叫道。

斯内普准确无误地将那个青铜色豆子弹到了阿丽莎的额头上。

“科恩福特小姐，”魔药学教授声音尖刻地说，“这是一剂精细的魔药，如果你不能集中注意力的话会伤到你的同学，而不仅仅是你自己。课后见我。”

最后的四个字对她毫无帮助，但她还是努力了一点，至少在这一天里没把谁融化掉。

课后，阿丽莎来到讲桌前。她的一部分想要温顺地站在那里，脸带羞怯，双手如同忏悔般地握在背后，谁知道呢，但某些安静的直觉告诉她这可能是一个**坏主意**。因此，她仅仅是不动声色，以一种对于年轻的女士来说非常端庄的姿势站着，说，“教授？”

“科恩福特小姐，”斯内普说着，他没有从正在批改的卷子上抬眼，“我不会回馈你的感情，我开始觉得你的凝视令人烦恼，从今往后你要控制你的眼睛。我说清楚了吗？”

“是。”阿丽莎窒息地尖声说道，然后斯内普让她走了。她逃走的时候脸颊燃烧得好似熔岩。

第二十九章 自我中心归因误差¹

很遗憾，J·K·罗琳的身份不可言说。你必须自己去看。²

科学性免责声明：罗刹指出第二十七章的同感理论（用自己的大脑模拟其他人的感受）并不能算作公认的科学事实。迄今为止的证据指向了这一点，但我们尚未用脑电波分析证明。同理，虽然无时间的量子力学方程（在第二十八章里暗示过）十分优雅，以至于如果最终理论含有时间参量，我一定会十分吃惊，但是这个理论也尚未被证实。

最近，赫敏每次听到别的学生讨论她和哈利，都感觉胃里沉沉的。今天早晨，她在浴室隔间无意间听到了摩那吉和帕德玛的对话，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开始觉得跟哈利·波特竞争是个可怕的错误了。

如果她离哈利·波特远远的，那她就是赫敏·格兰杰——霍格沃茨最耀眼的学术明星，为拉文克劳赢得最多学院分的佼佼者。她不会像大难不死的男孩那么有名，但至少是因为自己出名的。

可现在的情况是，大难不死的男孩有了一个学术上的竞争对手，而这个对手的名字碰巧是赫敏·格兰杰。

更惨的是，她还和他约过一次会。

最初，和哈利发展一段浪漫关系似乎是个很棒的主意。她读过这样的书。如果说霍格沃茨里有谁够资格成为女主角的恋爱对象，那无疑就是哈利·波特：

1 自我中心归因误差 (Egocentric Bias)：归因偏差的一种，倾向于将过去到未来的改变原因更多地归结到自己身上，以期让自己显得更重要。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Egocentric_bias

2 原梗出自黑客帝国：很遗憾，矩阵的奥义不可言说。你必须自己去看。

聪明，幽默，有名，有时候有点吓人……

所以她逼哈利和自己约会了一次。

而如今她成了他的恋爱对象。

或者更惨：她成了他晚餐菜单上的选项之一。

早上她在浴室的隔间里正要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然后她听到摩拉吉说，那个麻瓜出身的女孩争不过金妮芙拉·韦斯莱，而帕德玛则推测波特也许两个都要。

她们好像不理解女孩子才是从晚餐菜单里挑选的一方，而男孩子要为得到她们而争斗。

但这还不是最让她不爽的地方。最让她不爽的地方在于当她在麦格教授的一次测验里拿了 98 分，大家说的不是赫敏·格兰杰拿了全班最高分，而是哈利·波特的竞争对手比他高了 7 分。

如果你跟大难不死的男孩走得太近，你就会成为他故事里的一部分。

你不会拥有自己的故事。

赫敏觉得她应该一走了之，但那就太可悲了。

不过她确实想要拿回因为变成哈利的对手而不小心失去的东西。她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哈利·波特的第三条腿。这要求太高了吗？

这个坑跌进去就很难爬出来了。无论你在班上拿到多高的分，就算你做了什么值得在晚餐时间宣布的事，别人也只会想到你又在与哈利·波特竞争。

但她觉得自己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些看起来不是在特意和哈利对着干的事。

会很难。

会有违她的性格。

她会不得不与十分邪恶的人战斗。

并向更加邪恶的人求助。

赫敏抬手，准备敲响那扇可怕的门。

她犹豫了一下。

她意识到自己正在**犯蠢**，于是把手举高了一点儿。

她再一次想要敲门。

她的手没能碰到门。

不过门还是打开了。

“天哪，”蜘蛛坐在自己的网里说，“格兰杰小姐，丢掉一点奇洛点真有这么痛苦吗？”

赫敏举着手呆站着，脸颊开始泛红。确实有那么痛苦。

“好吧，格兰杰小姐，我会仁慈一点，”邪恶的奇洛教授说，“直接把点数扣掉好了。你看，这样你就不用做这么痛苦的决定，你不感谢我吗？”

“奇洛教授，”赫敏的声音有一点儿颤抖，“我有很多奇洛点，对吧？”

“确实，”奇洛教授说，“不过比刚才还是少了一点。真可怕呀，不是吗？想想看，如果我不喜欢你过来的理由，你又会丢掉五十点。也许我可以先扣一点……再扣一点……再扣一点……”

赫敏的脸更红了。“你真的很邪恶，没人告诉过你么？”

“格兰杰小姐，”奇洛教授严肃地说，“像这样过度恭维别人是很危险的。对方可能会感到愧疚并试图做些什么以配得上您的称赞。那么，您想和我谈什么呢，格兰杰小姐？”

周四午餐之后，赫敏和哈利躲进图书馆的角落。他们施了一道**无声无息**以便两人谈话。哈利趴在地上，用手肘支着地，双手撑住头，脚在空中乱晃。赫敏坐在一张对她来说大得过头的软椅里，像是一颗硬糖里面的赫敏夹心。

哈利建议他们可以把所有书的**标题**读一遍，然后赫敏再读一遍目录。

赫敏觉得这主意太棒了。她从来没试过这么对付一个图书馆。

但是这计划有一个小小的瑕疵。

——他们都是拉文克劳。

赫敏读起了一本叫《魔法记忆术》的书。

哈利读起了《刨根问底的巫师》。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只会破例这么一次。他们都没意识到再怎么努力自己也不可能把所有标题看完的。

这片小角落的安静被两个字打破了。

“哦，**不会吧!**”哈利突然大声说道，这几个字仿佛是从他身体里挤出来的。

又是一阵安静。

“他**不是吧**。”他用同样的语气说。

然后赫敏听到他不由自主地格格笑起来。

她抬起了头。

“好吧。”她说，“**到底什么事?**”

“我刚刚明白为什么不能问韦斯莱一家关于那只老鼠的事。”哈利说，“太糟糕了。我不该笑的。我真是个坏人。”

“没错，”赫敏一本正经地说，“你就是坏人。快告诉我。”

“好的，首先是背景。这本书里有一整章讲的是关于西里斯·布莱克的阴谋论。你记得那是谁吧？”

“当然。”赫敏说。西里斯·布莱克是个叛徒。他明明是詹姆·波特的朋友，却把伏地魔引到了波特家被魔法保护的住处。

“事实上布莱克入狱这件事上有许多——姑且说是不正常之处吧。他没有经过审判；傲罗逮捕布莱克的时候负责这件事的副部长是康奈利·福吉，他后来成了我们现在的魔法部长。”

这在赫敏听起来也有些可疑。她就这么说了。

哈利仍然趴在地上盯着书，闻言做了个耸肩的动作。“可疑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而阴谋论者总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但是连审判都没有？”赫敏说。

“这件事就发生在黑魔王被击败之后。”哈利的声音里透着严肃，“当时情况非常混乱。傲罗找到布莱克的时候，他正站在深及脚踝的血泊里大笑。有二十个目击证人详细叙述了他是怎么杀死我父亲的朋友彼得·佩蒂格鲁以及十二位路人的。我并不是说我赞同布莱克不经过审判。但这些人毕竟是巫师，所以这实在不比——打个比方，大家在争论谁射杀了约翰·肯尼迪的时候提到的那些事儿更可疑。反正西里斯·布莱克就是巫师界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现在有许多关于谁才是真正背叛我父母的人的阴谋论，其中最流行的人选是彼得·佩蒂格鲁，从这里开始事情变得复杂了。”

赫敏听得很入神。“但这跟韦斯莱家的宠物鼠有什么关系——”

“别急，”哈利说，“我马上就说到了。佩蒂格鲁死后，人们发现他是光明方的卧底——不是双重间谍，只是一个非常善于探听消息的人。他从十几岁起就擅长这种事，甚至在霍格沃茨的时候别人就知道他能发现各种秘密。所以在阴谋论里佩蒂格鲁还在霍格沃茨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未注册的阿尼马格斯，

他的变身是某种小型动物，可以四处乱窜、偷听对话。关键在于，成功的阿尼马格斯非常罕见的，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就更难以成功，所以这个阴谋论认为，显然我父亲和布莱克也是未注册的阿尼马格斯。而在这个阴谋论里，佩蒂格鲁自己杀死了十二个旁观者，变成了他小小的阿尼马格斯形态，然后开始逃亡。不过迈克尔·舍默 [3]³ 指出，这个理论有四个漏洞。第一，布莱克是除了我父母以外唯一一个知道如何通过他们住处周围的保护魔法的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哈利的声音变得有些冷酷。）“第二，布莱克比佩蒂格鲁更有可能 是嫌疑人。据说布莱克在霍格沃茨的时候曾经试图杀死一个学生，而且他出身于一个非常残忍的纯血家族，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是他亲堂姐。第三，战斗方面布莱克比佩蒂格鲁要强上二十倍，虽然智商上可能不及。他们之间的对决就像奇洛教授对决斯普劳特教授。佩蒂格鲁都不一定有机会拔出自己的魔杖，更不用说伪造所有那些阴谋论里提到的证据。以及第四，布莱克站在街上大笑。”

“但这跟老鼠——”赫敏说。

“对，”哈利说，“好吧，长话短说，比尔·韦斯莱认为他弟弟珀西的宠物鼠是佩蒂格鲁的阿尼马格斯形态——”

赫敏的下巴掉了。

“是呀，”哈利说，“你不太可能觉得邪恶的佩蒂格鲁会在一个敌对的巫师家庭作为一只宠物鼠过着偷偷摸摸的悲惨生活。他要么应该跟着马尔福一家，或者更有可能在做了整形手术之后跑去加勒比海。总之，比尔打晕了弟弟珀西，抓住了老鼠，用猫头鹰发了各种紧急消息——”

“哦不！”赫敏说道，声音像是从她身体里挤出来的。

“——还设法找来了邓布利多、魔法部部长和首席傲罗——”

“不是吧！”赫敏说。

“当然他们到的时候觉得他疯了，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对那只

3 迈克尔·舍默：是一位美国的科学作者，科学历史学家，怀疑者协会的创始人，《怀疑论》杂志的主编。这份杂志的主要内容是调查各种伪科学和超自然现象。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Shermer；怀疑者协会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Skeptics_Society

老鼠用了真实之眼⁴，然后你猜他们发现了什么？”

她快笑死了。“那就是一只老鼠。”

“奖你一块曲奇！于是他们把可怜的比尔·韦斯莱拖到圣芒戈，诊断结论是相当典型的精神分裂症。这病不算罕见，尤其是在我们那边大学生的年龄段里。他坚信自己九十七岁，已经死过一次，然后经由火车站回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身上。安定药物对他很有效，他现在已经好转，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但是大家不怎么讨论关于西里斯·布莱克的阴谋论了，而问韦斯莱一家关于宠物鼠的问题也成了禁忌。”

赫敏不由自主地格格笑起来。这太可怕了。她不该笑的。她是个坏人。

“我不明白的是，”哈利在他们笑完之后说，“为什么布莱克会去追杀佩蒂格鲁，而不是快点逃走。他肯定知道傲罗会追捕他。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进阿兹卡班之前有没有问出原因。看，所以说就算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罪犯也得走司法程序经过审判。”

赫敏不得不表示同意。

哈利不久就看完了他那本书，而赫敏才看了一半——她那本要难得多，但她还是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她不得不把《魔法记忆术》放回书架上，不情不愿地离开，因为到了面对霍格沃茨最可怕课程的时间了。飞行课。

哈利陪着她一起走了过去，其实他自己的课在一个半小时之后。两人就像一架战斗机护送着一架悲伤的小螺旋桨飞机开向它自己的葬礼。

他同情地向她轻声道别，而她走上了意味着末日的草坪。

然后是无数尖叫和差点坠落和与死亡擦肩而过和大地不在它该在的地方和阳光太刺眼和摩拉吉喋喋不休和曼迪自以为含蓄地跟她飞得很近好在她掉下来的时候接住她和她知道其他学生其实在笑话她们俩但她什么也没对曼迪说因为她不想死。

4 Veritas Oculum，应为作者原创法术。

十万年后这节课结束了，她又回到了她该在的大地上，并且可以一直待到下周四。有时她的噩梦里每天都是星期四。

在赫敏看来，**为什么**每个人都必须学这个是个彻头彻尾的谜，毕竟他们长大之后可以用幻影移形或者飞路粉或者门钥匙去任何地方。没有哪个成年巫师非得骑飞行扫帚，这就像是被迫在体育课上打闪避球。

还好哈利很会做人地对自己擅长飞行课表示惭愧。

几个小时之后，她和汉娜、苏珊、莉妮和美根坐在赫奇帕奇的自习室里。弗立维教授用作为一位教师来说羞涩得令人惊讶的语气问她，是否或许愿意帮助这四位同学完成魔咒课作业，虽然她们并不是拉文克劳的学生。赫敏骄傲得快要爆炸了。

她拿出一张羊皮纸，在上面洒了一点儿墨水，撕成四片揉成一团然后扔到桌子上。

对她来说其实揉成一团就行了，不过刚才这些程序让这玩意儿更像垃圾，这对第一次练习清理咒⁵的人是有帮助的。

赫敏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然后说道：“好了，试试看。”

“杂物清理。”

“杂物清理。”

“杂物清理。”

“杂物清理。”

赫敏还没发现所有出问题的地方。“你们能再试一遍吗？”

一小时以后赫敏得出结论，1) 莉妮和美根有点粗心大意，但如果你让她

5 Disposal Charm, 原创咒语，下一段咒文为 Everto, 同样是拉丁语, 意为丢开。

们坚持练习，她们会照做的；2）汉娜和苏珊非常认真但心急，所以你得不断让她们**放慢速度、放松下来，想一想而不是去试个不停**——想到她们俩之后会变成**她的人**，赫敏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以及3）她喜欢帮助赫奇帕奇的学生，整个学习室的气氛都很愉快。

她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大难不死的男孩一边读书一边等着陪她一起去。她觉得有点得意，但也有点担心，因为哈利好像没有和她以外的**任何人**说过话。

“你知道赫奇帕奇有个女生是易容马格斯么？”他们往大厅走的时候赫敏说道，“她把自己的头发弄得很红，不是韦斯莱那种红，是停车让行标志那种红。她把热茶洒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黑头发的男孩，直到她再次控制住局面为止。”⁶

“真的？好帅。”哈利有点心不在焉地回答，“呃，赫敏，随便问问，你知道明天是申请加入奇洛教授的军队的最后一天吧？”

“我知道，”赫敏说，“邪恶的奇洛教授的军队。”她的声音里有一点愤怒，尽管哈利自然不知道原因。

“赫敏，”哈利听起来有些恼怒，“他不邪恶。他只是有点黑暗倾向，而且非常斯莱特林。这和**邪恶**不一样。”

哈利的问题是他的词汇量太丰富了。他如果只是把宇宙分成善和恶就好办多了。“奇洛教授在全班面前把我叫出来**攻击别人**！”

“他是对的。”哈利一脸严肃地说，“对不起，赫敏，但他是对的。你应该攻击**我**，我不会介意的。如果不对真实的目标使用真实的咒语，你是没法学会战斗魔法的。而且你现在对决也练得挺不错，不是吗？”

赫敏只有十二岁，所以她知道，但却说不清楚，她找不到能够说服哈利的**话**。

奇洛教授把一个小姑娘在所有人面前叫起来，让她无缘无故地攻击自己

6 梗自《乱马》漫画主人公。

的同学。

这和奇洛教授对不对无关。

麦格教授永远不会这么做。

弗立维教授永远不会这么做。

也许就连斯内普教授也不会。

奇洛教授很邪恶。

但她找不到合适的词，而且她知道哈利不会信她的。

“赫敏，我跟高年级的学生聊过。”哈利说，“奇洛教授搞不好是我们在霍格沃茨的七年里能遇上的唯一靠谱的防御学教授。其它东西可以晚点学，但防御术只有今年。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会学到很多很多，比魔法部觉得一年级应该学的多得多——你知道我们会在一月学守护神咒吗？”

“守护神咒？”赫敏惊讶地提高了声音。

她在书里看到过，这是已知的最光明的魔法，能够对抗最黑暗的生物，需要以最纯粹的正面情绪施放。她没想过邪恶的奇洛教授会教——或者说安排他们学这个。赫敏完全想象不出他自己能用那个法术。

“是的，”哈利说，“一般学生至少要等到五年级才能开始学守护神咒，搞不好还要更晚！但奇洛教授说魔法部的时间表是由一群会说话的弗洛伯黏虫决定的，而施展守护神咒的能力取决于情绪而非魔力。奇洛教授说他认为大多数学生远远没有发挥出他们的能力，而今年他将证明这一点。”

哈利提到奇洛教授的时候总是带着这种敬畏和崇拜的语气。赫敏咬着牙继续走。

“其实我已经报名了。”赫敏轻声说，“今天早上报的。原因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

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

而且她也不想输。要赢的话就必须学习。

“所以你**也会**参加军队？”哈利突然热情了起来，“那就太棒啦，赫敏！我已经排好了名单，但我肯定奇洛教授会让我加一个的，或者换——”

“我不会加入**你的**队伍。”赫敏的声音很尖锐。她知道这假设很合理，但她**还是**生气了。

哈利眨了眨眼睛。“当然也不会加入德拉科·马尔福。所以你想去第三支队？我们还不知道谁是将军呢？”哈利的语气非常惊讶，还有点受伤。她没法责怪他，虽然她确实归咎于他，因为其实就是他的错。“但为什么不来我这儿？”

“想想吧，”赫敏厉声说，“也许你会想出来的！”

然后她加快了脚步，把目瞪口呆的哈利甩在了身后。

“奇洛教授，”德拉科用最正式的语气说，“我必须反对您让赫敏·格兰杰成为第三位将军的任命。”

“哦？”奇洛教授悠闲而放松地靠在椅子上，“接着说，马尔福先生。”

“格兰杰不适合这个位置。”德拉科说。

奇洛教授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脸颊，若有所思。“没错啊，她是不适合。还有呢？”

“奇洛教授，”哈利·波特在他身边说道，“尽管格兰杰小姐拥有优秀的学术天分，也在您的课上获得了许多奇洛点，但她的性格不适合军事指挥。”

哈利同意陪德拉科去奇洛教授的办公室，这让德拉科松了口气。这**不仅**是因为哈利是奇洛教授的明星学生。德拉科也在担心哈利和格兰杰**真的**是朋

友。离上次的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样还差不多。

“我同意波特先生。”德拉科说，“把她任命为将军会让整件事变成闹剧。”

“这个评价有些苛刻，”哈利说，“但我不能反驳。坦率地说，奇洛教授，赫敏·格兰杰的杀人意愿就跟一碗洗过的葡萄差不多。”

“这件事，”奇洛教授平和地说，“我不可能没注意到。你们说的我早就清楚了。”

该轮到德拉科说话了，但谈话突然停顿了下来。他和哈利来之前没有考虑到这种回答。如果老师说他知道你知道的一切，却仍然准备犯一个明显的错误的话，你还能说什么呢？

沉默在延长。

“这是什么阴谋吗？”哈利缓缓地问道。

“我做的事都非得是阴谋不可吗？”奇洛教授说，“我不能偶尔只是为了混乱而制造混乱吗？”

德拉科一口气没上来。

“您不会在您的战斗魔法课上这么做。”哈利冷静而肯定地说，“其他地方或许有可能，但不会在这儿。”

奇洛教授缓缓扬起了眉毛。

哈利坚定地回望着他。

德拉科颤抖了起来。

“好吧，”奇洛教授说，“你们似乎都没有考虑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不是格兰杰小姐，我该任命谁呢？”

“布雷斯·扎比尼。”德拉科毫不迟疑地说。

“还有其他建议吗？”奇洛教授饶有兴致地问道。

安东尼·戈德斯坦和厄尼·麦克米兰在他脑中闪过，然后德拉科的常识回来了，排除了麻瓜出身和赫奇帕奇的学生，无论他们在决斗中是多么咄咄逼人。于是德拉科只是说：“扎比尼为什么不行？”

“我明白了……”哈利慢慢地说。

“我还没有。”德拉科说。“扎比尼有什么问题？”

奇洛教授看着德拉科。“因为，马尔福先生，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没法跟上你和波特先生。”

震惊席卷了德拉科。“您不会觉得格兰杰能——”

“他在她身上下了注。”哈利平静地说，“不一定能赢，赔率甚至不算好。她可能永远做不到和我们像样地战斗。就算最后可以，她或许也得用上几个月去学。但她是唯一一个这个年级里有希望击败我们的人。”

德拉科的手抽搐了一下，但最终没有紧握成拳头。以支持者的身份出现然后退出，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性战术。所以哈利·波特和格兰杰确实是——的，而那意味着——

“但是教授，”哈利接了上去，“我很担心赫敏会是个不快乐的将军。我是作为她的朋友说这句话的，奇洛教授。这场竞赛或许对德拉科和我有益，但你让她做的对她没有好处！”

算我没想。

“你对赫敏·格兰杰的友情令人感动，”奇洛教授不冷不热地说，“特别是你还同时是德拉科·马尔福的朋友。简直可谓壮举。”

哈利突然显得有点紧张。这表示他其实非常紧张。德拉科在心里骂了一句。哈利的小聪明显然逃不过奇洛教授的眼睛。

“而且我怀疑格兰杰小姐不会感谢您出于友情的关心。”奇洛教授说道，“这个位置是她向我要的，波特先生。不是我主动给她的。”

哈利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看了德拉科一眼，眼神里混合着歉意和警告：“抱歉，我尽力了”和“我们最好到此为止”。

“至于她的水平，”奇洛教授继续说道，嘴边露出一丝轻微的笑意，“我怀疑她在那个严苛的位置上会比你们想象的要轻松得多，而她达到和你们势均力敌所需的时间也会比你们以为的短得多。”

哈利和德拉科惊恐地张大了嘴。

“您不会准备**指导**她吧？”德拉科完全被吓呆了。

“我报名可不是为了和**您**战斗！”哈利说。

奇洛教授笑得更开心了。“事实上，我确实表示想要为格兰杰小姐的前几场战斗提供一些建议。”

“**奇洛教授！**”哈利喊道。

“哦，别担心。”奇洛教授说，“和我预料的一样，她拒绝了我。”

德拉科眯起了眼睛。

“天哪，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没有人告诉过你盯着别人很不礼貌吗？”

“你不会准备用**别的**方式偷偷帮她吧？”哈利说。

“我会那么做吗？”奇洛教授说。

“会。”德拉科和哈利异口同声道。

“我为你们的不信任感到十分受伤。好吧，我保证不以你们两位不知道的任何方式帮助格兰杰将军。现在，我建议你们去处理军务。十一月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

德拉科在他们离开奇洛教授的办公室以前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

哈利曾表达过对“人际关系那玩意”的蔑视。

而现在这是德拉科唯一的希望了。

别让他发现，别让他发现……

“我们应该先攻击那个格兰杰，让她别碍事儿。”德拉科说，“我们击溃她之后，就能没有干扰地进行我们自己的比赛了。”

“这对她来说可不公平吧？”哈利平和地说。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德拉科说，“她可是你的对手。”然后，他的声音里掺入了一丝恰如其分的怀疑。“别告诉我你在做了她的对手那么久之后真的开始喜欢她了……”

“创始人不容，”哈利说，“我能说什么呢，德拉科？我只是有一种天生的正义感。而且你知道，格兰杰也有。她对善与恶有非常坚定的观念，而且她多半会先攻击恶的一方。姓‘马尔福’就像给她竖了个靶子，你知道的。”

该死！

“哈利，”德拉科的声音里有些受伤，还有一丝高傲，“你不想和我公平地对决吗？”

“你是说不趁你击败格兰杰后损兵折将的时候攻击你吗？”哈利说，“嗯，不好说。也许我在赢得无聊了以后会去试试这种‘公平’。”

“也许她会先攻击你。”德拉科说，“你才是她的对手。”

“但我是她友好的对手。”哈利笑得很邪恶，“我给她买了很棒的生日礼物，诸如此类。没有人会这样跑去暗中陷害你的友好竞争对手。”

“那破坏和朋友公平对决的机会就没问题吗？！”德拉科愤怒地说，“我还当我们是朋友呢！”

“让我换一种说法。”哈利说，“格兰杰不会破坏友好竞争的关系，但那是因为她的杀人意愿就跟一碗洗过的葡萄差不多。你会。你完全会。而且你猜怎么着？我也会。”

该死！

如果这是一出戏，此刻就该响起一段激动人心的音乐。

穿着绿色镶边的长袍、梳着一丝不苟的白金发的主角完美出场，面对反派。

反派靠在朴素的木头椅背上，能够清楚地看见她的龅牙，栗色的卷发垂在脸上，面对主角。

现在是 10 月 30 日星期三。第一场战斗就在接下来的周日。

德拉科站在格兰杰队军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有一间小型教室这么大。（德拉科不太明白为什么将军办公室要这么大。一套桌椅对他来说就够用了。他都不太清楚为什么军队需要办公室。他的人知道去哪儿找他。除非奇洛教授故意给他们安排了巨大的办公室，作为地位的象征。这样的话德拉科是完全赞成的。）

在办公室的另一端，格兰杰正坐在房间里唯一一张椅子上，好像那是她的王座一样。他们之间横亘着一张长桌，角落里还有四张小圆桌，但整个办公室只有尽头的一把椅子。一面墙上排着几扇窗户，一束阳光照在格兰杰的头发上，仿佛一顶发光的皇冠。

如果德拉科能缓慢笔直地走过去，这场景就完美了。但长桌挡住了路，他只好绕过去，这样失去了戏剧里的那种庄重感。她是故意的吗？如果对方是他的父亲，那肯定是故意的；然而这是格兰杰，所以显然不是。

他没有地方坐，而格兰杰也没有站起来。

德拉科怒火中烧，脸上却一丝不露。

“好吧，德拉科·马尔福先生，”格兰杰等他走到她面前的时候说，“我仁慈地许可了你的谒见。你有什么请求？”

和我一起拜访一下马尔福庄园，我父亲和我愿意向你展示一些有趣的咒语。

“你的对手波特向我提出了一个提议。”德拉科作出了严肃的表情，“他不介意输给我，但要是被你赢了的话就脸上无光了。所以他想要与我合作，先把你打出局，不仅限于第一战，所有战斗都是。如果我不肯，波特希望我袖手旁观或者骚扰你，而他则会一开场就全力以赴地向你进攻。”

“我明白了。”格兰杰有些惊讶地说，“而你准备帮助我对抗他？”

“当然。”德拉科圆滑地说，“我觉得他这么对你很不公平。”

“啊，你真善良，马尔福先生。”格兰杰说，“我为之前的态度道歉。我们应该成为朋友的。我能叫你德德吗？”

德拉科脑中警铃大作，不过万一一她真是那个意思……

“当然，”德拉科说，“那我也叫你赫赫好了。”

德拉科相当肯定她的表情动摇了一下。

“总而言之，”德拉科说，“我觉得波特活该被我们两个合力打出局。”

“但那对波特先生不太公平，不是吗？”格兰杰说。

“我认为十分公平。”德拉科说，“是他先算计你的。”

格兰杰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马尔福而是一个赫奇帕奇的话，一定已经被吓倒了。“你以为我很愚蠢，是吧，马尔福先生？”

德拉科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当然不是，格兰杰小姐，不过我想试试总没坏处。那么，你想要什么？”

“你是准备贿赂我吗？”格兰杰说。

“正是如此。”德拉科说，“我能给你一枚金加隆，让你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主攻波特而不是我吗？”

“不能。”格兰杰说，“但你可以给我十加隆，让我以同样的力度攻击你们，而不是只攻击你一个。”

“十加隆可是一大笔钱。”德拉科谨慎地说。

“我从来没听说过马尔福家很穷。”格兰杰说。

德拉科盯着格兰杰。

他开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没想到这个女生会给他这个回答。

“唔，”德拉科说，“你要知道，浪费钱可是富不起来的。”

“马尔福先生，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牙医。但我的父母都是牙医，少于十加隆的钱根本不值得我花时间讲价。”

“三加隆。”德拉科试探道。

“不行。”格兰杰说，“除非你根本不要一场公平的战斗，不然我不相信一个马尔福会认为一场公平的战斗还不值十加隆。”

德拉科开始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不。”德拉科说。

“不？”格兰杰说，“这可是限时优惠，马尔福先生。你确定想冒一整年都被大难不死的男孩打得抬不起头来的风险？这会让马尔福家族相当没面子

吧？”

这个论点非常有说服力也很难拒绝，但明明感觉是陷阱还往里扔钱也是富不起来的。

“不。”德拉科说。

“周日见。”格兰杰说。

德拉科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情况不太对劲……

“赫敏，”哈利耐心地解释，“我们本该互相暗算的。你甚至可以背叛我，出了战场，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赫敏摇了摇头。“但是这么做不好，哈利。”

哈利叹了口气。“我觉得你完全没有领会精神。”

这么做不好。她真的这么说了。赫敏都不知道该为哈利对自己的印象感到屈辱，还是担心她平时是不是真的那么乖乖女。

也许该换个话题了。

“总之，你明天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赫敏说，“明天就是——”

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停住了话头。

“嗯，赫敏，”哈利声音发紧地说，“是什么日子呢？”

插曲：

曾经，10月31日在不列颠魔法界被称为万圣节。

现在它是哈利·波特日。

哈利婉拒了所有的邀请，甚至包括福吉部长的。其实这一封也许能给他一些未来的政治筹码，他**真的**应该咬紧牙关接受的。但对哈利来说，10月31日永远是“黑魔王杀了我父母日”。应该在某处有一个安静而庄重的悼念仪式——即使真的有，他也没收到邀请。

霍格沃茨这天放假庆祝。即使是斯莱特林也不敢在寝室外穿黑衣。学校里有特别的活动和特别的食物，就算有学生在走廊里乱跑，教授们也会装作没看到。毕竟，这是十周年纪念日。

哈利躲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免得破坏别人的好心情。他没有吃饭，只啃了些能量棒，读了一些悲伤的科幻小说（不能读奇幻），还给妈妈和爸爸写了一封比平常长得多的信。

第三十章 集体行动

J·K·罗琳，如果一个男人试图困扰你，你可以想想蓝色，数数 1, 2, 或者寻找一只红色的鞋子。¹

那天是星期日，11月3号。很快，学年年度三巨头哈利·波特、德拉科·马尔福以及赫敏·格兰杰将开始他们对最高统治地位的争夺。

（哈利有点恼火，仅仅由于他参与了这场竞赛，大难不死的男孩就从最高统治地位跌落，降格为三个平等竞争对手之一，但他相信自己很快能把它给扳回来。）

战场设在未禁森林内的一块区域，树木茂盛，因为奇洛教授认为即便是对生平第一场战斗而言，敌军全部暴露在视野范围内也太无聊了。

所有没实际参加任何一个一年级军队的学生被安排在附近露营，并从奇洛教授安置的屏幕上观看战争。只有三名四年级的格兰芬多恰逢生病，被庞弗雷夫人困囿于病床上。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到场了。

学生们并没有穿普通的校服长袍，而是奇洛教授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麻瓜迷彩服，他提供了充分的数量和品种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不是因为学生们担心长袍被弄脏或撕破，毕竟魔咒就是干这个用的。而是如奇洛教授向那群惊讶的纯血巫师所解释的那样，优雅高贵的着装对于在森林里隐藏或在树木间闪避而言效果并不好。

并且在每一件制服的前胸，都有一块缀着所属军队名称和徽章的布片。一小块布片。如果你想要你的士兵们佩戴，比如说吧，彩色丝带一类的东西，以便他们能够远距离辨认彼此，同时冒着敌军把丝带搞到手的风险的话，全都

¹ 这句话出自 Cordwainer Smith 获得 1990 年星云奖“年度最佳外语短篇”的科幻作品 Think blue, Count Two。

由你定夺。

哈利试图给自己的军队命名为“飞龙战队”。

德拉科为此大发脾气，声称这将彻底造成每个人的混乱和困惑。²

奇洛教授裁定德拉科拥有这个名称的优先选择权，如果他愿意。

于是现在哈利成了“飞龙战队”的对手。

这似乎不是个好兆头。³

在他们徽章的选择上，德拉科并没有使用平淡无奇的喷火龙头，而是直接用了火焰本身。优雅，低调，致命：所经之处，唯余此物。极为马尔福。

哈利在考虑了其他一些选择比如“第 501 临时营”⁴，或者“哈利的灾厄爪牙”之后，决定将他的军队命名为简洁庄严的“混沌军团”。

他们的徽章是一只摆成了打响指姿势的手。

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哈利诚挚地建议赫敏，她手底下的年轻男孩很可能会为她是一位以友好著称的女孩而紧张，因此她应当挑选较为可怖的名称来证明自己够强，并且唤起他们对于她所领导军队的自豪感，比如“鲜血突击队”之类的。

赫敏将自己的队伍命名为“阳光兵团”。

他们的徽章是一个笑脸。

十分钟后，他们将进入作战状态。

哈利站在明亮的林中空地上，那是他们的指定起始位置，一块长满古老

2 德拉科 (Draco) 是拉丁语里 dragon “龙”的意思。

3 哈利试图争取“飞龙战队”是因为他喜爱的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里面的少年天才领导飞龙队战无不胜。

4 第 501 临时营 (501st Provisional Battalion) : http://starwars.wikia.com/wiki/501st_Legion

腐坏的树桩的露天空地，为着一些未知目的被清理干净，地面覆盖着零星的落叶，以及未能经受住酷暑试炼的灰色干草梗，阳光灿烂地自顶部倾泻而下。

他周围站着奇洛教授分配给他的二十三名士兵，当然，几乎所有的格兰芬多都报名了，超过半数的斯莱特林，少于一半的赫奇帕奇，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拉文克劳。在哈利的军队中，有十二个格兰芬多，六个斯莱特林，四个赫奇帕奇，以及除他之外的一个拉文克劳……无法通过观察制服来判断他们所属学院了。没有红色，没有绿色，没有黄色，没有蓝色。只有麻瓜的迷彩服样式，以及胸前补缀的“打响指”图案。

哈利注视着他的二十三名士兵，全部身穿统一制服，除了那枚徽标之外，并无其他群体身份识别标志。

并且，瞧，哈利微笑起来，因为他明白了奇洛教授关于这一部分总计划的目的何在；哈利也将为自己的目的充分利用它。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里有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插曲，叫做罗伯斯山洞实验。这个实验设计于二战战后的混乱低迷之中，目的在于研究群体间冲突的动因与消除方法。科学家组建了一个由来自 22 个不同学校的 22 名男孩组成的夏令营，并确保他们都挑选自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实验的第一阶段目的在于调查激发团体间冲突的动因。22 名男孩被平分两组，每组 11 人——

——这足够了。

敌意在两组男孩意识到州立公园里彼此的存在时的那一刻诞生了，继而在第一次会面时产生了语言上的互相辱骂。他们将自己的队伍命名为老鹰队和响尾蛇队（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公园里唯一的团体时并不需要名称），并且开始发展截然相反的集体形象，响尾蛇队自认为粗野凶暴且满嘴脏话，老鹰队则对应地决定将自己定位成正人君子。

实验的另一部分意在测试如何消解团体间冲突。将男孩们聚集在一起观看焰火表演完全无效。他们仅仅向对方大吼大叫，保持分裂状态。有效的方法是警告他们公园可能有批破坏分子出没，两个团体必须合作来解决公园供水系

统的故障。一个共同的任务，一个共同的敌人。

哈利强烈怀疑奇洛教授十分了解这个法则，因为他选择为每个年级编出三支军队。

三支军队。

不是四支。

而且绝对不按照学院进行划分……只有一个例外，除了克拉布和高尔之外，没有其他斯莱特林被分给德拉科。

就是像这样的细节让哈利再次确信奇洛教授，尽管表面上散发着黑暗的气息，而且假装在善恶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在暗中支持善的一方，当然哈利可不敢大声把这些说出来。

哈利决定充分利用奇洛教授的计划来以他的方式定义群体身份。

响尾蛇队，一旦他们遇到了老鹰队，就开始将他们自己定性为粗野凶暴，然后照此行事。

老鹰队自我定性为正义且正当。

在那块敞亮的林间空地中，波特将军和他的二十三名士兵四散在腐坏的老树桩周围，被天空中倾泻而下的灿烂阳光勾勒出轮廓，波特将军和他的 23 名士兵看上去与被整编好的军队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一些士兵站着，一些士兵坐着，还有一些为显示与众不同而单脚站立。

毕竟，这是混沌军团。

如果没什么理由让他们站成整洁的小队列，哈利轻蔑地说道，那么就不会出现整洁的小队列。

哈利把军队分成 6 个小队，每个小队 4 人，且由一个小队的顾问指挥。全体军队被下达了严格的命令，那就是有权不去遵守任何命令，如果不遵守在

当时的情境下是个好主意的话，包括这条命令本身……除非哈利或小队顾问给命令加个前缀“梅林说”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命令是真的要你服从的。

混沌军团的主要进攻方式是化整为零从多个方向发起攻击，随机地改变方向，在魔力足够的情况下尽可能频繁地施放比赛规则所允许的睡眠魔咒。如果你找到机会使敌人分心，陷入混乱，那么抓住它。

行事迅速。富于创造。出乎意料。不趋于同。不要只是遵守命令，动脑想想你**现在**所做的是否有意义。

哈利并没有像他假装的那样确定这能获得最优的军事效率……但他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改变一些**学生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他计划出的利用方法。

据哈利的手表显示，离作战时间只剩五分钟。

波特将军走（并非行军步）到他的空军严阵以待的地方，扫帚早已牢牢地被攥在他们手中。

“所有部门向我报告。”波特将军说道。他们在周六的一次训练课中已经演练过了。

“红队长待命。”西莫·斐尼甘说道，尽管他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红五待命。”迪安·托马斯应答，他已经等着说这句话等了一辈子了。⁶

“绿队长待命。”西奥多·诺特生硬地应付道。

“绿四十一待命。”特蕾西·戴维斯说。

“我希望你们听到铃声的瞬间就能起飞冲入天空。”波特将军说。“不要参战，强调一遍，不要参战。一旦遭受攻击，请即刻撤退规避。”（当然，对扫帚是**不能**施放睡眠魔咒的，而是施放一种能让击中的东西暂时放出红光的

5 这里似乎在影射一个儿童游戏 simon says: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Says

6 这句话是星战里卢克天行者炸死星的时候说的，他当时的代号就是红5: <http://knowyourmeme.com/memes/red-leader-standing-by>

咒语。如果扫帚或是骑手被击中就出局了。)“红队长和红五，全速飞向马尔福军，在能看见他们的前提下尽量飞高一些，一旦确定他们的行动便即刻返回。绿队长，对格兰杰军进行相同的活动。绿四十一，在我军上方飞行并留意任何接近的扫帚或士兵，你且仅有你被允许发射咒语。记住，我刚才那些命令前面都没加‘梅林说’。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些信息。为了混沌军团！”

“为了混沌军团！”四人怀着不同程度的热忱附声道。

哈利预计赫敏会闪电袭击德拉科，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命令兵力移入阵地并开始支援她，但那会是在她损失惨重并造成了一些伤害之后。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将之包装成一次英雄主义救援行动；毕竟，让阳光军团认为混沌军团不是盟友是不可取的。

但万一她没有这么做……好吧，这就是为何混沌军团决定按兵不动，直到绿队长返航汇报。

德拉科会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行动。不出所料的话他会如预测的一样让军队准备防御赫敏的攻击。他或许意识到，又或许意识不到，哈利关于等战斗结束才进攻的话是在说谎。哈利仍旧派出了两把扫帚去飞龙战队，以防万一他们确实有所行动，也是为了防止德拉科或高尔或克拉布强到可以直接射中天上的扫帚。

但格兰杰将军是个不可预测的首领，直到哈利了解到她的动向，他都不能行动。

在森林的中心，茂密的树盖在高空摇曳生姿，树荫图案在大地上舞动，马尔福将军站在在树木相对稀疏之处，平静而满意地注视着他的军队。六支小队，每队三个人，四人的航空兵（其中包含格雷戈里），以及指挥部，即他自己和文森特。他们只在上个星期六简单操练了一下，但德拉科相信自己已经把基本要点都讲解清楚了。时刻与队友呆在一起，严守他们的背后且信任他们会严守你的背后。团结如一体般移动。遵守命令，无所畏惧。瞄准，攻击，移动，

再次瞄准，再次攻击。

六个小队在德拉科周围形成一个防御边界，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森林。他们背对背站立，魔杖低握，直到必须出击为止。

他们看起来非常像德拉科跟随父亲视察时所见过的正在组队训练的傲罗。

混沌军团和阳光兵团不会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袭击。

“全体注意。”马尔福将军说道。六个小队散开并转身面向德拉科；他的扫帚骑士们转身面向他站立，手中已经紧握扫帚。

德拉科决定等到他们赢得了第一次战斗再要求敬礼，那时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将更愿意向一位马尔福敬礼。

但他的士兵身板已经挺得足够直，尤其是格兰芬多们，以至于德拉科怀疑他等的是否必要。格雷戈里曾偷听并向他报告过，黑魔法防御术的课堂上奇洛教授教会哈利如何认输时，德拉科站在了哈利身边，这使得他成为了一个得到认可的指挥官。至少对于恰好被分到军队里的人是如此。“并不是所有的斯莱特林都是一样的。有这样的斯莱特林，也有那样的斯莱特林。”德拉科军队中的格兰芬多是这样向自己的同学引述的。

坦率地说德拉科对于这件事如此难以置信地容易感到十分吃惊。最初德拉科对没被分到斯莱特林表示抗议，但奇洛教授告诉他如果他想要成为首位能完全控制全国政治的马尔福的话，他必须学会如何管理全部人口的另外四分之三。正是这样的小事让德拉科再次确定了奇洛教授对善的一方所存有的同情心比他所透露出来的更多。

实际的战斗就没这么容易了，如果格兰杰确实先攻击了飞龙战队就更是如此。德拉科曾苦思是否一开始就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格兰杰，先发制人，但他的担忧有二（1）哈利在格兰杰可能发起的行动上误导了他，以及（2）哈利关于自己会等格兰杰攻击结束后再加入战斗的说法是在误导他。

尽管飞龙战队有秘密武器，确切地说是三个。即便他们立即遭到其他两队一齐进攻也可能赢……

是时候了，这意味着到了德拉科做他事先写好并熟记于心的战前宣言的时刻。

“战争即将开始。”德拉科说。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记住我和克拉布以及高尔所展示给你们的一切。军队的胜利是靠着它严格的纪律与致命的攻势。波特将军和混沌军缺乏纪律。格兰杰和阳光兵团缺乏攻势。我们有纪律，我们有攻势，我们是飞龙战队。战争即将打响，我们战即为赢。”

（波特将军对混沌军团所做的战前即兴演讲，在他们首次战役开始前几分钟，1991年11月3日，下午2点56分：）

我的战士们，我不会对你们有丝毫隐瞒，我们今日所处的情境十分严酷。飞龙战队未尝一败。而赫敏·格兰杰……拥有强大的记忆力。真相是，你们中的大多数将会死于战争。而死者较幸存者更值得羡慕。但我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赢，为了有朝一日，我们的后代能再次享受巧克力的美味。如今的一切皆危如累卵。一切。如果我们输了，整个宇宙将如灯泡寂灭般归于永夜。我看得出来你们大多不了解灯泡为何物。但，请相信我，那会非常糟糕。但如果我们必须倒下，那么让我们在战斗中倒下，如同传说中的英雄，以便当黑暗降临的那一刻，我们能够对自己说：至少我们玩得快活。你们害怕死亡吗？我知道我是害怕的。我能够感觉到恐惧的冰冷与战栗，仿佛有人将冰激凌灌进我衬衫里一样。但我也知道……历史正注视着我们。它注视着我们换上制服。它很可能还拍了照。历史，我的战士们，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果我们赢了战争，我们就能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段记录着霍格沃茨是被四名叛逃的家养小精灵创建的历史。我们能够让每个后来者研习这段历史，即便它根本远非真相，并且，如果他们在考试的时候不按我们的说法答题的话……就让他们挂科。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献出生命去战斗吗？不，别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事还是不要知道为好。我们中无人知晓我们为何在此战斗。我们无人知晓为了什么战斗。我们仅仅是身着制服在这谜一般的森林中醒来，得知唯有胜利才是我们找回姓名和记忆的途径。那些在其他军队中的学生……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也不想死去。他们为保护彼此，保护他们仅存的朋友而战斗。他们战斗，因为他们知

道有想念着他们的亲人，即便他们此刻记不起来。他们甚或可能在为了拯救世界而战。但是我们比之于他们，有更绝妙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千金难买我愿意。我们战斗为了取悦时间与空间之外的异形邪物。我们战斗因为我们是混沌军团。马上，最后的战斗将拉开帷幕，现在让我说，因为我之后就没有机会说，能够成为你们的指挥官是我的荣耀，无论时间是多么短暂。谢谢，谢谢你们所有人。记住，你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歼灭敌人，更是令他们畏惧。

一阵巨大而低沉的锣声在森林间回响。

阳光兵团开始进军。

气氛愈发紧张，哈利和另十九名士兵等待空军汇报前线战况。不应该太久，扫帚的速度非常快，森林里距离也不远。

两把扫帚从马尔福营帐方向全速接近，所有的士兵都紧张起来。他们没有作出今天代表友方扫帚的飞行动作。

“分散，开火！”波特将军咆哮道，继而他依言而行，迅速小跑进森林的掩护；哈利一进入树木丛内，就急转过身，举起了魔杖，试图在天空中寻找那把扫帚——

“脱离战斗！”一个声音吼叫道。“他们撤退了！”

哈利在意念上耸了耸肩。他们已经无法阻止德拉科得到这个情报了，但他仅仅了解到他们一直呆站在原地。

混沌军团的士兵们缓缓自丛林中露出身影——

“来自格兰杰方向的扫帚！”另一个声音吼道。“我想那是绿队长，他做了下坠翻滚动作！”

不一会儿西奥多·诺特自空中俯冲降落，并悬停在士兵正中。

“格兰杰兵分两路了！”骑着扫帚盘旋的诺特喊道。“她在同时攻击两支军队！每支部队都有两把扫帚掩护，他们追了我半路！”

她分兵了，怎么回事——

强大的部队集中火力攻击弱小的部队时，就可以迅速击溃对方而不会受到很大伤害。二十名士兵对战十名士兵时，会有二十发睡眠魔咒瞄准十名士兵，而反之则只有十发。所以除非这一批的所有睡眠魔咒都击中了目标，否则小部队损失的人就会比他们能消灭的人要多。用军事术语来讲，分兵之后就会被各个击破。赫敏到底在想什么……

接着哈利明白了过来。

她在追求公平。

今年的黑魔法防御课要度日如年了。

“好。”哈利大声说，以便军队能够听清。“我们将一直等待，直到红翼⁷前来报告，然后我们就去如乌云般挡下一些阳光。”

德拉科一脸平静地听着飞行员汇报，他所有的震惊都隐藏在内心。格兰杰到底在想什么？

接着德拉科明白了过来。

她在声东击西。

阳光兵团的两支部队中的一支会调转方向，它们会汇集到一处……

目标会是谁？

纳威·隆巴顿穿越森林，向着逼近的阳光部队进军，偶尔抬头注意一下

7 Red Wing 红翼：星战中红色小队的代号 [http://starwars.wikia.com/wiki/Red_Wing_\(pilot\)](http://starwars.wikia.com/wiki/Red_Wing_(pilot))

天空中的扫帚。他身旁同时进军的是同一小队的战友，格兰芬多的梅尔文·库特和拉文德·布朗，以及斯莱特林的艾伦·弗林特。艾伦·弗林特是他们的小组顾问，尽管哈利原本私下跟纳威说过，只要他乐意，那个位置就是他的。

哈利私下跟纳威说了好多，以“知道么，纳威，如果你想变得像脑中幻想出的纳威一样出色，却因为恐惧而寸步难行的话，那么你真的需要报名参加奇洛教授的军队。”开始。

纳威如今**确定**了这位大难不死的男孩能够读取他人的思想。哈利·波特没别的途径知道这些。纳威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些，也没显露过任何迹象；没有**其他人**像他这样，至少纳威从没发现过。

并且，哈利的保证兑现了，这**的确**跟黑魔法防御术课堂上的演练不可同日而语。纳威曾寄希望于演练能改正他身上的缺陷，但是，好吧，那没有实现。即便他能够在奇洛教授监督着确保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向另一位同学施一些魔咒，即便他能够在教授**允许**并且其他人都觉得**应该能做到**并且如果他**做不到**的时候会古怪地盯着他的情况下闪避并回击，这些都算不上为自己挺身而出。

但成为**军队**的一员……

当他的制服上绣着一枚打着响指的徽章，与战友们并肩穿越森林的时候，一种陌生的感觉刺激着纳威的内心。

如果他愿意，他被允许走便步，但他感觉更愿意齐步走。

他的身侧，梅尔文、拉文德和艾伦似乎也更愿意齐步走。

纳威轻声唱起混沌军团之歌。

南瓜们可以认出曲调就是约翰·威廉姆斯的帝国进行曲，又被称为“达斯·维德的主题”；并且，哈利填的词非常易于记忆。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 灾 - 灾 灾 灾
灾 灾 - 灾 -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灾。

唱到第二节时其他人加入了，很快就听到了同样轻声吟唱从森林的附近部分传来。

纳威同他的混沌军团战友们并肩迈着行军步，
陌生的感觉激动着他的内心，
幻想成真，
同时从他的唇间吐出了一首带来灾厄的恐怖歌谣。

哈利盯着森林里横七竖八倒下的人。他内心感觉到一丝恶寒，但他拼命提醒自己那些人只是睡着了。在倒下的士兵中有女孩，不知何故这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必须小心绝不在赫敏面前提起这些，否则傲罗就会在一个小茶壶里发现他的残骸。

半数的阳光兵团没能给全部的混沌军团造成太大的打击。九名举起简易防护盾的陆军士兵口齿不清地尖叫着跑开，圆形的屏障保护着他们的脸部和胸膛。但举着防护盾的时候是不能射击的，哈利的士兵直接瞄准腿部施咒。在响彻云霄的“昏昏入睡！”之中，阳光兵团的士兵们除一人之外全军覆没。最后一名士兵解除了防护盾，并在被第二轮睡眠魔咒击中前消灭了哈利的一名士兵（被睡眠魔咒多次击中是安全的）。那两把阳光兵团的扫帚相比之下就难以击落了，在被密集的陆地炮火消灭前还报废了三名混沌士兵。

赫敏不在倒下的士兵中。德拉科肯定已经抓住了她，这让哈利莫名其妙地感到十分愤怒，他不确定他是否对赫敏有着保护欲，或者因为做这件事的不

是自己而感觉被骗了，或者两者都有。

“好了。”哈利说，提高了声音。“所有人都必须清楚一点，这不是真正的战斗。格兰杰将军在她的首次战役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今天的真正的实战是跟飞龙战队的对抗，那将跟此次战斗毫无相似之处。那将会更加有趣。我们出发。”

一把扫帚从天上坠了下来，以可怕的速度接近，然后绕着尾部转了一圈，并急剧减速，以至于几乎能听到空气抗议的尖利呼啸，最终它正好停在德拉科的身侧。

这并不是危险的卖弄。格雷戈里·高尔只是很擅长于此，并且不愿浪费时间。

“波特逼近。”格雷戈里说，丝毫没有平常伪装出的拖长音。“他们仍然拥有四把扫帚，你想让我击落它们吗？”

“不。”德拉科尖锐地说。“在他们的军队上空作战对他们的优势太大了，他们会从地上向你开火，连你也不一定能闪避所有的攻击。等到部队交火。”

德拉科付出了四名飞龙战士的代价，消灭了十二名阳光军人。显然格兰杰将军真的愚蠢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是她不在袭击者中，因此德拉科没机会奚落她或问她以梅林的名义到底在想什么鬼。

他们都明白，真正的战役将会是与哈利·波特的交锋。

“准备！”德拉科向他的士兵们咆哮道。“不要和战友分散，像一个整体那样行动，敌军一旦进入射程之内，即刻出击！”

纪律对混沌。

根本没什么打头。

肾上腺素不断进入纳威的血液中，渐渐让他感觉几乎无法呼吸。

“我们接近了。”波特将军用刚够全队士兵听到的声音说。“是时候分散了。”

纳威的战友离开了他。他们仍然会互相支援，但是集中起来的话，敌人就会更容易击中；瞄准战友的攻击可能会失手打中你。分散开来且尽可能地快速移动的话就会更难以被袭击到。

波特将军在训练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在双方都快速跑动时互相攻击，或者都站定不动然后花时间瞄准，或者一人移动同时另一人静止不动——睡眠咒的解除咒语十分简单，只是在真正的战斗中不允许使用。波特将军仔细记录下发生的一切，画了些图并算了些数，然后宣布他们快速移动避免被击中比减慢速度小心瞄准更有意义。

不能再与战友肩并肩进军仍然给纳威造成了点小困扰，但他们所学的那吓人的战斗口号声早已在他脑海中雷鸣般回荡，这弥补了很多。

这回，纳威悄悄对自己郑重宣誓，他的声音断然不会变成轻声的尖叫。

“竖起盾牌，”波特将军说，“给前向折射盾⁸充能。”

“众志成城⁹。”军队咕哝道，在他们的头和胸前突然出现了环形的屏障。

一种刺激的味道充满了纳威的口腔。要不是快到射程之内了的话，波特将军是不会命令他们施放护盾的。纳威能够看到穿着制服的飞龙人影在茂密的丛林间穿插，飞龙战队也会看到他们——

“攻击！”远处传来一声令喝，那是德拉科·马尔福的声音，同时波特将军咆哮道，“冲锋——”

8 梗自《星际迷航》：http://en.memory-alpha.org/wiki/Deflector_shield 舰上的护盾分为六个部分：前向，右舷，左舷，舰尾，舰背，和舰腹 (Star Trek Nemesis)

9 众志成城 (Contego)：原创咒语。原文为拉丁文，意为防护，保护。

纳威血液中全部的肾上腺激素都释放了出来，他健步如飞，直捣敌军，他不用看也知道所有的战友都和他一样。

“血祭血神！”纳威呐喊着。“颅献颅座¹⁰！耶！莎布尼古拉丝¹¹！敌人的大门在侧面¹²！”

一个睡眠魔咒徒劳地给了纳威的防护盾无声的一击。可能还有人发射了其他魔咒，但都没有射中。

纳威看到了韦恩·霍普金斯脸上短暂的恐惧，他站在两位纳威并不认识的格兰芬多身侧，然后——

——纳威扔掉了简易防护盾并攻击韦恩——

——没有击中——

——他跑动的双腿笔直地穿过敌军的队伍，向另三名飞龙战士跑去，他们的魔杖指向他，嘴唇张开——

——想都没想，纳威一头栽到森林的地上中，同时三声“昏昏入睡！”响起。

很疼。坚硬的石块和粗壮的树枝在纳威滚倒时戳进他的皮肤，这不像从扫帚上摔下来那样糟糕，但他仍然重重地撞到了地面上，然后纳威猛地灵光一闪，躺倒不动，闭上了双眼。

“停下！”一个声音尖叫道。“别向我们射击，我们是飞龙战士！”

一瞬间愉悦的满足感袭来，纳威意识到他在一组飞龙战队袭击他的时候躲进了两支敌人的中间。哈利曾谈到这是使得敌军不敢开火的一个策略，但显然现实比理论效果更妙。

不仅如此，飞龙战队还相信他们已经击中了他，因为他们施咒时看到了纳威倒下。

10 血祭血神！颅献颅座！：战锤 40k 中混沌兵团的战吼。

11 “耶！莎布·尼古拉丝！”：出自洛夫克拉夫特的《暗夜呢喃》。

12 致敬《安德的游戏》，原文是“The enemy’s gate is down.”（敌人的大门在下面）

纳威在脑海中数到二十，然后把眼睛睁开一条细缝。

三名飞龙战队的士兵离他非常近，在周围各种“昏昏入睡！”和“颜献颜主！”的叫喊声中飞快地转头张望。三人全部竖起了简易防护盾。

纳威的魔杖还在他手中，他没费什么力就将它指向一名男孩的靴子，并低声私语“昏昏入睡”。

纳威迅速闭上双眼，并在听到那名男孩倒下的同时放松了他的手。

“咒语从哪儿来？”贾斯廷·芬列里尖叫道，纳威能听到两名飞龙战士转身搜寻敌人时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响。

“重整队列！”马尔福咆哮道，“所有人向我聚拢，别让敌人分散你们！”

纳威的耳中听到两位飞龙战士确实跳过了他俯卧的身体，跑远了。

纳威睁开了双眼，有些费力地站了起来，继而举起魔杖，念诵波特将军曾教给他们所有人的新魔咒。他们不能放出正经的幻术迷惑敌人，但即便是在这个年龄段他们也可以——

“腹语真言¹³，”纳威轻声念道，将魔杖指向贾斯廷和另一位男孩，然后大喊，“为了克苏鲁和荣耀¹⁴！”

贾斯廷和那名男孩突然站住了，将他们的防护盾朝向纳威伪装出的战斗口号的方向，此时好几声的“昏昏入睡！”响起，充满了周围的空气，那名男孩在纳威瞄准之前便倒地不起。

“剩下的那个交给我！”纳威大喊，然后他开始笔直地冲刺向贾斯廷，那名男孩在被高年级赫奇帕奇教训了一番之前都对他很凶。

纳威被他的战友们包围了，这意味着——

13 腹语真言：这个法术效果和 dnd 里面的一级法术腹语术一致：<http://www.dandwiki.com/wiki/SRD:Ventriloquism>

14 克苏鲁：克苏鲁神话中的代表性邪神之一，形象是有着章鱼头的巨大绿色生物：<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8%E8%98%87%E9%AD%AF%E7%A5%9E%E8%A9%B1>

“绝技——混沌一跃！”纳威一边跑一边吼，他感到身体变轻了，然后又变轻了两次，因为他的战友们将魔杖指向他，悄声念诵着漂浮咒，纳威举起左手，打了个响指，然后用尽全力以腿蹬地，腾空而起。当纳威跃过贾斯廷的护盾，从上空把魔杖指向下方的人形，吼出“昏昏入睡！”的时候，贾斯廷的脸上满是震惊。

因为他就是想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

纳威落地时并没有完美地落脚，而是扎进了土里。幸好三名混沌军团士兵里还是有一人一直把魔杖指向了他，所以他并没有撞得很严重。

纳威站定，喘着气。他知道他该保持移动，因为到处都有人高喊着“昏昏入睡！”——

“我是纳威，隆巴顿家族最后的血脉！”纳威向着天空呐喊，将魔杖笔直地伸向天空，仿佛在向炽烈蔚蓝的天空本身宣战，他知道从今天起一切都会不同了。“混沌军团的纳威！直面我吧，只要你敢——”

（当纳威醒来以后，有人告诉他飞龙战队将此当做了反攻的信号。）

哈利身边的女孩突然跌倒在地，接下了本来瞄准哈利的攻击。哈利可以听到高尔在远处炫耀般的大笑。他的扫帚尖啸地冲过他们，将空气狠狠撕裂，好像在他离开之后就会碎掉一样。

“荧光附体！”哈利旁边的一名男孩大叫道，他早些时候魔力还没恢复到能施放这个咒语的程度。高尔停都未停就避开了。

如今混沌军团只剩下六名战士，飞龙战队仅余两人，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两名战士中的一位攻无不克，而另一位则专门牺牲了三名战士造了个供自己躲藏的盾。

他们在高尔身上损失的人员比在飞龙战队其他人身上加起来都多，他在

天空中快速地穿梭，闪避，无人能够击中他，并且他做到这一切的同时还能进行攻击。

哈利使尽浑身解数想了无数办法来阻止高尔，但没有一个方法是安全的，即便使用悬停咒使他减速（这个咒语会持续放出光波，所以瞄准起来容易得多）也不怎么安全，因为他有可能会从扫帚上摔下来，在他行进的路上扔障碍物也不怎么安全，并且，当哈利的血液浑身冻结时，就越来越难记住需要保证安全。

这只是个游戏。你不是要杀了他。别为了一场游戏舍弃你未来的一切
……

哈利能看出规律，他能看到高尔在如何穿梭，他能看到他们何时该如何攻击，以便织起一张火力网使高尔无处可逃，但他只是无法足够迅速地向士兵解释这一切，他们无法很好地协调，而且如今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实施了——

我拒绝失败，不能像这样输掉，我的整支军队不能就这么输给一个士兵！

高尔的扫帚几乎快得不可能地转了过来，开始调整角度向哈利和幸存的士兵们冲来。哈利能感觉到他旁边的男孩紧张起来，时刻准备挡在他的将军身前。

去他的。

哈利举起魔杖，集中注意力在高尔身上，哈利的脑海中描画出运动模式，张开嘴唇，尖声呐喊——

“**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荧光附体——**”

哈利再次睁开双眼时，他发现自己如同一位倒下的英雄般双手合于前胸舒服地躺着，紧握着魔杖。

哈利缓缓坐了起来。他浑身的魔力都在疼，这种感觉很奇怪，但不算不舒服，很像剧烈的体育运动之后的灼烧感和无力感。

“将军醒了！”一个声音叫喊道，哈利眨了眨眼，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集中精神。

四名他的士兵握着魔杖指向一个闪耀着彩虹色的半球，哈利意识到战争仍未结束。是的……他没有被睡眠魔咒击中，只是耗尽了魔力，因此当他醒来时，仍然在游戏中。

哈利怀疑他会被谁教育一番，关于他无需在一场孩子的游戏中耗尽魔力至失去意识。但他失去冷静时未曾伤害到高尔，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哈利的脑海中突然蹦出另一件事，他低头看向左手小指上带着的钢质指环，当他发现那枚小小的宝石已经消失不见，而且他栽倒之处附近躺着颗棉花糖时，差点大声说了脏话。

他已经将那个变形咒维持了十七天之久，如今只得从头再来。

至少这还不是最坏的。他要是再等十四天，等麦格教授批准他变形父亲的石头之后发生这事就糟糕了。他学到这个重要的教训所花的代价还不算太大。

提醒自己：永远记得在完全耗尽魔力之前从手指上摘下指环。

哈利挣扎着站起来，动作极为艰难。耗尽魔力并不会使肌肉精疲力竭，但在树丛中左闪右避无疑可以。

他蹒跚走到马尔福所在的七彩半球旁边，德拉科高举着魔杖支撑着防护盾，对哈利露出一个冷冷的微笑。

“第五名战士在哪儿？”哈利问道。

“呃……”一名哈利暂时记不住姓名的男孩回答道。“我向着防护盾发射了一个睡眠咒，它反弹回来，击中了拉文德，我的意思是那个角度本不该那么正好，但它就是那么正好……”

德拉科在防护盾的庇护内邪笑着。

“所以让我猜猜看，”哈利说，直视着德拉科的眼睛，“那些整齐的三人小队是专业魔法军队所使用的阵型？由训练有素的士兵构成，他们只要手不抖就可以轻易击中移动目标，只要集中在一起就可以将防御咒语的效果完美叠加？和**你的**士兵不一样？”

德拉科脸上的邪笑消失了，变得脸色铁青。

“要知道，”哈利轻快地说道，他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白他们之间传递的真正讯息，“这只证明了你应当时刻质疑你的榜样所做的每一件事，然后问问自己他为什么这么做，以及你在当前的情况下做同样的事是否有意义。顺便提醒，别忘了将这条建议应用于现实生活。还有，谢谢你提供了缓慢移动且聚集成群的靶子。”

因为德拉科已经被这么教育过一次了，而且哈利怀疑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哈利试图让他对纯血主义的忠诚产生动摇的诡计，所以完全当成了耳旁风。哈利**确实**有这种打算没错，但这个例子给了他一个绝妙的借口，让他下周六宣称质疑权威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实用技巧。而哈利会同时说明他为了检验关于速度重要性的理论是否**正确**所做的实验，先对个人，再对小队，这样就可以向德拉科重申他应当始终寻找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这种方法的机会。

“你**还没**赢，波特将军！”德拉科咆哮道。“或许我们将耗到时间结束，然后奇洛教授将判决为平局。”

既公平又令人不安的论点。战争只有当奇洛教授凭他个人的判断认定某支军队以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标准胜利了才算结束。没有**成文**的胜利条件，奇洛教授解释过，因为那样的话哈利大概会找出钻规则空子的方法。哈利不得不承认这真是抓到他的马脚了。

哈利无法责怪奇洛教授不叫停比赛，因为飞龙战队的最后一名战士真的有可能歼灭混沌军团的五名幸存者。

“行。”哈利说。“有人知道什么关于马尔福将军的防护盾咒语的信息吗？”

德拉科的防护盾其实是普通**盔甲护身**的一个变种，它有很多缺点，最大的一点是护盾无法跟随施咒者移动。

好处——或者从哈利的角度说，坏处——在于它易于掌握，易于施咒，能更轻易地维持很长时间。

他们必须用攻击咒语**猛锤防护盾**才能将它击落。

而德拉科看起来对咒语反弹出的角度有一定控制。

哈利有了个念头，他们可以用羽加迪姆勒维奥萨把沉重的石块堆积在防护盾上，直到德拉科无法在重压下支撑盾牌……但石块可能会塌落下来砸伤德拉科，对敌军首领造成实质性伤害不在今天的目标之内。

“那么，”哈利问道，“有没有什么类似于专用破盾咒之类的咒语？”

有。

哈利问他的士兵里是否有人知道这个咒语。

没人知道。

德拉科在他的防护盾里再一次邪笑起来。

哈利询问是否有**不会反弹**的攻击咒。

闪电束好像是通常会被防护盾吸收，而非反弹。

……但没人知道如何施带闪电的咒语。

德拉科暗中窃笑。

哈利唉声叹气。

他十分从容地将魔杖放在地面上。

哈利宣布，声音中带着疲惫和倦怠，他将径直上前，亲手拆了那个防护盾，用一些必须保密的手段；其他人等德拉科的防护盾一旦被掀掉，就要立刻攻击他。

混沌军团看上去十分紧张。

德拉科看起来很冷静，也就是说，装得很好。

哈利从袋子里拿出一条叠起来的薄毯子。

哈利在闪烁着的防护盾旁坐下，用毯子罩住自己，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他在做什么——当然除了德拉科以外。

哈利又从包里拿出一块车载电池和几根跨接电缆。

……他准备离开麻瓜世界去开创一个新的魔法研究的纪元，怎么能不带上个发电装置。

很快，混沌军团的人听到毯子下面传来几声类似打响指的声音，跟着有劈啪声。防护盾闪得更厉害了，哈利的声音说道，“别分心，都盯着马尔福将军。”

德拉科的脸上现出紧张，混杂着狂怒、烦躁和失落。

哈利朝他笑了笑，用口型说，以后告诉你。

突然间一道旋转着的绿色能量从树林里冲上德拉科的防护罩，发出揉挤碎玻璃的声音，德拉科蹒跚地退了几步。

突然到来的慌乱中，哈利将跨接电缆从电池上取下，塞进袋子里，又将电池塞回袋子，然后甩下毛毯，抓上魔杖站起身。

他的士兵惊慌地站在原地，四处张望。

“众志成城。”哈利念道，他的士兵们跟着做了，但哈利连该把防护盾朝向哪边不知道。“有人看到刚才的魔咒是从哪里施放的吗？”旁人纷纷摇头，“马尔福将军，你是否介意告诉我你有没有抓到格兰杰将军？”

“哦，是的，”德拉科尖刻地说，“我介意。”

噢，该死。

哈利开始在脑中计算：德拉科呆在防护盾中，德拉科现在已经筋疲力尽，哈利自己也筋疲力尽，赫敏不知躲在树丛里什么地方，剩下哈利和其它四个混沌军团的人……

“知道吗，格兰杰将军，”哈利大声说，“你真的应该等到我和马尔福将军决斗完再攻击的。这样你就有机会将幸存者一网打尽。”

女孩儿尖细的笑声从某处传过来。

哈利僵住了。

那不是赫敏的声音。

就在此时，他们四周响起可怕而怪异，却斗志昂扬的歌声。

“莫担忧，莫沮丧，
只惩不善不惩良……”

“**格兰杰作弊！**”德拉科在防护盾里大叫。“她叫醒了她的士兵！为什么奇洛教授没有……”

“让我猜猜。”哈利说道，恶心的感觉搅动着他的胃。他痛恨失败。“那是一场简单的战斗对不对？她们像苍蝇一样被干掉了？”

“没错，”德拉科说，“我们第一轮射击就将她们一网打尽了……”

从德拉科到整个混沌军团，大家突然因为明白过来而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不，”哈利说，“我们没有。”

藏起来的人影逐渐从树丛间显现出来。

“合作？”哈利问。

“合作。”德拉科回答。

“很好。”格兰杰将军的声音说道，紧接着一道绿色的闪光旋转着从树

丛中迸射而出，将德拉科的防护盾击得粉碎。

格兰杰将军怀着满意的心情审视着战场。她只剩下9名阳光士兵，但应该足以应付敌军剩下的最后一个，而且帕瓦蒂、安东尼和厄尼早已将魔杖对准了波特将军，她下令生擒波特（额，要清醒的波特）。

她知道这很坏，但真的真的真的很想幸灾乐祸。

“这里面有问题，对不对？”哈利说，声音疲惫。“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你不可能忽然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将军，特别是你还有其他那么多成就！你没有那么斯莱特林！你连烂诗都不写！**没人能擅长所有事情！**”

格兰杰将军环视了一眼她的士兵，然后把目光收回至哈利身上。几乎所有人都在外面的显示屏上看着这一幕。

然后格兰杰将军说道：“只要我用心去学，我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噢，这话就是扯——”

“昏昏入睡。”

哈利话还没说完就瘫倒在地上。

“阳光兵团获胜。”奇洛教授用洪亮的声音郑重宣布，他的声音仿佛来自四面八方。

“善良胜利了！”格兰杰将军大喊。

“万岁！”阳光士兵齐声高喊。连格兰芬多的男生都自豪地喊起来。

“今天的战斗教会了我们什么？”格兰杰将军问道。

“只要我们用心去学，我们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阳光兵团的幸存者向着胜利者的场地行进，一边唱着他们的军歌：

莫担忧，莫沮丧，
只怨不善不怨良，
确实送你回家去，
新交朋友诉短长。
若是问你败谁手，
阳光兵团格兰杰！

第三十一章 集体行动，第二部分

余波：

哈利在他的主帅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这个房间特别适合踱步，事实上哈利不知道它还有什么别的用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赫敏不应该在这场战斗中获胜的！那是她的初次尝试，而且她的个性中毫无暴力，在所有其它成就之上，她还能无缘无故就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太不合常理了。

难道她从某本军事史典籍中读到了那条计策？可那根本不是单独一条计策的问题，她完美地封堵了任何可能的撤退路径，她的士兵配合起来默契程度远远超过他或是德拉科的士兵。

难道奇洛教授违反承诺帮了她？为她提供了塔克提克斯将军日志¹之类的玩意儿？

哈利忽略了一件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思来想去，仍然不得要领。

哈利终于叹了口气。他想不出来，而且还要在下一场比赛前去向赫敏或其他人学习螺岩突破咒²——奇洛教授向哈利戏谑却满含警告地提醒过：“除

1 塔克提克斯将军：《碟形世界》系列小说中的传奇将军，在小说中，战术（"tactics"）一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其影响力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尤利乌斯·恺撒。著有一本日记，其中包含很多实用的兵法建言：http://discworld.wikia.com/wiki/General_Tacticus

2 螺岩突破咒：lagann（一种绿色钻头，用于钻穿盔甲护身）；螺岩突破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5%A4%A9%E5%85%83%E7%AA%81%E7%A0%B4_%E7%B4%85%E8%93%AE%E8%9E%BA%E5%B7%96

了我发给你们的魔法物品以外，不可以使用其他魔法物品”这个禁令也包括麻瓜技术，无论它们事实上和魔法多么不沾边。另外，哈利还得想想怎样搞定高尔……

如果你是一名将军的话，战斗的成绩会值很多奇洛点，如果想赢得在圣诞节向奇洛教授许愿的机会，哈利可得抓紧时间行动才行。

马尔福在他斯莱特林的私人房间里瞪着前方，仿佛他桌子前面的墙是这个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平面。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回想起来，一个狡诈的战术本就该像那样实施，可格兰杰不该是个狡诈的人呀！她那么赫奇帕奇的人，连简单的攻击咒都不愿施。难道奇洛教授无视承诺帮了她？还是……

然后德拉科总算做了他早该做的。

他第一次遇到格兰杰后就该做的。

哈利·波特让他做的、努力训练他做的，但是哈利同时也警告过德拉科，他的脑子要花一段时间才会意识到这些方法可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而德拉科直到今天才理解。他如果把哈利告诉过他的方法应用一下的话，就可以避免自己所犯下的每一个错误。

德拉科大声喊道：“我发现我很困惑。”

你作为理性主义者的一个长处就是虚幻的东西会比现实更让你困惑……

德拉科困惑了。

所以，他曾经所相信的某些事实际上是虚幻。

格兰杰不应该能做到所有那些事。

所以很可能不全是她做的。

我保证不会向格兰杰将军提供任何你们不知道的幫助。

醍醐灌顶一般，德拉科把纸扫开，在桌面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里翻来找去，终于找到了那样东西。

就是它。

答案就在三支队伍的人员和装备清单里。

该死的奇洛教授！

德拉科**看过**那份清单，但是他没有**看出来**——

午后的阳光洒进阳光兵团的办公室，格兰杰将军坐在椅子上，沐浴在光线中，仿若金色光环环绕。

“你们觉得马尔福多长时间才会发现？”格兰杰将军问。

“不会很久。”布雷斯·扎比尼上校说。“他可能已经发现了。波特多久会发现呢？”

“永远不会发现，”格兰杰将军说，“除非马尔福告诉他，或是他自己的某个士兵意识到问题。哈利·波特从来不会像那样思考。”

“真的吗？”厄尼·麦克米兰上尉坐在附近的一个角桌旁说道，他在和罗恩·韦斯莱上尉下棋，正被完虐着。（他们在马尔福走后把所有椅子都搬回来了）“我是说显然啊，谁会试图自己一个人想出所有的策略？”

“哈利。”赫敏说，扎比尼同时说道：“马尔福。”

“马尔福觉得他比所有人都强。”扎比尼补充道。

“而哈利……他不那么去想别人。”

实际上挺悲哀的。哈利从小到大都很孤独。不是说他整天宣称只有天才才有权存在。而是说他根本不会想到赫敏的军队中除了赫敏以外还有人能够想出聪明的点子。

“不管怎样，”赫敏说，“戈德斯坦上尉长和韦斯莱，你们负责思考我们下一场战斗的战略。麦克米兰上尉还有苏珊——哦对不起我是说麦克米兰和博恩斯——你们尽量想想我们可以用哪些战术，以及你们觉得我们应该进行的训练。哦对了，你创作的进行曲很成功，戈德斯坦上尉，我觉得那对士气来说非常棒。”

“你做什么呢？”苏珊问，“还有扎比尼上校？”

赫敏从椅子上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我要去搞清楚哈利·波特在想些什么，扎比尼上校会去看看德拉科·马尔福会有什么行动，我们想出办法后会回来找你们。我要去散散步，顺便想一想。扎比尼，你来吗？”

“是，将军。”扎比尼僵硬地答道。

那本来不是一道命令。赫敏暗暗叹了口气。这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而且尽管扎比尼的第一个主意的确效果不错，她并不确定奇洛教授所谓的“正向和负向激励结合”的办法是否足以让这个斯莱特林直到十二月前都站在她这一边——到那时，战斗中会首次允许出现叛徒。

她也还没有想好在圣诞节向奇洛教授许什么愿。也许到那个时候，她会问问曼迪想要点什么。

第三十二章 插曲：个人财务管理

“但是校长，”哈利争辩道，他的声音透出一丝绝望，“把我的财产全部集中在一个装满金币的金库里简直是疯了，校长！这简直就像，该怎么说呢，就像没有咨询过公认权威就做变形术实验！不能这么对待钱！”

在充满节日气氛，花里胡哨到好像车祸现场的圣诞帽下，老巫师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严肃而忧愁的神情凝视着哈利。

“对不起，哈利。”邓布利多道，“我确实要向你道歉，但是让你自己掌管财务会给你太多独立行动的自由。”

哈利张开了嘴，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他是字面意义上地无语了。

“我会允许你取五金加隆购买圣诞礼物。”邓布利多说：“这已经比你这么大的男生应该花的多了，也不会具有威胁性，大概吧——”

“我不敢相信你居然这么说！”哈利脱口喊道。“你承认了你就是在摆布我？”

“摆布你？”老巫师轻笑了一下，说道，“不，如果我不承认，或是另有所图的话，那才是在摆布你。事情很明确，哈利。你还没做好进场的准备，现在就让你带着几千金加隆来搅局太愚蠢了。”

平日里就忙碌喧嚣的对角巷在圣诞节临近时更是热闹了上百倍，所有商店都笼罩在明亮闪烁的魔法中，节日气氛好像要无拘无束地把整个对角巷烧成一座欢乐的节日火山。街上挤满了穿着喜庆又鲜艳夺目的袍子的巫师们，狠狠地冲击着人们的眼睛和耳朵。从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顾客中可以轻易看出，对角巷是个国际景点。有像木乃伊一样裹着大块布片的女巫，有戴正装礼帽却穿着浴袍的男巫，有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身上装饰着几乎和整个商店一

样亮的小灯，父母拉着他们的手，让他们尽情尖叫着穿过神奇的魔法世界。这是欢乐的时节。

然而在这一切的光明与欢笑中，一个来自最深沉黑夜的音符，一阵阴冷黑暗的气氛，在这热闹的人群里辟开了一点宝贵的空间。

“不。”奇洛教授说，脸上露出深深的厌恶，就好像他刚刚咬了一口不仅很难吃还极不道德的食物一样。就是那种普通人咬了一口派，发现不仅变质了还是用小猫肉做的之后会露出的表情。

“哦，拜托，”哈利说，“你肯定有主意。”

“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道，他的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细线，“我同意在这次行程中做你的监护人。我没有同意帮你挑选礼物。我不过圣诞节，波特先生。”

“那你过牛顿节¹吗？”哈利开心地说。“艾萨克·牛顿的的确确出生在12月25号，不像其他某些我知道的历史人物²。”

这还是没能打动奇洛教授。

“我说，”哈利说，“很抱歉，但是我真的需要给乔治和弗雷德挑一些特别的礼物，可是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奇洛教授深思着哼了一声。“你可以问问他们最不喜欢家里哪个人，然后雇一个杀手。我认识一个流亡政府的成员，技术纯熟，多杀几个韦斯莱的话他还可以给你打折。”

“这个圣诞节，”哈利放低了声音说道，“把死亡……作为礼物，送给你的朋友们。”

1 由于圣诞节的宗教色彩过重，因此一些非信徒和怀疑论者借用了真的出生在12月25日的牛顿的名字，将圣诞节称作牛顿节。http://en.wikipedia.org/wiki/Isaac_Newton_in_popular_culture#Newtonmas

2 耶稣的出生日期被定为12月25日是由于历史和宗教原因而非实际考证，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mas#Date>。有观点认为，根据圣经里对耶稣出生的记载，他的生日应该是夏天而非冬天，参见<http://www.ucg.org/bible-faq/when-was-jesus-christ-born-was-jesus-born-december-25-christmas-day>。顺带一提，根据圣经中的细节记载，耶稣的出生年也不是1BC而是4-6BC。

这逗笑了奇洛教授。笑意充满了他的眼底。

“好吧，”哈利说，“至少你没建议我给他们一只宠物老鼠……”哈利突然合上嘴巴，他几乎一出口就后悔了。

“你说什么？”奇洛教授说。

“没什么，”哈利立刻回答，“又长又无聊的故事。”而且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不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可能是哈利担心即使比尔·韦斯莱没有被治好并且一切都没恢复正常，奇洛教授也会笑出来……

而且奇洛教授居然没听过这个故事，他到底去了哪里啊？哈利觉得整个英国魔法世界都知道了。

“听我说，”哈利说道，“我在试图巩固他们对我的忠诚度，你明白么？让韦斯莱双胞胎成为我的跟班？就像老话讲的：朋友不应该用过就扔，而应该反复利用。弗雷德和乔治是我在霍格沃茨交的最有用的两个朋友，奇洛教授，我计划反反复复地利用他们。所以如果你现在能帮我当一个斯莱特林，并且帮我选一些他们会非常感激的东西……”哈利引诱般地慢慢停了下来。

只要推销方式对了就好办。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奇洛教授终于再一次开口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厌恶。“韦斯莱双胞胎用的是二手魔杖，波特先生。他们每次施展魔咒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慷慨。”

哈利不由自主地拍了下手。只要把钱放到奥利凡德的店，然后告诉奥利凡德先生不准退钱——不，还可以更好，告诉他如果韦斯莱双胞胎在明年开学前都不来拿，就把钱给卢修斯·马尔福。“这简直太绝了，教授！”

奇洛教授看起来一点也不领情。“如果本着这样的心态过圣诞节，我想我可以忍受，波特先生，不过也只是将将能忍。”然后他轻轻笑了笑，“当然你要花十四金加隆，可你只有五金加隆。”

“五金加隆。”哈利愤怒地吸了吸鼻子，“校长到底以为他在对付谁啊？”

“我想，”奇洛教授说，“他只是忘了担心你把聪明才智用到弄钱上的后果。不过你没有直接威胁他而选择退步是明智的。出于好奇，波特先生，如果我不在你赌气数出5金加隆的铜纳特零钱时无聊地转过头去，你会怎么做？”

“好吧，最简单的方法是向德拉科·马尔福借钱。”哈利说道。

奇洛教授很快笑了一下。“说正经的，波特先生。”

记下了。“大概我会作为公众人物露几次面来筹钱。我不会就为了花钱而做扰乱经济的事。”哈利已经问过了，他可以带着时间转换器回家过节，好让他的睡眠周期不至于又开始循环。不过也可能有人会刻意监视来自魔法界的短线交易者。金银兑换的把戏需要在麻瓜世界里费一番功夫，还需要启动资金，而且做上一轮之后妖精们可能就会起疑心了。开一家真正的银行需要做太多工作……哈利还没彻底想出一种又快又稳定又安全的赚钱方式，所以他很高兴奇洛教授如此合作地被骗过去了。

“我确实希望这五金加隆够花一阵的，毕竟你数得这么细心，”奇洛教授说，“一旦校长发现我被你骗过去了，我怀疑他下次还会不会轻易把你的金库钥匙托付给我。”

“我肯定你已经尽力了。”哈利怀着深深的感激道。

“你需要我帮你找个安全的地方保管这些纳特么，波特先生？”

“嗯，大概需要。”哈利说，“你知道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么，奇洛教授？”

二人继续前行，包裹在他们被寂静隔绝的小天地里，穿过欢快吵闹的人群；定睛细看，你会发现他们走过之处树叶褪色，鲜花枯萎，连孩子手中玩具奏出的欢快铃声也变得低沉而不祥。

哈利确实发现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付诸一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而圣诞怪杰³和圣诞老人一样，也是圣诞节的一部分。

³ 圣诞怪杰：来自苏斯博士童话书里的一个角色，是一只痛恨圣诞节，想让整个城里的人都过不成圣诞节的小绿人。<http://en.wikipedia.org/wiki/Grinch>

第三十三章 协调问题，第一部分

我只是一遍一遍地对自己默念，直到我能选择入睡为止：一切叠加为J·K·罗琳。¹

本章所用的决策理论**不是**学术上主流的版本。它基于尚处于开发阶段的“无时间决策理论”²，由加里·德雷舍，戴伟，弗拉基米尔·尼斯等人开发，还有，嗯……（咳咳）我。

可怕的是整个局面失控的速度。

“阿不思，”米勒娃说道，甚至没费心掩饰她声音中的担忧，两人一起走进大礼堂，“必须得采取点措施了。”

圣诞季前，霍格沃茨的气氛总是明亮欢快的。大礼堂以红绿色彩装饰，以纪念一个斯莱特林和一个格兰芬多，他们的圣诞婚礼成为了友谊能超越学院和派系的象征，并留下了这样一个几乎和霍格沃茨一样古老的传统，甚至流传到了麻瓜诸国。

可现在，正在吃饭的学生们有的紧张地看着身后，有的不怀好意地盯着其他桌的方向，有的在某些桌旁激烈地吵着什么。这种气氛或许可以形容为紧张，但米勒娃心里浮现出的词却是五级警报。

将一个学校，分为四个学院……

现在在每个年级里，又添上了三支交战中的军队。

1 本句出自格雷格·伊根 (Greg Egan) 的科幻小说《检疫 (Quarantine)》。原句为：一切叠加为常态。(It all adds up to normality.) 主人公脑内植入了神经假体，综合了四千个人的脑神经网络构造，可以随意调节自己对外界的感知强度。简介：[http://en.wikipedia.org/wiki/Quarantine_\(Greg_Egan_novel\)](http://en.wikipedia.org/wiki/Quarantine_(Greg_Egan_novel))

2 无时间决策理论 (Timeless decision theory)：由作者开发的一种决策理论。该理论认为，决策人在做决定时，应该基于假想的最终结果，而非一味遵从被冠以“理性”标签的行为模式。详见：http://wiki.lesswrong.com/wiki/Timeless_decision_theory

飞龙、阳光和混沌三方的势力已经蔓延到了一年级之外；他们成为了那些没有加入军队的人们的队伍。学生们戴着火焰、笑脸或高举的手图样的臂章，在走廊里互相施咒。一年级的三位将军都告诉他们停止这种做法——甚至连德拉科·马尔福听她说完之后都严肃地点了点头——但那些所谓的追随者根本不听。

邓布利多望着那几张长桌，眼神飘向远方。“在每一个城市中，”老巫师轻声引经据典，“人们从很早以来就分为蓝绿两派……他们与对手作战，不知道他们终将为祸自身……因此，一股针对他们的同伴没来由的敌意逐渐滋生，永不消减，它没有给婚姻结合、爱情与友谊留下位置，即便是兄弟或亲戚们，如果效忠于不同派系，也是一样情景。我，在我看来，只能称其为灵魂之疾……”³

“抱歉，”米勒娃说道，“我不——”

“普罗科皮乌斯，”邓布利多说道，“在罗马帝国中，他们把双轮战车比赛看得很重。是的，米勒娃，我同意必须采取些措施。”

“尽快，”米勒娃说道，声音甚至更低了些，“阿不思，我想周六之前必须采取行动了”

周日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会离开霍格沃茨，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过节；所以周六是三支一年级军队的决战之日，这将决定奇洛教授的、该被诅咒三次的圣诞愿望会被奖赏给谁。

邓布利多严肃地打量了她一番，若有所思地说道：“你是怕到时候冲突爆发，有人会受伤。”

米勒娃点了点头。

“并且会被归咎于奇洛教授。”

米勒娃点了点头，表情紧绷。她早已熟知防御术教授会被解雇的各种可

³ 本段出自普罗科皮乌斯 (Procopius) 《战争史 (History of the Wars)》第一卷，关于查士丁尼镇压尼卡暴动的段落。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copius>

能的原因。“阿不思，”米勒娃说道，“我们不能现在失去奇洛教授，我们不能！只要他能留到一月底，我们的五年级生就能通过他们的普通巫师等级考试，如果他能留到三月底，我们的七年级生就能通过他们的终极巫师考试，他几个月就补救了几年来的疏漏，一整代人都将能成长为足以保护自己的人，即便是面对黑魔王的诅咒——你必须阻止这场战斗，阿不思！立刻解散军队！”

“我不敢肯定防御术教授会欣然接受。”邓布利多说道，看向主宴席上的奇洛，他的口水滴到了汤里。“他似乎确实很喜爱他的一众军队，虽然在我答应他的时候，我以为每个年级会有四支队伍。”老巫师叹了口气，“一个聪明人，可能本意是很好；但恐怕或许还不够聪明。解散军队可能也会导致冲突爆发。”

“但如果这样，阿不思，你会怎么做呢？”

老巫师慈祥地对她笑了笑。“这个嘛，当然是采取些阴谋手段。这可是霍格沃茨的新时尚。”

这时他们已经离主宴席很近了，于是米勒娃没机会再说什么。

可怕的是整个局面失控的速度。

十二月的第一场战斗是……一团糟，至少德拉科是这么听说的。

第二场战斗则是疯狂。

而下一场会更糟，除非他们三人一起做出最后的努力，竭尽全力阻止它的发生。

“奇洛教授，这太疯狂了，”德拉科直白地说道，“甚至不再是斯莱特林做派，而是……”德拉科有些词穷，他无奈地摆了摆手，说道：“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发生，你没办法实施任何真正的战略。上一场战斗，我的一个士兵假装自杀。连赫奇帕奇都企图策划阴谋，他们以为能做到，但他们错了。”

现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谁最聪明、或者哪队打得最好，都没什么用，那……”他甚至形容不出这种场面。

“我同意马尔福先生的意见，”格兰杰用一种甚至不敢相信自己会说这种话的语气说道，“允许叛徒存在是行不通的，奇洛教授。”

德拉科试过禁止他的军队里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密谋计划，但只是让那些阴谋转移到地下继续，没有人想在其他队伍的士兵们都能搞阴谋诡计的时候落后。在悲惨地输掉了上一场战斗之后，他终于屈服了，撤回了自己的命令；但那时他的士兵们已经开始把他们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践了，不经任何中央调度。

在得知所有的计谋——或者说是这些士兵们称其为计谋的玩意之后，德拉科试过拟出一份能赢得最后一战的计划来。这需要远不止三件不同的事顺利进行，然后德拉科就朝那张纸施了个火焰熊熊，然后废物清理了那些灰烬。因为如果父亲看到了这个的话，他会和他断绝关系的。

奇洛教授半眯着眼睛，手支着头靠在办公桌上。“那你呢，波特先生？”防御术教授说道，“你也同意吗？”

“我们只差射杀弗朗茨·斐迪南⁴就能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哈利说道，“局面完全是一团混乱。我绝对支持。”

“哈利！”德拉科无比震惊地说道。

直到一秒钟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同一时间，用和格兰杰一样的愤慨语气说的。

格兰杰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德拉科小心地保持着平静的表情。啊哦。

“就是这样！”哈利说道，“我背叛了你们！你们两个！又一次！哈哈！”

奇洛教授浅浅地微笑起来，虽然依旧半眯着眼睛。“那你为什么要这么

4 弗朗兹·斐迪南 (Franz Ferdinand)：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独子皇太子鲁道夫于1889年精神病自杀后，他成为皇位继承人。1914年与妻子苏菲视察时为奥匈帝国波黑省的首府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身亡。“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6%9C%97%E8%8C%A8%C2%B7%E6%96%90%E8%B%AA%E5%8D%97%E5%A4%A7%E5%85%AC>

做呢，波特先生？”

“因为我想我可以比格兰杰小姐和马尔福先生更好地应对混乱，”叛徒说道，“我们的战争是一个零和博弈⁵，整体上简单或困难无关紧要，只在于谁做得更好或更差。”

哈利·波特学得有点太快了。

奇洛教授垂着眼帘打量了一眼德拉科，然后是格兰杰。“说实话，马尔福先生，格兰杰小姐，如果在灾难达到顶峰前就叫停，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你们的一个士兵甚至是四重间谍。”

“四重？”格兰杰说道，“但战争只有三方参与啊！”

“是啊，”奇洛教授说道，“你会这么想，不是吗。我不敢肯定历史上有没有过四重间谍，以及有没有过真假叛徒所占比例这么高的军队。我们在探索新的领域，格兰杰小姐，我们现在不能回头。”

德拉科紧咬着牙走出了防御术教授的办公室，他身边的格兰杰看起来甚至比他还要生气。

“我不敢相信你会这么做，哈利！”格兰杰说道。

“抱歉。”哈利说道，但听上去一点抱歉的意思都没有，他勾起嘴角，露出一个愉快的邪笑。“记住，赫敏，这确实只是一个游戏，那凭什么只有我们这样的将军才能出谋划策呢？而且，针对这件事你们俩准备怎么干？联手对付我？”

德拉科和格兰杰交换了几个眼神，知道自己的表情就和她的一样紧绷。哈利越来越明显和得意地表现出依赖于德拉科会拒绝和一个泥巴种女孩联手合作；而德拉科开始厌倦有人拿这个来对付自己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他真的准备和格兰杰结盟，只为打败哈利·波特，看看那泥巴种养的有多喜欢那样。

⁵ 零和博弈 (zero-sum game)：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Zero-sum_game

可怕的是整个局面失控的速度。

赫敏盯着扎比尼递给她的那张羊皮纸，感觉到彻头彻尾的无助。

上面是名字，名字与名字之间有线相连，一些线的颜色不一样，还有

……

“告诉我，”格兰杰将军说道，“我的军队里还有谁不是间谍吗？”

他们两人不在办公室，而是在另外一间废弃的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因为，扎比尼上校说，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至少有一个上尉是叛徒。可能是戈德斯坦上尉，但扎比尼不敢肯定。

她的问题让年轻的斯莱特林的脸上露出了一个讽刺的微笑。布雷斯·扎比尼似乎一直有点瞧不起她，但他看起来也并不是很讨厌她；不像他一向嘲讽德拉科·马尔福，也不像他对哈利·波特发展出的怨恨。起初她担心扎比尼会背叛她，但这男孩似乎在尽力表现出另外两个将军并不比他强；赫敏觉得扎比尼可能会很高兴把她出卖给其他任何人，但他绝不会让马尔福和哈利赢。

“您的大多数士兵还是忠于您的，我敢肯定，”扎比尼说道，“只是大家都不想错过乐趣啊。”斯莱特林的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神情，想必是想到了一些不认真对待阴谋诡计的人。“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成为双面间谍，假装背叛我们的同时秘密为我们工作。”

“这对于其他军队里说想成为我们的间谍的人也同样适用。”赫敏谨慎地说道。

年轻的斯莱特林耸了耸肩。“我想我能很好地分辨出哪些人真正想出卖马尔福，但我不认为任何人会真正向你出卖波特。但诺特绝对背叛了波特，转投了马尔福，因为我让安特惠斯特尔假装代表马尔福接触过他，而安特惠斯特尔实际上是给我们报信的，那至少算是可靠——”

赫敏闭了一会儿眼睛，说道：“我们要输了，是不是？”

“你看，”扎比尼耐心地說道，“你现在在奇洛点上领先。我们只要最后一战不全输，你就有足够的奇洛点来赢得圣诞愿望了。”

奇洛教授宣布，他被要求在最后一战中使用正式评分系统操作，以免事后吵个不停。每次你击倒一个人，所在军队的将军就会得到两个奇洛点，并且敲响一面锣，声音扩散到整个战场（他们还不知道会在哪儿战斗，但赫敏希望还在森林，阳光队在那里表现很好），其音高会表明是哪一队得到了分数。如果有人假装被击中，锣也会响，然后在不固定时间后，锣会响两声，以宣布分数取消。如果你大喊某一队的名字，比如“为了阳光！”或“为了混沌！”或“为了飞龙！”，你效忠的队伍就会改变……

即便是赫敏都看出了这组规则的缺陷，但奇洛教授继而宣布，如果你一开始被分到阳光队，就没有人能以阳光之名击杀你——或者说，可以，但阳光队就会丢失一点奇洛点，标志是三声锣响，防止为了得分而射杀自己的士兵，也避免你在被敌人抓住之前自杀，但在必要情况下，你仍然可以射杀间谍。

现在，赫敏有 244 分奇洛点，马尔福有 219 分，哈利有 221 分，每队有 24 名士兵。

“所以我们要小心战斗，”赫敏说道，“只要尽力不输得太惨就好。”

“不。”扎比尼说道，年轻的斯莱特林的表情很郑重。“问题在于，马尔福和波特都知道他们取得胜利的唯一方法就是联手打败我们，然后双方对战。所以我想我们该这么做——”

赫敏离开教室的时候感到有点头晕。扎比尼的计谋并不浅显直白，而是古怪、复杂、层层深入。她能料到哈利想得到这些，但不是扎比尼。对她来说，能理解这种计谋的感觉就很不对。小女生不该能理解这样的计谋。如果分院帽能预见到她能理解这样的计谋，它就该把她分到斯莱特林了……

最棒的是他蓄意为之以后混乱扩大的速度。

哈利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有权从家养小精灵处定制家具，所以他定了一个王座，以及带黑色和深红色花纹的窗帘。猩红色的光像血一样，混杂着阴影，倾泻在地板上。

哈利心中的某处感觉到，他终于回家了。

在他面前站着四名混沌队的中尉，他们是他最信任的宠臣，其中有一个是叛徒。

这。这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我们集结于此。”哈利说道。

“让混沌降临。”四名中尉齐声说道。

“我的气垫船上满是鳗鱼。”哈利说道。

“我不买这张唱片，它有划痕。”⁶四名中尉异口同声地说道。

“菠萝鸟毗毛缩脖邋遢又可怜。”

“绿毛猪回家迷路气得闹哄哄！”⁷

礼毕。

“混乱进行得如何？”哈利像帕尔帕廷皇帝⁸一样，干巴巴地低声说道。

“一切顺利，混沌将军。”纳威用他回答军事问题的一贯口气说道，非常低沉，以至于他经常不得不停下来咳嗽两声。这位混沌军的中尉整齐地穿着黑色的学院袍，缀着赫奇帕奇学院的黄色，头发分向两边梳好，就像一个认真小男孩常见的样子。哈利喜欢这种不协调感，比他们试穿过的所有长袍的感觉都好。“从昨晚到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又开始了五个新计划。”

6 源自英国著名超现实主义幽默表演团体蒙提·派森（Monty Python）。“我的气垫船上满是鳗鱼”一句用于形容有人试图用外语和你交流，但他说错了或者根本不懂。蒙提·派森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6%8F%90%C2%B7%E6%B4%BE%E6%A3%AE>；原句释义详见：<http://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My+hovercraft+is+full+of+eels>

7 这两句话出自《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胡言乱语》一诗，翻译参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

8 帕尔帕廷皇帝（Emperor Palpatine），星球大战中的角色：<http://en.wikipedia.org/wiki/Palpatine>

哈利邪恶地笑了。“它们有一丁点奏效的可能吗？”

“我不这么认为，”混沌军的纳威说道，“这是报告。”

“很好。”哈利说道，从纳威的手里拿过羊皮纸，冷笑几声，尽可能让这声音听上去像是他呛了一嘴灰一样。这就让计划的总数增加到了六十个。

让德拉科**试试**对付这个。让他**试试看**。

至于布雷斯·扎比尼……

哈利又笑了起来，这一次甚至不需刻意就带上了邪恶的腔调。他真的需要把谁的宠物猫獠子借来开参谋会，这样他就能一边抚摸猫一边邪笑了⁹。

“军团现在可以不再炮制计划了吗？”混沌军的斐尼甘说道，“我是说，难道还不够——”

“不，”哈利干脆地说道，“我们的计划**永远**不嫌多。”

奇洛教授布置得很完美。他们则把边界推得更远了，或许比有史以来的都远；哈利也不能容忍让自己现在收手。

一声敲门声响起。

“该是飞龙将军到了，”哈利说道，带着邪恶的预见微笑起来，“我料定他会这时过来。请他进来，你们出去。”

混沌军团的四位中尉退了出去，阴沉地看着敌军主将德拉科走进哈利的秘密巢穴。

如果长大以后不允许这么做，哈利真想永远停留在十一岁。

阳光透过红色的窗帘，一道道血色的光束在哈利·波特成人尺寸的扶手椅后的地板上起舞，他给沙发椅粘满了金闪闪和银闪闪的亮粉，然后坚持把它

⁹ 邪恶领袖都是一边摸猫一边邪笑的。详见：<http://tvtropes.org/pmwiki/pmwiki.php/Main/RightHandCat>

叫做他的王座。

（德拉科更加相信，自己决定在哈利·波特还没能统治世界之前阻止他是正确的。德拉科甚至不敢想象活在他的统治下会是什么样子。）

“晚上好，飞龙将军。”哈利·波特冰冷地低语道，“如我所料，你来了。”

这没什么可惊讶的，毕竟德拉科和哈利已经事先定下了会面时间。

而且现在也不是晚上，但德拉科知道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

“波特将军，”德拉科保持着尽可能多的尊严说道，“你知道我们两支球队必须合作，才有机会使我们任何一方赢得奇洛教授的奖励，不是吗？”

“是嘶嘶——”哈利嘶嘶地说道，好像这男孩以为自己是个蛇佬腔似的。“我们必须合作以消灭阳光军，然后我们再对决。但如果我们任何一方在此之前就背叛了对方，那他就能在之后的战斗中占据优势。阳光将军很清楚这一点，会努力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对方背叛了自己。而你和我，知道这一点，就会受到这种诱惑，背叛对方，然后假装这是格兰杰的阴谋。格兰杰也一样知道这些。”

德拉科点了点头。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两个都只想赢，而且如果我们叛变的话，也没有别人能惩罚我们任何一方……”

“正是。”哈利·波特说道，现在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囚徒困境¹⁰。”

囚徒困境，按照哈利的教学，是这样进行的：两个囚犯被分别锁在两个牢房里，有两人犯罪的证据，但都不是重要证据，只能让每人判两年徒刑。每个囚犯都可以选择背叛，背叛对方，在法庭上指证他；这会给自己减少一年刑期，但给另一个人增加两年。或者囚犯可以选择合作，保持沉默。如果两个人都背叛了，他们要各自服刑三年；如果两人都选择合作，那么他们各自服刑两

¹⁰ 囚徒困境：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或者说在一个群体中，个人做出理性选择却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5%9B%9A%E5%BE%92%E5%9B%B0%E5%A2%83>

年；但如果一人背叛，另一人合作，则背叛者服刑一年，而合作者要服刑四年。

两个囚犯必须在不知道另一个人的选择的情况下做决定，且两个人事后也不能更改他们的选择。

德拉科评论道，如果这两个囚犯都是巫师战争期间的食死徒，黑魔王会杀掉任何叛徒。

哈利点了点头，说这是解决囚徒困境的途径之一——事实上食死徒们会希望有黑魔王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德拉科让哈利先停一下，在他们继续之前让他好好想想。这很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同意服侍一位常常对他们不好的黑魔王……）

事实上，哈利说，人们需要政府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可能会过得更好，就好像每个囚犯自己都更愿意在囚徒困境中选择叛变。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那国家就将陷入混乱，所有人都会过得更糟，就像两个囚犯都叛变了之后的结果。所以人们让政府来统治自己，就像食死徒们让黑魔王来统治自己一样。

（德拉科让哈利再暂停一下。德拉科一直以为有抱负的巫师们追求权力是因为他们想统治别人，而人们允许自己被别人统治是因为他们是害怕的小赫奇帕奇。而这，细想起来，似乎还是对的；但哈利的看法很有意思，即便那是错的。）

但，哈利之后继续说道，对于第三方会惩罚你的恐惧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囚徒困境中导致合作的原因。

假设，哈利说道，你在和一个魔法产生出来的和你自己完全相同的复制品来玩这个游戏。

德拉科说，如果有两个德拉科的话，当然任何一个德拉科都不想让另一个人遭殃，更别提没有一个马尔福会让自己被别人知道是一个叛徒。

哈利又点了点头，说这是囚徒困境的另一种解决方法——人们会因为他们彼此关心而选择合作，或者他们有荣誉感，或者他们想保住自己的名声。事实上，哈利说道，很难构建出一个真正的囚徒困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会关心别人，或者关心自己的荣誉、名声、黑魔王的惩罚、或是除了监狱判决之外的其他什么。但假设这是一个自私透顶的人的复制品——

（他们用了潘西·帕金森作为例子。）

——那么每个潘西都只关心自己会怎样，而不关心另一个潘西。

假设这就是潘西所关心的一切……并且没有黑魔王……并且潘西不担心自己的名声如何……并且潘西既没有荣誉感，也不认为自己对另一个囚犯有什么义务……那么，对于潘西来说，合理的选择是合作，还是背叛？

有些人，哈利说道，坚称对于潘西来说，合理的选择是背叛她的复制品，但哈利，以及某个叫做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¹¹的人，认为这些人错了。因为，哈利说道，如果潘西选择了背叛——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看起来理性的选择——那么另一个潘西也会这么想。两个相同的复制品是不会选择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潘西不得不在两个潘西都合作、或者两个潘西都背叛的世界中选择一个。如果两个人都选择合作，她会更好过些。而如果哈利所想的“理性人”**确实**在囚徒困境中选择了背叛，那他不会做任何事情去推广这种“理性”，因为一个充满了这种“理性人”的国家或是帮派会消散于混乱之中。你会教你的**敌人**这种“理性”。

那时这些听上去都很有道理，但现在这想法提醒了德拉科……

“你说过，”德拉科说道，“囚徒困境的合理解决办法是合作。但当然你会想让我相信这一点，不是吗？”而如果德拉科真的被骗得合作了，哈利只会说，哈哈，又背叛了你！然后在事后嘲笑他。

“我不会在你的课程上造假，”哈利严肃地说道，“但我得提醒你，德拉科，

11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 (Douglas Hofstadter)：美国认知科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意识、类比、艺术创造、文学翻译以及数学和物理学探索。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glas_Hofstadter

我没有说你应该自动选择合作。在这种真正的囚徒困境中不能这么做。我是说，在你选择的时候，你不该觉得你只是在为自己做选择，**也不该觉得自己在为所有人做选择**。你该这样想，你在为所有与你**足够相似**到大概会为了同样的原因和你做出同样选择的人做选择，以及预测那些足够了解你、以至于能提前预测你的行动的人所做的选择，这样你就永远不必因为那些人对你做出的正确预测而后悔做出合理的选择——提醒我回头解释一下纽科姆难题¹²。所以德拉科，你和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足够相似到可能会做**同样的任何事情**、用几乎相同的办法做决定吗？或者我们彼此足够了解到能预测对方的行动，这样**我能**预测到你会选择合作或背叛，而**你也能**预测到我会决定做与我所预测到的、你会做的决定相同的决定，因为**我知道**你能预料到我会这么决定？”

……而德拉科不禁想到，既然自己竭尽全力才只听懂了其中一半，答案显然是“不”。

“是的。”德拉科说道。

一阵静默。

“我明白了，”哈利说道，听上去有点失望，“哦，那好。我猜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了。”

德拉科没想到这么说都能管用。

德拉科和哈利前前后后讨论了一下。他们很久以前都同意过，在战场上所做的**不算**现实生活中的失信——虽然德拉科对于哈利在奇洛教授办公室里做的事情还是有点生气，而且也这么说了。

但既然他们都不能依赖于荣誉或友谊，那么**确实**留有一个疑问，即如何让他们**的**军团联合起来，打败阳光军，无论格兰杰会做什么来破坏他们。在奇洛教授的规则下，让阳光军队杀死另一支军队的士兵并不诱人——那只能让你和阳光的比分差得更远——但确实会诱惑双方去互相抢功、而不是像同一支军

¹² 纽科姆难题 (Newcomb's problem)，又名纽科姆悖论，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comb's_paradox；中文分析可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80676846a8956bec0975e3a6.html>

队一样表现，还会诱惑在混战中射杀另一队的士兵……

赫敏走回拉文克劳，并没真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她的脑子里塞满了战争、变节以及其它和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概念，她转过一个拐角，直接撞在了一个成年人身上。

“对不起，”她下意识地道歉，然后，想也没想就叫到，“哎呦！”

“别担心，格兰杰小姐。”那个快活的微笑说道，它上面是一双闪亮的眼睛，下面是银色的胡子，那是**霍格沃茨校长**的微笑。“我一点都不会怪你。”

她无助地盯着世界上最强大巫师和蔼的面容，他同时也是首席巫师，以及国际巫师联盟的主席，数年前因为抗击黑魔王的压力而疯掉了，以及众多事实一个接一个地在她脑子里蹦出来，她的嗓子又挤出了几声小小的尴尬的尖叫。

“事实上，格兰杰小姐，”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说道，“我们撞在一起挺幸运的。那个，我正好奇着你们三个的心愿都是什么呢……”

周六的拂晓明朗澄澈，学生们的说话声都静悄悄的，就好像第一个喊出声的人会引发爆炸似的。

德拉科曾希望他们能再在霍格沃茨的上层战斗。奇洛教授说过，真正的战斗更可能发生在城市里而不是森林里，在教室和走廊中战斗应该与此更加相似，有缎带标明可用区域。飞龙战队在那几场战斗中表现出色。

然而，正如德拉科担心的那样，奇洛教授为这次战斗准备了**特别惊喜**。

战场是霍格沃茨湖。

而且不是在船上。

他们要在**水下**战斗。

巨乌贼已经被暂时麻痹；施放了驱逐格林迪洛的咒语；奇洛教授去和人鱼族谈过了；**水下活动魔药**发放给所有士兵，让他们能够呼吸，清晰视物，彼此对话，踢腿就能游泳、速度比快走要慢一点。

一个巨大的银球挂在战场中心，像水下的月亮一样闪耀，可以制造出方向感——一开始是这样。随着战斗进行，这月亮会逐渐变为缺月，当它完全变暗时战斗结束——如果在此之前没有结束的话。

水战。你没法防御住一周，袭击者会从任何角度向你冲来，即使有了魔药的辅助，在漆黑的湖里也看不了很远。

如果你游到离战场太远的地方，过一会儿就会开始发光，很容易被捉住——一般情况下如果一支军队溃败奔逃而非战斗，奇洛教授就会直接宣布他们战败；但今天他们使用了评分系统。当然，如果你想做一名刺客的话，在开始发光之前还有一些时间。

飞龙战队的起始位置被安排在深水之中；水下月亮在遥远的上方闪耀。黑暗的水中大多都被**荧光闪烁**咒点亮，但开始机动之后，他的士兵就会熄灭灯光。没理由在你看见敌人之前就让他们看见你。

德拉科踩了几下水，让自己浮到更高的位置，俯瞰他悬浮在水中的士兵们。

谈话在德拉科冰冷的凝视下立时噤声，他的士兵们带着令人满意的惧怕和忧虑的表情，抬头看着他，

“仔细听我说。”马尔福将军说道。他的声音低沉，随着气泡显得有点口齿不清，只系听偶缩，但声音清晰地传了出去。“只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赢。我们要先和混沌合作，向阳光进军，打败阳光，然后我们和波特一决高下，赢得胜利。**必然**如此，明白吗？无论发生了什么其他事，这些都**必须实现**——”

然后德拉科解释了哈利和他构想的计划。

士兵们交换着震惊的目光。

“——如果你们的任何计策阻挠了这个计划，”德拉科最后说道，“等我们从水里出去，我就活活烧死你。”

一片紧张的“是长官”声。

“还有每个有秘密任务的人，确保你们做到了**每一个字**。”德拉科说道。

他的士兵们有一半明显地点了点头，德拉科记住他们，等他掌权之后他们死定了。

当然所有的秘密任务都是假的，比如告诉一名飞龙战士向另一名飞龙战士传递一个假的叛徒任务，再悄悄告诉后者要报告第一个人所说的一切。德拉科对每一个飞龙战士都说，整场战争都关系在这件事上，他希望他们能明白这比他们自己之前做的其他计划重要得多。运气好的话这能让所有的蠢货都保持心情愉快，以及如果报告和指示不一样的话，也许还能揪出几个间谍踢出去。

德拉科对付混沌军团的真正计划嘛……那要比他烧掉的那个简单多了，不过父亲还是不会喜欢。虽然他努力了，但德拉科还是没想出更好的来。这个计划对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奏效，除了哈利·波特。事实上这一开始**就是**哈利的**主意**，虽然他没有明说，是德拉科猜出来的。德拉科和某位叛徒只是把它稍稍修改了一些……

哈利深吸一口气，感到水在肺里无害地汨汨流淌。

他们曾在林中作战，他没找到说那句话的机会。

他们曾在霍格沃茨的走廊中作战，他没找到说那句话的机会。

他们曾在空中作战，每个士兵都配发了扫帚，但那句话还是没有意义。

哈利以为他再也找不到机会把那句话说出来了，至少不能在年幼的时候实实在在地说出那句话了……

混沌军的士兵们迷惑地看着哈利，因为他们的将军踩着水，径直向遥远水面处的光亮游去，然后他倒转方向，头朝下冲向漆黑的水深处。

“你们为什么都倒立着？”¹³年轻的指挥官朝他的军队喊道，然后开始解释在你放弃了重力方向后该怎样作战。

一声空灵的锣响嗡嗡地回荡在水中，与此同时，扎比尼、安东尼以及其他五个士兵猛地向下游了出去，冲进了黑暗的湖水深处。帕瓦蒂·帕蒂尔，队伍中唯一的格兰芬多，回头看了看，一边下潜一边向他们所有人开心地挥手；过了一会儿，斯考特和马特也这么做了。其他人则只是下沉不见了。

格兰杰将军目送他们离去，吞咽了一下，喉咙中像有硬块梗着。她把一切都押在这上面了，把军队分成两拨，而不是直接想着拉上更多垫背的。

要明白一件事，扎比尼告诉她，就是一支军队在没有获胜的计划的计划下是不会出动的。阳光军不能只考虑到自己的胜利，他们必须让其他两方军队都认为自己会赢，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厄尼和罗恩看上去仍然很震惊，苏珊则思索地看着那些逐渐消失不见的士兵。剩下来的那些士兵看起来有些迷惑，点缀着制服上星点的亮光，他们就漂浮在阳光照亮的湖面之下。

“现在怎么办？”罗恩说道。

“现在我们等着。”赫敏说道，足够大声到让她的所有士兵都能听见。嘴里都是水说话的感觉很奇怪，她总觉得自己像在餐桌上做出了什么可怕的粗鲁举动，口水都快滴自己一身了。“我们所有留下来的人都会被击杀，但飞龙军和混沌军联手对付我们，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这样。我们要做的只是尽力把他

13 出自《安德的游戏》，是为了模拟宇宙中情况在失重环境下做的战斗训练里说的。

们更多的人拉来陪葬。”

“我有个计划。”阳光军的一名战士……汉娜，她的声音一开始有点难以辨认。“有点复杂，但我知道我们该怎么让飞龙军和混沌军互相打起来——”

“我也是！”费伊说道，“我也有个计划！听着啊，纳威·隆巴顿背地里是我们的人——”

“你跟纳威谈过了？”厄尼说道，“这不对，是我跟他谈——”

达芙妮·格林格拉斯和另外两个没跟着扎比尼走的斯莱特林笑得停不下来，听着士兵中“不，等等，是我拉来隆巴顿的”的喊声此起彼伏。

赫敏只是疲倦地看着他们。

“好了，”等到所有声音都安静下来之后，赫敏说道，“大家都明白了吗？你们所有的计划都是混沌军团、可能还有些是飞龙军伪造的。所有真心想背叛哈利或者马尔福的人都是直接来找我，或者扎比尼，而不是你们。你们只要比对一下你们的秘密计划就会明白了。”她可能并不像扎比尼那样工于心计，但她总能明白她所有的军官对她说的话，这就是奇洛教授任命她做将军的原因。

“所以等到敌军来的时候，就别费心用什么计谋了，只要打就好了，行吗？拜托？”

“但是，”厄尼一脸震惊地说道，“纳威是个赫奇帕奇！你说他骗了我们？”

达芙妮笑得根本停不下来，喘气喘得整个人都在在水里倒立起来。

“我不确定隆巴顿是个什么，”罗恩阴郁地说道，“但我不觉得他算是一个赫奇帕奇。至少现在不是了，哈利·波特已经影响了他。”

“你知道吗，”苏珊说道，“我问过他这个，纳威跟我说他变成了一个混沌赫奇帕奇。”

“总而言之，”赫敏大声说道，“扎比尼带着所有我们认为是间谍的人走了，

这样，我希望，在**我们的**军队里，我们就可以不用太过防范彼此了。”

“**安东尼**是间谍？”罗恩喊道。

“**帕瓦蒂**是间谍？”汉娜惊喘道。

“帕瓦蒂是个彻头彻尾的间谍，”达芙妮说道，“她在商店买了间谍鞋，擦间谍口红，哪天她还要嫁个好间谍老公，再生一堆小间谍呢。”

然后，一声锣响回荡在了水中，表明阳光军刚得到了两分。

接下来，三声锣响，表明飞龙丢了一分。

变节者不得杀将军，在十二月时灾难性的第一场战斗之后就不许了，那次三个将军都在一分钟之内被击杀了。但运气好的话……

“啊哦，”赫敏说道，“听起来，克拉布先生要打个盹了。”

军队像两群游鱼一样一路向前游去。

纳威·隆巴顿以缓慢、有节奏的动作踩着水。下潜，无论你要往哪个方向移动，都要下潜。你想留给敌人最小的侧面，对他们露出你的头或者脚。所以你要一直下潜，方向向下，头朝下，敌人们就总是在下面了。

就像每一个混沌军士兵一样，纳威在游的时候不停地转头，向上看，向下看，四周看，左右看，不仅仅是在提防阳光军，也是在留心看着有没有哪个混沌士兵抽出魔杖准备背叛他们的迹象。一般来说，叛徒都会等到战局混乱时才会行动，但早先时候的锣声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戒备起来。

……事实上，这让纳威感觉很难过。在十一月的时候，他还是一支团结一致军队中的一员，所有人齐心协力，互相帮助。然而现在，他们都彼此提防，留意着最初的背叛迹象。对于混沌将军来说这可能更有趣，但对于纳威，这跟有趣沾不上一点边。

随着他们逐渐接近水面以及阳光军，以前被叫做“上面”的方向越来越亮。

“拿出魔杖。”混沌将军说道。

纳威的小队抽出了他们的魔杖，直直指向敌军，一边更迅速地打量着四周。如果这里有阳光军的内应，他们就快到动手的时候了。

另一群游鱼，飞龙战队，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现在！”飞龙将军的喊声从远方传来。

“现在！”混沌将军喊道。

“为了阳光！”两方军队里所有的士兵齐声喊道，向下冲了过去。

“什么？”米勒娃看着湖边的屏幕不由自主地说道，这样的惊呼从其他许多地方回声般响起；整个霍格沃茨都在观看着这场战斗，和他们当时观看第一场一样。

奇洛教授不冷不热地笑了起来。“我警告过你，校长。没有波特先生钻不了空的规矩。”

在这漫长的珍贵的几秒钟里，47名士兵冲向她自己的17名士兵，赫敏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为什么……

然后一切都对上号了。

每当一个阳光军的士兵被一个喊了“为了阳光”的士兵击倒，她就会丢掉一个奇洛点。所以每有两名阳光军的士兵被击倒，不管被谁，两支敌军就都离赶超她近了两分。这和他们各自为战的总收益是一样的，但是双方会均分。

要是有人没喊“为了阳光”就射杀其他士兵，镗可是不会出错的……

赫敏忽然很庆幸扎比尼没有选择那个浅显的计划，在两支敌军攻击阳光军的时候在他们之间挑起事端。

但这仍然很让人气馁，感到自己大势已去，希望渺茫。

赫敏的大部分士兵还是一脸茫然，但有些明白过来的人开始现出惊恐的神色。

“没关系。”苏珊·伯恩斯坚定地说道。大家齐刷刷地转头看向了这位阳光上尉。“我们的任务还是一样，尽可能地拉来更多的人给我们陪葬。而且记住，扎比尼带走了所有的间谍！我们不用再像他们那样一直提防了！”这女孩挑战般地笑了，引来其他许多士兵回应的微笑，甚至包括赫敏自己。“我们可以像十一月的时候一样，只要抬起头，尽力一战，彼此信任——”

达芙妮击中了她。

“血祭血神¹⁴！”混沌军的纳威叫道，虽然因为在水下，这句话听上去像“雪极雪深！”

韦斯莱上尉转身举起魔杖指向纳威，射出咒语。但纳威对着他向下游去，魔杖直指头顶，这意味着只要一个简易护盾咒就能防护住纳威全身；就算现在有人能射中他，那也不会是阳光罗恩。

韦斯莱上尉的脸上闪过坚决的神色，他笔直向上冲向纳威，念了一句“众志成城”，虽然在水中这护盾是看不见的。

两名敌对的勇士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对方，好像要将对手从中射成两半一样。他们以前也决斗过很多次，但这次就要算总账。

（在遥远的湖边，一百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14 出自游戏《Warhammer 40,000（战锤 40000）》中混沌军队相关介绍。

“彩虹和独角兽！”¹⁵ 阳光上尉喊道。

“那孕育万千子孙的黑山羊！”

“做你的家庭作业！”

两名勇士冲向对方，距离越来越近，都不愿意回头，谁先转身，谁就会把脆弱的侧面暴露给对方并被击中，但如果没有人胆小退缩，他们就会直接撞在一起……

直直地落下去，同时敌人朝他冲上来，两人都不愿让开这条路，锤子就要砸上砧板……

“特技——混沌扭转！”

韦斯莱上尉被悬浮咒击中，纳威看到他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他们在战斗开始前试验过这个；正如哈利所料，当所有人都在水下游动的时候，**羽加迪姆，勒维奥萨**就成了一种新型武器。

“该死，隆巴顿！”罗恩·韦斯莱尖叫道，“你就不能有一次不用你那愚蠢的特技来打——”

与此同时，阳光上尉旋转成打横的姿势，纳威的咒语打中了他的腿。

“我不堂堂正正地战斗，”纳威对着那具沉睡的躯体说道，“我像哈利·波特那样战斗。”

格兰杰：237 / 马尔福：217 / 波特：220

每次不得不向赫敏开火的时候，他仍然会心痛。哈利几乎不忍看她沉睡的脸上露出的平静表情，她的胳膊现在随意地漂浮着，曲线的阳光照在她的迷彩服和如云般飘散的栗色头发之上。

¹⁵ 关于阳光，独角兽，彩虹，闪闪发亮等等的联想疑似来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My_Little_Pony:_Friendship_Is_Magic

而如果哈利企图避免成为那个射杀她的人……不仅德拉科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赫敏也会觉得被冒犯了。

她没有死，哈利蹬着水让自己离开这里，一边对自己的脑子说道，她只是睡着了。蠢货。

你确定吗？他的脑子说道，如果她成了前赫敏呢？¹⁶ 我们能再回去检查一下吗？

哈利飞快地回头看了一眼。

看，她没事，还有泡泡从她嘴里吐出来呢。

可能是她最后一口气了。

哦闭嘴吧。话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偏执地保护欲强烈了？

呃，因为她是我们这辈子第一个真正的朋友？嘿，还记得我们的宠物石头出了什么事吗？

你能不能**别再提**那一坨烂石渣了，它甚至不是个活物，更别说有感情了，那是有史以来最可笑的童年创伤——

两支军队立刻分开，又一次变成了两片鱼群。

格兰杰将军丢了 17 分，击倒了三个混沌战士和两个飞龙战士；还有一个混沌战士和两个飞龙战士作为叛徒被射杀了。所以她总计丢了 7 分，哈利丢了 1 分，德拉科丢了 2 分；现在阳光比飞龙高 20 分，比混沌高 17 分。如果他们能消灭飞龙所属的二十个人，混沌军还是能轻易获胜的。当然，变数还是在于那七个阳光战士……

……他们还称不称得上这个名字都是个未知数。

两群人不自在地在彼此身边游动，两方士兵都在等待着叫出他们真正忠

16 前赫敏这个说法便自《蒙提·派森的飞行马戏团》里面一个关于死鸚鵡的搞笑故事。

诚的队伍名字，然后进攻……

“每个接到命令的人，”哈利大声说道，“记得一号到三号特别命令。别忘了第三条是梅林说。无需回应。”

值得信赖的三分之二士兵没有点头，剩下的三分之一看上去很迷惑。

一号特别命令：别费心在战场上喊什么秘密口号，不要尝试任何没有经统帅特别批准的计划；只要游，防，攻。

整个十二月份，赫敏和德拉科都在和他们的士兵斗争，试图让他们不要自己做计划。哈利则怂恿自己的士兵，支持他们在上两场战斗中搞阴谋……同时也告诉他们，他未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要求他们把一两个计划先放一放，而他们都欣然同意了。所以现在，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他们都很乐意服从命令。

无论是赫敏还是德拉科都没办法成功下达这条命令，哈利敢肯定。区别在于，你的战士是把你看成和他们一起出谋划策的同盟，还是把你看成一个不想让大家开心的扫兴的老古板。强求的命令等同于升级的混乱，反之亦然……

“他们来了！”有人指着一个方向喊道。

从湖水深处冒出了那些被遗忘的人，逃离了上一场战斗的那七个失踪的阳光战士，身上亮着儒夫的光环，现在随着他们返回战场而渐渐消失了。

两群人都骚动起来，不安地将魔杖指向那边。

“别开火！”哈利喊道，从马尔福将军的那边也传出一样的喊声。

一时间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然后这七个阳光战士游上来，加入了飞龙战队。

飞龙战队中传出一阵胜利的欢呼声。

混沌军团中三分之一的人沮丧地叫了起来。

剩下三分之二的人中有几个露出了微笑，虽然他们不该这样做的。

哈利没有笑。

哦，这绝对行不通……

但哈利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了。

“二号和三号特别命令仍然适用！”哈利喊道，“开战！”

“为了混沌军团！”混沌军团的士兵们吼道。

“为了飞龙战队！”二十个飞龙战士和七个阳光战士吼道。

混沌军团径直向下潜去，同时所有的叛徒做好了攻击准备。

格兰杰：237 / 马尔福：220 / 波特：226

德拉科的脑子疯狂地转着，拼命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怎么，尽管他有更多的兵力，但他还是失了先机。四支较小的混沌部队被四支更大的飞龙部队追赶，但德拉科的部队是主动进攻的一方，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跟着混沌军跑，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混沌部队集中向飞龙军暴露出的两侧开火——

又是这样！

“虹光护体！”德拉科举起魔杖喊道，并立起了一面甚至在水下都能看得到的护盾。这面平整闪耀的多彩幕墙足以将德拉科和身边的其他五个龙战士从混沌部队刚刚开始的攻击中防护住，而那让另外五个飞龙战士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回了他们正在追赶的混沌部队上——

电光火石之间，一个接一个的睡眠咒撞上了德拉科的虹光法墙，德拉科向梅林祈求这四个混沌士兵没学过破盾钻咒——

然后一声飞龙得分的锣响，混沌军调转头脚，开始向远处游去了；德拉科的手微微有些发抖，放低魔杖，撤去了虹光法墙。

在水里作战甚至比在扫帚上作战还让人疲惫。

“不要追了！”看到他的士兵开始追赶，德拉科对他们喊道，“**声音洪亮！跟我变队！**”

飞龙军开始向德拉科周围集结，混沌军调转方向，立刻开始向飞龙军追来——德拉科听到一声混沌军得分的锣响，大声骂了一句，有人没调整好自己的简易护盾——然后飞龙军站进了能够相互支持的距离，混沌军退回到了昏暗的远方。

不知怎么，尽管他们的人数占优，飞龙对混沌得分三次，而混沌得分四次，然后他听到一个飞龙间谍被处决的声音。要么哈利·波特能飞快地想出不少绝妙的点子，要么出于什么猜不透的原因，他花过好长时间考虑该怎么在水下战斗。情况不妙，德拉科需要再多想想。

而且，看起来每个人在游泳时都很难瞄准，这战斗也许会持续到最后一刻……遥远的水下月亮现在只剩半圆了，这不是什么好事……他必须想得**快些**……

“那是什么？”帕德玛·帕蒂尔说道，带着她的队伍向德拉科游来。

帕德玛是他的大副；她聪明，强大，更好的是，她恨格兰杰，视哈利为劲敌，这让她**值得信赖**。和帕德玛共事让他意识到拉文克劳是斯莱特林的姊妹这句老话的正确性；他父亲曾对他说，他未来的妻子在这个学院是可以接受的，当时德拉科还很惊讶，但现在他看到了其中的道理。

“等所有人都到了再说。”德拉科说道。事实上，他需要喘口气。这就是当个将军**以及**最强大的巫师的麻烦，你不得不一**直**消耗魔力。

扎比尼跟着来了，指挥一支由两个阳光战士和四个飞龙战士组成的队伍，其中的一个飞龙战士是监视扎比尼的格雷戈里。德拉科不信任扎比尼。而不管是德拉科还是扎比尼都不够信任那些阳光战士，所以不能让他们在任何一支队伍里占大多数；他们**本该**直接效忠于德拉科，或者效忠于格兰杰，她听信了他

们会在两支军队两败俱伤之后背叛飞龙的保证，就像哈利军中受到信任的士兵误以为他们会假装施放睡眠咒，之后转而支持混沌军的允诺而不击杀阳光军；但可能有些阳光士兵确实效忠于混沌军，也确实没有使用真的睡眠咒，而那这就是为什么飞龙军本该在人数占优时获胜，但却还没有……

之后到来的那支小队精疲力尽，三个士兵握着魔杖，指向另外两个手中没有魔杖的士兵。

德拉科咬了咬牙。又是叛徒的问题。他得跟奇洛教授谈谈，至少得有些办法惩罚那些叛徒，像目前这样的情况是不合实际的，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把背叛的人折磨至死。

“马尔福将军！”出了问题的那支队伍的指挥官叫道，向上游了过来，是个叫做特里的拉文克劳男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塞西射杀了博格丹，但塞西说凯拉告诉他博格丹射杀了斯派特——”

“我没说！”凯拉说道。

“你说了！”塞西尖叫道，“马尔福将军，她是个间谍，我早知——”

“昏昏入睡。”德拉科说道。

三声锣响，飞龙军丢了一分，凯拉的身躯无力地在水中飘远了。

德拉科听说过“递归”这个词，哈利·波特的阴谋他一眼就能认出来。

（不幸的是，德拉科没有听说过自身免疫性疾病¹⁷，而他也还没能想到过，有一种聪明的病毒会通过制造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症状来侵犯身体，让身体不信任自己的免疫系统……）

“将军命令！”德拉科抬高声音说道，“除了我自己、格雷戈里、帕德玛和特里之外，任何人不得射杀间谍。如果有人看到任何可疑情况，直接来找

17 自身免疫性疾病：亦作自体免疫问题，是一种人体内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身体正常细胞的疾病，正常的免疫能力下降，而异常的免疫能力却突显的一种问题。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8%87%AA%E9%AB%94%E5%85%8D%E7%96%AB%E6%80%A7%E7%96%BE%E7%97%85>

我们其中一人。”

然后——

阳光军的锣声响起，他们得了两分。

“什么？”德拉科和扎比尼同时说道；他们同时转头四处看去。似乎没有人被打中，而所有的阳光战士都露面并且算进去了。（除了帕瓦蒂，她被帕德玛小队里一个身份仍然不明的叛徒击中；当然帕德玛又射中了她一次，以防她是假装的，所以不是她……）

“混沌军里的阳光叛徒？”扎比尼说道，听上去有些疑惑，“但是我知道的人都该在混沌军攻击阳光军时去进攻了——”

“不！”帕德玛恍然大悟道，“那是混沌军处决了一个叛徒！”

“什么？”扎比尼说道，“但为什么——”

然后德拉科明白了。**该死！**“因为波特认为他的分数超过阳光军绰有余，但不一定能击败**我们**！所以他在处决叛徒的时候也一分都不肯丢！**将军命令！**如果必须要处决叛徒的时候，先喊阳光！还有别忘了之后再换回效忠飞龙——”

格兰杰：253 / 马尔福：252 / 波特：252

隆巴顿的身体漫无目的地在水里飘荡着，手脚随意摊在两边。在德拉科终于击中了他之后，他们每个人都又向他发射了一次咒语，只为了确信。

近旁就是哈利·波特，现在被虹光法球保护着，冷酷地看着他们。远方，最后的一抹月牙也在渐渐消失。如果隆巴顿再射中一个士兵（德拉科知道哈利正想着这个），如果他们两个混沌士兵再多坚持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赢了……

在德拉科重整队伍再次出击之后，余下的战斗和以阳光之名对叛徒的处

决让阳光军正好比飞龙军和混沌军都多了一分。一旦哈利开始这么做，德拉科就毫无选择，只得跟着这么做。

但现在飞龙军的幸存者和最后一个阳光军的叛徒以三比一的人数胜于混沌将军：德拉科，帕德玛和扎比尼。

德拉科也不傻，在隆巴顿击杀了格雷戈里、紧接着被德拉科击倒之后，他就让帕德玛没收了扎比尼的魔杖。这男孩用受到侮辱的表情看了他一眼，对德拉科说他欠他一次，然后交出了魔杖。

于是就轮到德拉科和帕德玛拿下混沌将军了。

“我猜你不准备投降吧？”德拉科说道，他从未这样对哈利·波特笑得这么邪恶过。

“宁睡不降！”混沌将军喊道。

“我来告诉你好了，”德拉科说道，“扎比尼其实**没有**一个受格兰芬多欺凌的姐姐等你去拯救，但扎比尼**确实有**一个不满意像格兰杰这样的麻瓜出身的母亲，我给她写了几封便条，也给了扎比尼些好处——和我父亲不相干，只是**我**能在学校里做的事情。顺便一提，扎比尼的母亲也不满意大难不死的男孩，只是以防你还认为扎比尼真是你那边的。”

哈利的脸色更冷峻了。

德拉科举起魔杖，开始有节奏地呼吸，蓄力准备施放破盾钻咒。格兰杰的虹光法球几乎和德拉科自己的一样强，哈利也毫不逊色。这两人哪儿来的**时间**？

“**螺旋突破！**”德拉科说道，将全部魔力都集中在这个咒语上，螺旋状的绿色光芒迸发出来，哈利的护盾应声而碎，几乎就在同一瞬间——

“昏昏入睡！”帕德玛说道。

格兰杰：253 / 马尔福：252 / 波特：254

哈利释然地松了口气，不仅是因为他不用再维持虹光法球了。他放下魔杖，手还颤抖着。

“你知道，”哈利说道，“那一瞬间我还真担心呢。”

二号特别命令：如果一个阳光叛徒看起来并不真想向你施咒，就偶尔假装被击中。最好瞄准飞龙军而非阳光军，但如果你打不中飞龙军，尽管去打阳光军。

三号特别命令：梅林说，不要向布雷斯·扎比尼或帕蒂尔姐妹施咒。

帕瓦蒂·帕蒂尔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撕下制服上变形过的徽章，让它顺水飘走。

“格兰芬多为了混沌而战。”她说道，将扎比尼的魔杖还给了他。

“非常感谢你。”哈利说道，向这个格兰芬多姑娘深深鞠了一躬。“也谢谢你，”他向扎比尼也鞠了一躬，“你知道，当你过来找我说这个计划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疯了，我想你是两者兼有。顺便一提，”哈利转了个身，就像在对德拉科的身体说话，“扎比尼确实有个表姐——”

“昏昏入睡。”扎比尼说道。

格兰杰：255 / 马尔福：252 / 波特：254

哈利·波特的身体飘走了，他脸上的惊恐神色很快松弛下来，进入了沉眠之中。

“再想一想，”帕瓦蒂高兴地说道，“还是让格兰芬多为了阳光而

战吧。”

她大笑起来，比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还要高兴，她终于行刺成功，而且假扮了她的双胞胎妹妹，她从**不知多久之前**就想那么做了，这真是完美，一切都这么完美——

——然后她的魔杖飞快地转了方向，就在扎比尼的魔杖指向她的那一刻。

“等一下！”扎比尼说道，“别开火，别反抗。这是命令。”

“什么？”帕瓦蒂说道。

“抱歉，”扎比尼说道，看起来并没有多少歉意，“但我**不能完全确定**你忠诚于阳光。所以我命令你让我射杀你。”

“等等！”帕瓦蒂说道，“我们只领先混沌军一分！如果你现在杀了我——”

“很明显我会以飞龙之名射杀你，”扎比尼说道，听上去有些高傲，“只是因为**我们**骗了**他们**这么做，不代表我们不能也这么做。”

帕瓦蒂盯着他，眯起了眼睛。“马尔福将军说你母亲不喜欢赫敏。”

“我猜是这样，”扎比尼说道，仍然带着那高人一等的假笑，“我们中的一些人比德拉科·马尔福更愿意惹父母生气。”

“哈利·波特说你有个表姐——”

“没有。”扎比尼说道。

帕瓦蒂看着他，努力思考，但她并不真擅长于谋略；扎比尼说计划是在暗地里保持混沌和飞龙比分尽可能相近，这样他们就会利用阳光之名处决叛徒，而不让自己丢掉一分，这确实**成功**了……但……她感觉自己漏掉了什么事，她不是个斯莱特林……

“为什么不让我以飞龙之名射杀你？”帕瓦蒂说道。

“因为我比你军衔高。”扎比尼说道。

帕瓦蒂感觉有些不对。

她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

“昏昏入——”她刚说到一半，然后意识到她没有说为了飞龙，连忙中断了咒语——

格兰杰：255 / 马尔福：254 / 波特：254

“嘿，大家，”扎比尼的脸出现在屏幕上，看起来心情不错，“看来一切都取决于我了。”

湖边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阳光军比飞龙军和混沌军正好多一分。

布雷斯·扎比尼可以以飞龙或混沌之名射杀自己，或者维持这个比分。

一连串的钟声响起，表明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正渐渐流逝。

这位斯莱特林露出了诡异的微笑，随意把玩着魔杖，黑色的木棒在漆黑的水中几乎看不见。

“要知道，”布雷斯·扎比尼的声音说道，用一种排练过一阵的语气说道，“这其实只是个游戏。而游戏就该好玩。那么不如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第三十四章 协调问题，第二部分

奇洛教授缓缓登上一座宏伟的舞台，这是米勒娃和邓布利多将他们的法力结合在一起，协力变出来的；舞台的核心是结实的木头，但在表面，镶嵌着铂金的大理石闪闪发光，上面还散布着代表各个学院颜色的宝石。她和校长都及不上霍格沃茨的创始人，但魔法只需要维持几个小时。在平时，米勒娃很享受这种难得的机会，可以让自己因为大型变形术而精疲力竭；她本应享受这许许多多展示艺术的小机会和富丽堂皇的幻象；但这次，她在工作时一直有种糟糕的感觉，就好像她在自掘坟墓。

但现在，米勒娃感觉好些了。有那么一小会儿，人群好像就要爆炸了似的；但邓布利多已经站了起来，和善地鼓起了掌，而没人蠢到在校长面前暴动。

然后爆发的感情迅速褪去，变成了一种集体情绪，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开什么玩笑！

布雷斯·扎比尼以阳光之名射杀了自己，最后的比分变成了 254 比 254 比 254。

舞台背后，三个等着上台的孩子在互相瞪视，视线里夹杂着愤怒和挫败。他们才被从湖里捞起来，身上还很潮湿，而暖身咒似乎不足以抵抗十二月清冽的空气——这一切都在雪上加霜，或者也许只是他们情绪的问题。

“够了，”格兰杰说，“我受够了！不准再有叛徒了！”

“我完全同意你，格兰杰小姐，”德拉科冷冰冰地说，“够了就是够了。”

“那你们俩想做什么？”哈利·波特厉声说，“奇洛教授已经说过了，他不会禁止间谍的！”

“我们帮他禁。”德拉科冷酷地说。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甚至还不

知道自己说这些话是想表达什么，但说出来这个行动本身似乎已经明确了一个计划——

舞台做得确实不错，至少作为一个临时建筑来说；制造者没有掉入常规陷阱，没有沉迷于自己所创造的财富幻象，而且通晓一些建筑和艺术风格的相关知识。从德拉科站的地方——对他来说很明显那里就是他该站的地方——看他的学生会发现他的身边环绕着祖母绿所发出的微光；而格兰杰，站在德拉科之前微妙地向她暗示的那个地方，她的身边会环绕着拉文克劳蓝宝石所发出的光晕。至于哈利·波特，德拉科目前没有看向他。

奇洛教授……醒了，或者随便怎么着；他正倚在铂金讲坛上，讲坛上没有点缀宝石。带着明显的表演意味，防御术教授小心翼翼地将三个信封叠放成整齐的一摞，信封里分别装着三张羊皮纸，上面写着三个将军各自的愿望，与此同时，霍格沃茨所有的学生都一边看，一边等待。

最后奇洛教授把视线从那些信封上抬了起来。“好吧，”防御术教授说，“这状况有点麻烦。”

人群中响起一阵窃笑，带着明显的弦外之音。

“我想你们都在好奇我会怎么做？”奇洛教授说，“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必须做到公平。不过首先，我想先做一个小小的演讲，而在那之前，看上去马尔福先生和格兰杰小姐有话想说。”

德拉科眨了眨眼，随后和格兰杰快速地交换眼神——可以让我来吗？——当然，去吧——然后德拉科提高了声音。

“格兰杰将军和我都想说，”德拉科用最正式的声音说，他知道他的声音被放大了，所有人都能听见，“我们不会再接受任何叛徒的帮助。而要是，在任何战斗中，我们发现波特接受了来自于我们军队叛徒的帮助，我们会联合起来碾压他。”

然后德拉科给了大难不死的男孩一个恶毒的眼神。接招吧，混沌将军！

“我完全同意马尔福将军，”站在他身边的格兰杰说，她高昂的声音清晰有力。“我们俩都不会使用叛徒，而要是波特将军用了，我们会把他清出战场。”

观看的学生们发出一阵惊讶的窃窃私语。

“很好，”他们的防御术教授笑着说，“你们俩花的时间有够长的，但还是恭喜你们，你们在其他所有将军之前想到了这点。”

领会这句话花了一小会儿——

“在未来，马尔福先生，格兰杰小姐，在你们带着任何请求到我的办公室来之前，先考虑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没有我的帮助下完成它。这次我就不扣奇洛点了，但下次，你们会丢整整五十分。”奇洛教授好笑似地咧咧嘴。“而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呢，波特先生？”

哈利·波特看向格兰杰，然后是德拉科。他的表情冷静；虽然德拉科很肯定，用**克制**来形容更贴切。

最后哈利·波特开口了，他的声音平稳。“混沌军团将仍然乐意接受叛徒。战场上见。”

德拉科知道自己脸上出现了震惊的神色；观看的学生们发出一阵惊愕的低语，而当德拉科看向前排时，他发现就连哈利的混沌军看上去都吓了一跳。

格兰杰一脸愤怒，怒火还在上升。“波特先生，”她用尖锐的语气说，就好像她以为自己是老师，“你在**试着**恶心人吗？”

“完全不是，”哈利·波特冷静地说。“我不会每次都迫使你们联手上阵的。赢我一次，我会认输。但威胁并不总是足够的，阳光将军。你没有邀请我加入你们，只是试着简单地将你们的意志强加于我；而有时，你必须确实实地打败敌人，然后才能将你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你看，我很怀疑赫敏·格兰杰，霍格沃茨最闪耀的学术之星，以及德拉科，卢修斯的儿子，高贵而古老的马尔福

家族继承人，可以合作打败他们共同的敌人，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的脸上闪过一个被娱乐了的微笑。“也许我只需要用德拉科在扎比尼身上试过的那招，给卢修斯·马尔福写一封信，然后看看他对此有什么感想。”

“哈利！”格兰杰倒抽了一口气，看起来惊骇万状，而在场的听众也都倒抽了一口气。

德拉科克制住冲上心头的愤怒。就哈利而言，把这件事公开说出来很愚蠢。要是哈利只是就这么私自干了，也许还会奏效，德拉科连想都没想过他可以玩这一手，但现在，要是父亲出面，会让人们觉得他被哈利玩弄在了鼓掌之间——

“如果你认为我的父亲，马尔福阁下，可以如此轻易地被你操控，”德拉科冷冰冰地说，“你会有惊喜的，哈利·波特。”

然后在这些话说出口的一瞬间，德拉科发现他刚刚将自己的父亲逼入了困境，虽然或多或少是无心之举。父亲大概不会喜欢这一切的，一丁点都不会，但他现在不可能说出来了……德拉科回头必须为此道歉，他确实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居然真的站到了父亲的对立面，这件事本身感觉就很奇怪。

“那就来打败邪恶的混沌将军啊，”哈利说，看起来还是一脸好笑。“我赢不了你们两支军队——如果你们真的合作的话。但我在想，也许在那之前，我可以离间你们。”

“你做不到，然后我们会碾碎你！”德拉科·马尔福说。

在他身边，赫敏·格兰杰坚定地点了点头。

“好吧，”在震惊的沉默延展了一会儿后，奇洛教授说，“我没有预料到这场谈话的走向。”防御术教授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玩味，“说真的，波特先生，我本以为你会立刻让步，面带微笑，随后宣布你在很早之前就明白了我设计这堂课的意图，只是不想向其他人提前透露而已。真的，我是据此写了我的演讲稿的，波特先生。”

哈利·波特只是耸了耸肩。“抱歉。”他说，然后没有再多说什么。

“哦，别担心，”奇洛教授说，“这样也有用。”

然后奇洛教授转离三个孩子，在讲坛前站直了身子，面向所有观看的人群；他所独有的、超然的兴味盎然的态度像是脱落的面具般消失了，然后，当他再次开口，他的声音放大得比刚才还要响亮。

“如果不是因为哈利·波特，”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像腊月般干燥清冷，“神秘人已经赢了。”

全场顿时一片死寂。

“不要搞错，”奇洛教授说，“黑魔王当时正在走向胜利。越来越少的傲罗敢于面对他，反对他的义军都在被追杀。一个黑魔王，再加上差不多五十个食死徒，赢过了一个数千人的国家。这已经不是离谱能概括的了！都没有足够低的分数来给我评价这种无能！”

邓布利多校长皱起了眉；听众们则面带困惑；彻底的沉默还在继续。

“你们现在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了吗？你们今天都看见了。我允许了叛徒，然后没有给予将军们限制的手段。你们看见结果了。聪明的计划和聪明的背叛，直到被留在战场上的最后一个士兵举杖自杀！毋庸置疑，任何来自外界、自身内部团结一致敌人，都可以将这三支军队尽数击败。”

奇洛教授向前靠在讲坛上，他的声音现在充满了凝重的力度。他伸出右手，五指张开。“分裂就是软弱，”防御术教授说。他的手紧紧握成了拳头。“团结就是力量。无论他犯了多少其他的错误，黑魔王自始至终清楚这一点；他利用这种理解做了一个简单的发明，这让他成为了史上最可怕的黑魔王。你们的父母面对的是一个黑魔王。而五十个食死徒完美地团结在了一起，他们知道，任何的不忠都会受到死亡作为惩罚，任何的松懈和无能都会受到疼痛作为惩罚。一旦接受标记，没人能逃出黑魔王的手掌心。而食死徒之所以同意接受这可怕

的标记，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接受了这个标记，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地面对这分裂的土地。一个黑魔王和五十个食死徒使用黑暗标记的力量，可以打败整个国家。”

奇洛教授的声音苍凉而又冷硬，“你们的父母**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反击。他们没有。曾有一位名叫叶米·韦伯的人，呼吁国家进行一次征兵，虽然他还没有睿智到提倡一个英国标记。叶米·韦伯知道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他希望他的死能震撼其他人。所以黑魔王额外带走了他的整个家庭。他们空空的人皮只激发出恐惧，于是再也没有人敢说话。而你们的父母原本会面对他们可鄙的懦弱所造成的后果，要不是因为一个一岁的男孩救了他们。”奇洛教授的脸上充满蔑视，“戏剧家会将其称之为**天外救星**¹，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赢得了救赎。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或许配不上赢，但毫无疑问，你们的父母活该输。”

防御术教授的声音像钢铁般铮铮作响。“然后要知道：你们的父母什么都没学到！这个国家依然支离破碎，软弱不堪！格林德沃和神秘人之间才隔了几十年啊？你们以为得**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再遇见下一个威胁了吗？在看见今天清清楚楚摆在面前的后果之后，**你们**还会重复你们父母的愚蠢吗？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们，当黑暗的那一天降临时，你们的父母会做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学到了什么教训！他们学会了像懦夫一样藏起来，什么都不做，就等着哈利·波特去拯救他们！”

邓布利多眼中闪烁着思索的神色；而其他学生瞪着他们的防御术教授，又疑惑，又愤怒，又敬畏。

奇洛教授的目光已经变得和他的声音一样冰冷。“注意这一点，好好记住。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希望统治这个国家，将其永远握在他残酷的掌心。但至少他希望统治的是一个**活着的**国家，而不是一堆灰烬！有些黑魔王是疯子，只希望将全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火葬场！有些战争是一整个国家倾巢而出去攻击一个国家！你们的父母输给了五十个想要得到一个活着的国家的人！在对比他们多得多、一心想让他们毁灭的敌人时，他们能坚持多久？我在此预言：

¹ 天外救星：戏剧俗套，让故事强行大团圆的一种方法。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A4%96%E6%95%91%E6%98%9F>

在下一个威胁到来时，卢修斯·马尔福会宣称你们必须跟随他，否则就会灭亡，你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他的残忍与力量。然而，虽然卢修斯·马尔福本人相信这一点，这其实是个谎言。因为在黑魔王灭亡时，卢修斯·马尔福没有团结起食死徒，他们立刻分离崩析，他们就像是挨了打的狗一样逃跑，互相背叛！卢修斯·马尔福还不够强大，成不了真正的王，无论是否黑暗。”

德拉科·马尔福的拳头捏得发白，眼中充满了泪水，愤怒，以及无法承受的耻辱。

“不，”奇洛教授说，“我不觉得会是卢修斯·马尔福来拯救你们。为了以防你们觉得我是因为自己的利益才说出这番话，时间会很快证明并非如此。我不会向你们举荐人选，我的学生们。但我要说，如果一个国家找到了一个像黑魔王一般强大的领袖，但高尚而纯粹，并接受了他的印记；那么他们会像碾压一只虫子一般碾压任何黑魔王，而我们剩下所有分裂的魔法界都无法威胁到他们。而要是还有些更强大的敌人想把我们尽数歼灭，那么只有一个团结一致魔法界能够生存下来。”

一阵抽气声，大部分都来自麻瓜出生的巫师；穿着绿色镶边袍子的学生们看起来只是很困惑。现在轮到哈利·波特紧紧捏着拳头颤抖了；而他身边的赫敏·格兰杰既愤怒，又惶恐不安。

校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的神色现在十分严厉，目前还没有说话；然而命令已经很清楚了。

“我不会说降临的会是什么威胁，”奇洛教授说。“但你们不会一生都活在和平之中，假如过去的历史对未来有任何可鉴之处的话。而要是未来，你们做你看到的这三支军队所做的事，要是你们不能将你们那些琐碎的争执放在一边，接受唯一一个领袖的印记，那么终有一日你们会希望黑魔王还活着统治你们，并诅咒哈利·波特出生的那一天——”

“够了！”阿不思·邓布利多咆哮道。

一阵沉默。

奇洛教授缓缓转过头，看向阿不思·邓布利多，他正站在狂怒的魔力之中；他们的目光对视，无声的压力像是压在所有学生的头上，全场屏息静听，一动不动。

“你，也辜负了这个国家，”奇洛教授说，“而你和我一样，很清楚这场危机。”

“这种演讲不应该入学生的耳朵，”阿不思·邓布利多危险地提高了音量，“也不应该出自教授之口！”

于是，奇洛教授冷淡地开口道：“在黑魔王崛起时，有很多对着成年人的耳朵所作的演讲。这些成年人欢呼鼓掌，把这些演讲当成是他们的日常娱乐，享受完后便各自回家。但我会服从你，校长，并且再也不做演讲，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的课很简单。我会继续放任叛徒不管，然后我们会看见当学生们不再等待教授拯救他们之后，可以自己对此做到些什么。”

随后奇洛教授转回他的学生，翘起嘴角，挖苦似地咧咧嘴，像是神明吹散云朵一般驱逐了死一样的压力。“但到目前为止，请对叛徒们温柔点，”奇洛教授说，“他们只是在找乐子。”

一阵笑声，虽然刚开始带着紧张，但随后渐渐响起来了，与此同时，奇洛教授站在那里冷淡地微笑，压力自行解除了一部分。

德拉科的意识还在成百上千的疑问和恐惧的晕眩中盘旋，与此同时，奇洛教授正准备打开装着他们愿望的信封。

德拉科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去月亮旅行的麻瓜是比缓缓衰退的魔力更大的威胁，也没有想过他的父亲已经证明了自己软弱无力，无法阻止他们。

而更奇怪的是，奇洛教授的暗示很明显：他相信哈利可以。防御术教授声称他不会举荐，但他在演讲中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哈利·波特；其他人也应该和德拉科一样在想这件事了。

这太荒谬了。那个男孩在沙发椅上撒满闪闪亮粉，然后声称那是他的王座——

那个男孩挑战了斯内普，然后赢了，一个背叛的声音在他脑海里低语道，那个男孩可以成长为强大到能够统领一切的王，强大到足以拯救我们所有人——

哈利是被麻瓜养大的！他几乎自己就是个泥巴种，他不会与抚养了他的家庭对抗——

他通晓他们的技术，秘密和方法；他可以汲取麻瓜所有的科学，并加以利用来对抗他们，联合着我们作为巫师的力量一起。

但要是他拒绝呢？要是他太软弱了呢？

那么，内心的声音说，那个人就会是你了，对吗，德拉科·马尔福？

随后人群再次沉寂下来，奇洛教授打开了第一个信封。

“马尔福先生，”奇洛教授说，“你的愿望是……让斯莱特林赢得学院杯。”

全场陷入一阵困惑的停顿。

“是的，教授，”德拉科用清扬的声音说，他知道自己的声音被再次放大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就为斯莱特林做点别的事——”

“我不会不公平地加学院分。”奇洛教授说。他点了点脸颊，看上去若有所思。“这样你的愿望就会困难到有趣的地步了。你有意说说原因吗，马尔福先生？”

马尔福转离防御术教授，在铂金和祖母绿的布景映衬下看向人群。不是所有的斯莱特林都在为飞龙战队喝彩，有些反马尔福分子以支持大难不死的男孩、甚至是格兰杰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扎比尼的所作所为会极大地鼓舞这些人。他需要提醒他们，斯莱特林就意味着马尔福，而马尔福就意味着斯莱特林——

“不，”德拉科说，“他们是斯莱特林，他们会懂的。”

听众中发出一阵笑声，尤其是在斯莱特林，有些甚至出自于那些刚才还会以反马尔福自居的学生。

奉承真是美妙的东西。

德拉科再次转过头，看向奇洛教授，然后意外地发现格兰杰的脸上出现了尴尬。

“至于格兰杰小姐……”奇洛教授说。一阵撕信封的声音。“你的愿望是……拉文克劳赢得学院杯？”

听众群里发出一阵大笑，连德拉科都哧笑了出来。他没想到格兰杰也会玩这一手。

“好吧，那个，”格兰杰说，听上去就像她突然开始结结巴巴地背出一篇之前记住的演讲，“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她深深吸了口气，“我的军队里有来自各个学院的士兵，我不是在看轻他们。但学院也还是应该意味着点什么。同一个学院的学生们互相对射咒语，就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军队，这太悲哀了。人们应该可以依靠他们自己学院里的任何人。这就是为什么戈德里克·格兰芬多，萨拉查·斯莱特林，罗文娜·拉文克劳，以及赫尔加·赫奇帕奇一开始创造了霍格沃茨的四个学院。我是阳光兵团的将军，但在那之前，我是拉文克劳的赫敏·格兰杰，我很骄傲我是这有着八百年历史的学院的一部分。”

“说得好，格兰杰小姐！”邓布利多发出洪亮的声音。

哈利·波特皱着眉，而有什么东西在德拉科的认知边缘骚动。

“有趣的看法，格兰杰小姐，”奇洛教授说，“但有些时候，斯莱特林有拉文克劳的朋友，或是格兰芬多有赫奇帕奇的朋友，这样也不错。当然，能够同时依靠你在学院和在军队的朋友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格兰杰飞快地向观看的学生和老师们瞥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奇洛教授像是对自己点了点头，随后转回讲坛，拿起最后一个信封撕开。

在德拉科身边，哈利·波特明显紧张起来了，与此同时，防御术教授抽出了羊皮纸。“而波特先生希望——”

奇洛教授看向羊皮纸。一阵停顿。

随后，奇洛教授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改变，那张羊皮纸一下子烧了起来，一会儿就被短暂而猛烈的火焰燃尽，只余下少量飘拂的黑色余烬从手中落下。

“请将你的许愿限制在可能范围内，波特先生。”奇洛教授说，听上去极其冷淡。

一阵长长的停顿；哈利站在德拉科身边，看上去受了些打击。

梅林在上，他到底要求什么了？

“我希望，”奇洛教授说，“你准备了另一个愿望，如果我无法实现这一个的话。”

又是一阵停顿。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我没有，”他说，“但我已经想出另一个了。”哈利·波特转身看向听众，他开口的时候声音变得坚定了。“人们害怕叛徒是因为叛徒所造成的直接伤害，像是他们射杀的士兵或他们说出的秘密。但这只是危险的一部分。人们因为害怕叛徒而做出的事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今天就使用了这个战术对抗阳光兵团和飞龙战队。我没有告诉我的叛徒们尽可能多地造成直接伤害。我告诉他们以会造成最大怀疑和困惑的方式行动，然后迫使将军们付出最大的代价，就为了试着阻止他们再次做出这种事。如果只有几个叛徒，而整个国家都在对抗他们，那么就情理上说，这几个叛徒所造成的伤害会比整个国家为了阻止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要小，这种对策也许会比弊病更糟——”

“波特先生，”防御术教授说，他的声音突然尖刻了起来，“历史会告诉你，你错了。你们的父辈为他们自身的团结所做的太少，而不是太多！整个国家差点就倒下了，波特先生，虽然你当时没有在那里见证。我建议你问问你在拉

文克劳的室友，他们有多少人因为黑魔王而失去了家人。或者你会明智一点，不要问！你还有愿望要许吗，波特先生？”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阿不思·邓布利多用温和的声音说，“我想听听看大难不死的男孩要说什么。论阻止战争，他比我们俩都更有经验。”

有几个人笑了，但不多。

哈利·波特的视线移向邓布利多，一时露出考虑的神色。“我不是说你错了，奇洛教授。在上一场战争中，人们没有团结一致，而整个国家差点就败给了几十个攻击者，没错，这很可悲。而要是我们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没错，那就更可悲了。但这两次不会是同一场战争。而问题是，敌人也可以很聪明。如果分裂的话，你会在一个方面显得脆弱；但要是试着团结一致，那么你会面临其它的风险，其它的代价，而敌人也会试着利用这些东西。你的思考不能只停留在游戏的一个层面上。”

“简单也有自己的好处，波特先生，”防御术教授用冷淡的声音说，“我很希望你在这一天吸取了一些教训，学到与团结起你的手下并攻击敌人相比更为复杂的战术所具有的危险性。而要是这一切与你的愿望并无联系的话，我会很不满的。”

“是的，”哈利·波特说，“要想出一个象征着团结代价的愿望相当有难度。但行动一致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战争，这是我们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使用同样的规则彼此协调，而这些规则很蠢，那么，要是只有一个人决定用不一样的方法做事，他们就是在违反规则。但要是每个人都决定用不一样的方法做事，他们就可以。这和每个人都需要行动一致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对第一个说出来的人来说，他们看上去似乎就是在反对民意。而要是你认为人们应该一直团结一致是唯一重要的事，那你永远都改变不了游戏，无论规则有多蠢。所以为了象征人们在错误的方向团结一致时会发生什么事，我自己的愿望是，我们在霍格沃茨内玩魁地奇的时候不用金色飞贼。”

“什么？”人群中上百个声音齐声尖叫，德拉科的下巴掉了下来。

“金色飞贼毁了整个游戏，”哈利·波特说，“所有其他选手所做的事最后都会变得无关紧要。而买只钟要合理得多得多。这就是那种蠢得离谱的事，你没有注意到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伴随着你长大，人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其他人也在这么做——”

但在这个点上，已经再也没人听得见哈利·波特的声音了，因为人群动乱已经开始了。

动乱在大约十五秒后结束了。巨大的火柱从霍格沃茨最高的塔顶上爆发开来，像是千百道雷鸣发出的声音。德拉科都不知道邓布利多**做得到**这个。

学生们非常小心，非常安静地坐下了。

奇洛教授在哈哈大笑，一刻不停。“那就这样吧，波特先生。你的愿望会实现的。”防御术教授故意停顿了一下。“当然，我只承诺了一个狡猾的计划。而这就是你们三个会得到的。”

德拉科之前曾隐约想过他会这么说，但此时此刻，这句话还是吓到了他；德拉科和格兰杰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原本是最明显的同盟，但他们的愿望直接相冲——

“你的意思是，”哈利说，“我们必须统一我们的愿望？”

“哦，那要求就太过分了，”奇洛教授说，“你们三个又没有共同的敌人，不是吗？”

在这短暂的一刻，快得德拉科觉得也许是自己在想象，防御术教授朝邓布利多的方向瞟了一眼。

“不，”奇洛教授说，“我的意思是，我会用单单一个计划来实现这三个愿望。”

一阵困惑的沉默。

“你做不到的，”哈利从德拉科的身边断然道，“连我都做不到。有两个愿望互不兼容。这是逻辑上的不可能——”随后哈利让自己闭嘴了。

“要告诉我做不到什么你还太嫩了点，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带着一抹淡漠的笑容说。

随后防御术教授转回那些观看的学生们。“说实话，我对你们吸取这一天教训的能力没有信心。回家吧，然后享受你们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或者你们剩下的家人，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我自己的家人很久以前就死在黑魔王手里了。开学后再见。”

在这番话导致的无言的沉默中，奇洛教授已经转身走下舞台，而德拉科听见了防御术教授的声音，声音很轻，不再被放大，“但是你，波特先生，我现在就有话要和你说。”

第三十五章 协调问题，第三部分

他们进了防御术教授的办公室，奇洛教封了门，然后才靠在椅子上，开口说话。

防御术教授的声音非常冷静，这让哈利十分紧张——如果奇洛教授大吼大叫的话反而要好很多。

“我在试着，”奇洛教授轻声说，“体谅你还年轻这一事实。考虑到我自己，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痴。你用成年人的方式说话，插手成年人的游戏，有时候我都忘了你只是个搅局者。我希望，波特先生，你幼稚的干涉不会就这么杀掉你，毁了你的国家，并让你输掉下一场战争。”

哈利很难控制自己的呼吸。“奇洛教授，我说的话比我想说的要少得多，但我必须说点什么。你的提议在任何一个对麻瓜上世纪历史有一丁点了解的人看来都是极其令人担忧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一些非常恶劣的人——他们的名字就来源于**束棒**¹，一束捆起的棍棒，象征着团结就是力量——”

“所以恶劣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相信团结比分裂更强。”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渐渐严厉了起来。“也许他们还相信天是蓝的，并倡导不要往人头上扔石头的政策。”

愚昧的反面并不是智慧；世界上最愚蠢的人都可能会说太阳在发光，但这不会让太阳熄灭……“好吧，你是对的，这是诉诸人身的论证²，这个理论不是错在法西斯主义者的提倡。但是奇洛教授，你不能让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接受一个独裁者的印记！这就是个单一故障点³！你看，我这么说吧。敌人只要对控制印记的人施展夺魂咒——”

1 束棒 (fasces): 拉丁语。古罗马高级执法官吏的权标, 形状为一束棍棒, 中有一柄露出的斧头, 为“法西斯”一词的来源。

2 诉诸人身谬误 (ad hominem fallacy): 俗称“对人不对事”, 详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B4%E8%AB%B8%E4%BA%BA%E8%BA%AB>

3 单一故障点/单点故障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系统中一旦出错就会导致整个系统都报废的部分, 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gle_point_of_failure

“强大的巫师没那么容易被夺魂，”奇洛教授冷淡地说，“而要是你找不到一个值得拥戴的领袖，那无论如何都死定了。但值得拥戴的领袖是存在的；问题是人们愿不愿意跟随他们。”

哈利的手挫败地捋过头发。他想呼叫暂停，让奇洛教授读《第三帝国的兴亡》⁴，然后再重启这场谈话。“要是我说民主制度组成的政府要比独裁更好——”

“我明白了。”奇洛教授说。他闭了一会儿眼，随后睁开。“波特先生，你能够轻易看穿魁地奇的愚蠢之处的原因是你没有崇敬着这个游戏长大。如果你从未听说过选举，波特先生，而只是看看发生了什么，你是不会喜欢你所看见的东西的。看看我们选出来的魔法部部长。他是我们国家最睿智，最强大，最伟大的人吗？不；他是一个小丑，卢修斯·马尔福拥有对他的绝对所有权。巫师们进行了民意调查，在康奈利·福吉和塔尼亚·里奇之间选择，这两人在一场堂皇而充满娱乐性的竞赛中互相竞争，在《预言家日报》——也是由卢修斯·马尔福控制——决定只有他们俩是值得考虑的候选人之后。没有一个人可以一本正经地表示康奈利·福吉确实是我们国家所能选出的最优秀的领袖。从我的见闻来看，在麻瓜的世界里也没有两样；我最近读到的一份麻瓜报纸提到过上一届美国总统是个退休的电影明星⁵。如果你不是在选举的环境中长大的，波特先生，它的愚蠢之处对你而言就会像魁地奇一样显而易见。”

哈利张着嘴坐在那里，挣扎着不知道该说什么。“选举的意义不是要选出最优秀的领袖，而是要让政治家们忌惮投票者，这样他们才不会像独裁者一样变成彻头彻尾的坏人——”

“上一场战争，波特先生，是黑魔王与邓布利多之间的战斗。尽管邓布利多是一位有缺陷的领袖，他那时正在输掉战争，但是提议魔法部部长能取代邓布利多的位置——无论当时当政的是哪个魔法部部长——那都是荒谬的！力量是源自强大的巫师们和他们的追随者，而不是选举和他们选出来的白痴。这是英国魔法界近代历史的教训；而我怀疑下一场战争给你的教训是否会有所不

4 《第三帝国的兴亡》：书如其名，详细讲述了德国纳粹史。详见：<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25731/>

5 罗纳德·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nald_Reagan

同。前提是你活得下来，波特先生，而你活不下来，除非你抛弃你童年的热忱幻想！”

“如果你觉得在你提倡的行动之中没有危险存在的话，”哈利说，他的声音开始不管不顾地尖锐了起来，“那么，这也是幼稚的热忱。”

哈利冷冰冰地对上奇洛教授的双眼，后者眼都不眨地瞪了回来。

“这种危险，”奇洛教授冰冷地说，“是在像这种办公室里讨论的，而不是在演讲上。选出康奈利·福吉的白痴们对复杂的东西和小心谨慎没有兴趣。给他们呈现任何比热情欢呼更微妙的事物，你就会一个人面对这场战争。而这，波特先生，才是你幼稚的错误，这种错误德拉科·马尔福在八岁时就不会犯了。即使是对你而言这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你本应该保持沉默，然后先问过我，而不是将你的担忧在人群面前说出来！”

“我不是阿不思·邓布利多的朋友，”哈利说，声音中带着和奇洛教授相似的寒意，“但他不是小孩，他似乎不觉得我的担心幼稚，也不认为我应该等会儿再说出来。”

“哦，”奇洛教授说，“所以现在你跟着邓布利多的暗示走了，是吗？”然后他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

当布雷斯转过通往办公室道路的拐角时，他发现奇洛教授已经靠在那面墙上了。

“布雷斯·扎比尼。”防御术教授说，他站直了身子；他的双眼像是脸上的黑石，而他的声音让布雷斯的脊椎滑过一阵恐惧。

他不能对我做什么，我只用记住这一点——

“我相信，”奇洛教授用清晰冰冷的声音说，“我已经猜出你雇主的名字了，但我要从你自己的嘴里听到，然后也告诉我你的价码。”

布拉斯知道他在袍下出汗，他的额头上已经有肉眼可见的汗珠了。“我有一个可以显示我比所有三个将军都优秀的机会，我抓住了。现在有很多人恨我，但也有很多斯莱特林会因此爱戴我。你怎么会觉得我——”

“今天战斗的计划不是你设计的，扎比尼先生。告诉我谁设计的。”

布雷斯重重地咽了口唾沫。“好吧……我的意思是，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已经知道是谁干的了，对吧？能疯成那样的人只有邓布利多。如果你试图做什么，他会保护我的。”

“确实。告诉我价码。”防御术教授的双眼依然冷酷。

“是我的表姐，金伯利。”布雷斯说，他又咽了口唾沫，试着控制自己的声音。“她是真的，她也确实是在被欺负，波特确认过了，他不傻。只是邓布利多说是他怂恿欺凌者们这么做的，就是为了这个计划，而要是我为他效力的话，她之后就会好好的，但要是我真跟着波特走，那金伯利就会有更多麻烦了！”

奇洛教授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懂了。”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现在要温和多了。“扎比尼先生，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可以直接和我联系。我有我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我的朋友。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就算是动用你手头的全部力量，强行拉出一个平局也相当有难度。邓布利多指示过你，如果平局不行的话，你应该让谁赢吗？”

“阳光。”布雷斯说。

奇洛教授点点头。“和我想的一样。”防御术教授叹了口气，“在你未来的生涯里，扎比尼先生，我不建议再尝试这么复杂的计划了。这种计划一般都会失败。”

“呃，其实我和校长这么说过了，”布雷斯说，“然后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要同时进行一个以上的计划。”

奇洛教授疲惫地撑了撑额头。“黑魔王没有因为和他斗而变疯真是个奇迹。

你可以接着去会见校长了，扎比尼先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但如果校长通过某种方式发现我们说过话，记住，我的承诺一直有效，我会尽我所能地给予你保护。你可以走了。”

布雷斯没等他再开口，就这么转身逃跑了。

奇洛教授等了一会儿，随后说，“出来吧，波特先生。”

哈利把隐身衣从脑袋上拽下来，塞进了口袋里。他气得直哆嗦，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什么**？他干了**什么**？”

“你本应该能自己推测出来的，波特先生，”奇洛教授平和地说，“你必须学会模糊你的视野，直到能够看见被树木隐蔽的森林。任何一个听说过关于你的故事，并且不知道你是神秘的大难不死的男孩的人，都可以轻易地推测出你有一件隐身衣。从这些事件之中退一步，模糊掉所有的细节，我们观测到了什么？学生之间有一场激烈的竞争，最后他们的比赛以完美的平局告终。这种事只会在故事里发生，波特先生，而学校里有这么一个人是在用故事的思路思考的。这是一个古怪而又复杂的计划，你本应该发现这不是你所面对的年轻斯莱特林的风格。但学校里有一人会经营这种错综复杂的计划，而他的名字不叫扎比尼。我确实警告过你们有四面间谍存在了；你知道扎比尼至少是三面间谍，所以你本应有很高的几率猜出来是他。不，我不会宣布战斗无效的。你们三个人都没有通过测试，你们都败给了共同的敌人。”

此时此刻哈利不关心测试。“邓布利多通过**威胁扎比尼的表姐讹诈他**？就为了让我们的战斗以平局告终？**为什么**？”

奇洛教授发出一声毫无笑意地笑声。“也许校长认为竞争对他的小英雄有好处，希望竞争继续下去。为了更伟大的利益，你懂的。或者也许他就是疯了而已。你看，波特先生，所有人都知道邓布利多的疯狂是面具，他是神志清醒地在假装疯狂。他们为自己聪明的见解感到骄傲，然后在知晓这个秘密的解释后，他们便止步于此了。他们从未想过，面具之下的面具也是**有可能的**，一

个假装神志清醒的疯子在假装疯狂。失陪，波特先生，我在别处还有急事要办，必须离开了；但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在打仗的时候跟着邓布利多的暗示走。再会，波特先生。”

防御术教授点了点头，带着些许讽刺，随后向着扎比尼逃离的方向大步离去，只留下哈利依然还震惊地大张着嘴站在原地。

余波，哈利·波特：

哈利疲惫地缓缓走向拉文克劳的宿舍，眼睛没有看向墙，画像，或是其它学生；他上楼下坡，速度不紧不慢，也没注意到自己到底在往哪走。

在奇洛教授离开超过一分钟之后他才想起来，他关于邓布利多唯一的消息来源包括（1）布雷斯·扎比尼，要再相信这家伙那自己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白痴，以及（2）奇洛教授，一个可以轻易伪造出邓布利多风格计划的人，同时也有可能认为学生小小的竞争是好事；而且，要是退后一步，模糊掉细节，这个人刚刚还在提议将这个国家转变成魔法专政。

而扎比尼的背后确实是邓布利多也确实是有可能的，奇洛教授是真心想用对黑暗标记以牙还牙，以防止他见到的差劲表现重演。试着保证哈利最后不会沦落到独自与黑魔王战斗，而其他人都害怕地躲藏起来，试着远离战火，就等着哈利去拯救他们的地步。

但事实上……

好吧……

哈利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他知道这本来应该是让英雄苦恨交加的那种事。

管它呢。哈利非常支持让其他所有人都**远离危险**，就让大难不死的男孩

一个人把黑魔王干翻，或者再多多少少有几个同伴。如果与黑魔王的下一次冲突升级到了第二次巫师大战，有很多人被杀，卷入了整个国家的地步，那就意味着哈利已经失败了。

而要是之后巫师和麻瓜之间爆发战争，无论谁胜谁负，让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哈利就已经失败了。再说了，到了秘密不可避免地暴露的时候，谁说两个社会不会就这么和平地合二为一呢？（虽然哈利可以在脑海里听见奇洛教授冷淡的声音，问他是不是傻子，然后说出所有显而易见的事……）而要是法师和麻瓜无法和平共处，那么哈利会将魔法和科学结合起来，然后想办法把巫师们撤到火星或别的什么地方去，而不是让战争爆发。

因为要是到了歼灭战的那一步……

奇洛教授没有意识到，他忘了问他年轻的将军那个最明显的问题。

哈利无法苟同光明印记的真正原因，无论这对他对抗黑魔王有多大帮助。

一个黑魔王和五十个接受了标记的跟随者可以让整个英国魔法界陷入危机。

要是整个英国接受了一个强大领袖的印记，他们就会让整个魔法世界都陷入危机。

而要是整个巫师界都接受了单单一个印记，他们就会威胁到其它所有的人类。

没人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巫师。他和赫敏粗略估算过，数字大概在一百万上下。

但世界上有六十亿麻瓜。

如果最终战争爆发……

奇洛教授忘记问哈利他会保护哪一方了。

一边是科学的文明，向外探索，向上追寻，知道它命中注定会将星辰握

在手心。

而另一边是魔法的文明，随着知识的遗忘在逐渐消失，还在被视麻瓜为非人的贵族统治。

这种感觉虽然极其悲哀，但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犹疑。

余波，布雷斯·扎比尼：

布雷斯漫步穿过走廊，带着小心翼翼的、刻意的缓慢，他的心砰砰直跳，试着冷静下来——

“嗯哼。”一个冷淡的耳语从他经过的一个黑暗的凹陷处传来。

布雷斯跳了起来，但没有尖叫。

他缓缓转过身。

在一个狭小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件黑色斗篷，巨大的斗篷如波涛般翻滚，让人不可能确定斗篷下的人是男是女，斗篷上面有一顶宽边黑帽，底下看上去聚起了黑色的雾气，挡住了脸——无论下面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

“报告。”帽子和斗篷先生悄声道。

“我就说了你叫我说的话。”布雷斯说。他的声音现在要冷静一点了，因为他没有再向任何人撒谎了。“而奇洛教授的反应正如你所想。”

宽边黑帽倾斜了一下，又正了起来，就好像下面的脑袋点了点头。“很好，”无法辨认的耳语说，“我承诺给你的奖励已经用猫头鹰寄给你的母亲了，正在路上。”

布雷斯犹豫了一下，但他的好奇心正在生吃他，“我现在能问为什么你想在奇洛教授和邓布利多之间制造麻烦了吗？”据布雷斯所知，校长和格兰芬多的欺凌者们没有任何关系，而除了帮助金伯利之外，校长还提出他可以让宾

斯教授在魔法史这门课上给他非常优秀的分数，哪怕他的作业都是空白的羊皮纸，虽然他还是必须上课并假装交作业。实际上，就算不出价，布雷斯还是会背叛所有三个将军，他也从没在意过他的表姐，但他不觉得这些有必要说出来。

宽边黑帽的一边翘了起来，就好像在表达一个揶揄的瞪视。“告诉我，布雷斯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背叛那么多次的叛徒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

“没有。”布雷斯说，他直直地看向帽子下的黑雾。“所有人都知道，在霍格沃茨里，不会有真正糟糕的事发生在学生身上。”

帽子和斗篷先生轻声嗤笑了一下。“确实，”那个耳语道，“如果不算五十年前有个学生被谋杀了的事件，那么这条规则是成立的，因为萨拉查·斯莱特林肯定将他的怪物锁进了一个比校长本人等级更高的古代结界里。”

布雷斯瞪着黑色的雾气，他现在开始觉得有点不安了。但能真正伤害他并不触发警铃的人只有霍格沃茨的教授。会做这种事的人只有奇洛和斯内普；奇洛教授不会愚弄他自己，而斯内普不会伤害他自己的斯莱特林们……对吧？

“不，布雷斯朋友，”黑雾耳语道，“我只是想要建议你，在你成人后，不要再尝试这种事。这么多次的背叛肯定会至少遭受一次报复。”

“我的母亲从未遭受过报复，”布雷斯骄傲地说，“即使她嫁了七任丈夫，而他们每一任都神秘地死掉了，并给她留下了许多钱。”

“真的吗？”耳语说，“她到底是怎么说服第七任在听说过前六任发生了什么事后又娶她的？”

“我问过妈妈，”布雷斯说，“她说等我年龄够大了才能知道，我问她多大算够大，然后她说，比她还大的时候。”

又是一阵轻声嗤笑。“那么好吧，布雷斯朋友，恭喜你跟随了你母亲的脚步。走吧，如果你对此没什么话可说了的话，我们不会再见了。”

布雷斯不安地转过身，他对转身这个动作突然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犹豫。

帽子歪了歪。“哦，拜托，小斯莱特林。如果你真的与哈利·波特或德拉科·马尔福不相上下，你就应该已经发现我所暗示的威胁只是为了保证你会在阿不思面前保持沉默。要是我真想伤害你，我就不会暗示了；要是我什么都没说，那你才应该担心。”

布雷斯直了直身子，感觉有点受辱，然后向帽子和斗篷先生点了点头；随后他果断地转过身，径直去会见校长。

他到最后都还在希望还有**其他**什么人出现，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把帽子和斗篷先生卖了。

但转念一想，妈妈并不是**同时**背叛她那七个丈夫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还是干得比她好。

然后布雷斯·扎比尼走向校长的办公室，面带微笑，为自己成为了五面间谍而心满意足——

一瞬间男孩翘起了一下，但随后他站直了身子，甩掉了古怪的迷惑感。

然后布雷斯·扎比尼走向校长的办公室，面带微笑，为自己成为了四面间谍而心满意足。

余波，赫敏·格兰杰：

直到她落单后，信使才接近了她。

赫敏刚刚从女厕所出来，她有时会藏在那里思考，然后一只明亮的猫咪凭空跳了出来，说，“格兰杰小姐？”

她发出一声小小的尖叫，然后发现猫是在用麦格教授的声音说话。

即使如此，她也不是在害怕，只是被吓了一跳；猫咪又明亮，又耀眼，还很漂亮，发着银白色的光，像是月色的阳光，她无法想象自己会被这样的东

西吓到。

“你是什么？”赫敏说。

“这是从麦格教授那儿发来的信息。”猫咪说，还是在用教授的声音，“你可以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并且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马上就来。”赫敏说，还是很惊讶，然后猫咪跳了起来，消失了；它不是消失了，它只是用某种方式去往别的地方了；或者她是这么想的，即使她的眼睛只是看见猫咪消失了。

在赫敏去她最喜欢的教授的办公室期间，她的脑子里被各种各样的猜想给塞满了。是她的变形术分数出了什么问题吗？但那样的话为什么麦格教授说不要告诉其他人？可能是关于哈利练习部分变形术的事……

麦格教授看上去一脸担忧，而不是严肃，与此同时，赫敏在桌前坐下了——并试着不要去看着麦格教授作业的镂空木格，她一直在好奇要维持学校的运转，成年人们都必须得做些什么工作，以及自己能不能帮上他们的忙……

“格兰杰小姐，”麦格教授说，“让我这样开场吧，我已经知道是校长让你许的那个愿——”

“他告诉你了？”赫敏震惊地脱口而出。校长说了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麦格教授顿了顿，看向赫敏，然后发出了一小声悲伤的嗤笑。“看见波特先生还没有教坏你太多真好。格兰杰小姐，你不应该就因为我~~说我知道就承认~~什么事。实际上，校长确实没有告诉我，我只是太了解他了。”

赫敏的脸涨得通红。

“没关系的，格兰杰小姐！”麦格教授匆忙道，“你是个一年级的拉文克劳，没人指望你变成一个斯莱特林。”

这句话狠狠地刺痛了她。

“好吧，”赫敏带着些许酸涩道，“那我会去找哈利·波特给我补斯莱

特林的课的。”

“这不是我想……”麦格教授说，她的声音低了下去。“格兰杰小姐，我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的拉文克劳女孩们不应该非得变成斯莱特林！要是校长要求你参与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东西，格兰杰小姐，你真的拒绝就好。而要是你觉得有压力，请告诉校长你希望我在场，或者你希望先过问我。”

赫敏睁大了眼睛。“校长也会做错事吗？”

麦格教授看起来有点悲伤。“不是有意为之，格兰杰小姐，但是我觉得……好吧，有时校长可能真的已经记不起来身为小孩是什么感受了，我肯定他确实很英明，他的大脑和心灵都很坚强，有着三个格兰芬多的勇气。格兰杰小姐，有时校长会对他年轻的学生们要求太多，或者小心得不够，让他们受了伤。他是个好人，但有时他的计划会很过火。”

“但对学生来说，变得强大又勇敢是**好事**。”赫敏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提议让我进格兰芬多，对吗？”

麦格教授苦笑。“也许我只是自私，想让你呆在我自己的学院。分院帽有没有向你提议过——不，我不应该问的。”

“分院帽说我去哪里都可以，除了斯莱特林。”赫敏说。她差点就问了为什么她对斯莱特林而言还不够优秀，然后她设法阻止了自己……“所以我是有勇气的，教授！”

麦格教授在桌子上向前倾了倾。她脸上的忧虑开始显露无疑。“格兰杰小姐，这和勇气无关，这关乎于对小女孩来说是否健康！校长把你拉进了他的计划，哈利·波特让你保守他的秘密，而现在你正在和德拉科·马尔福结盟！而我还向你母亲承诺过你在霍格沃茨会很安全！”

赫敏不知道该对此说什么。但是她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一个在格兰芬多的男孩而不是拉文克劳的女孩的话，麦格教授也许就不会警告她，而这让她觉得，好吧……“我会试着做好人做的事，”她说，“也不会让

别人影响我。”

麦格教授双手盖在了眼睛上。当她把手挪开时，她布满皱纹的脸看上去很苍老。“是啊，”她轻声道，“你在我的学院也能做得很好。保持安全，格兰杰小姐，要小心一点。要是你担心或者对什么事感到不舒服，请立刻来找我。你可以走了。”

余波，德拉科·马尔福：

在之前的战斗过后，这个周六他们俩都不想做什么复杂的事。所以德拉科只是坐在废弃的教室里，试着阅读一本名叫《思维物理》⁶的书。这是德拉科平生读过的最迷人的东西，至少是他可以理解的那部分，至少在那个拒绝让书离开他视野的可恶的白痴闭了嘴，然后让德拉科集中精力的时候——

“赫敏·格兰杰是个泥~~~~巴~~~~种。”哈利·波特唱道，他坐在附近的一张桌子上，正在看自己的一本比他深奥得多的书。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德拉科冷静地说，他没有从书中抬起头。“没用的。我们还是会联手碾压你。”

“一个马~~~~尔福要和一个泥~~~~巴~~~~种联手，你父亲所有的朋~~~~友们都会怎么想——”

“他们会觉得马尔福不会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好摆布，波特！”

防御术教授比邓布利多还疯，没有哪个未来的救世主会如此幼稚、不成体统，无论是几岁。

“嘿，德拉科，你知道真正惨的是什么呢？你知道赫敏·格兰杰有两片

6 《思维物理》：由路易斯·卡罗尔·爱泼斯坦（Lewis Carroll Epstein）著，书中以奇异的卡通图像与脑筋急转弯为引，介绍了经典物理学、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基本概念。详见：<http://www.amazon.com/Thinking-Physics-Practical-Lessons-Critical/dp/0935218068>

魔法等位基因，就像你我一样，但你所有斯莱特林的同学不知道，而且你
~~~~~ 还不能解~~~~释~~~~——”

德拉科抓住书的手指关节发白。任由自己被击倒后吐上一口唾沫都不可能需要这么大的自制力，而要是他没法尽快报复哈利，他就要犯罪了——

“所以你第一次到底许的是什么愿？”德拉科说。

哈利什么都没说，所以德拉科从书中抬起头，然后感到一阵恶毒的欣慰：哈利一脸悲伤。

“呃，”哈利说，“很多人都问过我，但我不觉得奇洛教授会想让我谈论这件事。”

德拉科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你可以跟我谈。和其它你告诉我的秘密相比，这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再说了，朋友是拿来做什么用的？”没错！我是你朋友！愧疚点！

“真的没什么有趣的。”哈利故作轻松地说。“只是，我希望奇洛教授明年继续教战斗魔法。”

哈利叹了口气，然后低头看向他的书。

然后，在几秒钟之后开口道，“你父亲这个圣诞节可能会对你非常失望，但要是你向他承诺你会背叛那个泥巴种女孩，抹杀她的军队，所有的一切都会重回正轨，你依然可以拿到你的圣诞礼物。”

也许要是他和格兰杰格外礼貌地请求奇洛教授，并花一些他们的奇洛点，他们俩就能被允许对混沌将军做些比让他睡过去更有意思的事。

## 第三十六章 地位差距

极度的晕头转向，这就是哈利走出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走进地球其余部分时的感受；他曾经以为这里就是唯一的真实世界。人们穿着休闲衬衫和长裤，而不是庄重的男巫和女巫袍子。长椅上散落的垃圾随处可见。空气里洋溢着久违的尾气味，非常刺鼻。国王十字火车站的气氛不如霍格沃茨和斜角巷明亮欢快；这里的人似乎更渺小，更胆怯，似乎宁可和一个黑巫师战斗，也不愿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哈利想把椅子上的灰尘清理一新，想把垃圾废物清理，还有如果他会泡头咒的话，他想施展泡头咒，这样就不必呼吸这里的空气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不能使用魔杖……

哈利意识到，从第一世界国家来到第三世界国家，一定就是这种感觉。

只不过哈利来自第零世界，拥有清洁法术和家养小精灵的魔法世界；在那里，凭着魔法医术和自身的魔力，人们在一百七十岁才会真正开始衰老。

哈利暂时回到了麻瓜地球，没有魔法的伦敦。妈妈和爸爸会在这里度过余生，除非科技出现飞跃，令麻瓜的生活质量超过巫师，或者世界发生了更深刻的改变。

哈利情不自禁地回头去看跟在他身后的木头箱子。麻瓜们注意不到这个箱子，箱子底部伸出的像爪子一样的触手立即确认，没错，这一切并不是他的想象……

令他胸口发紧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的父母不知道。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哈利？”一个金发的苗条女人喊道，完美光洁的皮肤令她看起来比

三十三岁年轻得多；哈利突然意识到这确实是魔法，他从前认不出魔法的迹象，但是现在他认出来了。无论什么魔药，如果能坚持这么久的效果，一定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大部分女巫都不会对自己这么做，她们没有那么不顾一切……

泪水涌上了哈利的眼眶。

“哈利？”一位看上去年长一些的男人喊道。他已经开始长肚腩，一件黑背心随意地罩在灰绿色的衬衫外面，装束里刻意透出浓厚的学术界的漫不经心。这个男人无论去哪里都是一位教授。如果他拥有两份魔法基因，而不是零份的话，无疑会成为他那一代最有才华的巫师之一……

哈利向他们挥手。他说不出话。完全说不出话。

他们迈着稳定庄重的步伐向他走来，没有奔跑；这就是迈克·伊万斯－维瑞斯教授的速度，而佩妮·伊万斯－维瑞斯夫人也无意抢在丈夫前面。

他父亲笑容的幅度并不太大，但是父亲从来不会大笑；至少，哈利从来没有见过幅度更大的笑容，他在新的研究资金到位，或者学生找到工作时都没有露出这么灿烂的笑容，所以他不可能要求更灿烂的笑容了。

妈妈在拼命眨眼忍住眼泪，她想微笑，可是不太成功。

“说起来，”他的父亲一边大步走过来一边说道，“有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发现啊？”

爸爸当然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以前他的父母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時候，他没觉得这么痛苦，因为在那时，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哈利那时还**不知道**被邓布利多校长和奇洛教授这样的人认真对待是什么感觉。

就在此刻，哈利意识到大难不死的男孩只在魔法英国存在，在麻瓜英国里没有这个人，他只是一个回家过圣诞的可爱的十一岁小男孩。

“抱歉，”哈利说道，声音在发抖，“我现在要忍不住哭了，但是这不

代表学校有什么问题。”

哈利开始向前走，然后停住了，在拥抱父亲和拥抱母亲之间左右为难，他不想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受到冷落，或者误以为哈利爱另一个人更多——

“你啊，”他的父亲说道，“是个傻孩子，维瑞斯先生。”然后轻轻握住哈利的肩膀，把他推到母亲的怀里，她半跪在地上，眼泪从脸颊上直滚下来。

“你好，妈妈，”哈利用发抖的声音说道，“我回来了。”他在喧嚣的机器声和尾气味中拥抱着她，开始流泪，因为他明白没有什么能够回来，尤其是他，再也回不来了。

当他们跟着圣诞的车流回到牛津大学城，把车停在房子前面的车道时，天已经全黑了，星星开始出现；这栋狭小老旧的房子就是他们家用来为他们的藏书遮蔽风雨的地方。

他们走过通向前门的短短的甬道，经过了一溜花盆，里面是小小的，昏暗的电灯（灯光不亮，因为它们要靠白天蓄积的太阳能供电），灯在他们走过的时候打开了。最困难的部分在于找到不怕水，而且能在适当的距离触发的运动传感器……

在霍格沃茨有真正的火把能做到这一点。

前门打开了，哈利走进客厅，努力忍住眼泪。

墙上的每一寸空间都被书架盖住了。每个书架有六层，几乎碰到天花板。有的书架上满满地堆着精装的书册：科学，数学，历史，各种各样。其他的书架分两层放着平装本的科幻小说，后面一层的书用旧纸巾盒子或者木块垫起来，以便越过前排的书能看到后排的书名。但是还是放不下。桌子上和沙发上都堆着书，窗户下也是一小堆一小堆的书。

维瑞斯家和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书更多，这种趋势也和他离开

的时候一模一样。

客厅里有一棵圣诞树，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树上还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在楞了片刻之后，哈利明白了，他的父母当然是在等他，这让他的心一阵温暖。

“我们把你房间里的床搬走了，好腾出地方放更多的书架，”他的父亲说道，“你可以睡在你的箱子里，对不对？”

“你可以睡在我的箱子里。”哈利说道。

“说到这个，”他的父亲问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处理你的睡眠周期的？”

“魔法。”哈利一边说一边径直走向卧室，以防万一爸爸不是开玩笑……

“这算什么解释！”伊万斯-维瑞斯教授说道，哈利在同时嚷了起来，“你把我书架上的空位都用光了？”

---

十二月二十三日，哈利花了一整天购买他无法直接变形的麻瓜产品；他的爸爸很忙，告诉哈利他必须自己走路或者乘公车去，这对哈利来说没问题。五金商店里有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哈利，但是他用纯真无辜的声音解释说，爸爸就在附近购物，事情太多了，所以差他来买点东西（同时举起一张模仿大人的笔迹小心地写成的潦草的购物清单）；而且说到底，生意总归是生意。

全家人一起装饰了圣诞树，哈利还在树顶上放了一只会跳舞的小仙女（售价两个银西可，五个铜纳特，在蹦蹦跳跳闹魔法笑话商店买的）。

古灵阁痛快地把金币换成了纸钱，但是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把大批黄金转换成无需交税、来历清白的麻瓜货币，存在一个瑞士的银行账户里。因此哈利把自己偷自己的钱换成 60% 国际指数基金，40% 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sup>1</sup>股票的计划算是破产了。目前,哈利把他的资产略微多元化了一些,在逆转时间之后,他穿着隐身衣溜出屋子,在后院里埋了一百个金加隆。无论如何,哈利一直一直一直很想这么做。

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教授花了一些时间阅读哈利的课本,问了些问题。他的父亲建议的大部分实验都难以实现,至少目前还不现实;至于剩下的,哈利很多都试过了(“是的,爸爸,我测试过在赫敏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她学习改掉了发音的咒语,那是我的第一个实验,爸爸!”)

后来哈利的父亲带着困惑和恶心的表情从《魔法药剂和药水》中抬起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身为巫师的话,这些内容是不是就易于理解了;哈利答道,不是。

于是他的父亲宣布说,魔法是不科学的。

哈利对这种指着现实的一部分说它不科学的思考方式仍然有点震惊。爸爸似乎认为如果他的直觉和宇宙出现了矛盾的话,有问题的是这个宇宙。

(但是话说回来,也有很多物理学家认为量子力学很奇怪,而不是量子力学很正常,奇怪的是他们。)

哈利向妈妈展示了他给家里买的急救包,尽管大多数的魔药对爸爸都不管用。妈妈看着急救包的样子让哈利不禁问道,是不是妈妈的妹妹从来没给埃德温外公和伊莱恩外婆买过这些东西。当妈妈仍然不说话的时候,哈利赶紧解释说她一定是没有想到。然后,最后,他逃出了房间。

莉莉·伊万斯也许确实没有想到,可悲的地方就在这里。哈利知道其他人会下意识地避免去想痛苦的问题,就像他们会下意识地避免把手放在滚烫的炉火上一样;哈利开始怀疑,多数麻瓜出身的巫师很快就会开始习惯于不去想他们的家庭,反正他们在自己一百岁以前就会全部去世。

当然,哈利决不会任凭这样的事情发生。

---

<sup>1</sup>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著名的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于1956年创建,主营保险业务的公司。根据<http://baike.baidu.com/view/6246936.htm>:“如果你在1956年把一万美元交给沃伦·爱德华·巴菲特,今天它就会变成2.7亿美元。”

然后就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他们开车出发，去赴圣诞节前夜的晚宴。

房子很大，按照霍格沃茨的标准倒是平淡无奇，但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位试图在牛津过日子的大学名教授的话，绝对要算很大了。两层的砖房在夕阳下闪光，窗户一层叠着一层，落地窗的玻璃高到了危险的程度，显示出客厅一定大得要命……

哈利深深吸了口气，按响了门铃。

远处传来一声呼唤，“亲爱的，你去开一下门好吗？”

然后是缓慢接近的脚步声。

随后门打开了，一个和蔼的男人站在门口，红润肥胖的脸颊，有些稀疏的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蓝色衬衫，接缝的地方绷得有点紧。

“格兰杰医生？”哈利的父亲在哈利开口之前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迈克，这是佩妮和我们的儿子哈利。食物在魔法箱子里。”爸爸含糊地指了一下身后——其实不是箱子所在的方向。

“啊，请进。”利奥·格兰杰说道。他走上前，从教授的手中接过一瓶葡萄酒，喃喃了一声“谢谢。”然后退开，向客厅摆摆手。“请坐。对了，”他低下头对哈利说道，“所有玩具都在楼下的地下室里，我确定敏敏马上就会下来。就在你右边的第一个门。”他指向一条走廊。

哈利看了他一会儿，很清楚自己把门堵住了，他的父母没办法进来。

“玩具？”哈利睁大了眼睛，活泼地高声说道，“我最喜欢玩具了！”

他的母亲在身后倒吸了一口凉气。哈利大步走进房子，在走路的时候忍住了没有把地板跺得很响。

客厅果然和从外面看起来一样大，巨大的拱型屋顶上垂下了一只巨大的

水晶吊灯，圣诞树显然费了好大的工夫才从门里挤进来。树的下半部分细心地按照红色，绿色和金色的图案装饰得整整齐齐，间或点缀着蓝色和铜色；只有大人才够得到的高处则漫不经心地胡乱挂着一些彩灯，绕上了金箔。走廊伸向远方，一直通向厨房的一个柜子，金属扶栏的木制楼梯通向了二层。

“天啊！”哈利说道，“这么大的房子！我不会迷路吧！”

晚餐时间临近的时候，萝伯塔·格兰杰医生感到相当紧张。他们在这顿共同制作的晚餐中承担的任务，火鸡和烤肉，此刻正在炉子里烘烤；他们的客人维瑞斯一家会把其余的菜带来。维瑞斯夫妇收养的男孩名叫哈利，在魔法世界又称大难不死的男孩，也是赫敏唯一说过“可爱”，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注意过的男孩。

根据维瑞斯夫妇的说法，除了赫敏以外，他们的儿子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承认过任何其他同龄孩子的存在。

现在下结论也许太早了，但是双方父母都在偷偷猜疑，几年以后也许会有一场婚礼。

所以，尽管圣诞节要按照惯例和她丈夫的家人聚会，他们决定在圣诞前夜和女儿未来可能的亲家认识一下。

她正在给火鸡浇汤的时候，门铃响了，她提高了声音喊道，“亲爱的，你去开一下门好吗？”

椅子发出了一声短暂的呻吟，坐在椅子上的人在起身的时候也呻吟了一下；然后是她丈夫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

“格兰杰医生？”一个年长的男人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是迈克，这是佩妮和我们的儿子哈利。食物在魔法箱子里。”

“啊，请进。”她的丈夫说道，然后喃喃了一声“谢谢”，表明他接受了某种礼物，然后“请坐。”接着利奥用刻意的兴奋语气说道，“所有玩具都

在楼下的地下室里，我确定敏敏马上就会下来。就在你右边的第一个门。”

短暂的停顿。

然后一个小男孩用活泼的声音说道，“玩具？我最喜欢玩具了！”

然后是走进房子的脚步声，那个活泼的声音说道，“天啊！这么大的房子！我不会迷路吧！”

萝伯塔关上烤炉，开始微笑。赫敏在来信里对大难不死的男孩的描述令她有些担心——当然，她女儿肯定没有说过任何表明哈利·波特很危险的话；这和萝伯塔在斜角巷以赫敏的名义买来的那些书里的阴郁暗示完全不同。她女儿其实没说多少，只说了哈利说话好像书里的人物，以及她正在前所未有的用功，好在功课方面保持领先的地位。不过从声音听起来，哈利·波特只是个普通的十一岁孩子。

她走到前门的时候，她的女儿正用一种她认为实在很不安全的速度飞奔下楼，赫敏声称女巫比较不怕摔，但是萝伯塔不太相信——

萝伯塔第一眼看到维瑞斯教授和维瑞斯夫人的时候，两人都显得很紧张，那个前额上有着传奇伤疤的男孩正转向她的女儿，用比较低沉的声音说道，“很荣幸在如此美好的夜晚里拜会你，格兰杰小姐。”他的手伸向后方，好像要把他的父母端在银盘子里送给她似的，“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我的父亲，迈克·伊万斯 - 维瑞斯教授，以及我的母亲，佩妮·伊万斯 - 维瑞斯夫人。”

就在萝伯塔目瞪口呆的时候，这个男孩转向他的父母，再次用那种活泼的声音说道，“妈妈，爸爸，这是赫敏！她可聪明了！”

“哈利！”她的女儿低声警告道，“别闹了！”

男生再次转过身来，向赫敏致意。“我恐怕，格兰杰小姐，”男孩庄重地说道，“你和我已经被放逐到了如同迷宫一般的地下室深处。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们成年人的谈话，因为那无疑会远超我们幼稚的智力能够理解的范围，

还是继续讨论休谟投射主义<sup>2</sup>对于变形学的意义吧。”

“抱歉。”她的女儿用非常坚决的语气说道，抓住了这个男孩左边的袖子，把他拉进走廊——萝伯塔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目送着他们从她身边离开了，男孩愉快地向她挥挥手——然后赫敏把那个男孩拉进了地下室，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我，啊，我很抱歉……”维瑞斯夫人结结巴巴地说道。

“对不起，”教授慈爱地笑道，“哈利对这一类的事比较敏感。不过我想，他认为我们对他们的谈话不会有兴趣，这点倒是没错。”

他危险吗？萝伯塔很想这么问，但是没吱声，考虑着怎么找个更隐晦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在她身边，她的丈夫正在呵呵发笑，似乎以为刚才的情景很有趣，而不是很吓人。

史上最可怕的黑魔王曾经试图杀掉这个男孩，结果成了婴儿床边的一具焦黑的尸体。

而他也许会成为她未来的女婿。

萝伯塔对把女儿送到巫师界感到越来越忧虑——特别在读过了那些书，把日子对起来以后，她意识到她的女巫母亲恐怕是在格林德沃的恐怖高峰期被杀死的，而不是像父亲说的那样死于难产。但是麦格教授在第一次拜访他们之后又来过好几次，来“看看格兰杰小姐的情况”，令萝伯塔忍不住想，如果赫敏说起她的父母干涉她成为女巫的话，他们也许会采取一些行动，解决这个问题……

萝伯塔在脸上挂起了最灿烂的笑容，尽量散播一些装出来的圣诞欢乐气氛。

---

<sup>2</sup> 休谟投射主义：大卫·休谟的一种哲学思想：“众所周知，大脑有一种将自身投射到外物上的特性，会将外物引起的内部印象与外物本身联系起来，每当感官感知到这些外物的时候，内部的印象便会同时出现。”大卫·休谟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63463.htm>，投射主义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jectivism>

餐厅的桌子很长，坐六个人——呃，四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实在太空了；但是整张桌子都铺了洁白的细亚麻布，碟子也毫无必要地换成了精致的餐碟，不过至少还是不锈钢的，而不是真正的银器。

哈利很难把心思集中在火鸡上。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霍格沃茨；哈利发现，他的父母很明显地在希望赫敏会说漏嘴，告诉他们一些哈利没跟家里说过的学校的事。而赫敏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只是在自动回避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话题。

所以哈利没有遇到麻烦。

然而不幸的是，哈利犯了一个错误，把赫敏没对她自己的父母说过的各种事情全都写信告诉了他的父母。

比如她在课后活动里担任了一个军队的将军。

赫敏的母亲看上去担心极了，所以哈利赶紧打断了谈话，努力解释道，战斗中的法术只是让人昏倒而已，而且奇洛教授一直在监督，而且魔法医疗的存在意味着很多事远没有听上去那么危险，这时赫敏在桌子下面用力踢了他一脚。还好哈利必须承认，他父亲在有些方面确实比他强；他用教授特有的那种不容置辩的坚定语气说道，他完全不担心，因为他无法想像如果真有危险的话，霍格沃茨还会允许孩子们参加。

不过，这还不是哈利难以享受这顿晚餐的原因。

……自怨自怜的问题在于，你总是马上就能发现处境比你还糟的人。

利奥·格兰杰医生一度在谈话中问道，那个似乎很喜欢赫敏的和蔼的老师，麦格教授，有没有在学校奖给她很多学院分。

赫敏回答说有，脸上带着似乎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哈利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冷冷地指出麦格教授从来不会对任何霍格沃茨的学生偏心，赫敏获得很多学院分的原因是她挣得了**每，一，分**。

又有一次，利奥·格兰杰医生对餐桌上的人发表意见说，赫敏很聪明，如果不是因为她是女巫的话，原本可以考上医学院，成为一个牙医。

赫敏再次笑了笑，并且飞快地向哈利使了个眼色，所以他没能反驳赫敏也许会成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以及质问如果赫敏是儿子，而不是女儿的话，格兰杰夫妇是否就会意识到这一点，还是说他们的后代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他们。

但是哈利正在很快地接近沸点。

而且开始**加倍地感恩**，因为他自己的父亲一直极力支持哈利作为神童的发展，一直鼓励他向更高的目标努力，**从来没有贬低他的任何一个成就**，即使神童也不过是个孩子而已。如果妈妈嫁给了维农·达思礼的话，他是不是就会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不过，哈利仍在尽量忍耐。

“除了扫帚飞行课和变形学以外，她真的在**所有课程上都比你强吗？**”  
迈克·伊万斯 - 维瑞斯教授问道。

“是的。”哈利勉强冷静地说道，又切下一块圣诞火鸡。“在大部分课程上，她都比我强不少。”如果换了别的时候，哈利也许不会这么痛快地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他还没有告诉过爸爸这件事情。

“赫敏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都不错。”利奥·格兰杰医生用满意的口吻说道。

“哈利能参加全国级别的比赛！”迈克·伊万斯 - 维瑞斯教授说道。

“亲爱的！”佩妮说道。

赫敏在咯咯直笑，这根本没有让哈利对她的处境感觉好一点。她居然一点也不在意，**哈利对此在意极了**。

“我输给她也不觉得丢人，爸爸，”哈利说道。至少此刻不会。“我没有跟你说过，她在第一堂课之前就把课本全部背下来了？而且没错，我测试

过了。”

“她，啊，平常也是这样吗？” 迈克·伊万斯 - 维瑞斯教授向格兰杰夫妇问道。

“嗯，对啊，赫敏记性很好，” 萝伯塔·格兰杰医生开心地笑道，“她记得我的每一本烹调书里的所有菜谱。每次做饭的时候我都很想她。”

从他父亲的表情看来，爸爸至少体会到了哈利的部分感受。

“不必担心，爸爸，” 哈利说道，“如今她已经有了各种超前的学习资料，能够满足她的学习需求了。她在霍格沃茨的老师知道她很聪明，**不像她的父母！**”

他的声音在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提高了。所有的脸都转过来瞪着他，赫敏又踢了他一脚。哈利知道他搞砸了，但是这太过分了，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当然知道她聪明。” 利奥·格兰杰说道，看上去被这个胆敢在他们的晚餐桌上厉声说话的孩子冒犯了。

“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哈利说道，声音开始变得冰冷，“你们觉得她读了很多书，挺可爱的，对吧？你们看见满分的成绩单，然后想道，不错，她学习很好。你女儿是她这一代最有才华的女巫，霍格沃茨最耀眼的明星，总有一天，格兰杰医生和格兰杰医生，历史记住你们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因为你们是她的父母！”

赫敏平静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绕过桌子，选择在这个时候抓住哈利肩膀上的衣服，把他从椅子上拖走。哈利没有反抗，但是当赫敏把他拉走的时候，他的声音更大了，“很有可能在一千年以后，大家记得牙医这个职业的唯一理由，就是赫敏·格兰杰的父母曾经是牙医！”

萝伯塔瞪着她的女儿把大难不死的男孩拉出了房间，稚嫩的小脸上一副耐心的表情。

“我非常非常抱歉，”维瑞斯教授愉快地笑道，“但是别担心，哈利说话一直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已经很像一对夫妇了吗？”

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真的很像。

哈利以为赫敏会严厉地训他一顿。

但是当赫敏把他拉到地下室，关上身后的门，转过身的时候——

——她在笑，在哈利看来，那是完全发自内心的笑容。

“请别这样，哈利，”她柔和地说道，“尽管我很感激。一切都很好。”

哈利只是看着她。“你怎么受得了？”他说。因为不希望两人的父母听见，他不得不压低声音，但是他的音调仍然提高了。“你怎么受得了？”

赫敏耸耸肩，说道，“因为父母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不，”哈利激烈地低声说道，“根本不是，我的父亲从来不会小看我——呃，他会，但是绝对不是像那样——”

赫敏举起一根手指，哈利等着，看着她在脑海里搜索适当的措辞。过了好一会儿以后，她终于说道，“哈利……麦格教授和弗立维教授喜欢我，是因为我是这一代最有才华的女巫，霍格沃茨最耀眼的明星。爸爸妈妈不知道这一点，你也永远不可能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爱我。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事都是原本该有的样子，在霍格沃茨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而且他们是我的父母，波特先生，所以你不许争辩。”她再次露出晚餐时那种神秘的笑容，温情地看着哈利。“清楚了，波特先生？”

哈利勉强点点头。

“很好。”赫敏说道，靠过去亲了一下他的脸颊。

就在谈话刚刚重新开始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尖叫。

**“嗨！不许亲！”**

两位父亲大笑起来，两位母亲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带着一模一样的惊恐表情冲向了地下室。

当两个孩子被带回餐厅的时候，赫敏用冰冷的语气说她永远都不会再亲哈利了，而哈利气鼓鼓地回敬道，在太阳烧成冰冷的灰烬之前，她都别想再靠他那么近，所以她不会再有机会。

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事都是原本该有的样子，于是他们一起重新坐下，吃完了这顿圣诞大餐。

## 第三十七章 插曲，跨越界限

快到午夜了。

熬夜对哈利来说很简单。他不用时间转换器就行了。哈利照惯例调整了自己的睡眠周期，保证自己在圣诞前夕变成圣诞节时保持清醒；因为他虽然从未年幼到相信过圣诞老人，他还是一度年幼到去怀疑过的。

如果晚上真的有神秘的人影溜进你的房子带来礼物，那还是挺不错的……

随后哈利的脊椎滑过一阵寒意。

他有一种预感，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接近。

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

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哈利从床上直直地坐了起来。

他看向窗户。

“奇洛教授？”哈利非常小声地尖叫道。

奇洛教授做了个轻微的上抬手势，然后哈利的窗户似乎缩回了框架。寒冷的冬风立刻从豁口吹进房间，带着零星几片从天而降的雪花，灰色的夜云点缀在天空中，被黑暗与星星环绕着。

“别怕，波特先生。”防御术教授用正常的声音说。“我对你的父母用了睡眠咒；我走之前他们是不会醒的。”

“不应该有人知道我在哪里！”哈利说，还是压低着尖叫声。“就连猫头鹰都该把我的邮件送到霍格沃茨，而不是这里！”哈利是主动同意这件事的；

如果食死徒只消用猫头鹰寄给他一个用魔法触发的手榴弹就可以随时赢得整场战争，那就太傻了。

奇洛教授站在窗外的后院里咧嘴一笑。“哦，我不该担心的，波特先生。你确实被反定位咒保护得很好，而且没有哪个纯血主义者会想到去查电话簿。”他笑得更开心了。“而且要跨过校长设立在这栋房子周围的结界确实要花很多功夫——虽然任何知道你地址的人都可以简单地等在外面，等你下次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再袭击你。”

哈利瞪了奇洛教授好一会儿，最后他说：“你来这儿干什么？”

奇洛教授收起笑容。“我是来道歉的，波特先生。”防御术教授轻声说。“我那时不该把话说得那么苛刻——”

“别。”哈利说。他低头看向被子，手紧拽着睡衣，“别这样。”

“我有冒犯你那么多吗？”奇洛教授轻声说。

“没有，”哈利说，“但如果你道歉的话就会了。”

“我明白了，”奇洛教授说，他的声音立刻严厉了起来，“那么，若我要将你视为平辈，波特先生，我得说你严重违反了友好斯莱特林之间的礼节。如果你目前没有在刻意针对某个人，你**决不能**像这样插手他们的计划，除非你在之前**问过**他们。因为你既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意图，也不知道他们可能会失去的筹码。你这么会将自己标记为他们的敌人的，波特先生。”

“对不起。”哈利说，他的语气就和奇洛教授之前的一样轻柔。

“接受道歉。”奇洛教授说。

“但是，”哈利说，声音还是很轻，“你和我真的得抽时间进一步谈谈政治方面的事。”

奇洛教授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居高临下的态度，波特先生——”

这话说得有点轻了。

“但要是我不说清楚的话，”奇洛教授说，“那就更加居高临下了。你缺了点人生阅历，波特先生。”

“那么，所有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人都会同意你吗？”哈利冷静地说。

“人生阅历对打魁地奇的人有什么用？”奇洛教授说，然后耸了耸肩。“我想再过一段时间你的想法就会改变。在你所信赖的一切都让你失望之后，你就会变得愤世嫉俗。”

这话被防御术教授说得就好像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陈述，他的身后是黑夜、星辰和被云朵点缀的天空，在冬日刺骨的空气中，有一两朵小小的雪花从他身边吹过。

“这提醒我了，”哈利说，“圣诞快乐。”

“我想也是，”奇洛教授说，“毕竟，如果不是道歉的话，那这一定就是圣诞礼物了。实际上，这还是我第一次送人圣诞礼物。”

哈利还没开始学拉丁语，所以他还读不了罗吉尔·培根的实验日记；而他几乎不敢开口询问。

“穿上你的冬季外套，”奇洛教授说，“或者暖身魔药，如果你有的话；在外面的星空下与我相会。我会看看这次能不能维持得久一点。”

哈利用了点时间理解这些话，随后冲向衣柜。

奇洛教授的星光咒语维持了一小时以上，尽管防御术教授的神色显得越来越吃力，而且在过了一会儿之后，他还必须坐下来。哈利只抗议了一次，然后被示意保持安静。

他们在地球自转毫无意义、没有时间概念的虚空之中，一个真正永恒的平安夜里，从圣诞夜跨到了圣诞节。

正如承诺的那样，在哈利安全地回到房间，奇洛教授离开以前，哈利的

父母一直睡得很沉。

# 题外话

## 说明

这是一个未完成版块，放置了所有放在正文可能会影响阅读体验的过长注释，原著梗，前后伏笔，相关彩蛋以及八卦。所有内容均为译撰，与正文剧情无关。在未来版本的电子书中这个版块可能会有更多更新。

请浏览 [hpmor.lofter.com](http://hpmor.lofter.com) 获得最新信息。

## 第三十章：集体行动

关于 1990 年荣获星云奖的年度短篇《想想蓝色，数数 1, 2》，原句内容如下：

Lady if a man (女士，如果有一个男人)

Tries to bother you, you can (试图困扰你，你可以)

Think blue, (想想蓝色)

Count two, (数数 1, 2)

And look for a red shoe. (然后寻找一只红色的鞋子。)

这首小诗是这部科幻作品中的一个密码，选取了蓝色，数 1, 2，红色鞋子这三个对少女而言简单美好的意象，作为星际旅行途中人性受到考验时，潜意识里能够触碰拯救力量的开关。作品中的主角正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和两位男性，作者选取这个以诗的形式出现的密码作为本章开章引言，译者以为，或许照着“work in groups”这个标题，又或这是作者对 J.K 和 C.S 的双重致敬。